武俠世界

第33年

22

$15.00

編者話

石中蓮先生的精心佳作「沉冠記」，在今期刊出。十大門派共得異寶「雲雕白玉冠」之後，交由美髯秀士鐵涵青代爲保管，誰知鐵涵青被人殺害，「雲雕白玉冠」下落不明，其子鐵心寒暗裡尋訪，引起江湖羣豪追踪，祖明也想得到冠中的辟毒珠爲岳丈辟毒，因同情鐵心寒的遭遇，又得少林、武當、丐幫從中協助，明查暗訪，終於使鐵心寒得報父仇，而玉冠由十大門派復得，大家認爲此乃不祥之物，幾乎釀成武林一場血戰，因此決定讓白玉冠永沉洱海……故事情節迂迴曲折，佈局巧妙離奇，切勿錯過。

* * *

巴人先生所著「情俠希夷故事」之「夢斷微山」由今期起連載刊出。白花蓮先生所著新篇「血洗陰風宮」也於今期和大家見面。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先生「飛龍琴劍」，描述紀靖闖蕩江湖，歷盡艱險，而武功更臻化境，後邂逅吳小欣……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2期
(總號167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恩仇秘聞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沉冠記

重寶出現

九月，秋風肅殺。

這是個蕭瑟蒼涼的季節，到處殘枝枯瘦，黃葉凋零，連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湖，也似籠罩着點點輕愁。

晚鴉噪樹，暮靄蒼茫中，一個文士裝束的年輕人，正神情肅穆地默然站在岳鄂王的墳前，憑弔這一位為萬世景仰的忠魂。

過了很久，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不勝感慨的喃喃自語道：「朱仙鎮讀班師詔，青史長留涅背文，唉，真是一生忠勇，萬世綱常，給後人留下多少英風垂範。」

他那「範」字剛剛出口，突然雙眉眉梢一挑，疾伸中食兩指，連頭都沒有轉動一下，便自左肩頭挾住一片自背後疾飄而來的紅葉。

「哈哈哈，好身手，我老要飯的果然沒有看錯，英華內涵，確是

羣豪爭奪

位深藏不露的年輕一流高手！」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俊臉上掠過一絲冷峻的笑意，緩緩轉過身去，只見一株龍形虬影的古柏下面，站着一個鬢髮蓬鬆灰白，腰間掛着一隻斗大的酒葫蘆的年老叫化子，忙趨前幾步，含笑抱拳道：「常聽江湖上傳言，江南丐幫中的『迷糊酒丐』熊九，一生玩世不恭，遊戲風塵，看你老人家腰間掛着這麼大的酒葫蘆，想必是傳言中的『迷糊酒丐』熊九熊老前輩了。」

老叫化子笑道：「熊九是我老要飯的不錯，酒丐也很適合我老要飯的身份，只是這『迷糊』二字的銜頭，實在難使我老要飯的服氣。」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正色道：「這正是老前輩慧根夙俱，對擾擾紅塵中的事，想得開也看得開。有很多人勞碌終生，苦苦營役，希望能有一時半刻的『迷糊』也不可得呢！」

「小兄弟，你真會說話，」熊九顯得非常高興的道：「咱們這個朋友算是交定了。」

十指一張，便向文士裝束的年輕人兩臂抓去。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急喝道：「慢來！」身形一晃，熊九兩手全部抓空，不禁一愣道：「你不願意和我老要飯的交朋友？」

「哈哈，」文士裝束的年輕人笑指着熊九那雙滿是油污的手道：「瞧你那雙手好髒！」

熊九低頭看了一眼自己油光閃閃的手，再看人家那身漿洗得清潔的衣服，不由哈哈的大笑起來。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見熊九一派純真，心裡對他極具好感，兩手往後一背，歪着頭笑問道：「你真想和在下交朋友？」

「是啊！」熊九一本正經地道：「因為你很合我老要飯的脾氣。」

「可是，你知道在下願不願意呢？」

「這……」熊九怔住了，他當真是沒有想到這點，心裡一急，又不禁習慣地使勁搔他那滿頭亂髮。

「老實說，我……」文士裝束的年輕人故意逗他，將『我』字的尾音拉得很長很長。

「你不願意？」熊九兩顆環眼一翻，有點發急了。

「不，咱們這個朋友交上了。」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笑着伸出一雙白皙的手，和熊九又骯髒，又粗糙的雙手緊緊的握着。

熊九忘形地哈哈笑道：「謝謝，小兄弟，你總算沒讓我老要飯的難堪！」微微一頓，又道：「咱們既已訂交，你總該告訴我老要飯的尊姓大名了吧！」

「在下祖明，江湖上的無名小卒。」

「祖明？」熊九兩眼望天，認真的想了一想道：「呃，這名字是沒聽說過，那你的綽號呢？」

「綽號？」祖明不由笑了起來，「江湖上的一個無名小卒，也弄個綽號，不笑掉人家牙齒才怪哩！」

「沒有綽號怎可以！」熊九睜着大眼睛道：「從現在開始，你的身份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哦？」祖明笑着道：「這在下倒沒有感覺到。」

「你應該覺得的，」熊九大聲道：「因為，你現在和我老要飯的訂交了，『迷糊酒丐』的兄弟沒個漂亮的綽號怎成？」

祖明皺皺眉頭道：「想不到和有名氣的人交個朋友，還有這麼多的麻煩，早知如此，在下就……」

「怎麼樣？」

「不敢高攀了。」

「那可不行，咱們已經握過手了，豈能反悔！」熊九說着，突然將語氣變得極為和緩的問道：「小兄弟，瞧你一身功力不俗，是藝出那位高人門下？」

祖明搖搖頭道：「在下……」

熊九笑着糾正道：「不要再『在下在下』的了，咱們已經訂了交，豈能如此見外！」

「那在……我該怎麼稱呼你呢？」

「老要飯的比你多吃幾十年飯，你就叫我一聲『老哥哥』，我稱呼你『兄弟』，這不是顯得比較親切熱絡？」

祖明笑着改口道：「小弟……」

「嗯，這就對了。」

「小弟並無師門。」

「那一定是家學淵源了？」

「不，寒門世代書香，並無習武之人，」祖明道：「小弟雖然略通拳腳，但根本談不上『武學』二字。」

「小兄弟，這你可是太自謙了，」熊九正色道：「老哥哥別無能耐，但對這雙招子倒頗有自信，憑你方才輕易的反手接住老哥哥那片紅葉，和閃避老哥哥驟然一抓的奇妙身法，就算當今的一流高手，也不見得會比你高明。」

「老哥哥你是在捧小弟？還是諷刺小弟呢？」

「不，這既不是捧，也不是諷刺，而是事實。」

祖明淡淡一笑道：「不瞞老哥哥說，小弟的武功，是蒙一位老人傳授的，小弟雖和他老人家朝夕相處了三年，但他老人家始終不願透露身份，也不同意小弟列入門牆，所以雖有授藝之實，却無師徒名份。」

熊九一聲喟嘆道：「江湖上盡是不尚名利的奇人異士，似老哥哥之流眞是俗不可耐，小兄弟能得這位隱名奇人的青睞，的確是福緣不淺。」略頓又道：「聽小兄弟說話的口音，似非本地人氏。」

「句容天王寺。」

「嗯，緊鄰龍蟠虎踞的金陵，好地方！」熊九豎了豎大拇指，又道：「來杭州大概不是純爲憑弔岳王的忠骸吧？」

「來尋訪一位陌生的朋友。」

「冷鐵衣？」

祖明愕然道：「是呀？老哥哥怎會知道的呢？」

「想當然耳。」熊九哈哈大笑着掉了句「文言」，才說道：「冷鐵衣現在成了武林中最熱門人物，不止小兄弟你在尋訪他，就連敝幫及數大門派，以及一班黑道上的邪魔外道，都在搜尋他的踪跡呢！」

「哦！這麽多人尋找他，爲的是甚麽？」

「嘻，小兄弟，你尋訪他又是爲了甚麽？」

「這……」

「別這呀，那呀的啦！」熊九低聲說道：「說穿了，還不都是爲了那頂『雲雕白玉冠』。」

「可是小弟並無野心據爲己有啊！」

熊九道：「這個老哥哥相信，一定是爲了……」

「噹！噹！噹！」

三响報君知打斷了熊九的話。

熊九神色顯得極爲厭惡，兩道濃眉一揚，冷笑道：「我老要飯的天生成的一副窮骨頭，冥冥中就註定了是吃殘羹剩飯的命，這回你假瞎子可算是完全摸錯了門。」

祖明抬眼一看，只見一個鳩容鵠面、頷下蓄着短髯、身穿一件老藍布齊膝長衫的瞎眼老人，左手提着報君知，右手握着一根點地竹杖，正緩步走了過來。

瞎眼老人似有某種奇異的感覺，居然走到離祖明七尺處停了下來，翻着兩顆白菓眼道：「這位年輕朋友可是要找冷鐵衣？」

祖明道：「不錯，老前輩可否指點迷津？」

瞎眼老人頷首笑道：「你算是問對了人，老實說，目前來杭州追尋冷鐵衣的，有各門各派的高手，不下數十人之多，但眞的知道冷鐵衣下落的，恐怕只有我這個賈瞎子了。」

祖明興奮的道：「此話當眞？」

「我賈瞎子有騙你的必要嗎？」

「這可難說得很，」熊九冷冷的接口道：「據老要飯的所知，你『白眼閻羅』賈仲奎只會損人利己，可從沒有這樣慷慨過。」

賈仲奎突然仰臉打了個哈哈，然後沉着臉道：「熊九，憑你這句話，『迷糊』二字實在太委屈你了，你確是一言擊中了我賈瞎子的要害。嘿嘿，既然你們把好朋友當作寃家，就算我賈瞎子是自找難堪好了。」

話畢，報君知「噹」的一响，轉身便走。

祖明急叫道：「老前輩請留步！」

賈仲奎聞聲止步，怒沖沖地道：「我賈瞎子是個不值得信任的人，留此無益，朋友還有何見教？」

「在下信得過老賈瞎子，尚請指示……」

祖明的話尚未說完，賈仲奎突然翻身出杖，青竹杖幻起漫天杖影，分襲祖明胸前七處大穴。

熊九見狀，登時大怒，他剛才雖然在和祖明說話，但兩下相距有三四尺距離，賈瞎子來後，他因不恥賈瞎子的爲人，唯恐被玷汚了似的，又退開了幾步，這時，賈瞎子猝然發難，大出他意料之外，搶救既已不及，就只有攻敵之所必救了，一聲暴喝道：「打！」兩條黑影帶着撕空裂帛的銳嘯聲，擊向賈瞎子的腰背。

祖明也估不到賈瞎子會猝然施襲，所以顯得有點慌亂，不過他的一身武學，係傳自一位武林奇人，由於他天賦聰穎，加以又肯痛下苦功，所以時間雖僅短短三年，却已入室登堂，秘奧盡得，所差的只是火候和經驗而已。

賈瞎子猝發的一蓬漫天杖影，雖使他有瞬間的失措，但究竟胸羅甚博，錯愕間，靈智已自然激發了反應，竟不閃不避，一雙瑩玉般的手掌伸入漫天杖影中，以「分光捉影」手法，從無數幻化的杖影中，捕捉到了眞實的杖尖。

賈瞎子這根竹杖，表面上是一根竹竿，其實是百煉精鋼所鑄，屬於外門兵刃，名叫「點穴杖」。

他的初衷並未存有傷害祖明之

心，因爲祖明訪尋冷鐵衣的下落，正和他的目標相同，尤其是在這各派中精英盡出，强敵環伺的爭逐情勢之下，深深感到勢孤力單，亟思廣結奧援，他因暗中偷聽到祖明不屬於任何門派，又年輕可欺，正是他想物色的對象，不過他還不大瞭解祖明的武功深淺，所以猝然襲擊，其實是想試試祖明的武功。

但他作夢也估不到，祖明竟能從他那幻化的漫天杖影中，一伸手便捉住了杖尖，如非他親身體驗，假如是別人說給他聽，他是絕對不會相信的。

更使他驚駭莫名的，在他的杖尖被捉住後，曾經惱羞成怒，企圖以內力制勝，將全身功力運集在杖尖，一舉將對方震飛，果眞如此，祖明不死也得重傷，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運全力一震，竟如蜻蜓撼石柱般，動不了人家分毫。

正在此刻，熊九發射出的兩點黑影又帶着破空銳嘯而至，將他逼得別無選擇餘地，只好棄杖保命，身子迅即向前一伏，兩點黑影幾乎是擦着後腦勺呼嘯而過，眞是險到了極處，也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三方面發動都快，電光石火，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發生。

賈瞎子站直身子後，從白菓眼中翻出兩顆黑如點漆的眸子，寒芒如電地凝視着祖明片刻，突然縱聲大笑道：「我賈瞎子竟走了眼，小兄弟原來是位絕世高人，咱們這朋友可是交定了！」

熊九一副不屑的樣子，嘿嘿冷笑道：「眞是無恥之尤，打不過人家就套交情，我老要飯的都爲你臉紅！」

賈瞎子突地轉身獰視着熊九喝道：「臭叫化子，你方才暗算賈爺，還沒找你算賬，你在駡誰？」

熊九寒着臉道：「老要飯的總不會是發瘋駡自己吧！」

「臭叫化！」賈瞎子咬牙切齒地恨聲叫道：「別以爲你們叫化子幫的人多勢衆，就可目中無人，賈老子可不信邪，今天倒要掂掂你的斤兩，憑甚麽這樣張狂！」

右臂一抬，立掌如刀，正欲揮臂而出之際，祖明適時喝道：「且慢！」鋼杖一伸，攔在賈瞎子的前面。

賈瞎子冷聲道：「你可是欲代臭叫化子架樑？」

祖明含笑搖頭道：「不！兩位都是兄弟的朋友，而且目標一致，所以我不希望兩位朋友火併！」

賈瞎子本就沒有拚鬥的意思，只因熊九在一旁冷嘲熱諷，使他一時下不了台，也可說是爲勢所逼，祖明這一出手一攔，他正好順水推舟，藉機下台，立掌變爲遙指，指着熊九喝道：「臭叫化，以後咱們是活寃家，死對頭，錯過了今天，咱們那裡見着那裡幹，不死不休。」

熊九冷笑一聲道：「老要飯的隨時奉陪！」

一場暴風雨暫時霧散雲開，祖明也將鋼杖雙手奉還給賈瞎子，含笑說道：「在下適才取巧僥倖，冒瀆之處，尚請老前輩見諒！」

賈瞎子一臉苦笑，滿不是滋味的自祖明手中接過鋼杖，澀聲道：「少俠功力驚人，賈某萬分佩服，青山不改，綠水長流，賈某要暫時告辭了！」

祖明急道：「賈前輩，你還未告知在下冷鐵衣現在匿居何處？」

賈瞎子瞪了熊九一眼，低聲道：「目前追尋冷鐵衣的江湖朋友太多，少俠如信得過賈某，今晚子正，咱們在『放鶴亭』見面。」

「在下準時前往。」祖明毫不猶豫的一口答應了。

「賈某準時候駕，再見！」

賈瞎子話畢，仍然翻出他那兩顆白菓眼，衝着熊九發出一聲冷笑，然後才敲着報君知，揚長而去。

熊九目送賈瞎子去後，向祖明很愼重的道：「小兄弟，這瞎子詭計多端，而且手段毒辣，江湖朋友莫不爲之側目，你難道當眞想準時赴他的約會？」

祖明爽朗一笑道：「人無信而不立，小弟既已答應準時赴約，即使龍潭虎穴，我也要去的。」頓了一頓，又道：「而且小弟另有個想法，賈瞎子平日雖然陰狠毒辣，詭計多端，但目前各派高手雲集，他已深深感到自已勢單力薄，希望能多結奧援，像小弟這種身份，正是他心目中想拉攏的對象，所以小弟斷定，至少在冷鐵衣的事件未解決前，他不會對小弟心存惡意！」

熊九愕了一愕道：「小兄弟，你可不能太自信，你怎能肯定他對你沒有惡意？老哥哥可是看得很清楚，他偷襲你時，杖影遍罩了你胸前各處重穴，分明是對你不存好心，如非小兄弟你武功高强，現在想已……」

「不！」祖明很快的接口道：「小弟是當事人，當然比老哥哥清楚，老實說，賈瞎子的武功比小弟毫不遜色，他那支鋼杖練到收發由心，控制自如，偷襲小弟時，雖然其勢洶洶，但拿捏得極有分寸，這對一個武功已達爐火純青的人而言，固無太大阻礙，却給小弟極大的機會，否則，小弟也不會那麽容易便捉住他的杖尖了。不過後來他奪杖時，確是動了肝火，想藉內力將小弟震傷，但已無能爲力了。」

熊九搔着滿頭亂髮，不解的說道：「照你這樣說，他既出手偷襲你，而又未存心傷你，那豈不是多

此一擧，其用意何在呢？」

祖明笑道：「當然是他想利用小弟，但又不知小弟是否有利用的條件，才出手相試，不過此人城府之深，確實使人心寒。」

「嗯，你這般解釋，倒是有點道理。」熊九的心情似乎輕鬆了許多了，咧嘴笑道：「眼下情勢對他確是不利，他既想利用你，可能眞的不會耍甚麼花樣，不過此人心術太壞，凡事要多加提防才好。」

「老哥哥的金石良言，小弟會緊記心中。」

* * *

孤山，像浮在西子湖中的一隻大貝殼，左接白堤，右接西泠橋，四週波光微漾，澄碧平靜，山色濃翠，花影迷人，加上處處古蹟，如聖因寺、放鶴亭、詁經精舍、西泠印社、四照樓、寶印山房等等，都是値得遊覽的地方。

祖明和賈瞎子賈仲奎相約見面的「放鶴亭」，便是在這座孤嶼的東北隅。

子正，輕風徐徐，夜涼如水。

一鈎新月，高掛天中，滿天繁星，閃閃爍爍，像無數偸窺大地的小眼睛。

亥末，祖明便悄悄的離開了客棧。也許，這因爲是他出道以來第一次的約會，所以心情有點緊張，深恐躭誤赴約時間。

這時，西子湖的遊人已經絕跡，四處一片寂靜，使人有種空曠淒涼的感覺。

祖明自個兒安步當車地遊覽了一會，仰望北斗位置，已入子時，才沿着「平湖秋月」勝景，經白堤，踏上了孤嶼。

據傳「放鶴亭」是宋代和靖居士林逋的飼鶴之處，林逋好弈，常扁舟一葉，到各寺院聊天、對弈，如家中有人來訪，應門童子便放出雙鶴在天空飛翔長唳，林逋便會飛快的趕回家中接待訪客。

放鶴亭雖然很出名，是因物以人傳的緣故，其實只不過是一座並不起眼的木造亭子而已。

亭的附近遍植梅花，梅林香海，所以有「梅花嶼」之稱，可惜這時才不過暮秋時分，却領略不到萬蕊吐艷的浮動暗香，而只能欣賞盤曲虬結的蔽空鐵幹。

祖明來到放鶴亭，首先映入他眼中的，是亭柱上一副清新雋永的對聯：「欲問梅消息，且待鶴歸來。」不禁使他想到林逋「梅妻鶴子」的傳說，而啞然失笑。

「老弟眞是信人！」賈瞎子像鬼魅似的，突然出現在祖明的身後，低聲道：「賈某因事來遲一步，有勞老弟在此久候，眞是抱歉得很呢！」

祖明轉過身來，含笑道：「在下也是剛剛到達。」

賈瞎子沒有說話，却衝着祖明神秘一笑，將報君知放進胸衣內，便在亭前的石階上坐了下來。

祖明不明白賈瞎子神秘一笑的用意，便也報以一個淡淡的微笑。

賈瞎子用鋼杖在身旁的石階上輕輕敲了一下，低聲道：「老弟請坐下，好方便說話啊！」

祖明坐下後，賈瞎子很得意的輕聲笑道：「老弟，今晚上這西子湖可眞是羣英畢集，熱鬧得很。一個個磨拳擦掌的，都準備擄劫冷鐵衣，還不知道被人耍了猴兒，如果他們知道是遭了戲弄，不一個個的活活氣死才怪呢！」

祖明聞言一怔，道：「賈前輩是說這西子湖來了很多企圖擄劫冷鐵衣的武林人物？」

賈瞎子輕輕一笑道：「何止很多，應該說是該到的幾乎全到了。」

祖明眨了眨眼睛，疑惑的道：「這就奇了，在下來時，一路上到處留連，怎麼連個人影兒也未見到一個？」

賈瞎子道：「這有甚麼可奇怪的，因爲你不是冷鐵衣，他們都藏身在隱蔽的地方，自然不會隨便暴露，所以你便看不到一個人影了。」

「咱們不硏究這些了，」祖明話入正題，目注賈瞎子輕聲道：「賈前輩約在下來放鶴亭，想必是欲賜告冷鐵衣的消息了？」

「不錯。」

「我想不會是無條件告知的。」

「老弟果然是聰明人，」賈瞎子豎了豎大拇指，然後莊容道：「賈某人的爲人，熊老叫化想必跟老弟談過了，所以咱們也不用轉彎抹角，說得坦白點，咱們以後的合作，只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嗯，確是夠坦白。」祖明由衷的說道。

「目前的情勢很明顯。」賈瞎子語重心長的道：「老弟和賈某都是孤軍作戰，和各門派比較起來，自然是相形見拙，所以說，咱們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這個在下知道，」祖明點點頭，表示完全同意對方的見解。「前輩準備採取甚麼手段對付冷鐵衣？」

「這可得臨時看情形來決定。」賈瞎子冷峻的道：「當然，不是明搶，便是暗奪，此外別無他途。」

「明搶？暗奪？」祖明心裡不大贊成這兩種做法，因爲，這樣又與盜賊何異。不過，他還是很委婉的道：「這樣恐怕不太好吧，讓人知道了，會遭人非議的。」

賈瞎子冷冷地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人家如何評論，那是

人家的事，賈某並不在乎，如今事實已擺在眼前，即使咱們不動手，其他各門各派的高手也在虎視眈眈，誰又能保證他們不强搶豪奪？」

這問題確使祖明感到爲難，賈瞎子和他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他當然不願和賈瞎子同流合汚，但是認眞想想，賈瞎子的話雖然有點偏激，却也有點道理。他沉思少頃，終於作了個違背自己意願的決定。

「你老弟考慮過了吧？」賈瞎子虛情假意的嘆了口氣道：「說句你老弟不見嫌的話，你老弟初出江湖，還不了解江湖上的人心險惡，賈某生平任性，雖是臭名在外，却從不掩飾，但有很多自詡是名門正派的人，整天板起嚴肅的面孔，儼然以衛道者自居，其實是戴着一副假面具，欺世盜名，就以這次冷鐵衣所懷『雲雕白玉冠』爲例，他們還不是照樣心懷叵測，覬覦至寶，賈某並不是存心引誘你老弟爲非作歹，而是……」

「好啦好啦！」祖明不願再聽他的道理，出言阻止了他往下說。「在下有件事想向老前輩請教。」

「不用客氣，只要賈某知道的，一定爲你作答。」

「冷鐵衣的武功如何？」

「這倒不清楚，不過賈某曾見識過他的輕功，說得誇張點，幾乎已達至飛行絕跡的境地。在當今武林中，賈某尚未見過輕功如此高明的人！」賈瞎子由衷地讚賞道。

「假如合前輩和在下二人之力，是否能將他制服？」

「這很難說，因爲賈某根本還不知他功力的深淺。」

「這就是了。」祖明一副老謀深算的樣子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咱們現在是知己而不知彼，這個仗就不容易打了。」

賈瞎子突然又翻出他那白葉眼中那兩顆黑如點漆、光如亮星的眸子，凝視祖明半晌，才嘆了口氣道：「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賈某該洗手息隱了。」略頓又道：「你老弟說得很對，『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可是我們用甚麼辦法去『知彼』呢？」

祖明故作沉吟，片刻後，目注賈瞎子說道：「在下倒有個辦法，只不知前輩是否相信在下？」

「甚麼辦法？你先說來聽聽。」

「在他身邊不露痕跡的埋了一支伏兵，兩人接觸既多，再動之以友情，就不難探出他的底細了。」

「嗯，是個好辦法！」賈瞎子點點頭，右手不停的撫弄頷下短髭，沉吟着道：「可是，誰來當這支伏兵呢？」

「在下。」祖明斬釘截鐵地一口承當。

賈瞎子想了想，愼重其事的道：「老弟，咱們既然合作，就應該互相信任，賈某和你老弟可說一見如故，毫無疑念。你老弟想的辦法，賈某萬分贊成，只是賈某有顧慮……」

「甚麼顧慮？」

「培養友情，非一朝一夕之事，賈某顧慮時間拖得太長，會夜長夢多。」

「時間絕不會太長，不過在下還想了解兩點疑問。」

「哦？」

「第一，冷鐵衣是否仍在杭州？其次是他用甚麼方法竟能將各門各派的高手騙到西子湖來？」

「這……」

祖明道：「賈前輩如有苦衷，可以不必作答。」

「冷鐵衣已於今午離開了杭州，往嘉興去了。」賈瞎子尷尬的笑道：「冷鐵衣人並沒有文采，但却很風流，每到一處，必先往秦樓楚館拜訪艷幟高張的花柳班頭，金谷園的小雲雀便是他的老相好，也是各門派所利用的綫眼，冷鐵衣不知怎麼知道了這個秘密，却毫不聲張的加以利用，昨晚他約小雲雀，今晚子時來遊西湖，這話自然很快傳到了各派高手的耳中，其實冷鐵衣只是虛晃了一招，耍了各派高手一次猴兒。」

話畢，不禁得意忘形，高聲笑了起來。

祖明突用左手食指往唇上一壓，輕聲喝道：「前輩請噤聲！」

賈瞎子聞言一楞，祖明又道：「好像有人在窺伺咱們。」

「哈哈哈！年輕人好長的耳朵！」

隨着話聲，自和靖居士林逋住過的那間茅屋後面，緩步走出兩個嶙峋瘦骨、身材頎長、穿着一襲白蔴布齊膝長衫，腰繫紅綢帶，扁面塌鼻、頷下一撮黃焦的山羊鬍子的怪人。

祖明看得一皺眉頭，心想，這二人的長相已經夠難看了，偏偏還穿上這身怪裝，簡直不像一雙活人。

賈瞎子見到這兩個怪人現身後，低聲向祖明道：「老弟，這兩個老怪物是崆峒派的高手，一名冉清，一名冉奇，是一雙孖生兄弟，最擅長的功夫是五毒掌和兩儀合搏之術。」

祖明剛點了點頭，走在左首的怪人冉清已呵呵笑道：「賈瞎子，咱們兄弟這身裝束，是最顯眼的標誌，那還用得你來嘮叨。」

賈瞎子白葉眼一翻，冷笑道：「你們『崆峒派』的名氣，在江湖上並不見得怎麼响亮，用不着盡往自己臉上貼金。」

「哈哈，好說。」冉清笑道：「比閣下『白眼閻羅』的名氣如何？」

「不見得高明。」

「只要不賴就行了。」冉清笑着語氣一轉道：「剛才聽尊駕說，咱們都被那姓冷的小子耍了，此話當眞？」

「是眞是假，那是你們的事，你們自己去揣摩好了，賈某沒有向你們解釋的必要。」轉向祖明道：「老弟，咱們走。」

「走？」冉清冷哼一聲道：「怕沒有那麼容易！」

賈瞎子自胸衣內掏出報君知，「噹」的敲了一下，冷聲道：「憑你們這兩塊料子，可以攔得住賈某！」

「這可難說得很，」冉清威脅地道：「目前各大門派和花子幫的高手，都散在這西湖四週，只要咱們兄弟打個訊號，都會聞聲趕來，那時人多嘴雜，意見紛歧，閣下就更難處理了！」

賈瞎子聞言，心裡着實有點發毛，因爲冉清說的話雖跡近威脅，却也是實情，如眞讓冉清將各派高手引來，他再從中放把野火，對自己更加不利，唯今之計，只有先穩住「崆峒雙怪」，等機會再行設計除去他倆。

他再三思忖，衡量輕重，終將胸中的一把無名怒火容忍了下來，淡淡一笑道：「其實，賈某雖然獲知冷鐵衣的確實下落，却也甚感人手不足，恐一擊不中，對方携寶遠走，此後鴻飛冥冥，再找他就難了，所以正和這位祖少俠籌思對策。」

冉清接口笑道：「這還不正是『天作之合』嗎？你們深感人手不足，而咱們兄弟又樂意加入……」

賈瞎子已感到此非善地，急欲離開，所以不待對方說完，便接口道：「兩位若是誠心合作，咱們先找個隱蔽之處，以便詳細商討合作條件和奪寶辦法。」

「咱們的條件很簡單，用不着另找地方商量了！」冉清道：「只要讓咱們看看記載在『雲彫白玉冠』上面的三招『驚虹劍法』和三招『碎心指』就行了，其他的好處咱們一概不沾，至於如何想辦法奪寶，咱們兄弟完全聽從你們的安排，沒有意見。」

「好！」賈瞎子一招手道：「咱們先離開這裡再說。」

＊　＊　＊

嘉興，在蘇州和杭州的中間，所以隋、唐時，屬蘇州轄地，五代初期又屬杭州，直到宋代慶元初年，才和蘇、杭二府脫離從屬關係，升格爲嘉興府。

嘉興背海控山，川原沃衍，且因濱於海溢魚鹽富饒，商旅四通八達，所以市街繁榮，並不稍遜蘇、杭二州，而成爲江南的一個大市鎮了。

杭州有西湖，嘉興也有個南湖，膾炙人口的圓角菱，菱肉脆嫩且水份特多，便是這南湖的特產。

南湖另一特色，便是遊湖畫舫上的船孃，一個個燕瘦環肥，風姿綽約，來這裡僱棹尋歡，原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偎紅倚翠，一邊欣賞河岸風景，一邊享受船孃柔情，這份清福，眞不啻羽化登仙，難怪能吸引那麼多慕名而來的遊客。

這天，也就是早餐剛罷的時候，溫暖的陽光從厚厚的雲層裡掙扎着輻射下千萬道金綫，應該又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的年輕人，騎着一匹毛色黑得發亮、沒有半根雜毛的駿馬，到了南湖。

這年輕人有一張圓圓的黑臉龐，兩道濃而不粗的眉毛，一雙大而凝光的眼睛、鼻子端正、口闊、齒白、唇厚，加上他那一副魁梧的體型，和裁剪合適的衣褲，十足表現出一個男性的俊美。

他到了南湖後，先安好馬匹，然後好整以暇的瀏覽湖中景色。

兜生意的船娘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船頭上鶯啼燕叱，媚眼亂飛。

年輕人微彎的唇角，噙着一絲「迷死妞」的淡淡笑意，目光炯炯，在幾十艘畫舫中細挑慢揀，終於……

那是一艘小型畫舫，船頭上站着一個眉目清秀、婀娜多姿的少女，低垂着頭，一副不勝嬌羞的樣子。

畫舫客艙的兩壁窗門全支了起來，艙中央擺着一張矮脚四方桌，年輕人盤膝坐了下來，少女也緊挨着他身旁坐下，低聲問道：「公子可要酒菜？」

年輕人伸手在那少女的嬌面上輕輕捏了一下，笑道：「有花無酒少精神，有酒無花俗中人，有姑娘這等名花伴遊，豈能無酒，請吩咐送幾個精緻可口的下酒菜，和一壺上等的花彫上來。」

少女盈盈站了起來，道：「公子請稍坐，賤妾去去就來！」

一會兒，送上酒菜，少女提壺斟滿了兩杯酒，擧杯道：「尚未請教公子尊姓大名？」

「冷。姑娘的芳名是……」

「怡怡，賤妾敬公子一杯。」

欸乃聲中，畫舫沿着小塘河緩緩前進，不到片刻，便看到了三座併立在河邊的七級浮屠。

「冷公子是初來南湖嗎？」怡怡杯酒下肚，雙頰登時飛上一片紅暈，她人本生得清秀，這時更顯得嬌

艷欲滴，媚態撩人，冷姓年輕人看得情不自禁地將她一把摟入懷中，香了個面頰，笑道：「正是，却想不到能在南湖遇到姑娘這樣天生麗質的佳人，總算不負此行！」

怡怡緊緊偎在冷姓年輕人懷中，俏巧一笑道：「賤妾這船娘生涯，無殊牆花路柳，承公子這樣一誇獎，倒使賤妾不好意思了。」

冷姓年輕人顯然是位獵艷老手，他的一言一行，一擧一動，都是那樣熟練而自然，雖然他的一隻右手已經伸進怡怡的懷中裡去，五根指頭已經爬上柔軟膩滑的胸脯上，但表面仍然不帶一絲烟火氣。

南湖雖然沒有西湖大，却是四濱開豁，湖邊間有三五株垂柳，柳絲在微風中搖曳，岸上人家，紅牆綠瓦，倒影在微漾波光中，宛如一幅着色的圖畫，逗人神情欲醉。

「怡怡。」

「嗯。」

「你幹這船娘生涯多久？」

「一年多了。」

「啊！」

短短的幾句問答，兩人又沉默了。

冷姓年輕人一手緊摟着怡怡纖腰，一手却不停在她胸脯上大肆活動，他面部的表情，却和擧動大相逕庭，兩目微闔如老僧入定，圓圓的黑臉上，散發出一片湛湛神光。

怡怡的表情也十分奇特，冷姓年輕人活動在她胸脯的五根魔指，雖然使得她心癢難搔，全身無着力處，眉梢眼角也蕩漾着春情，但如仔細觀看，在她春情蕩漾的嬌面上，却又若隱若現的有一股朦朧的冷峭。

「湖景鬱蒼茫，非烟亦非雨，登樓披素襟，悠然渺寰宇。」

歌聲嘹亮，在湖面上繚繞縈迴。

冷姓年輕人雙目忽睜，眸子中暴射出兩道寒光，但一閃即逝，緩緩自怡怡的胸脯抽出手來，在她臉上輕輕拍了一下，微笑道：「怡怡，來，咱們喝酒。」

怡怡坐直了身子，整理了一下被弄亂的衣襟，然後狠狠的白他一眼道：「逗得人家好難受。」

說完，又不勝嬌羞的掩面笑了起來。

這時，另一艘畫舫從後面趕了上來，艙中一男二女，男的玉面丹唇，一身文士裝束，看年紀雖不過二十上下，但却偎紅倚綠，左擁右抱，不啻南天王。

「翠芬，來酒。」

偎在文士裝束年輕人左邊懷裡的紅裳女郎皓腕輕舒，斟了滿滿一杯酒送到文士裝束的年輕人唇邊，他就着她的玉手一飲而盡，接着豪放的低聲而歌：「慢綰青絲髮，光研點綾襪，床上小薰籠，韶舟新退紅。」

紅裳女郎翠芬擊掌嬌笑道：「祖公子，你唱得眞好聽，再唱一段好嗎？」

文士裝束的年輕人笑笑，又接着大聲唱道：「叵耐無端處，捻得從頭汚，惱得眼慵開，問人閑事？」

冷姓年輕人突然推開在懷中的怡怡，抱拳向鄰舫的祖姓年輕人大聲道：「尊駕歌聲清越，詞意風流，使冷某如飲醇醪，擬過舫一叙，不知尊駕可願意賞面？」

祖姓年輕人也抱拳，然後用手一指道：「前面已是釣鰲磯，如蒙不棄，由在下在凝雲亭作東道。」

冷姓年輕人爽朗一笑道：「如此，冷某先謝了。」

說起這座釣鰲磯的歷史，須遠溯到五代時候，中吳節度使錢元繚爲增益南湖風景，便在這裡築了座很雄巍的高台，吏部尚書王希長且就地建了一座樓，朱欄碧瓦，氣象萬千，確使南湖生色不少，但後來時毀時建，直至明朝萬曆年間，才由知府龔勉集資，增葺亭軒，叠築釣鰲磯。

兩艘畫舫在磯旁停了下來，祖姓年輕人已先率二女下船，抱拳佇立磯上，候冷姓年輕人下船後，才作出肅客的手勢道：「尊駕請！」

冷姓年輕人也同樣的謙讓道：「尊駕請！」

你謙我讓了一會，兩個年輕人的四隻手終於在一陣哈哈朗笑聲中，緊握在一起了。

兩個年輕人挽臂併肩而行，三個船娘默默地跟在他們後面。

凝雲亭矗立釣鰲磯旁的高台之上，踞高遠望，南湖景色盡收眼底。

亭中擺設着一桌酒席，眞個是山珍海錯，美食當前。

落座後，祖姓年輕人擧杯向冷姓年輕人道：「在下祖明，與尊駕萍水相逢，原不宜叩問姓氏，因見尊駕豪放豁達，不讓燕趙之風，使在下心儀萬分，不知肯見示大名否？」

冷姓年輕人哈哈笑道：「祖兄太客氣了！在下冷鐵衣，只不過是落拓江湖的流浪漢子而已。」

「啊，是冷兄，在下敬你一杯。」

兩個年輕人在一起，話甚投機，惺惺相惜，碰了第一杯，自然有第二杯、第三杯……

冷鐵衣不但生性豪放，而且放蕩不羈，幾杯酒下肚，又將船娘怡怡摟入懷中，向祖明笑道：「人生如朝露，行樂當及時，面對此湖山勝景，美酒佳餚，將大好時光消耗在無關痛癢的廢話中，多麼可

惜！」

祖明也一把摟住船娘翠芬的纖腰，哈哈笑道：「冷兄宏論，使祖某茅塞頓開，筱萍斟酒，我要和冷公子浮三大白。」

筱萍是隨祖明而來的兩個船娘之一，斟酒兩杯後，一杯送給怡怡，一杯遞給翠芬。

兩個年輕人在兩個船娘的手上各飲了三杯，冷鐵衣又闔上了雙眼，享受着五根手指頭帶給他的滿足。

怡怡兩泓秋水似的眸子裡，突然閃過一抹使人難以覺察的殺機，一抹紅暈飛上她的雙頰，嬌羞地低下了頭。

怡怡瞬間的疏神却沒有逃過祖明的眼睛，他心裡一動，但沒有作出任何表示，也開始和懷中的翠芬糾纏不休。

中午時分，遊客漸多，釣鰲磯也失去了原有的平靜，冷鐵衣站了起來，向祖明道：「此地已俗不可耐，使人無法再逗留下去，如蒙不棄，明晚在下作東，在長春巷鳳鳴院中和祖兄作竟夕歡。」

這種機會祖明自然不會放過，很高興的接受了邀請。

歸途中，怡怡偎在冷鐵衣懷中，不勝離別之情地嬌笑道：「冷公子，賤妾今夜準備在家中為你親自下廚，做幾樣可口的菜餚，不知你願不願意賞光？」

冷鐵衣猶豫了一下，突然在怡怡的紅唇上「嘖」的親了個吻，笑道：「美人相召，怎敢不願意，不過……」

「不過甚麼？」怡怡抬頭仰望，向冷鐵衣拋了一個嬌媚的白眼。

「我怎能找到你家呢？」

「這還不簡單？你甚麼時候來？」

「酉初。」

「賤妾就在碼頭上等你。」

南湖買醉　船娘約會

這是遠離湖濱里許的一棟木造瓦房，格局雖然不大，却也修葺一新。

這裡的房子都是散散落落的，互不毗連，後面是一片小小的樹林，微風過處，樹葉沙沙作响，匯成一片天籟。

今夜，怡怡刻意的修飾一番，白天在船上招徠顧客時，只是略施脂粉，穿了一套藍鑲花邊的衣褲，顯得極為淡雅樸素，此時却打扮得極為花俏，大紅花襖，葱綠長褲，鬢邊還插了一枝淡紫絨花。

閨房中雖非滿目錦綉，却也佈置得頗為雅緻潔淨，很適合一個船娘的身份。

妝台上點一盞銀燈，柔和的光綫，映影着房中的春光無限。

綉榻前面擺着一張小方桌，桌上幾色精緻的菜餚，和諧的色調和撲鼻的幽香，已足使人垂涎三尺。

冷鐵衣和怡怡相偎相倚的坐在綉榻上，這時怡怡已卸去了那件紅綾花襖，僅在胸前繫一件粉紅色兜肚。

怡怡媚眼如絲，吐氣如蘭地不停敬冷鐵衣的酒。

冷鐵衣似是量大如海，一連乾了二三十盞，仍無絲毫醉意。

冷鐵衣的手還是永遠不甘寂寞的，尤其是怡怡今晚這身裝束，除了胸前有兜肚遮蓋，上身幾同全裸，這更方便了他的手指的活動。

他的手指似有着無窮的魔力，在怡怡白如羊脂的胸脯上輕輕一搓一捏，怡怡便會渾身一震，一陣酥痲感覺傳遍了全身。

漸漸地，怡怡顯然已抵擋不住這種强烈的挑逗，嬌面上已春情洋溢，無邊慾火燒得她語不成聲。

冷鐵衣這時却突然陣前撤兵，將活躍在怡怡胸前的手拖了出來，柔聲道：「怡怡，時間已經不早了，謝謝你的熱情款待，因為我還有很重要的事待辦，必須在子時前趕回城中去。」

「不，不！」

冷鐵衣說聲要走，就像是兜頭一盆冷水，頓時澆熄了怡怡的慾火，神智一清，想到方才慾火焚身，不克自持的猴急像，不禁又羞愧，又悔恨，但她以色相把冷鐵衣誘來，且以待嫁雲英之身，任對方恣意輕薄，當然是有目的的，也可以說開始便是個陷阱，她目的未遂，豈肯讓冷鐵衣輕易離去！

「冷公子，你不能走！」

冷鐵衣一怔道：「為甚麼？」

怡怡一副泫然欲涕的樣子，幽幽地道：「妾雖操賤業，却仍是清白女兒身，公子難道不能為賤妾勉留一宵！」

冷鐵衣輕撫着怡怡的香肩，溫言道：「請原諒，怡怡，我不是不願意滅燭留髡，而是……」

「而是妾身為風塵女子，恐玷汚了你？」怡怡顯然有點激動，幾乎欲假戲情眞做起來。

「怡怡，千萬別這樣想！」冷鐵衣道：「你是個很可愛的姑娘，只因為我有要事在身，趕着去辦！」

「好吧，妾相信你就是，」怡怡指着更漏壺道：「現在還不過戌正，從此地進城，用不了半個時辰，難道你不能陪妾身喝幾杯？」

冷鐵衣無可奈何的點頭道：「好吧！你眞是個痴情的姑娘！」

怡怡聽見冷鐵衣答應，登時愁顏頓解，又興高彩烈起來，嬌聲道：「娘！請為我們薰一爐好香來！」

一會兒，一個年約半百的老婦

人顫巍巍的捧了一爐香進來。

老婦離去後，冷鐵衣低聲笑道：「怡怡，看你這個樣子，讓你娘看到，我眞有點不好意思了。」

怡怡咭咭一笑，道：「你眞老實，她那裏是我親娘，我親娘早就死了，她只不過是個老鴇，我是她的搖錢樹，如此而已。」略頓又撒嬌的道：「離你進城還有一個時辰，你也寬寬衣，咱們好好的喝幾杯。」

冷鐵衣拗不過她，只好將外衣寬去，剩下裡面一件小褂，但怡怡却不依地將他的小褂也剝了下來。

怡怡自己也卸掉了她上身僅有一塊兜肚，瑩白如玉的柔嫩肌膚，和兩座顫巍巍、既堅挺而又富彈性的乳峯，登時躍進了冷鐵衣的眼底。

這時滿室氤氳，如蘭如麝，冷鐵衣雖是遊戲人間，並不眞近女色，也不禁心旌搖動，感到難以把持。

他深深吸了口氣，鎮住心神，怡怡適時飛來一觴，嬌笑道：「你陪我飲三巨觴！」

冷鐵衣像豪氣突發的道：

「好！」接過巨觴，一飲而盡。

「再來一觴！」怡怡半倚在冷鐵衣懷中，將巨觴送到冷鐵衣嘴邊，冷鐵衣一仰脖子，又乾了。

怡怡斟上第三觴時，冷鐵衣突然摔了摔頭，道：「奇怪，今夜怎麼這樣快就醉了……」

剛剛說到「了」字，頭一歪，身體也跟着向後倒去。

怡怡嬌艷如花的臉上，這時已呈一片獰厲之色，恨恨地道：「你輕薄姑娘夠了，少不得姑娘也要在你身上一刀一刀的割回來！」

她很快的穿回衣服，輕輕拍了三掌。

隨着三下掌聲，進來一男一女兩個老人。

男的五旬開外，面容清癯，三綹長鬚，一身船夫打扮，女的便是方才送香爐進來的老婦人。

男的掃了冷鐵衣一眼，轉向怡怡道：「怡兒，委屈你了！」

怡怡眼圈一紅，道：「為了報答師門，怡兒願意不惜犧牲一切，只是這個人，請師父事後交由怡兒處置。」

老人微微一笑道：「你準備如何處置他呢？」

怡怡咬牙切齒道：「怡兒欲將他一刀一刀的慢慢凌遲，讓他嚐嚐凌辱女人的報應滋味。」

老人道：「好，為師答應你，『雲彫白玉冠』可曾搜到？」

「沒有搜到，他根本沒有帶在身邊。」怡怡道。

「嘿，這小子果然狡猾得很。」

老人冷笑聲中揮指連彈，封閉了冷鐵衣幾處大穴。然後向怡怡道：「怡兒，給他服顆解毒丸，為師要以霹靂手段，逼他說出隱藏『雲彫白玉冠』的地方來。」

怡怡依言餵了冷鐵衣一顆解毒丸，這丸藥眞靈，不到幾句話的工夫，他便能睜開眼睛，摔了摔頭，望着怡怡笑道：「酒香煙香人兒香，怡怡，我今晚恐怕眞的喝醉了。」

怡怡柳眉直豎，嬌面上一片寒霜，咬着銀牙恨聲道：「無恥淫徒，你已離死期不遠了，還……」

老人輕聲喝道：「怡兒！」

冷鐵衣似乎這才發覺房中還有人，兩肘往後一撐，想坐了起來，但失敗了，好像是全身無力一般。

老人走前兩步，向冷鐵衣微笑道：「姓冷的，你果然有點門路，老夫在酒中下的迷魂露，居然奈何不了你，而且在中了老夫的散功香，服過解毒丸後，又能在瞬間醒來，這使老夫不得不佩服你體質之異，功力之深。」

冷鐵衣瞠目道：「原來這一切都是你們設下的陷阱。」

老人笑道：「你的武功太高，人也狡猾得很，才逼老夫出此下策，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矣！」

冷鐵衣道：「那你們設這陷阱的目的，當然不外乎報仇了，現在冷某已經落在你們手中，自然只有認命，不過冷某和幾位都陌生得很，想不出……」

老人仍是滿面笑容，接口道：「難怪你會想不出，咱們既無冤，也無仇，而且也從未見過面。」

冷鐵衣作不解的道：「那你們的目的何在呢？」

老人突然面色一沉，冷冷的道：「姓冷的，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應知『懷璧其罪』這句話的意思。」

「哦，」冷鐵衣像是恍然大悟，大聲道：「原來你們也是想要那頂『雲彫白玉冠』！」

老人沉聲道：「江湖重寶，誰都想據為己有，只看是否能保得住，小伙子，你將它藏在甚麼地方？」

冷鐵衣冷笑一聲道：「尊駕自信能保得住嗎？」

老人道：「老夫是否能保得住，那是老夫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

冷鐵衣道：「在下的生死都操在尊駕的手上，本來用不着多操心，不過，仍希望知道尊駕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酆都『森羅鐵判』丁宓。」

「哦，原來是陰山之主，冷某倒是失敬了。」

丁宓冷哼了一聲，獰笑道：「你既知道老夫是誰，也應知老夫

的手段，希望你能坦白說出藏匿白玉冠的地方，老夫也許不難為你了。」

冷鐵衣冷冷一笑，正欲反唇相稽丁宓一番，突聽窗外一聲清叫，道：「無恥老賊，照打！」

幾點寒星破窗而入，直取丁宓背後「鳳眼」、「精促」、「笑腰」等幾處要穴，隔窗認穴，其準無比。

「森羅鐵判」丁宓也非等閒人物，聽風辨位，大袖反後一揮，幾顆鐵蓮子全被掃落在地上，嘿嘿冷笑道：「何方鼠輩，敢來暗算偷襲丁爺！」

伸手腰間撤出一支烏黑發光的判官筆，向老婦人和怡怡道：「巧娘、怡兒，你們看住這姓冷的小子！」

「哈哈，冷某可不耐久候！」雙脚挑起榻前小方桌一送，直向丁宓撞去，丁宓逼得向後側身一閃，小方桌却帶着滿桌碗盤酒菜，撞向迎面的窗戶。

只聽「劈拍、唏哩嘩啦」一陣亂響，迎面的窗戶被撞開了，小方桌已飛出窗外，桌上的碗盤器皿散落地上，而且都砸得粉碎了。

冷鐵衣在挑飛小方桌的同時，雙臂一伸，兩縷銳嘯指風分襲老婦和怡怡，待她們返身閃避，他已抓起榻上的衣服，一式「紫燕穿簾」飛出窗外。

這連串動作，全是一氣呵成，快得使丁宓連想都來不及。

「啊，冷兄，原來你沒有事呀！」是祖明驚喜的聲音。

冷鐵衣呵呵笑道：「冷某如眞被他們暗算了，那才眞是陰溝裡翻船哩！」

「小子，你先別得意！」丁宓和老婦、怡怡都已越窗追了出來，丁宓語聲森冷的喝道：「老夫雖耳聞你的一身武功已介乎仙俠之流，却是總有點不大相信。」

冷鐵衣含笑道：「你可想試試看？」

丁宓道：「老夫這支鐵判，也會過不少高手，自然不甘菲薄。」

「就憑尊駕手中的一支鐵判官筆麼？」

丁宓道：「當然還有拙荊『孟婆子』范巧娘。」

「師父，還有怡兒呢。」怡怡手中已多了一柄青鋼劍，嬌面上籠罩着一片殺機。

冷鐵衣哈哈朗笑道：「一個判官，一個孟婆，都掌陰曹地府要職，本就不該擅離職守，偷偷溜到陽間來興風作浪，冷某義不容辭，自然要送你們回去，可是，怡怡你，咱們雖無雲雨之歡，却也有肌膚之親……」

怡怡一個清白女兒身只因為了支持恩師的奪寶計劃，不惜以色相為餌，受盡了冷鐵衣的輕薄，早已羞慚交集，這時，冷鐵衣再在言詞上加以凌辱，她自難以忍受，一聲嬌叱：「萬惡淫賊，姑娘和你拚了！」皓腕一抬，劍尖抖起一圈劍光，身隨劍走，向冷鐵衣分心刺去。

這簡直是潑婦式的不要命打法，冷鐵衣自然不會讓她刺着，但也不願意傷她，身子一旋，便輕易的讓開了，而且手指趁勢在她的劍葉上輕輕敲了一下。

他這輕輕一敲，其實是含有警告的作用，但怡怡已萌死志，根本不理這一套，一柄劍如狂風暴雨般，向冷鐵衣瘋狂的捲去。

丁宓和范巧娘看出冷鐵衣不願傷害怡怡，但他們心裡另有打算，一聲吆喝，各展兵刃向冷鐵衣攻去。

祖明站在一旁，却看不慣這種倚多為勝的打法，欺身而上，一扇向丁宓點去，從中將丁宓攔了下來。

丁宓怒道：「小子，方才你暗算老夫，老夫還沒有找你算賬，這可是你自己找死的啊！」

判官筆一揚，向着祖明的肩腰砸了過去。

撤扇，旋身，祖明身子滴溜溜的一轉，繞到丁宓背後，仍是原式不變，一扇向丁宓的「笑腰」穴點去，同時嘴裡也不閒着，笑道：「人家小兩口子恩恩愛愛的鬧着玩，你兩個老不死的偏不識趣，從中作梗，你不是想玩幾招嗎？在下也正閒着，咱們比劃比劃也是一樣。」

祖明身法快得出奇，說話時已一連換了四五個方位，也攻了丁宓四五扇，但每次都是同一招式——「仙人指路」，丁宓已處於被動狀態，隨着祖明的扇子打轉，空自氣得七竅生烟，哇哇怪叫！

「孟婆子」范巧娘使的是一支怪兵刃，像一支撥火用的鐵叉，却給它命了個兇惡的名字——「戳魂戟」。

她雖然和怡怡雙戰冷鐵衣，但雙方功力相差太遠，戳魂戟的招式雖然怪異，但對冷鐵衣却毫無威脅。

怡怡經過一陣瘋狂的拚鬥，這時情緒反而冷靜下來，開始在芳心深處考慮一個問題。

她當初同意恩師計劃，以自己清白之身為餌，來設這個紅色的陷阱，是存着犧牲小我而圖報師門大恩的意思，當然這種決心是需要很大勇氣來支持的，却未想到他們師徒剜心思的詭計全落在敵人的計算中，而且自己還讓對方輕薄個夠。

怡怡想到在畫舫、在房中被冷鐵衣的五根魔指在她的胸上輕撚慢攏，那時她的情緒已接近完全崩潰

的邊緣，只要他再進一步的挑逗，她便會無條件的豎起了白旗，任憑對方擺佈，可是冷鐵衣却懸崖勒馬，她當時雖有剎那間的失望，怨恨冷鐵衣的殘忍，但過後却又心存感激冷鐵衣沒有乘人之危，對她加以摧殘，而能保存少女最後的一點清白。

她對冷鐵衣的敵視，完全是出自師門的貪婪，而她却間接成了犧牲者，除非一死以報師門，或青燈古佛了此殘生，否則……

她想得入神，劍招自然也慢了下來。

丁宓的一支判官筆和祖明的一柄鐵骨摺扇拆了數十招，他是越打越震駭，祖明年紀輕輕，看起來不會超過二十歲，可是一身武學却博如瀚海，無邊無際，他能擋人家數十招，那是人家留了情份，如是眞的生死相搏，即使全力以赴，恐怕如螳臂擋車，經不起人家的雷霆一擊。

再偷看老妻和徒兒雙戰冷鐵衣，情形完全一樣，而且徒兒怡怡無精打彩，根本看不出絲毫的緊張氣氛。

他看清情勢，知道再這樣死皮賴臉的纏下去，只有自取其辱，長嘆一聲，陡然收了判官筆。

祖明也一笑止住雲飄電閃的身法。

丁宓沉聲喝道：「巧娘、怡兒，不要丟人現眼了！」

冷鐵衣聞聲，先向後飄退數尺，然後目光炯炯的望了丁宓，看他如何收拾這殘局。

只見丁宓突然一揚手，一道長形烏光帶着破空之聲，向着小林射出。

丁宓扔掉自己成名的兵刃判官筆之後，走向冷鐵衣，神情頹喪的說道：「老夫一念之差，自取其辱，只是累及我徒兒君怡……」

「呀！」他方說到君怡，只聽君怡突發一聲淒厲悲聲，一轉身，向屋後小林狂奔而去。

「快！巧娘……」丁宓話剛出口，范巧娘已飛身而起，向君怡追去。

丁宓搖搖頭，淒涼地苦笑道：「老夫自作孽！」

祖明走近，微微一笑道：「其實丁前輩也不必過份自責，這世上又能有幾人不起貪念，少林平日的清譽是何等崇高，然而這次也不能免俗，竟派出大批僧俗，捲入這場奪寶紛爭之中。丁前輩能及時自省，較之一羣自命不凡、恒以大俠自居之輩，已不知清高多少了。」

冷鐵衣雙目神光一閃，望了祖明一眼，却沒有說話。

丁宓苦笑道：「祖少俠宅心仁厚，不記前嫌的代老朽掩蓋，老朽萬分感謝！」微微嘆了口氣，續道：「老朽雖有『森羅鐵判』之惡名，但自信尚無重大惡跡，此次一念之錯，已噬臍莫及，只是君怡那孩子是無辜的，她善良純樸，為了報答師門，竟不惜一切犧牲，這完全是老朽的罪過，冷大俠，你以後如有機會再見到她，希望你不要把她看作壞女子看待，而使她再次受到傷害。老朽言盡於此，告辭了。」

話畢，轉身一縱，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祖明嘆道：「此老能知錯猛省，倒不失為性情中人！」

冷鐵衣冷冷地道：「是否眞能知錯猛省，現在還言之過早，只是想不到祖兄原來也是有心人。」

祖明淡淡一笑，道：「冷兄如將在下也看作見利忘義之輩，咱們這個朋友不交也罷！」

話畢轉身而去。

冷鐵衣失笑道：「天色將曙，是應該走了，但不能忘了咱們今夜長春巷鳳鳴院之約！」

＊　＊　＊

「噹！噹！」兩响清越的報君知，直達三和客棧的後院。

祖明剛剛梳洗完畢，剛好店小二正送熱茶進來，便問：「伙計，外面是不是算命的？」

「是的，公子。」店小二阿諛的道：「看您紅光滿面，氣色很好，不用算，就知您正行好運。」

「謝謝你，伙計，還是麻煩你去請算命的進來吧！」

一會兒，店小二領進一個鳩形鵠面，頷下短髯，身穿一件藍布齊膝長衫，左手提着報君知，右手握着一根點地竹杖的瞎眼老人。

店小二招呼瞎眼老人落座，祖明取出一塊小碎銀塞在他手裡，道：「去忙你的吧，有事我會叫你的。」

店小二千恩萬謝的離去後，瞎眼老人一雙白菓眼一翻，現出兩顆黑如點漆的眸子，微笑道：「祖老弟這兩天成績如何呢？」

祖明也笑道：「剛剛搭上線，還沒有摸着底，不過一切進行很順利，也許今晚就知分曉了。」

瞎老人——賈瞎子賈仲奎由衷地讚道：「祖老弟眞是手眼通天，老朽眞是甘拜下風，自嘆不如了！」

祖明道：「多謝賈前輩謬讚，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賈前輩杭州的事辦得如何？」

賈瞎子尷尬地道：「辦砸了！」

「辦砸了？賈前輩不是說有把握穩住他們幾天！」

「不錯，老朽是說過這句話，而且一開始也辦得很順利，」賈瞎子唾沫四濺地怒道：「後來不知那個龜孫子洩了我的底，以致激起衆

怒，如非少林寺的智圓老禿驢給我解圍，賈某恐怕是沒命給老弟報訊了。」

這賈瞎子確是無情無義，少林寺的和尚救了他一命，他不感激倒還罷了，還在背地裡罵人家是禿驢。

祖明聽得眉頭一皺，問道：「他們可是都趕來了？」

「呃，大概比老朽早到半個時辰。」

「哈哈哈！」祖明大笑道：「是八方風雨會嘉興，以後就得各憑手段了！」

賈瞎子沒有聽懂這句話的含義，也跟着「嘿嘿嘿」的乾笑了一陣，站起來道：「老朽不便在此久留，以免敵人疑惑，明天再來聽你老弟的好消息！」

祖明冷冷地道：「消息是好是壞，現在尚無法預料，恕在下不遠送了！」

＊　＊　＊

華燈初上，祖明收拾齊整，匆匆地離開了客棧。

長春巷是這嘉興府裡較爲高級的勾欄區，鳳鳴院也是這勾欄區內氣派最大的一座勾欄妓院。

祖明很快便找着了鳳鳴院，也很快的會見了冷鐵衣。

冷鐵衣很熱情的歡迎他，同時也爲他介紹了個很清麗的粉頭。

祖明略事敷衍後，低聲向冷鐵衣道：「冷兄，在下有件很重要的事和你談談，可否借一步說話？」

冷鐵衣遲疑了少頃，點點頭道：「好吧！這後面的院子裡倒很清靜，咱們到那裡去談談吧！」

院子很大，而且還有幾棵亭亭如華蓋的龍爪槐，可惜未加整理，瓦礫垃圾成堆，而且隱隱有股霉臭氣味。

兩人找到了遠離房舍的角落，站定後，祖明急急地道：「冷兄，你可知道那班追踪你的人，已經到嘉興來了？」

冷鐵衣一愣，旋又輕鬆的一笑道：「祖兄，你不是故作驚人之語吧？」

祖明面色微慍，說道：「冷兄，咱們雖是萍水相逢，因在下敬佩你是條漢子，才誠懇的透個消息給你，想不到冷兄如此不信任在下，嘿，算在下是自找難堪，告辭了！」

冷鐵衣察言觀色，已知所言非虛，忙抱拳深深一揖道：「祖兄請留步！」

祖明憤然道：「冷兄還有何見教？」

冷鐵衣微嘆道：「以冷某目前這種四面楚歌的境地，祖兄既然拔刀相助，就應能體諒在下的苦衷！」

祖明想想，確也難怪對方懷疑，不由將滿腹氣憤登時平復了不少，重重轉過身來，微微一笑道：「其實這並不能怪冷兄，在下和冷兄攀交，也是有目的的。」

冷鐵衣道：「這個，在下早已看了出來了。」

祖明一怔道：「哦？冷兄既已看出在下的企圖，爲甚麼還要和在下接近呢？」

冷鐵衣笑笑道：「在下也說不出爲甚麼，只是覺得祖兄光風霽月的氣質，不像是個强搶豪奪之徒，因而樂與接近。」

祖明尷尬一笑道：「承冷兄如此的看重，倒使在下深感汗顏了！」

接着便將西子湖遇見「迷糊酒丐」熊九，和「白眼閻羅」賈仲奎之事簡略的說了一遍，最後皺眉的道：「在下雖也是爲了『雲彫白玉冠』而來，只是爲了想救人，並未存據爲己有之心。」

「這個在下絕對相信，」冷鐵衣又嘆了口氣道：「不過，假如在下也說是正在尋找『雲彫白玉冠』，祖兄恐怕嗤之以鼻了？」

祖明笑道：「這確是使人感到非常之意外，我想這不是冷兄故意不讓小弟的『驚人之語』專美於前吧？」

冷鐵衣嘆道：「在下是由衷之言，祖兄不信，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祖明道：「這可不能怪在下不信，只因事情的演變太突然了！」

「突然嗎？嘿嘿！」冷鐵衣冷峭的說道：「在下不僅也在追尋『雲彫白玉冠』的下落，而且，還要追查當年謀奪它的兇手！」

「這使在下迷惑了，『雲彫白玉冠』現在不正是由冷兄保存着嗎？」

「祖兄親眼看到了？」

「在下雖未親眼看到，但此事已是喧騰江湖。」

「如果是在下蓄意散播的謠言呢？」

祖明攢眉沉思片刻，忽揚眉笑道：「冷兄，在下有點明白你的苦心，這叫做『清淵逼魚』，不過……」

「這辦法當然不一定準成，」冷鐵衣星目中掠過一抹殺機，冷聲說道：「如果眞失敗了，冷某欲使他們十大門派悉化劫灰！」

祖明聞言，只覺一股寒意直襲心頭，暗忖：「這頂『雲彫白玉冠』，一定牽涉着一件奇慘的兇案，否則，冷鐵衣說話不會如此的偏激。」

「祖兄，」冷鐵衣突然激動的情緒很快的又平靜了下來，淡淡一笑道：「咱們雖只是萍水相逢的泛泛之交，却承祖兄傾心相告，使在下

非常感動，也許祖兄心裡很鄙惡在下說話太過偏激，狂妄，這是因爲祖兄不知在下遭遇之慘，否則……唉……暫時不說也罷。」

「冷兄，在下很瞭解你的心情，」祖明很誠摯地道：「同時也很感激冷兄將在下當作朋友看待，如承不棄，有需要在下效勞之處，請只管吩咐。」

「吩咐可不敢！」冷鐵衣抱拳道：「既承義施援手，在下確是有件事兒想請託祖兄！」

「啊！請說！」

「請代查一下，那幾派已到嘉興？」

「以後如何與冷兄連絡呢？」

「在下會去客棧拜訪祖兄的。」

「既然如此，在下就此告辭！」

冷鐵衣道：「祖兄最好還是入內請坐片刻再走！」

＊　＊　＊

祖明悶悶地離開了鳳鳴院，冷鐵衣和他說的一番話，不停在腦海中盤旋，他相信冷鐵衣所說每一句話，但不敢苟同冷鐵衣偏激的決定。

有一點疑問使他百思不解，冷鐵衣遭遇既慘，隻身尋仇，爲甚麼常和一些風月場中的女子鬼混？

當然，祖明是一塊未經琢磨的渾金璞玉，對於男女間的事尚不甚了了，無從推測，其實，冷鐵衣是傷心人別有懷抱，祖明自然更想不透其中原因了。

他走着想着，突聽有人輕聲招呼道：「祖老弟，請隨我來！」

一條人影一晃，鑽進一條黑黝黝的小巷中去。

祖明驟然間雖未看清那人的裝束模樣，但聽說話的口音，却頗像是位在西子湖打交道的「迷糊酒丐」熊九。

這條小巷異常窄狹，兩邊都是很高的牆，一點燈光也透不進來，祖明功力深厚，眼能夜視，雖在初進巷時，因驟然從亮處轉入暗處，有刹那間的不適應，但很快便適應了。

抬眼望去，見前面數丈處有個花子裝束的背影，他腳下一緊，以「八步趕蟬」的輕身步法，幾個飛縱，已和前面的花子裝束的背影相距不足一丈，他正欲出聲招呼，花子裝束的人却突然向他抬抬手，一閃身，進了右邊的一扇小門。

祖明也跟着閃身進去，見裡面花木扶疏，却衰草沒脛，顯然是一座廢園。

他緊跟在花子裝束的人後面，又前行約三數丈，才見花子裝束的人在幾株白楊下停了下來，他笑着低聲招呼道：「老哥哥，你在弄甚麼玄虛？」

花子裝束的人笑着轉過身來，祖明不禁一怔，這人的身材，裝束，甚至說話的口音，都有點像熊九，但却不是熊九，而是個長眉入鬢，頷下飄洒着一部花白長鬚的清癯老花子，正目光烱烱的望着他，微笑道：「老弟，咱們老九另有差遣，沒有來……」

祖明心裡有種被騙的憤怒，冷聲截口道：「尊駕是甚麼人？愚弄在下的目的何在？」

清癯老花子仍笑容可掬的道：「姜藩，老弟聽說過嗎？」

「姜藩？」祖明喃喃唸着，覺得這名字很熟，突然腦中靈光一閃，忙抱拳躬身，說道：「原來是丐幫之主『三現雲龍』姜老前輩，小可失敬之處，尚望姜老前輩海涵！」

姜藩笑道：「不敢，祖老弟既和老夫師弟平輩論交，老夫可不敢當『老前輩』的稱呼，老弟如不見棄，可沿熊九之例，叫老夫一聲『老哥哥』好了？」

祖明道：「姜老前輩乃是一幫之主，小可怎敢如此放肆！」

姜藩未再堅持，笑笑道：「老弟可知老夫將你引來此地的用意？」

祖明道：「小可愚昧，請姜老前輩明示爲要！」

姜藩收起了笑容，嘆口氣道：「事情的變化，殊出老夫意料之外！」

這沒頭沒腦的話，祖明不知所指爲何，沒有答腔。

姜藩又歉然一笑道：「老弟和冷鐵衣的話，老夫都聽到了，眞想不到會牽涉出如此複雜的問題！」

祖明這才恍然而悟了，他也想試試對方的看法，淡淡一笑道：「老前輩眞是天際神龍，使小可萬分敬佩。」

姜藩笑道：「老弟，別罵人啦，偷聽人家談話，可並不是甚麼光彩之事！」

「老前輩對冷鐵衣所說的一切，眞的深信不疑？」

「深信與否，現在還不能確定，不過，老夫心裡有一個疑問已經存在多年了，也許這次就能解答，」姜藩沉聲道：「老夫引老弟到這座廢園來，就是要告知冷鐵衣所亟想知道的消息。」

「啊！老前輩已經早查清楚了？」

「呃！」姜藩沉聲道：「十大門派中尚未趕來的，還有青城、點蒼、崑崙三派，不過老夫要略加說明，崑崙派間關萬里，很難及時趕到此地，青城派正爲逆徒弑師的巨變，鬧得如火如荼，自無力兼顧爭奪『雲彫白玉冠』之事，最後祇有點蒼派了。」

頓了頓，姜藩繼續分析着道：「近幾年來，點蒼派呈現一片繁榮

，在西南一帶的威望幾乎凌駕峨嵋與青城二派之上，『雲彫白玉冠』既與十大門派均有關係，照常理說，該冠既然重現江湖，不管是存心佔有，或瞭解過去謀奪該冠的眞相，點蒼派均不聞不問，所以說該來而不來，這就難免使人啓疑了！」

「呃！老前輩分析得極爲精闢！」祖明凝視姜藩道：「老前輩既然已知『雲彫白玉冠』重現江湖，只不過是個陷阱，不知今後將採取甚麼立場？」

「目前還不能決定。」姜藩笑笑道：「因爲老夫對冷鐵衣這人認識不夠，這須得看以後事實的演變！」

祖明默然片刻，岔開話題，道：「小可很想念熊老哥哥，老前輩再見着他時，請代小可致意問候。」

姜藩頷首道：「今晚他會去探訪祖老弟的。」

* * *

祖明因爲未來的泰山大人爲絕毒的三腳蝮蛇所傷，雖經名醫暫時抑住毒勢的蔓延，都無法將體內奇毒逼出，時有毒發喪命的危險，後來那位名醫告訴他，欲想盡袪傷者體內奇毒，必須借重「辟毒珠」的特殊功能，可是普天之下，僅有一顆辟毒珠却綴在「雲彫白玉冠」上面，而「雲彫白玉冠」又於數年前謎樣般的消失了。

正當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突然又傳出「雲彫白玉冠」在杭州重現的消息，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却不料辟毒珠尚未求得，先已捲入了一場是非恩怨的漩渦。

祖明離開廢園後，邊走邊想，這幾天所遭遇的，他覺得非常有趣，不知往後自己還要扮演個甚麼腳色。

回到客棧，已快初鼓時分，店伙計迎着他笑道：「公子，這裡有人留給你一封信。」

祖明心裡一愣，暗忖：大概是賈瞎子性急，等不及明天了，所以留信相約……

誰知當他拆開留書，竟大出意料之外，只見龍飛鳳舞的寫着：

「祖兄，眞是僥倖得很，想不到那班人的耳目眞靈，竟暗中將鳳鳴院包圍住了，幸弟及時發覺，才用計脫身，茲有急事懇托，如兄願意義施援手，黎明前，弟在怡怡原居處佇候，冷鐵衣匆匆手此。」

祖明看完留書，向伙計問道：

「此人走了有多久？」

「大概半個時辰不到。」

祖明心情很亂，回到房裡，隨便擦了把臉，便熄去桌上燈火，和衣往床上一躺。

他和冷鐵衣雖僅祇兩面之交，但他對冷鐵衣却有種特殊的好感，覺得應該全力幫助他，如非丐幫幫主姜藩告訴他，熊九今晚會來探望他，他會片刻不停留的趕到南湖去和冷鐵衣見面。

二更將盡，熊九果然悄悄的來了。

兩人就在房中，以輕得僅使對方能夠聽清的語聲促膝密談。

熊九帶來一連串使他驚心的消息，各派高手在嘉興城裡佈下了天羅地網，一羣黑道魔頭也呼朋引類，互結奧援，他們不僅是搜尋冷鐵衣的下落，而且連帶也把祖明牽扯進去……

祖明忿然道：「老哥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竟將小弟這個局外人也牽扯進去！」

熊九沉聲道：「老弟，這你不能責怪各派的人，一切都是始作俑者的賈瞎子在翻雲覆雨，在杭州他要了一記『瞞天過海』的噱頭，把各派騙了，他自己却悄悄溜到嘉興來了，如今寃家路窄，又在嘉興碰了頭，各派自然不會放過他，結果，他給各派聯手生擒了，他就將一切責任完全推在你老弟身上，並說他連自己也受了你老弟的騙了！」

祖明急急道：「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情啊？」

「定更時分。」

「他們現在那裡？」

「城北城隍廟。」

祖明倏地站了起來，熊九伸手一把將他抓住，低聲沉喝道：「祖老弟，你要幹甚麼？」

祖明氣呼呼的道：「小弟可不願背這個黑鍋，得找他們說個清楚。」

熊九冷笑道：「人家都嘲笑我老要飯的『迷糊』，祖老弟，我看你比老哥哥還要『迷糊』得多了。」

「老哥哥，這話是甚麼意思？」

祖明確實是憤怒了，「難道某好欺負，任人紅舌白牙的信口開河誣陷！」

熊九「噗嗤」一聲笑道：「祖老弟，你可是在生老哥哥的氣嗎？」

祖明放緩語氣道：「老哥哥是關愛小弟，才來告訴我這件事，小弟怎麼會生老哥哥的氣呢！」

「既不是生老哥哥的氣，就請坐下來，咱們平心靜氣的談談。」

祖明坐下後，熊九道：「老實說，老哥哥這次是奉敝幫幫主之命來的……」

「啊！」祖明驚呼道：「是姜老前輩要你來的？」

「不錯！」熊九神色異常莊重的道：「賈瞎子雖然嫁禍給你，却保留了你的秘密行踪，未將你的居處告訴他們，這當然有他的目的，他雖被囚禁，還希望崆峒派冉清和冉奇援救他出困，殊不知他在杭州要那記噱頭，告密的就是這對崆峒派

的活寶……」

祖明已感不耐，截口道：「姜老前輩請老哥哥專誠到此，一定有所指示！」

「呃，你老弟猜對了！」熊九道：「敝幫幫主非常同情冷鐵衣的遭遇，本幫除了不再插手爭奪那頂白玉冠，同時還願暗中協助他完成心願！」

「啊！眞的呀！」祖明喜孜孜的談了起來。「那小弟先代冷鐵衣謝謝姜老前輩和老哥哥你了！」

說着，深深作了個揖。

「老弟，還有你呢！」熊九咧嘴輕聲一笑，將拴在腰間的一隻黑布包袱取了下來，遞給祖明道：「目前你老弟也成了衆矢之的，爲了今後行動方便，最好能隱去本來面目，這包袱裡有兩套衣服，和一切應用易容所需之物，時已不早，老哥哥也不嘮叨了，以後希望你老弟善自保重！」

熊九說完話，身子往後一仰，一式「金鯉倒穿波」，如離弦之矢般，自窗口射了出去。

祖明跟到窗口，向外一看，早已失去了熊九的踪跡了。

丐幫的這份熱情，使祖明萬分的感動。他嘆息了一會，又將窗門帶上，開始了他平生第一次的易容工作。

祖明天賦聰明，很順利的化裝成了一個極不起眼的乾枯小老頭兒。

他易容後，將一應物事收拾妥當，統統打成一個大包袱，斜掛在背上，然後留下一錠銀子作爲房錢，悄悄地離開了客棧。

祖明離開客棧後，並未隱蔽身形，他手裡原已握着一根不太長的旱烟管，這時，已塡滿烟絲，打火吸燃，一邊走，一邊「叭噠叭噠」的猛吸，噴出一口口的青烟，自然沒有引起暗中埋伏的人注意，而被他很輕易的混出了嘉興城去。

覬覦至寶　委屈徒兒

離南湖里許，仍是怡怡原住的那棟木板瓦房，屋內一片漆黑。

祖明一路留心觀察，並未發覺跟踪之人，這才放心閃到窗下，低聲喚道：「冷兄！冷兄！」

房中寂然，毫無動靜。

祖明又低低喚了數聲，見房中仍無動靜，不禁有點着急起來，喃喃自語道：「難道他眞的被困在城裏了？」

他話剛說完，突聽背後有人冷冰冰的喝道：「朋友，你是誰？半夜三更的來這裡幹甚麼事？」

祖明已聽出是冷鐵衣的聲音，高興地轉過身來，笑道：「冷兄，你怎麼連在下祖明也認不出來啦？」

冷鐵衣又喝問道：「朋友，你到底是誰人啊？」

「在下祖明呀！」

「老匹夫，我再問你一次是誰？你敢再胡說八道，嘿！就別想看到今晨的日出了！」

祖明聽冷鐵衣駡他「老匹夫」，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已易容，難怪冷鐵衣會認不出來，於是「咭咭」一笑，伸手撕去唇上和頷下的假山羊鬍子，直了直腰桿，笑道：「在下忘了已易容，怪不得冷兄如此緊張。」

他雖然撕去臉上鬍髭，並未洗去易容藥物，但冷鐵衣已認出他是誰了，急步自一片短籬走了出來，望着祖明道：「祖兄，你怎麼突然弄成這個樣子？在下可眞認不出來了！」

祖明道：「說來話長，冷兄，咱們進屋內慢慢談。」

屋內的光線很暗，但這兩個年輕人，因爲都有一身極佳的內功，所以並無多大妨礙，他們二人並沒有覺得有甚麼不便。

祖明便簡明扼要的將離開鳳鳴院後，遇到「迷糊酒丐」熊九的經過，告訴了冷鐵衣，並將背上的包袱解下，取出熊九交給他的黑布包袱說道：「這裡面還有一套衣服和易容的藥物用具。」

冷鐵衣沒說話，也沒有伸手去接，却直着眼望向窗外，似在深深的思考着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祖明微感一怔，他聰明絕頂，很快的便想到了問題的癥結，正色道：「冷兄，以你目前處境，謹愼是必須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不過也不能因噎而廢食，在下固然出道也晚，但細心觀察，丐幫中人古道熱腸，倒不失爲俠義本色，所以……」

冷鐵衣突自祖明手上接過包袱，尷尬一笑道：「祖兄明教，使冷某茅塞頓開。」

說話之間，已解開了黑包袱，開始自己易容起來。

頃刻冷鐵衣的面容完全消失了，出現在祖明面前的，是個濃眉豹眼紫臉膛，滿頭灰白的亂髮，頷下鋼髯虬結的魁梧老者。

兩個英挺的年輕人，一變而成爲了一對醜陋的老怪，不禁相視而笑。

「祖兄，」冷鐵衣斂去笑容，沉聲道：「在下思之再三，當初謀奪『雲彫白玉冠』的，青城、崑崙和點蒼三派都有嫌疑，但以點蒼派的嫌疑最大，在下已經決定即刻動身，趕到點蒼山去，如能順利取到白玉冠，在下會專誠到府上救人，萬一失敗喪生，也只怪自己學藝不精，對祖兄就非常抱歉了。」

祖明也笑口道：「冷兄，在下也已決定追隨願附驥尾了。」

冷鐵衣一愕道：「祖兄不是在開玩笑吧？」

祖明正色道：「在下是言出至誠。」

「祖兄是局外人，跟着淌這渾水值得嗎？」

「值得的！」祖明語氣非常堅毅地道：「撇開武林道義不說，爲了救岳丈的命，在下也非淌這次渾水不行了！」

「祖兄……」

「愚意已決，冷兄請不必再勸阻小弟了！」

「好吧，既蒙祖兄仗義伸手，在下如再拒絕，便是矯情了，」冷鐵衣將換下的衣服包好，說道：「咱們事不宜遲，說走就走。」

祖明問道：「如何入滇，冷兄可有週詳的計劃？」

冷鐵衣苦笑道：「在下從未到過西南邊陲，根本無從訂甚麼計劃，咱們只有走一程問一程了。」

當天下午，他們便趕到了德清，百十里路他們自然不會感到疲乏，但沿途行旅絡繹不絕，爲恐驚世駭俗，不便施展飛行術，甚感行程太緩，因此打過尖後，便到騾馬行各選購了一匹長行健馬。

一路無話，這天他們到了江陵。

沿途，他們探詢過去雲南大理府的路綫，溯長江而上，至川、康交界的雷波，然後沿大涼山脈至迷易司，經舊華坪，渡金沙江，距大理府便不足百里了。

江陵是長江一大重鎮，分新舊二城，舊城是楚渚宮的遺跡，三國時代很是有名的荊州，便是這裡了。

他們二人準備棄馬乘船，在江陵住了一宿，託客棧伙計將兩匹坐騎賤價賣掉，並僱用了一艘入川的上行江船。

翌晨，他們上了船，但見江面遼闊，桅檣如林，兩岸風景，更是如詩如畫，兩人胸襟不禁爲之一寬，暫時抛開了一些惱人的事情。

過宜昌後，江面逐漸收縮，船逆水而上，黃波翻滾，漩渦層疊，行速極慢，眞是像隻蝸牛爬行一般。

經過半個月艱苦危險的旅程，才到達川境萬縣。

其間他們飽覽三峽之雄，渡過二十幾個凶險的大小礁灣，雖夠刺激，却也飽受虛驚。

在萬縣歇了一天，以便船伕採購糧食和魚肉蔬菜。

一路上，冷鐵衣和祖明愈談愈投機，只恨相見之晚，於是兩人在船上換了庚帖，結爲異姓兄弟。

因之，祖明才知道冷鐵衣追查「雲彫白玉冠」的原因。

五年前，武林中突然出現一個窮兇極惡的魔頭，名叫蓋世雄，不到半年間，慘死在他一雙魔爪下的武林人物已有四十餘人，這才激起武林十大門派的公憤，由各掌門人精選派中高手，圍剿蓋魔於終南山子午谷中。

蓋魔被殲之後，却於他的行李中，發現一件武林至寶——「雲彫白玉冠」。

這頂白玉冠也不過比拳頭略大，是用整塊萬年溫玉彫成，冠翅和冠沿浮彫着重重雲霧的形狀，據說天將雨時，雲層裡便會冒出氤氳的霧氣。

其餘空白玉璧，却彫刻了三招劍法和三招指法，且都是曠世絕學，玉冠迎面還嵌了一顆辟毒珠，使得這頂原本無價的至寶，更加錦上添花，成了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奇珍。

十位掌門人發現了這頂玉冠後，當然是誰都想佔爲己有。但這種武林奇珍，又有誰願意放棄呢？

最後協議的結果，還是三句不離本行，以比武來決定歸屬，但新的問題又來了，既然是比武，自然得有位超乎十派之外的公證人，這人不但武功要高，而且絕對公正，其次，在比武前，這頂玉冠的保管問題，當然是不能由十派中任何一派來保管。

想來想去，只有樂遊原的「美髯秀士」鐵涵青堪當此任。

鐵涵青算得是武林中一位既奇且怪的人物，論文才，眞可說最取青紫如拾芥，但是他對仕途極爲憎惡，論武學，當今武林包括十大門派的掌門人在內，眞正能夠和他頡頏的，恐怕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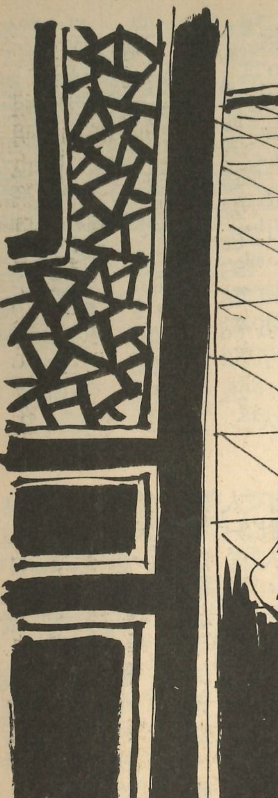
他人極耿介正直，不務名利，所以和武林中人也很少來往，當然他並非聖賢，自然也有缺點，那便是有寡人之疾，不過他絕不沾惹良家婦女，而是到勾欄院中物色。

他家財富饒，髮妻早喪，膝下祇有一個獨子，取名心寒，年約二十，已盡得他一身絕學，但他並不因此而滿足，於三年前將愛子送往他生平唯一好友無極子處，苦習玄門無極神罡，和小接引手法。

武林十大門派之人很順利見到了鐵涵青，他們原以爲邀請這位與世無爭，與物無忤的「美髯秀士」充當公正人，必得下一番說詞，却不料鐵涵青極爲高興的一口就答應了，而且願意對「雲彫白玉冠」負保管之責。

一切問題既已迎刃而解，剩下的便是約定時間和地點比武，以決定玉冠的主人了。

時間是三日後的辰正，地點即



祖明突聽冷鐵衣的聲音由背後傳來。

在鐵涵青家前面的廣場上。

第一天是平靜的過去了，詎料第二天發生了事故，這眞是一個晴天霹靂，將十大門派之人全震得目定口呆！

鐵涵青暴斃了，而且是死在勾欄院中一個妓女的肚皮上面。

這很明顯的是個極大的陰謀，憑鐵涵青的一身功力，是絕不可能無端暴斃的。

經驗屍的結果，全身既無傷痕，又無中毒跡象，更非虛脫一類症候……總之死因如謎，使人撲朔迷離。

十大門派對鐵涵青之死是最關心的了，他們自然不是關心鐵涵青其人之死，而只是關心委託鐵涵青代爲保管的那件武林至寶——『雲雕白玉冠』。

鐵涵青之死，也使得平時曾以名門正派自詡的十大門派，都暴露了貪婪的猙獰面目，將一副俠義的面具撕毀無遺，他們爲了搜尋白玉冠，幾乎將鐵涵青的居所都翻了過來。

終於，武林至寶「雲彫白玉冠」也和鐵涵青的生命一樣，離奇地消失了，十大門派也因之失去了比武的興趣，而沮喪地離開了樂遊原這個地方。

他們當然不甘就此歇手，各自在暗中加緊部署，以搜尋「雲彫白玉冠」的下落。

＊　＊　＊

鐵心寒得到乃父死訊，眞是慟不欲生，登時便要下山奔喪尋仇，但却被乃師無極子曉以利害得失，極力阻止了。

五年的悲憤煎熬歲月，鐵寒心的無極神罡和小接引手法都告大成了，這才拜別師父下山，執行他早已想好的「清淵逼魚」計劃，並將自己的姓名改爲冷鐵衣。

最後他自嘲似的解釋，所以常和風塵中的女子來往，而且不惜在衆目睽睽之下大施輕薄，完全是一種下意識的報復行爲，其實他守身甚緊，並不及亂。

因採購食物，船在萬縣停宿一宵，翌晨天剛破曉，便解纜繼續航行。

過萬縣後，沿途仍有不少險灘暗礁，但較之三峽，却又微不足道了。

這眞是一段寂寞無聊的漫長旅程，冷鐵衣和祖明都已甚感不耐，這天午後船到宜賓，因距離滇境不足百里，兩人終於捨舟登陸，找了家客棧住了下來。

宜賓古稱戎州，蠻獠環錯，爲通接黔、滇之要衝，所以市面上極爲繁榮。

入夜前，他們匆匆往馬市，選購了兩匹精壯的小川馬，和買了許

多入蠻荒所必需準備的藥物。

回到客棧後，伙計迎着笑道：「有位老客人，說是祖爺您的朋友，現在兩位在房中。」

祖明不禁暗自一怔，他實在想不出在這蠻荒的地方會有甚麼朋友，不過他未露聲色的點點頭道：「哦，老夫知道了，謝謝你，伙計。」

他和冷鐵衣將馬交給伙計代爲照料後，即急忙走向他們所住的客房，房門洞開，果見一個身穿藍布褂褲，腰中束着一根寬板帶的雄壯背影，面窗而立。

祖明輕咳一聲，沉聲道：「祖某適有事外出，是何方朋友賜訪？」

「哈哈哈！」雄壯背影大笑着轉過身來，祖明登時興奮地笑道：「老哥哥，原來是你！」

「想不到吧？老弟？」熊九已換掉了他那身既破爛，又骯髒的花子服，連作爲標幟的大酒葫蘆也未帶在身邊。

「眞是沒有想到！」說着，隨即爲冷鐵衣引見。

熊九抱了抱拳，微笑說道：「冷大俠，老要飯的雖是初見，但大名却早已如雷貫耳了。」

冷鐵衣莊容道：「熊前輩古道熱腸，貴幫主更是仁心俠行，鐵某身負血海深仇，自感勢單力薄，承蒙雪中送炭，義施援手，大德不言謝，鐵某祇有緊記在心了。」

熊九笑道：「鐵大俠，不！現在還是稱呼一聲冷大俠比較適合。『扶弱鋤强，伸張正義』！是咱們丐幫祖師爺留下的遺訓，咱們丐幫中人只是遵從祖師爺遺訓，完全對事不對人，所以說冷大俠根本用不着說些甚麼感恩戴德的話，更用不着緊記在心裡。」

祖明笑道：「兩位不必儘自站着客套了，現在天已不早，還是先到街上去找家館子，餵足酒蟲，塡飽肚皮再說吧！」

「嗯，」熊九咽了口口水，笑道：「還是祖老弟說的話，老要飯的聽得比較入耳。」

茶樓酒肆之中，龍蛇混雜，耳目衆多，不便談及入滇之事，三人盡是找些輕鬆話題，談得逸趣橫生。

酒足飯飽後，回客棧途中，熊九祇輕輕說了句話：「明日途中見！」便別了二人，獨自揚長而去。

一宿無話。

翌晨，兩人離開了宜賓，座下的川馬雖然矮小，但極精幹，健行，離開鬧市，兩人縱轡疾馳，竟如星飛電掣般，一口氣跑了三十餘里路了。

晌午時分，已到屏山縣，這裡已是川邊，以磚石爲城，民皆散居於深山密箐之間。

城池不大，漢蠻雜處，市面上雖甚蕭條，倒是有幾家像樣的茶樓酒肆，而且生意不錯。

兩人隨便找了間飯館，打過尖正準備離去，突聽一陣急驟蹄聲自遠而近，接着，前一後三，四騎人馬自飯館門前一掠而過。

祖明眼尖，一眼便看清四騎之中，最前面一騎，正是在宜賓和他們相約的「前途再見」的熊九「迷糊酒丐」是也，後面三騎是「白眼閻羅」賈仲奎和崆峒派的一雙孖生兄弟——冉清、冉奇這一雙怪物。

「冷大哥，咱們快追！」祖明心急的道：「熊大哥遇上了扎手的死對頭，咱們得趕快去接應他！」

兩人於是快馬加鞭，出城後，便沿着礁石崢嶸，濁浪翻湧的金沙江北岸，向西追了下去。

這一帶岡陵起伏，地形頗爲複雜，兩人追了一陣，竟失了那四騎的踪跡，祖明不禁訝異地道：「冷兄，咱們追得不慢啊，怎麼連個影兒都不見了？恐怕他們是往岔道上走了？」

冷鐵衣道：「這一路來，好像並無岔路，咱們再緊追一程，如果沒有，再回頭去尋找是了！」

兩人胯下用勁，馬行如勁矢奔雷，約五六里許，前面地勢豁然開朗，現出一片數里方圓的平陽。

熊九這時正以一敵三，和賈瞎子以及崆峒二怪的冉家兄弟打得如火如荼，他雖尚未落敗，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業已處於絕對下風。

祖明急道：「冷大哥，咱們上！」

冷鐵衣揮手一攔道：「且慢！」

祖明一愕，冷鐵衣笑口道：「咱們既已掩去本來面目，也應胡謅個假名字才對呀！」

「是呀！」祖明失聲笑道：「咱們眞是大意，竟忽略了這個問題。」

「無妨，現在補救還來得及。」冷鐵衣低着頭想想，笑道：「老夫鄔玉，綽號『鬼見愁』的便是！」

祖明也笑道：「小弟朱宏吧，至於綽號……」

冷鐵衣笑着接口道：「綽號『伏魔叟』，很响亮！」

兩人同時一聲响遏行雲的長嘯，自馬上騰身飛起。

「朋友，以多爲勝，這算是那門子的英雄好漢！」冷鐵衣喝聲中，和祖明好似兩頭巨雁般凌空撲到。

冷鐵衣一指向賈瞎子點去，指風發出絲絲銳嘯，賈瞎子左臂一抬，以報君知去硬擋指風，只聽「噹」的一聲巨响，報君知分許厚的一塊銅板，竟被震得四分五裂，散落地

上，賈瞎子也驚駭莫名的飛退了七八尺。

祖明却是一招以掌代劍的奇奧招式，逼退了崆峒雙怪，「迷糊酒丐」熊九反而成了袖手旁觀。

賈瞎子定了定神，見是兩個陌生老者，方才倉促間吃了個暗虧，這時兇性大發，戟指冷鐵衣和祖明喝道：「你們兩個老渾蛋，憑甚麼來管賈老子們的閑事？」

「嘿！大路不平旁人鏟！」冷鐵衣冷笑道：「你們不按江湖規矩，想以多爲勝，老夫看不慣，就得管！」

「哼！好大的口氣！先報個名兒來聽聽。」

「『鬼見愁』鄔玉！」

「『伏魔叟』朱宏！」

「嘿！名不見經傳的鼠輩！」賈瞎子冷笑道：「老子看你們是壽星公吊頸，自己找死！」

話完，欺身而上，一杖向冷鐵衣攔腰掃了過去。

冉清和冉奇也因被祖明一招逼退，蹩了一肚子怒火，見賈瞎子又動上了手，便也雙雙的向祖明撲去。

冷鐵衣見賈瞎子揮杖橫腰掃過來，竟然不閃不避，右手五指箕張，向鋼杖抓去。

賈瞎子揮出的一杖，原本可虛可實，僅用了五成內功，這樣較易變招換式，他却未想到對方居然還敢出手硬抓鋼杖，暗忖：「這老小子簡直是自尋死路！」杖至半途，竟然加足十二成內力，杖風如嘯，仍然原式不變地向冷鐵衣攔腰掃去。

冷鐵衣雙目中突然暴射出一片殺機，他並未眞個用手去抓鋼杖，那僅是誘招而已，待到疾掃而至的鋼杖將沾到衣服的刹那，左手立掌如刀，斜截賈瞎子抓來的左掌腕脈，右手駢指點向賈瞎子胸前「七坎穴」的重穴。

全部動作，一氣呵成，出手之速，眞如電光石火，賈瞎子招已用老，已完全喪失了應變能力，僅祇發出半聲悶哼，便撒手棄杖的倒地了帳。

祖明的一身武學，顯然已是高到不可思議的境地，憑冉家兄弟在崆峒派中的地位，即使在整個武林中，已可躋身一流高手之列，尤其是他們練的一套兩儀合搏之術，因爲彼此心意相通，進退配合得天衣無縫，更增加了無比威力，曾使很多位武林一流高手在他們兩儀合搏之下，吃過很大的苦頭。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這的確是一句顚撲不破的至理名言，冉家兄弟算是開了一次大眼界！

祖明身如飛絮，在兩個高手密不透風的配合攻擊之下，一個身子東飄西盪，似若無法落實，受到對方壓迫，其實不然，祖明的東飄西盪，正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奇奧武學——「旋絮幻影」身法。

好在祖明對這雙孖生兄弟未存傷害之心，祇是當作他們像走馬燈似地旋轉不停。

「朱兄，你倒興緻不淺？」冷鐵衣大聲道：「快廢了這對活寶，咱們好趁早趕路哇！」

祖明朗聲一笑，雙掌疾出，分別在冉清和冉奇的背上輕輕拍了一掌，然後停住身形，指着他們沉聲道：「雖然你們像寃魂纏身似的有點使人討厭，但心兒還算善良，所以老夫體上天好生之德，不想傷害你們，可也不願你們繼續糾纏下去，才暫時禁閉住你們武功，這是老夫獨門手法，一個月後禁制自然消失，恢復你們武功，希望你們忍耐，不要自作聰明企圖解除被禁穴道，那會害了你們自己，老夫言盡於此，你們好自爲之吧！」

冉家兄弟活動了下半截身體，除了一口眞氣無法提聚之外，其他並無不適，心知對方所言非虛，尤其是他們已對祖明的一身絕藝由衷的佩服，雖被對方禁閉住武功，心裡有些不快，却未有狠毒的仇視念頭。

熊九、冷鐵衣和祖明三人掩埋了賈瞎子的屍體後，各自找着坐騎，繼續上路。

三騎馬疾馳一陣，突然緩慢下來，祖明策馬和熊九走個併排，含笑道：「老哥哥，你怎會和賈瞎子他們遇上了？小弟和冷大哥還以爲你走岔道，正準備回頭去找你呢？」

熊九笑道：「這就叫做寃家路窄啦。老哥哥我剛離開宜賓，就已被他們三個給盯上了，我有自知之明，和他們一對一地拚，也許能佔得七成贏面，一對三，那是準輸無疑，我自然不願吃這個虧……」

祖明接着笑道：「於是你就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老哥哥可是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丟人現眼的事！」熊九尷尬的笑道：「這次是例外，因爲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嘿，我一心想擺脫他們，曾將他們引入一片亂山之中，可是……」

「小弟覺得奇怪，」祖明皺眉道：「冉家兄弟不是出賣了賈瞎子，使他被十大門派囚了起來嗎？怎麼他們又會合到一起，千里迢迢的追到川邊來了呢？」

「他們是被冉家兄弟救了出來的，至於詳細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熊九說到這裡，向稍許落後的冷鐵衣招了招手，待冷鐵衣跟上，低聲道：「老要飯的告訴你冷老弟一個消息，敝幫姜幫主已將你的

一切遭遇，盡所知的告訴了少林、武當和衡山三派，一則希望他們能助冷老弟找回『雲彫白玉冠』，報卻殺父之仇，同時也希望借重他們三派的清譽，昭告天下武林，使兇徒無法狡辯卸責，還給令尊一個清白的俠名！」

冷鐵衣默默地聽着，未作任何表示，但臉上神色顯得極爲沉重。

熊九雖有「迷糊酒丐」之名，其實他心裡並不迷糊，祇不過是一種出之遊戲風塵的態度，他深深瞭解冷鐵衣此刻的心情，不禁微噓了一口氣，也沉默了。

後來羣魔肆虐丐幫，鐵心寒單劍鬥羣魔，卒解丐幫一場劫難，而他終以身殉，以報丐幫今日援手之德，因這些情節，非本故事範圍，所以一筆略過。

祖明不解二人何以突然沉默相對，正欲出言相詢，冷鐵衣突地胯下一緊，暴喝聲：「呀！」坐下馬負痛，希聿聿一聲長嘶，疾馳衝前而去。

熊九回顧祖明道：「這條路山高箐密，岔道紛岐，極易迷失，冷鐵衣此時心神不寧，咱們得趕快追上去。」

兩騎人馬頓如風馳電掣，緊追在冷鐵衣身後狂奔而去。

這條路，熊九過去曾經去過幾次，稱得上是駕輕就熟，有他領路，確是方便不少，省了很多問路的時間。

他們由雷波縣入西康境，沿着大涼山脈，走寧南，經迷易司，這天薄暮時分到金沙江畔的一個小鎮甸——祿洱，因爲晚上無法渡江，三人便在街上找了家客棧住了下來。

這裡的客棧確是簡陋得很，但三人並不計較這些，洗過臉後，叫來伙計問可有好的地方去逛逛。

伙計告訴他們武侯祠側的金江菜館，是這鎮上唯一的一家像樣的菜館，不過價錢也夠唬人的。

武侯祠在街西頭，金江菜館雖然也是因陋就簡，但裡面却抹得乾乾淨淨，不像其他館子一副髒兮兮的樣子。

三人魚貫走了進去，裡面食客僅寥寥得十餘人，冷鐵衣和祖明的目光一掃，不禁同時一怔，原來這十餘食客之中，却有「森羅鐵判」丁宓在座，他是自斟自飲，眉毛皺得緊緊的，神情顯得異常頹喪。

這時丁宓也發現了他們，忽地站了起來，臉上勉强擠出一絲笑容，衝着他們一抱拳道：「熊兄，久違了！」

冷鐵衣和祖明錯愕間，還以爲是丁宓識破了他們的行藏，及見他是和熊九招呼，才知道是自己會錯了意，兩人不禁相顧的一笑。

這當兒熊九也抱拳笑道：「啊！原來是丁兄，這倒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熊兄，異地相逢，確是難得！」丁宓熱情地讓坐道：「來！一起坐！一起坐！」

熊九轉頭望了冷鐵衣一眼，顯然是在徵詢他的意思，冷鐵衣却微笑地搖搖頭，表示拒絕。

這自然逃不過丁宓的眼睛，向熊九笑道：「熊兄，你這兩位貴友，怎不給丁某引見一下。」

熊九一愕，他一時之間忘了冷鐵衣和祖明的化名，幸好冷鐵衣和祖明很快的接口道：「在下鄔玉。」

「在下朱宏。」

「哦，原來是鄔、朱二兄，久仰久仰。」丁宓抱着拳，很誠懇地道：「丁宓比三位早到此地，如蒙不棄，就讓丁宓做個東道，客地寂寞，大家隨便談談。」

祖明覺得人家既然一片誠意，自然不好拒人於千里之外，何況他也想知道那位喬裝船娘的怡怡姑娘情況，於是抱拳道：「既承丁兄盛意相邀，再拒絕就顯得矯情了。」

祖明既已慷慨答應了，冷鐵衣和熊九自然不便再說甚麼，不過他們兩人心裡有點感到納悶，不知祖明在鬧甚麼玄虛？

落坐後，丁宓已吩咐伙計撤去殘餚，重整杯羹。

酒菜很快便送了上來，經過一番俗套的敬酒後，熊九蹩不住了，笑問道：「丁兄，你到這邊遠地方來不會是無因吧？」

丁宓苦笑道：「在下是等人。」

熊九道：「等人？是敵？還是友人？」

「在下也分不清是友是敵？不過這人熊兄也知道的。」

「哦！是誰？」

「冷鐵衣。」

熊九掃了冷鐵衣一眼，哈哈笑道：「老要……我就料到丁兄一定是有所爲而來的！」

丁宓面色微變，冷笑道：「武林中的十大門派和丐幫，以及一班黑道上的朋友都是爲了覬覦『雲彫白玉冠』，才到處拚命地追尋冷鐵衣下落，丁某可未曾放在眼內！」

熊九也冷笑道：「不盡然吧？」

丁宓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丁某也用不着在熊兄面前撇清。」

「那你等待冷鐵衣又是爲了甚麼呢？再說你怎知他準會經過這裡？而且一定會到這間館子來？」

「他經不經過這裡，或到不到這家館子來，丁某毫無把握，這不過是盡人事，聽天命，至於爲甚麼等待他，事關丁某隱私，未便奉告！」

祖明聽他二人的一番對答，心裡有了個主意，不過沒有表露出來，這時端起酒杯笑道：「二位兄台顧着抬槓，酒菜都涼了。請！」

他這一聲「請」，總算阻止了熊九和丁宓的針鋒相對，大家又回到輕鬆的猜枚，勸飲場面了。

這頓酒一直喝到金江菜館打烊才結束，臨分手時，祖明故意落後一步，悄聲向丁宓道：「在下有幾句肺腑之言，想和丁大俠單獨談談，肯接納嗎？」

「丁某就住在街口靠右邊的第三家泰來客棧，通宵在房裡亮燈等候尊駕。」

「好！子時光景，朱某前往拜訪。」

* * *

十月的子夜，已有很重的寒意，祿洱鎮的人們早已進入黑甜鄉，溶溶月色，給這小鎮塗上一層淡淡的乳白，不遠處的金沙江浪潮却不停地咆哮、奔騰！

祖明依約會見了丁宓，因爲他以本來面目去見丁宓的，所以丁宓見到他時，興奮得老淚縱橫。

因爲在客棧談話不便，兩人跑到濁浪奔騰的江邊，席地落坐後，祖明開門見山道：「丁前輩，現在也用不着瞞你，鄔玉便是冷鐵衣，前輩苦苦守候在這裡，一定有極重要的事情，能否告訴在下嗎？」

「這……」丁宓遲疑了，因爲這問題太重要，他不知是否應該告訴祖明，所以一時間委決不下。

「在下已和冷大哥結義爲兄弟，」祖明正色道：「因恐前輩和冷大哥當面談問題有所礙難，所以在下自告奮勇，先瞞着冷大哥前來和丁前輩見面，如前輩必須和冷大哥當面談，在下這就去請冷大哥親自前來一趟。」

丁宓雙眉一揚，終於作了一個決定，說道：「先和祖少俠談談也好，事情是這樣的，當初老朽因一念之差，小徒君怡爲報師門之恩，不惜喬裝船娘，這些祖少俠都知道了，君怡原想謀得『雲彫白玉冠』後，即殺冷鐵衣以雪凌辱之恥，想不到事實演變的結果，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君怡清白女兒身，已白璧沾瑕，除了委身冷鐵衣一途外，也實在無法偷生人世，但當初任由冷鐵衣輕薄，那是種不擇手段的卑鄙陰謀，冷鐵衣是否能夠寬宏大量，不記前嫌？」

丁宓嘆了一口氣，又道：「君怡一再覓死，幸均被拙荊發覺，得以及時解救，但這樣長此下去，實在也是防不勝防，誰知正當老朽夫婦徬徨無計之時，偶從崆峒派冉氏兄弟處聽到冷鐵衣爲追查『雲彫白玉冠』前往點蒼山的消息，才知冷鐵衣原來是一位身負血海深仇的傷

心人。」

祖明道：「前輩在此等待冷鐵衣，只是爲了令徒君怡姑娘？」

「是的，」丁宓坦然地道：「當然老朽也不是憑空來求他收容君怡。」

「丁前輩的意思是……」

「『雲彫白玉冠』是否確在點蒼派，只不過是種推測，即使正確，假如點蒼派的人一口否認，你又憑甚麼硬指在他們那裡，因爲這件事情關係到該派的存亡絕續，所以，硬幹絕不是辦法，也絕對行不通的！」

丁宓說到這裡，探懷取出一隻扁形小玉瓶，和一本薄薄的舊書，繼續道：「因之老朽想了個主意……」

因爲這是他們的機密，丁宓說出他的主意時，幾乎是附在祖明耳畔說的，聲音細如蚊蚋，加以金沙江如萬馬奔騰的流水聲，即使練有天耳通的人，也不容易偷聽到丁宓所說的片言隻字。

祖明聽得不住的點頭，最後又皺了眉頭，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丁宓却嘆了口氣，臉上一副無可奈何，只好聽天由命的神色。

兩人顯然已談出了結論，祖明告辭時，丁宓大聲道：「冷鐵衣是否肯採用老朽這個辦法，就一切靠祖少俠你了！」

*　*　*

雲南大理府雖然地處僻遠，由於唐代天寶以後，南詔曾建僞都於此，稱爲西京，迄石晋時代，段氏奪其地，僭稱大理國，所以城鎮街道，都顯得特別雄偉整齊，市面上也商賈雲集，非常熱鬧。

在大街的洱海客棧裡住着一對年輕夫婦，男的年約三十上下，濃眉魁梧，皮膚紅裡透黑，顯得異常健碩。

女的年華雙十，面容清秀，體態輕盈，只是滿臉病容，面上膚色有點青中帶黑的。

這雙夫婦是來大理求醫的，女的是中了毒瘴。

馬芳庭是大理府的名醫，尤其是對瘴毒極有研究，他診斷女的病情，確是中了瘴毒，但診不出是那一類瘴，幾經用藥，却如石沉大海，病情毫無起色。

醫生的診金漫無標準，尤其是一般所謂名醫，開起價來，簡直能將病人的病嚇得增重三分的。

這雙求醫的夫婦，也許並非富有，所携帶的百十兩銀子，那經得起名醫的壓榨，幾次下來，病情未見起色，已是囊空如洗了。

名醫的眼睛永遠是長在頭頂上的，這雙求醫夫婦的丈夫雖然百般懇求，聲淚俱下，但名醫究竟是名醫，心腸比鐵石還硬，絲毫不爲所動。

又過了兩天，女的病情開始惡化，男的憂心如焚地又去苦苦哀求馬名醫，但馬名醫却翻起冷峭面孔道：「行醫爲了救人是不錯，但藥要錢，一切開支也要錢，我總不能餓着肚子去給人看病吧！」

男的見哀求已經絕望，牙齒一咬，顯然是作了個很重大的決定，伸手從貼胸取出一本薄薄的舊書，苦着臉說道：「在下夫婦實在是遠道來此求醫，現在連回家的盤川都用完了，此地又無親友可以告貸，內人的病眼看已開始惡化，再不急治，恐怕……」男的說到這裡，已是泣不成聲，馬名醫祇是冷眼的瞧着他，嘴角含着一絲冷冷的嘲弄笑意。

男的歇了會兒，將手中那本薄薄的舊書送到馬名醫的面前，又道：「這是寒門屢代相傳的一本武學寶典，雖自先祖開始禁止練武，但對這本書却視同拱璧，從不輕易示人，現在爲了挽救內人一命，都顧不得了！」

馬名醫不經意地接過書來，信手一翻，眼睛登時一亮，臉上冷冷的笑意刹那間變成了和暖春風，擺擺手含笑道：「你先請坐，你的意思是……」

「先生能妙手回春，將內人全身瘴毒盡除，在下即以此書相酬！」

「很好！」馬名醫微笑着將書交還對方，說話的語氣也變得和藹了。「治愈令正的瘴毒無問題，困難的是有幾味罕見的珍貴藥草不易求得，今晚上我到深山去找找看，你明日正午來聽聽消息。」

男的將書貼胸藏好，千恩萬謝的辭別了馬名醫，回到客棧，向擁被躺在床上的女人說道：「醫生已經答應今夜入山找藥，要我明天正午去聽消息，妳現在感覺怎麼樣？」

「瘴毒在體內亂竄，難受得很！」女人的拍拍床沿，說道：「你請先坐下，方才祖……」

男的急用手指壓唇示意，女的尷尬一笑，很急智地改變了語意，說道：「在道上往來的人很多，雜踏的步聲，使我的心神很不安。」說着，自枕畔取出一個紙團兒交給男的。

「經查明郎中馬芳庭確與點蒼派有密切的關係。」

字條上無頭無尾，男的看完，臉上綻出一絲笑意，雙掌一合一捏，字條已變成紙末，揚手撒在地上。

原來這雙求醫的青年夫婦，正是冷鐵衣和君怡所喬裝，是在進行「森羅鐵判」丁宓的神機妙計。

翌日正午，冷鐵衣依時前往，

馬名醫笑容滿面的迎着他笑道：「恭喜恭喜，令正眞是福大命大，幾味罕見的藥材，昨夜一夜，居然被我完全搜集齊全，今天就可以開始爲令正除毒了！」

冷鐵衣打拱作揖地道：「眞是太辛苦先生了，內人病好後，愚夫婦一定給先生立個長生祿位……」

「這倒不必，」馬名醫正色道：「咱們這是交易，各取所需，誰也用不着感謝誰了。」

「那……」冷鐵衣似是內心甚感不安，嚅囁道：「內人現在身體很孱弱，是麻煩先生去客棧？還是由在下每天攙扶着她來？」

「我已經爲令正收拾好一間靜室。」馬名醫道：「你先請回客棧收拾一下，我這裡就派轎子去接令正好了！」

這間所謂「靜室」，不如說是間「囚室」還比較恰當一些，因爲它深入地底下，入口就在馬名醫一卧室內。君怡下轎後，即被馬名醫家的使女扶到了靜室了，但冷鐵衣却被留在客廳裡，所以他做夢也未想到靜室竟會在地下。

血仇得報　玉冠沉海

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峯巒高聳，盤亘三百里，峯頭積雪，經夏不消，所以名叫做「雪山」。

山有十九座插天高峯，懸瀑下注爲十八溪，主峯名蒼琅峯，亦即點蒼派所在地，距府北城約三十餘里，峯下一帶縈洄，名霞移溪。

聖應峯在城南，山中林深竹密，常年烟霧迷漫，據說山中沼澤甚多，上面鋪滿落葉，很難發覺，山行之人偶一不愼，落入其中，即會被無底爛泥所吞滅，尤其沼澤中常會騰昇起一股霧瘴，映着陽光，像嵌着無數金錢，這便是當地人談瘴色變的「金錢毒瘴」，因之，人皆視聖應峯如畏途，不敢輕身涉險。

聖應峯近山腰處，有一個很大的山洞，裡面供有諸葛武侯的塑像，所以名叫武侯洞。

這天子夜，月色朦朧，一條矯捷的黑影，宛如巨鳥般飛行在聖應峯的密林梢頭。

這人的輕功，確已達到登萍渡水，踏雪無痕的至高境界，他在密林梢頭，僅見他藉着纖細嫩枝的微弱彈力，脚尖輕輕一點，迅即彈身而起，一個起伏，便是四五丈距離，眞是比飛鳥還要快速。

兩三里寬的一段密林，也不過一盞熱茶的光景，便已通過，飛身下樹，輕擊兩掌，只見由一塊巨石後面走出一個人來，低聲喝道：

「是誰？」

黑影也低聲應道：「在下祖明。」

「哦！原來是少俠，請！」

從峯麓到達武侯洞，有一條不太明顯的小山道，盤旋在懸崖峭壁間，由於很少有人行走，路面已生了一層其滑如油的菁苔，尤其是在這種月色朦朧的晚上，一個失誤，就可能落個粉身碎骨。

以祖明的輕功，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他仍然一路飛馳，很快便到了武侯洞。

洞內一片漆黑，聲息毫無。

祖明仍效前法，輕輕擊了兩下掌，洞內却傳出熊九的聲音，問道：「是祖老弟來了嗎？」

「老哥哥，正是小弟。」

「請進來吧！」

祖明走入洞中，往右方一轉，有一片很大的空地，這裡點着一支蠟燭，因爲有很厚的黑幔遮蓋，才使融融燭光，不致外洩。

空地上席地坐着很多人，包括了釋、道、俗和兩個老叫化子。

兩個老叫化子他是認識的，一個是丐幫幫主「三現雲龍」姜藩，另一個便是恢復了叫化子裝束的熊九。

祖明先抱拳深深一揖道：「晚輩祖明，拜見諸位前輩。」

熊九笑道：「祖老弟，這幾位都是當今武林威望極隆的前輩高手，老哥哥來給你引見引見一下。」

經過熊九的一一引見，祖明才知道兩個胖嘟嘟的，鬚眉俱白的老和尚，是少林寺羅漢堂的高僧，一名空蘊，一名空凡，兩個長鬚飄拂的清瘦道人是武當派高手，一名是玄雲、一名叫玄雨，另外兩個俗家裝束老者是衡山派高手，虬髯虎目，身材魁梧的是「開碑手」尚節，短小精悍，唇上留着兩撇向上翹起八字鬚，是「萬里追風」潘敬之。

這時丐幫幫主姜藩向祖明問道：「祖老弟，情形發展如何？」

祖明道：「一切均如所料，而且也進行得很順利，現在君怡姑娘已被接到馬家去了。」

「冷老弟呢？」

「也跟着去了，是否和君怡姑娘在一起，那就不得而知了。」

「嗯！」姜藩漫應了聲，閉目沉思片刻，忽然睜眼掃了在場各人一眼，沉聲道：「依老要飯的判斷，馬芳庭今晚可能會給君怡姑娘療毒，咱們如想抓住眞憑實據，最好就是在他爲君怡姑娘療毒之時。」

少林寺的空蘊大師低喧聲佛號道：「姜施主說得對，老衲也是如是之想。」

衡山派高手的「開碑手」尚節大聲道：「兩位既然都是如此之想，事不宜遲，咱們就立刻動身。」

姜藩微笑道：「尚老兒還是這副火爆子的脾氣。」

尚節不服道：「臭要飯的，你

少編排老夫，方才你說馬芳庭今夜會給君怡姑娘療毒，現在午夜已過，不快把握時間，等到天亮，咱們的行動就不方便了，錯了嗎？」

姜藩說：「錯是不錯，可是，咱們總得謀定而後動，因爲一擊不中，便打草驚蛇了。」

幾人經過一番計議，最後決定仍由祖明負責查探，並和冷鐵衣保持聯絡，其餘的人，暫都不可出面，只在暗中監視和接應。

＊　＊　＊

馬芳庭的住處，宅院極深，最前面是他經營的保和堂藥舖，接下來便是客廳和客房，第三進是他的一雙兒女居住，他夫婦倆的臥室是在第四進，最後一片房屋則用爲儲存藥材和炊事廚房。

時近丑末，夜空中突然飄來一片烏雲，而且越聚越多，將西斜的半輪明月完全遮蔽，大地頓時陷入一片黝暗。

祖明像一頭狸貓般潛進了馬家的宅院，而且和冷鐵衣會合了。

「冷大哥，」祖明低聲問道：「可有甚麼發現？」

「沒有，」冷鐵衣也低聲說道：「君怡姑娘已被送入靜室好幾個時辰了，我被留置在客房裡，但我曾搜遍全屋，却始終沒有發現所講的『靜室』，也沒有找到君怡姑娘。」

「既然搜尋不着，爲了爭取時間，咱們只有採取霹靂手段。」

「霹靂手段？你是說用強明搜？」

「不錯。咱們一定要在天亮前找到君怡姑娘，查問清楚，等到天亮咱們的行動就不方便了，若待馬芳庭緩過手脚來，咱們就會徹底失敗了。」

「三派和丐幫的人呢？」

「都隱身在附近四週。」

冷鐵衣道：「好，就這樣辦，明弟，隨我來吧。」

兩人躡足直奔第四進馬芳庭的臥室，在窗外，他們聽到臥室內輕微的均勻鼻息聲。

「奇怪？」祖明附在冷鐵衣耳畔細語道：「馬芳庭好像不在房內？」

冷鐵衣點了點頭，也細聲耳語道：「一點也不奇怪，因爲他還在靜室裡給君怡姑娘療毒呀！」

語畢，彈指在窗上，「通通通」彈了幾下。

「是誰呀？」是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睡得很醒覺。

「找馬芳庭的。」

「啊！他……」房內起了一陣悉悉索索穿衣的聲音，但片刻後又聲息俱寂。

冷鐵衣心中一動，急道：「糟！那女人逃掉了。」一掌向窗戶拍去，「劈啪」一聲，窗戶被震得粉碎，兩人飛身進去，撥亮銀釭內的燈火，只見羅帳半開，裡面錦被凌亂，人已不知去向。

兩人在房中搜索一遍，除了房門仍然由內閂着，並無其他門戶，祖明訝道：「眞奇怪，人往那裡去了呢？」

冷鐵衣說道：「一定有暗道，也許正是通往靜室的暗道，咱們再仔細搜查一遍。」

提起桌上銀釭，從綉榻而至四壁，四道目光閃閃如電，絕不放棄方寸地方，終於被他倆發現了可疑之處。

那是在床後墻壁上的一隻鹿角，冷鐵衣左右端詳，總覺得裝飾得不是地方，智珠既得，用手將鹿角輕輕一按，房中那綉榻毫無聲息地移開了尺許，露出地下室的入口。

冷鐵衣藝高人膽大，毫不猶疑地拿着銀釭，循級而下，祖明緊緊跟在他身後，兩人凝聚了全身功力，隨時準備應變。

十餘級石階下面，是一條三、四丈的通道，盡頭便是爲君怡姑娘療毒的靜室。

靜室內的一張木榻上，躺着昏迷不醒的君怡，却並未見馬芳庭夫婦的踪跡。

冷鐵衣用燈光察看君怡臉上神色，見黑青之色已完全褪去，且已泛出紅潤，分明療毒已盡，只是人尚陷入昏迷，不解何故？

祖明道：「冷大哥，小弟已找到了出口的暗門了。」

冷鐵衣轉頭望去，見石壁上掛滿了草根樹皮，祖明正以手撥開，裡面露出了一扇木門。

「明弟，他們可能就是經過這扇門逃走的。」冷鐵衣道：「你快追出去看看。」

「不用追了，人都在這裡呢！」門「呀」的一聲推開了，首先出來的是「迷糊酒丐」熊九，在他後面的正是馬芳庭和一個年約三十許的中年婦人，最後是衡山派的開碑手尚節。

祖明興奮的叫道：「老哥哥，是你將他們擋了回來的？」

「是這位尚大俠，和另一位潘大俠發現他們的。」熊九笑着在祖明肩上輕輕的拍了一下，說道：「老弟，你們幹得很好，如今眞相已經大白……噫？君怡姑娘怎麼樣了？」

馬芳庭怯怯地道：「君怡姑娘瘴毒已除，是在下給她服了點蒙汗藥。」

熊九笑道：「解鈴還是繫鈴人，馬先生，還是一併麻煩你吧！」

馬芳庭自身畔取出一隻小玉瓶，用他那長長的小手指甲，自瓶中挑出了些白色粉末，輕輕吹入君怡鼻孔之內，俄頃，君怡姑娘一連打了幾個噴嚏，人也跟着清醒了。

冷鐵衣這時表現得無比的溫柔，低聲問道：「妳現在覺得怎麼樣？」

君怡發覺冷鐵衣就站在她身邊，芳心中感到絲絲甜意，興奮的道：「我師父判斷果然不錯，給我療毒的正是一顆光彩奪目的珠子。」

熊九道：「馬先生已將『辟毒珠』交給了空蘊禪師了，姑娘瘴毒新愈，不知能不能走動呢？」

君怡試着運功，覺得氣脈流暢，並無絲毫不適，登時自榻上一躍而起，嬌笑道：「已經完全好了嘛。」

熊九轉向冷鐵衣道：「冷老弟，也恭喜你了。」

冷鐵衣自然也聽出熊九一語雙關，不禁訕訕地道：「讓前輩見笑了。」

熊九一轉身又向馬芳庭道：「馬先生，謝謝你的合作，和所提供的資料，現在監視你的人雖然被擒獲，但我們不知是否還有漏網的？這關係到你們賢夫婦的安全，希望你自己好好的考慮一下。」

「不要緊的！」馬芳庭臉上流露出一份由衷的感激，低聲道：「在下這宅子裡，還有個秘密藏身的地方，是點蒼派人所不知道的。」

「既然如此，希望你多多保重，咱們要告辭了。」

一行人仍從暗道離開了靜室，出口處就是這宅子後院的一座瓜棚下面，倒是非常隱蔽。

在一株榕樹的陰影下面，站着空蘊禪師及空凡禪師，玄雲、玄雨兩位道長，及「萬里追風」潘敬之五人，在他們面前的地上，却躺着三個精壯的中年漢子。

兩組人會合後，丐幫幫主姜藩也自屋頂飛身而下，原來他仍在附近搜尋敵踪。助人這般不辭勞苦，實在使人感動。

「阿彌陀佛！」空蘊禪師喧聲佛號道：「姜老施主，現在天快亮了，咱們得趁天亮前離開此地，趕往點蒼山去，這三個被擒之人如何處理。」

姜藩笑道：「現在一切都已經明白了，帶着他們也是個累贅，乾脆廢掉他們武功算了，諸位以爲如何？」

三派之人未提出反對意見，冷鐵衣和祖明自然不會反對了。

姜藩廢了三個點蒼派門徒的武功，並點了他們的黑甜穴，然後將他們提到一座瓜棚下面，並弄來了枯枝乾草作爲掩蔽，算是暫時將他們隱藏了起來。

＊　＊　＊

點蒼派的門戶，設在蒼琅峯的霞移谷中，這裡是一處數里方圓的盆地，谷中氣候四季如春，五色繽紛的花卉，常年一片璨爛。

曙色初綻，冷鐵衣等一行十人，已抵達霞移谷口。

此行以冷鐵衣爲首，他已恢復本來面目，一身黑色緊身衣服，抓地虎快靴，背後斜插着一枝青鋼長劍，鮮紅的劍縷子在晨風裡飄呀飄的，愈顯得雄姿颯爽，豪邁絕倫。

祖明是和冷鐵衣一道的，也是背負長劍，一身武士衣服，雖也英姿挺拔，俊秀無儔，但和冷鐵衣相比，却少了那股氣吞河嶽的豪邁雄風。

丐幫和三派之人以及君怡姑娘，與冷鐵衣二人保持了數十丈左右的距離，這表示他們並非和冷鐵衣一道，挾仇拜山的。

霞移谷中蓋有一排房舍，經常派有幾名弟子值宿在此，爲的是阻擋一班遊山、採藥或狩獵的閒雜人闖入谷中。

冷鐵衣雖是尋仇而來，却不願失去江湖禮數，早已備下大紅的拜山帖，不過帖上的署名已用上眞實姓名——鐵心寒。

谷口一排站着六個年輕人，年紀都約二十上下，一律雙排扣黑色緊身衣褲，腰跨秋水雁翎刀，顯得精神奕奕。

祖明負責代冷鐵衣投遞拜山帖，他走過去向那爲首的年輕人抱拳道：「各位辛苦，咱們鐵大哥有要事須面見貴派的掌門人，請代爲通報一聲。」

爲首的年輕人看看祖明，及望望一旁負手仰觀山嵐的冷鐵衣，然後點點頭道：「尊駕可有拜山帖？」

祖明探懷取出大紅帖遞了過去，爲首的年輕人目光一掠，臉色露出一片輕視神色，冷聲道：「這鐵心寒的名字陌生得很，是那一位高人？」

祖明看不慣對方那副冷傲的樣子，心中有氣，也冷聲道：「咱們是山野草莽，無門又無派的。」

「這就很抱歉了，以兩位的這點身份，居然想拜見咱們掌門人，兩位有膽投帖，咱們也不敢通報。」

「咱們兄弟是非見貴派掌門人不可。」祖明面色一沉，宛如罩上一層寒霜，聲音更是冷如堅冰道：「你們準備怎麼樣？」

「嘿嘿嘿，好大的口氣，朋友，希望睜開眼睛看清楚，這是什麼地方，也容得你們在此撒野。」

「什麼地方都是一樣，你們不肯通報，咱們就闖。」

「好哇！果然是撒野的來了！」爲首的年輕人，「嗆郎」一聲，已拔出雁翎刀，在胸前一横，喝道：「你能闖過我陳樹這一關，咱們就拚着受責，也代你通報。」

祖明冷冷的說道：「你們最好是一齊上！」

陳樹一揮手，揮退其餘五個年輕人，指着祖明喝道：「朋友，你也實在太狂妄了，亮出你的兵刃吧！」

祖明雙手一拍，道：「不必了，尊駕只管動手，祖某就以這雙肉掌接你幾招試試。」

陳樹不禁大怒，一刀向祖明斜肩劈去。

祖明一聲冷笑，身形微側，左手五指箕張，硬抓對方的刀背，右手駢指一點，一縷指風直奔陳樹左肩。

陳樹心頭一涼，滑步疾退，讓過祖明的一指一抓，接着一聲大喝，雁翎刀驟化一片狂風暴雨，捲向祖明。

祖明口角噙着冷笑，雙掌一錯，直入重重刀幕之中，不到幾個照面，兩人即由合而分，陳樹鐵青着面孔，祖明却微微而笑，原來陳樹手中的雁翎刀已轉到祖明手中。

「尊駕可以代咱們通報了吧？」

「好！算是陳某學藝不精，你們隨我來吧！」

說完轉身就走，祖明却搶前數步，雙指捏着刀尖，將刀柄送了過去，微帶歉意地含笑道：「在下僥倖得很，尊駕的刀請收回去吧！」

陳樹狠狠瞪了祖明一眼，接過刀納入刀鞘中，仍然一語不發地向谷內奔去。

冷鐵衣和祖明步履從容地緊跟在陳樹後面，深入數里，幾經轉折，前面豁然開朗，只見房舍錯落，百花競艷，眞無殊神仙窟宅，世外桃源了。

谷中央有一座宮殿式的堂皇巨厦，紅墻綠瓦，顯得氣象萬千。

陳樹將兩人領至巨厦前，一個身穿長袍的半百老者自裡面走了出來，陳樹忙走過去躬身道：「啓稟于師叔，這兩個人欲求見掌門人。」

姓于的長袍老者掃了冷鐵衣和祖明一眼，沉聲道：「是那一派門下弟子，可有拜帖，拜山的帖子。」

「這是他們的拜山帖。」陳樹將大紅拜帖雙手呈上後，又道：「他們說是山野草莽，無門又無派。」

于姓長袍老者望了拜帖一眼，怒喝道：「你好大的膽子，這種藉藉無名之輩，竟敢領了進來！你……」

于姓老者目中突然迸射出森森寒芒，看着冷鐵衣和祖明道：「是你們恃仗武功闖進來的？」

祖明冷冷聲道：「咱們是按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你們既不依禮接待，咱們當然是要硬闖進來了。」

「嘿！好狂妄的口氣，你們是何人門下？」

「咱們可不是來套交情的，你也用不着查問咱們的師承！」祖明侃侃言道：「我只問你是否肯代爲通報？」

于姓老者氣得冷哼了一聲，沉喝道：「狂妄無禮的小輩，竟敢無端跑到霞移谷來撒野，眞是自己來找死。」

身形一晃，已到祖明面前，伸手向祖明左肩抓去。

祖明一聲冷笑，塌左肩，右手駢指直出，仍然是方才對付陳樹的那一招「指點烟嵐」。

于姓老者目睹祖明這種從容不迫的奇奧手法，也不禁心中大感震駭，逼得撤招換式，猛一拳向祖明搗去。

祖明不願以內力硬拚，朗聲一笑，避身遊走，專以小巧功夫配合着奇奧招式和對方來個遊鬥。

這時巨厦中人已全被驚動，一個禿頭老者搶步而出，大聲喝道：「住手！」

于姓老者聞聲暴退，祖明也一笑停止了身形。

禿頭老者向于姓問明了原委，轉向祖明道：「年紀輕輕的，居然能和我玉師弟拆招換式，定是一位高人門下。」

祖明抱拳接口道：「不敢，小可兄弟只想求見貴派掌門人查問一件事情，且是以禮求見，並無尋隙胡鬧之意。」

「這個老夫已經知道了。」禿頭老者道：「二位請在此稍候，老夫這就去稟報掌門人。」

祖明見禿頭老者頗明事理，心生好感，說話的語氣也客氣了，抱拳道：「如此有勞前輩了。」

片刻，禿頭老者重由巨厦內出來，抱拳問道：「那位是鐵心寒鐵大俠？」

冷鐵衣抱拳應聲道：「區區在下！」

禿頭老者道：「敝掌門人在大廳中恭候，兩位請隨老夫來吧！」

禿頭老者並未禮讓，話完轉身便走。

祖明方才對這禿頭老者的一絲好感，又登時被他這種傲慢無禮的態度，弄得烟消雲散，暗駡道：「眞是一丘之貉。」

冷鐵衣的目的是欲追尋兇手，和「雲彫白玉冠」的下落，對別的細節倒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穿過兩重院落，才到大廳，冷鐵衣抬目望去，見這座大廳巍然高聳，已逾十丈，畫棟彫樑，金碧輝煌，廳內極爲寬敞，足可以容納三四百人。

直到廳前，禿頭老者側身讓道：「敝掌門人就在廳中候駕，兩位請！」

冷鐵衣也沒和他客氣，邁步跨

進大廳，轉過一列屏風，見大廳中央的一張虎皮交椅上，四平八穩坐着一個微胖的魁梧老者，兩側雁翅般站立着四個中年漢子。

禿頭老者向上垂手躬身道：「回稟掌門人，求見之人已經帶到。」

點蒼派掌門人「三絕刀」平疇一揮手道：「秦師弟請坐！」

禿頭老者恭謹的說道：「謝掌門人賜坐。」

這簡直是將二人當犯人看待，冷鐵衣心中雖然是憤怒，但未形於色，臉上一片冷漠，祖明却嚥不下這口氣，嘿嘿冷笑道：「果然是名門正派，就這份氣勢，也非其他門派可及。」

平疇臉色微變，沉聲喝道：「你們的膽量可眞不小，竟敢跑到本派來惹事生非，你們可曾想到後果？」

祖明朗聲道：「咱們兄弟是依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平掌門人不責貴門下恃強攔阻，反怪咱們惹事生非，不顯得欺人太甚嗎？」

平疇怒道：「你是什麼人？」

「祖明，一個江湖上的無名小卒！」

「大膽，給本掌門將他拿下！」

「且慢！」冷鐵衣一直保持着他那份冷漠神色，眼看祖明已和他們鬧翻，一旦動上手，便無法查問「雲彫白玉冠」和兇手了，他沉聲喝道：「平掌門人難道不想知道咱們拜山的主要原因？」

八個中年漢子已衝了出去，平疇冷哼一聲，以手制止了八個中年漢子，怒道：「你快說，如果說不出原因，就別怪本掌門欲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你們了。」

冷鐵衣冷冷的一笑道：「在下只想請教一個問題，希望平掌門人能夠據實的回答。」

平疇冷哼了一聲，沒有出言拒絕。

冷鐵衣道：「武林至寶『雲彫白玉冠』，是否確在平掌門手上？」

平疇突聽問及「雲彫白玉冠」，不禁心中一震，因爲「雲彫白玉冠」之失落，早已成了武林懸案，對方既爲此冠找到點蒼派來，顯然是有了線索，知道消息傳入江湖，以後點蒼就別想再有安靜的日子過。

不過他城府極深，這時反而轉怒爲笑，問道：「眞是荒唐，你從那裡聽到的謠言？」

「謠言？平掌門人是否認了？」

「簡直胡說八道，你是聽誰說的？」

「敝友馬芳庭，平掌門人不會不認識吧？」

「哈哈哈！」平疇突然振聲大笑道：「既然馬芳庭已全告訴你們，本掌門也用不着否認了，只可惜你們已無法將這消息傳出去了！」

冷鐵衣神色間顯得有點激動了，但他深深吸了口氣，將情緒平定了下來，沉聲道：「咱們既然來了，也並未存着出去的念頭，只希望能夠見識一下武林至寶，雖死亦無憾矣！」

「好，本掌門人就讓你完成這個心願。」平疇志得意滿的向禿頭老者道：「秦師弟，你去將白玉冠取來，也讓他們臨死前開開眼界吧！」

禿頭老者很快便雙手捧了個錦盒出來，謹愼地交給平疇，正在這個時候，于姓老者疾步搶了進來，躬身道：「丐幫姜幫主和熊九，以及少林空蘊、空凡，武當玄雲、玄雨，衡山尙節、潘敬之和一位姑娘均在廳外求見，請掌門人示下。」

這眞是個晴天霹靂，只震得平疇驚慌失措，忙向于姓老者揮手道：「先接待他們在客廳稍坐，本掌門……」

「喲！難道平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兒，要把咱們大夥兒支開呀？」

姜藩似開玩笑似當眞的說着，領先走進了大廳，後面跟着熊九和少林、武當、衡山三派之人以及君怡姑娘。

平疇冷靜了一下頭腦，將錦盒重又交回禿頭老者，然後面色微沉，也是半眞半假的笑道：「你這花子頭兒再胡說八道，可別怪老夫把你轟了出去。」

「嘻！別當眞，算我老花子胡說好了。」姜藩滑稽的神情，祖明看得心中直樂，幾乎笑出聲來。

突然，姜藩眼光灼灼地望着禿頭老者所捧的錦盒，笑道：「那匣子的裝潢好美，平兄，裡面是什麼寶貝？能不能讓老花子開開眼界？」

平疇忽然面色一變，怒道：「姜老花子，明人不做暗事，你今天到本派來，處處挑眼，到底有何企圖？」

姜藩此時臉色也是一沉，正待出言揭穿他的奸計，于姓老者又匆匆進來向平疇低聲說了幾句話，只見平疇雙目中寒芒電閃，眉梢一揚，大聲笑道：「今日各派畢至，是點蒼派無上光榮，于師弟，快去請！」

一會兒，只見魚貫進來九人，男女老少都有，走在前面的是個乾瘦的老者，目光一掃，哈哈笑道：「盛會盛會，想不到花子幫和少林、武當、衡山三派高人，已先兄弟趕來，眞是意外，眞是意外。」

言下對一幫三派，頗有不滿之意。

冷鐵衣觀察眼前情勢，雖不明瞭後來九人的身份，但相信必是十

大門派中的人無疑，力量已佔絕對優勢，可慮的是十大門派中人也是良莠不齊，「雲彫白玉冠」武林瑰寶，難免壞人驟生貪念，果眞如此，很可能釀成一場敵我不分的大混戰，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他沉思少頃，毅然決定以「釜底抽薪」的辦法，先以超絕武功震懾全場，然後見機消弭這場敵我不分的大混戰，這辦法雖不一定奏效，目前却是唯一可行之道。

主意既決，暗將「玄門神罡」提聚至十二成，在周圍數尺方圓佈下了一道堅逾精鋼的氣牆，然後沉聲道：「平掌門人，不要儘和他們周旋了，咱們的問題尚未解決呢？」

平疇陰陰地笑道：「閣下趕的時間太不湊巧了。」

「爲什麼？」

「因爲有十大門派高人在這裡，暫時輪不到你。」隨向右側四個中年人一使眼色道：「先招待二位到客廳歇息一下。」

冷鐵衣大聲道：「你是怕在各派高人面前，洩漏你謀奪『雲彫白玉冠』和殺害鐵涵青鐵大俠的秘密。」

「一派胡言！」平疇怒不可遏地一揮手，喝道：「快給本掌門將這兩個瘋子拿下去。」

「啊！『雲彫白玉冠』果是被他們點蒼派謀奪了！」

說話的是個半老徐娘，姓卓名艷君，綽號「艷娘子」，是華山派門下的高手。

和她膩在一起的兩個身穿翠綠色衣裙的年輕姑娘，人稱「華山雙翠」，一名左嬌，一名白茁，都是她門下的弟子。

另外六個人是：峨嵋派的俗家弟子「賽方朔」東方明、「鐵掌飛梭」駱宜森、王屋派「猴叟」畢昇、「白額虎」石岑和派中一雙弟子藍亞飛、趙虎。

進門嚷嚷：「盛會盛會……」的，便是「猴叟」。

點蒼派掌門人平疇身側的八個中年漢子，都是他的死黨鐵衛，也是最得力的助手，地位雖不及于姓老者和禿頭的秦姓老者高，但他們因有特殊成就，權力都比于、秦兩個老者爲大，除了平掌門人以外，他們是目空一切，橫行無忌。

四個中年漢子奉了掌門人之令諭，「嗆郎」一聲中，已將雁翎刀撤在手中，一字形向冷鐵衣和祖明漸漸逼近。

平疇適時轉頭向禿頭秦姓老者喝道：「秦師弟，你且先退下去！」

「平兄，何必這樣小氣嘛！」姜藩笑着煽火道：「『雲彫白玉冠』既已拿了出來，爲什麼不能順便讓我老花子開開眼界呢？」

「好哇！你竟敢謀奪咱們十派共有之物，嘿嘿！」峨嵋派的「賽方朔」東方明冷笑着道：「平疇，現在已經人贓俱在，難道你還想湮滅証據？」

說話間，六派的人已紛紛採取行動，向禿頭老者圍了過去。

丐幫幫主姜藩和熊九這時反而像是在旁袖手作壁上觀，其實他們是準備接應冷鐵衣和祖明二人的。

平疇見各派之人均向他秦師弟衝去，急向左側四個中年漢子喝道：「去護衛你們秦師叔，誰敢硬搶，格殺勿論。」

雙方劍拔弩張，混戰一觸即發。

逼近冷鐵衣和祖明的四個中年漢子，桀桀獰笑着，道：「小子，你們是束手就縛？還是想大爺們動手？」

祖明在冷鐵衣的護身神罡以內，冲着四個中年漢子撇了撇嘴，一副不屑的神色，冷鐵衣却凝眸注視着禿頭老者。

四個中年漢子平時頤指氣使已慣，那裡受得起這種輕視，氣得一聲暴喝，四柄毫光奪目的雁翎刀，挾着「絲絲」破空銳嘯，猛向冷鐵衣和祖明當頭劈下。

冷鐵衣所佈的護身「玄門神罡」，雖是種看不見、摸不着的虛無氣勁，但一遇到强勁的撞擊，便會自生反應，撞擊力愈大，反應之力愈强大。

四個中年漢子同受了輕視之辱，心中氣極，揮出的一刀均使足了全力，却想不到劈在護身神罡之上，自然發出同等反震之力，只聽得連聲：「啊唷！」，四柄雁翎刀均被震得飛上廳背，四人握刀之手的虎口亦被震裂，鮮血淋漓。

那邊的「猴叟」畢昇首先發難，他使的是一支純鋼點穴鐝，一鐝向禿頭老者點去，口中喝道：「這是咱們十派共有之物，拿來！」

禿頭老者一閃身讓開，「開碑手」尙節欺身而上，左手一揚，右手疾向禿頭老者懷中所抱的錦匣子抓去。

卓艷君和石岑，以及少林寺的空蘊禪師，武當山的玄雨道長，也均紛紛相繼出手，搶奪錦匣。

四個中年漢子適時各攻出一刀，這一刀當眞是奇奧詫異已極，只見刀光錯落，根本摸不準這一刀是攻向那一個部位，圍攻禿頭老者之人逼得紛紛仰身後退。

這時，點蒼派門下徒衆持兵刃，向大廳門外齊集，平疇大聲吩咐道：「速準備諸葛匣弩，對付敵人。」

冷鐵衣突地振吭一聲清嘯，身軀隨着嘯聲飛起，向禿頭老者凌空撲去。

平疇一聲大喝：「找死！」一記

劈空掌向冷鐵衣攔腰打去。

冷鐵衣一聲冷哼，飛掌一翻，接着劈來的掌力，順勢一引，向攔在禿頭老者身側的一個中年漢子遞去。

中年漢子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一個身子被震得摔出了一丈多遠，再也爬不起來了。

空蘊禪師看得一呆，衝口叫道：「佛門小接引！」

平疇見擊出的一記劈空掌不但未傷到對方，且反被對方利用，將自己死黨鐵衛擊斃，心裡又是震駭，又是憤怒，這時四個被震裂虎口的中年漢子已將雁翎刀拾回，平疇一聲暴喝道：「殺！」

冷鐵衣借力震飛一個中年漢子後，仍然原式不變地向禿頭老者撲去。

其餘三個中年漢子雖懾於冷鐵衣的神奇武功，但他們也自恃曾學成「雲彫白玉冠」上的三招劍式，和三招指功，雖各僅三招，但均是前輩異人的一生心血結晶，其威力之强，連他們的掌門人也難擋一招，如他們三刀齊發，再輔以指功奇襲，冷鐵衣武功再强，諒亦難擋三刀聯手的石破天驚一擊。

三人同一心意，想到這裡，膽氣頓壯，三柄雁翎刀冷芒電旋，一縱身，向飛撲而來的冷鐵衣迎去。

其餘四個中年漢子也在平疇喝「殺！」聲中，跟在冷鐵衣身後撲到。

七柄雁翎刀所劃出的森森寒芒，宛如一片無際的驚濤駭浪，冷鐵衣就像是浪濤中的一葉小舟，隨時有被吞噬的可能。

場中的一幫六派，個個都是武林中的佼佼者，然而目睹七柄雁翎刀波瀾壯闊的奇奧招式，雖是悚目驚心，爲冷鐵衣捏把冷汗，但誰也沒有出手解救的打算，因爲他們都有自知之明，心有餘而力不足。

祖明的神色極爲輕鬆而鎭定，他雖也震驚七刀聯手的無窮威力，但也清楚「小接引手法」的奇妙無方，所以他不但毫不爲冷鐵衣擔心，而且是以觀摩的心情來欣賞，難怪他臉上還浮現着一絲微笑呢。

七柄刀的同一奇詭招式，在冷鐵衣的四週上下，交織成一張冷森森的光網，冷鐵衣像是網中的一條魚，縷縷帶着破空銳嘯的指風，就像無數柄戳向魚網中的鋼叉。

「阿彌陀佛！願我佛慈悲，庇佑冷施主無恙！」

「好凌厲的刀法呀，冷老弟可能要糟了！」

「無量壽佛！咱們敵愾同仇，豈能袖手不管！」

「對！咱們應該助他一臂之力！」

祖明含笑相攔道：「諸位前輩請稍安毋躁，冷大哥自有破解之法，馬上可見分曉了！」

以上敘述，都是同一刹那間的事，祖明話聲方落，突聽冷鐵衣氣發丹田，振吭一聲清嘯，只見他雙臂一圈一繞，人便自森森光網中脫身而出，接着一式「蒼鷹搏兎」，俯衝向禿頭老者，就在禿頭老者微一錯愕之間，他已將禿頭老者懷中錦匣搶奪到手，眞是快逾電光石火，令人目不暇接。

七個中年漢子在冷鐵衣雙臂一圈一繞的「小接引手法」下，竟身不由己的自己人跟自己人對拆了一招，而且還互相狠狠挨了對方一指，雖然都非致命之處，却也骨斷筋折，傷得實在不輕！

平疇一見他倚爲長城的八個心腹鐵衛死黨一死七傷，全軍盡墨，再看那位秦師弟，禿頭上滾動着豆大的汗珠，兩眼發直，竟被冷鐵衣的玄奇武功嚇呆了。

他這時眞是又驚、又怒、又羞、又恨，事情已經擺在面前，除了一拚，已別無其他選擇，於是把心一橫，厲聲喝道：「匣弩手，給本掌門盡量攢射，不準放走一個敵人。」

「平師弟，時至今日，你還要倒行逆施嗎？掌門師兄在此，還不趕快俯首請罪，撤屏風！」

說話的是個神情疲憊的灰衣老人，瘦骨嶙峋，臉色慘白，說話也有氣無力，像大病初癒的樣子。

平疇聞言，渾身猛震，抬眼望去，見屏風已撤，廳門外，面向大廳坐着一個鬚髮如銀的瘦老人，雙眸毫無神采，臉上堆滿皺紋，一副龍鍾老態，顯得全無生氣。

鶴髮瘦老人的兩側，站着「森羅鐵判」丁宓和乃妻「孟婆子」范巧娘，一個懷抱判官筆，一個手持招魂戟。

地上，匍匐着黑壓壓的一大堆人，都是點蒼派門下的弟子。

禿頭老者一眼見到鶴髮老人，神色一黯，不顧一切地衝到鶴髮老人面前，雙膝一屈，伏在地上慚悔交併地咽哽道：「師兄，秦羽該死，秦羽該死！」

鶴髮老人嘆口氣道：「這是愚兄無德無能，才造成點蒼這場劫難，於秦師弟何尤，快請起來吧！」

「哈哈哈，哈哈哈……」平疇突然仰面發出一聲凄厲的長笑，半晌，笑聲忽曳然而止，指着冷鐵衣道：「你拜帖上署鐵心寒，可是鐵涵青的兒子？」

冷鐵衣寒着臉道：「不錯，先父可是你謀害的麼？」

「雖非我親手所殺，可是這筆血債可照算在我頭上。」

「爲什麼？」

「因爲是我主使。」

「那人是誰？」

「已經被我殺了滅口。」平疇轉身向鶴髮老人，說道：「師兄可是丁宓夫婦所救的？」

鶴髮老人慘然點點頭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師弟可是懺悔了？」

「謝謝師兄開脫，小弟並未懺悔，祇有點後悔。」

「後悔？」

「是的，後悔當初不該有婦人之仁，僅散去師兄功力，更不該聽信丁宓的一番花言巧語，將他們收留下來，致成肘腋之患，師兄，有緣來生再見了。」

了字出口，雁翎刀已抹向脖子……

＊　＊　＊

七派決議：「雲彫白玉冠」是不祥之物，幾乎釀成武林一場血戰，從此，永沉洱海。

「辟毒珠」暫借祖明三個月，以便救人，用完後送還給少林，以後由少林寺負責保管是也。

曾學習「雲彫白玉冠」上三招劍式和三招指法的八個中年漢子，除死者予以安葬外，其餘七人均廢去一身武功，並指定地點居住，不得擅自離開。

點蒼派自即日起，退出江湖，關閉山中門戶。

＊　＊　＊

洱海，又名西洱海，其形如珥，故亦名珥水。

洱海在大理府城東，烟波浩淼，周圍三百餘里。

海底有黑水伏流，深不可測。

薄暮，晚霞絢麗，洱海中白帆點點，襯托着浮在水中央如碧螺般的青翠小島，景色的確是迷人。

三艘木船，張滿了風帆，駛離一座小島而去。

船上十八人不等，包括了男女老少，僧、道、俗和兩個老叫化子，眞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

風順帆飽，船行如矢，半個多時辰，已行駛了二十餘里，洱海中那座小島，已被遠遠地拋在後面。

這時，晚霞亦已消失了，夜幕低垂，朗月疏星，風寒如刃。

三艘木船都落帆停了下來，少林寺的空蘊禪師手持着一個錦匣，法相莊嚴，肅立船頭，夜風吹着他寬大的僧袍，獵獵作響。

他高喧聲：「阿彌陀佛！」掀開錦匣，取出一頂拳大的白玉冠，月色下，閃射着柔和的光輝，接着沉聲的說道：「武林至寶，永沉洱海，願我佛慈悲，從此永弭殺劫。」

說完，一點柔和的光輝自他手中飛起，「咚」地一聲，濺起了一片水珠，也激起了圈圈漣漪……

這雖是經過大家決議所採行的辦法，但當「雲彫白玉冠」落入洱海中的剎那間，仍難免有人驚呼，也有人嘆息。

＊　＊　＊

歸途中，祖明悄向冷鐵衣道：「冷大哥，不！現在應該稱呼鐵大哥了，鐵大哥，大仇已報，不知今後行止如何？」

冷鐵衣淡淡一笑道：「四海爲家，隨遇而安！」

祖明道：「大丈夫立世，豈能這般消極，同時，也未免太辜負了你這一身所學了。」

冷鐵衣道：「依明弟你的意思呢？」

祖明說道：「小弟爲大哥引見一位朋友。」

冷鐵衣道：「是誰？」

祖明道：「史韜！」

冷鐵衣望了祖明一眼，沉聲道：「愚兄久有投效之心，奈無引進之人。」

祖明自胸衣內取出一塊盤龍金牌，交給冷鐵衣道：「大哥持小弟這件信物前往，他一定會隆重接待的。」

冷鐵衣接過盤龍金牌一看，登時滿臉驚容道：「原來你……你是四王……」

祖明忙一使眼色大聲笑道：「不行！大哥這杯喜酒，小弟是擾定了。」

熊九接口道：「好哇，有酒喝的事兒，千萬記着携帶携帶我老哥哥……糟了，說到了酒，肚子裡的酒蟲又開始在造反了！」

「迷糊酒丐」的滑稽相，引起了一片爽朗的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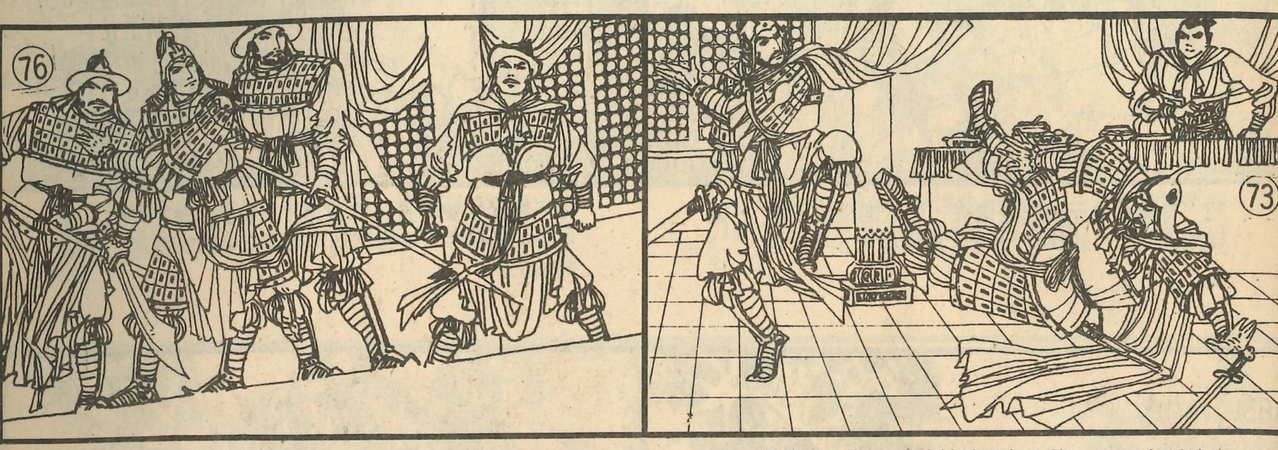
山影朦朧，漁火點點，洱海像是一個蒙着輕紗的絕色美女，永遠留給一班武林人物的遐思，懷念啊！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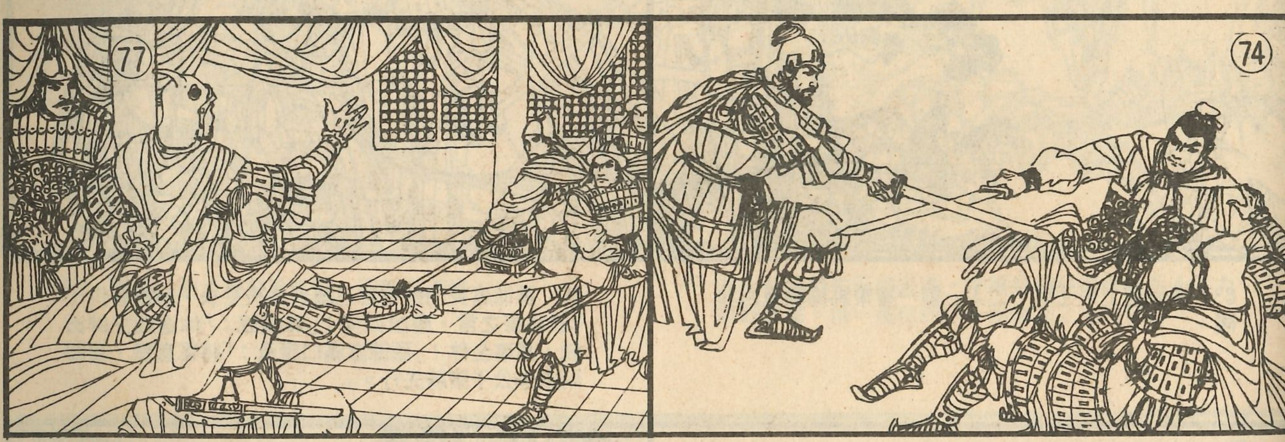
張龍．編繪

百凉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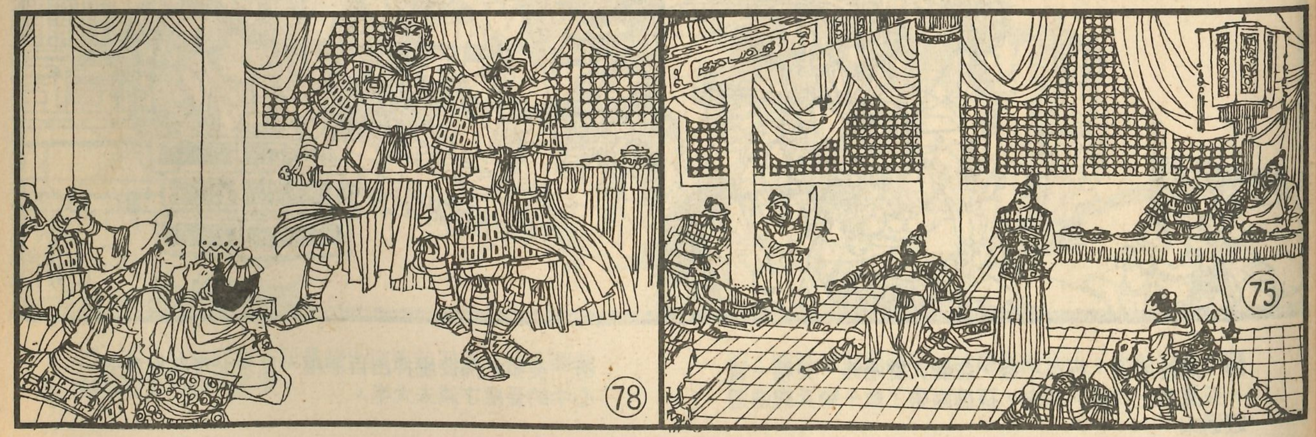
73　孫德崖一驚，吳禎趁機飛起左脚，正踢在孫德崖的胸口上。孫德崖抵擋不住摔倒在地，手中的長劍也掉在地上。

76　在場的兵將嚇得目瞪口呆，半晌，才操起兵刄向吳禎撲來。



74　孫和見父親摔倒，趕快去扶。吳禎哪裏肯讓，挺劍上前就刺，孫和只好擧劍招架。

77　吳禎急中生智，一把將孫德崖從地下提起充作護盾。孫德崖早嚇得魂飛天外，急忙喝退左右，對朱元璋和吳禎說：「將軍休怒，有話好說，不必如此！」



75　吳禎抽身從地上拾起孫德崖的長劍，往上一扔，只見白光閃耀，那柄長劍直插在屋頂橫樑上。

78　孫和惟恐吳禎傷害他父親，忙令全體將士下跪求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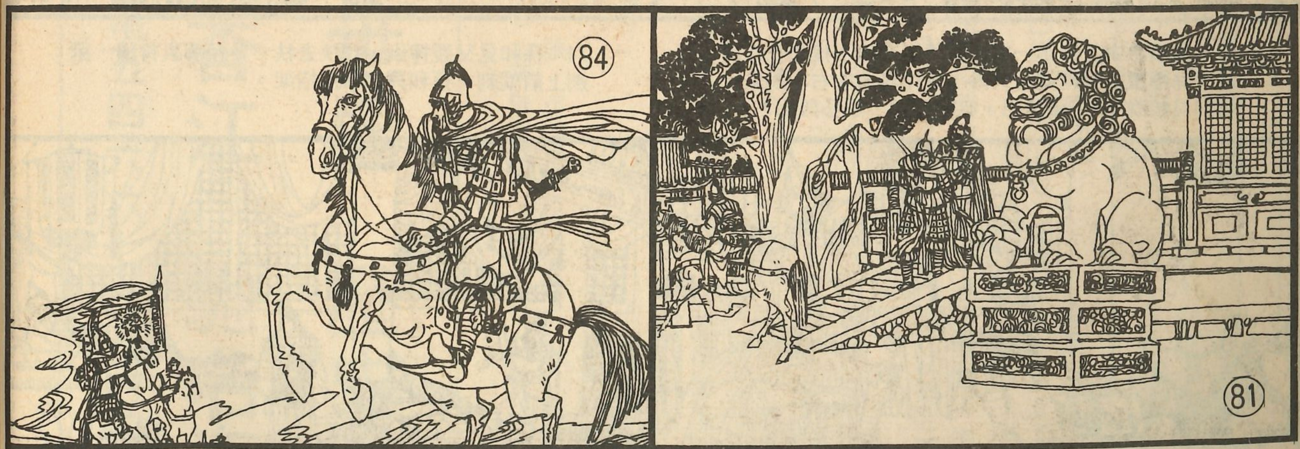
79　吳禎大聲叱責孫德崖道：「你從前到了和陽，我主帥如何待你？今日你却借歡宴之名害我主帥，你這無義之徒！」

82　吳禎見朱元璋已經遠去，才放開孫德崖說：「暫時放你回去！」說罷，飛身上馬追趕朱元璋而去。



80　孫德崖見利劍在自己眼前晃來晃去，嚇得發抖：「依將軍之言，應該如何？」吳禎說：「你送我主帥出城，萬事全休！」孫德崖滿口應承：「將軍息怒，我即刻送朱公子策騎先行。」

83　吳禎趕上朱元璋，二人一前一後策馬揚鞭返回和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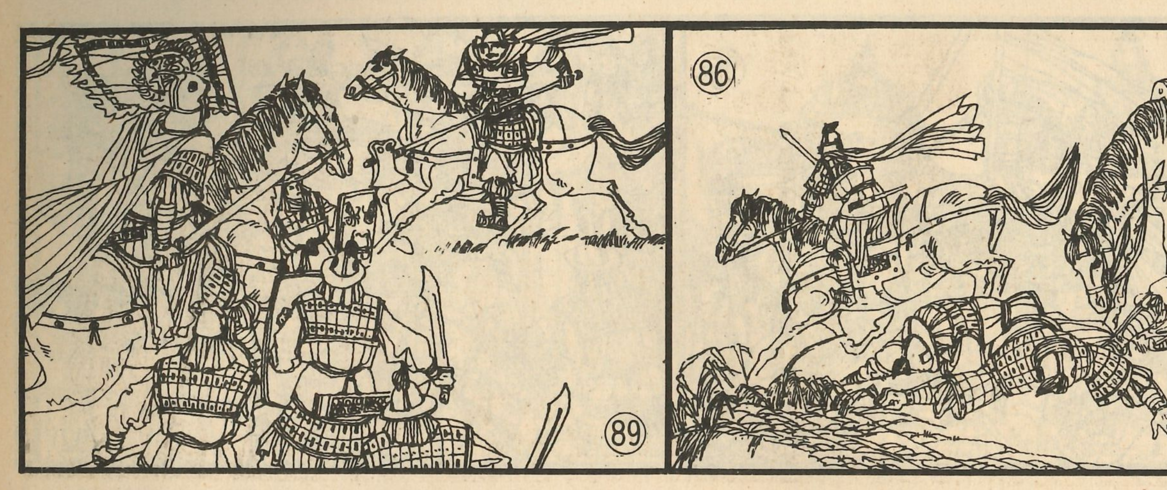
81　吳禎把孫德崖押出百凉樓，見朱元璋跨馬離去，心中的憂慮才減去大半。

84　馬蹄得得，行至不遠，忽聽人聲嘈雜，吳禎一看，只見塵土飛揚。原來，孫德崖帶了數千騎兵繞道追趕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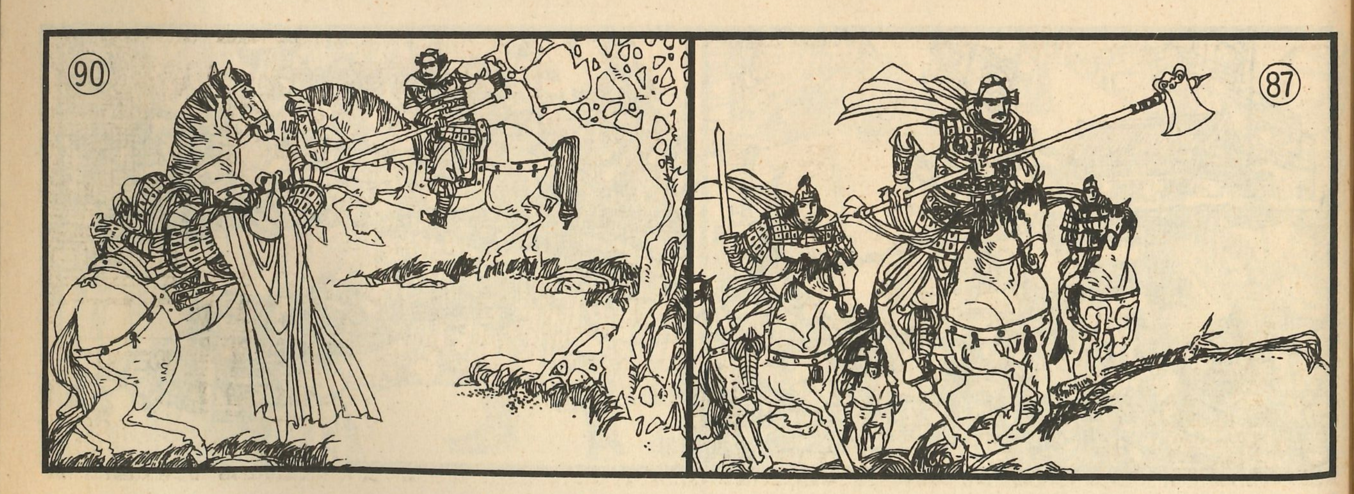
85　吳禎情知不妙，便讓朱元璋先行，自己則縱馬揮刀斷後。朱元璋十分感動，囑咐說：「將軍多加小心！」

88　吳禎見來了救兵，心中大喜，便把百凉樓酒宴上的事，告訴了胡大海。胡大海大怒道：「讓我來收拾這班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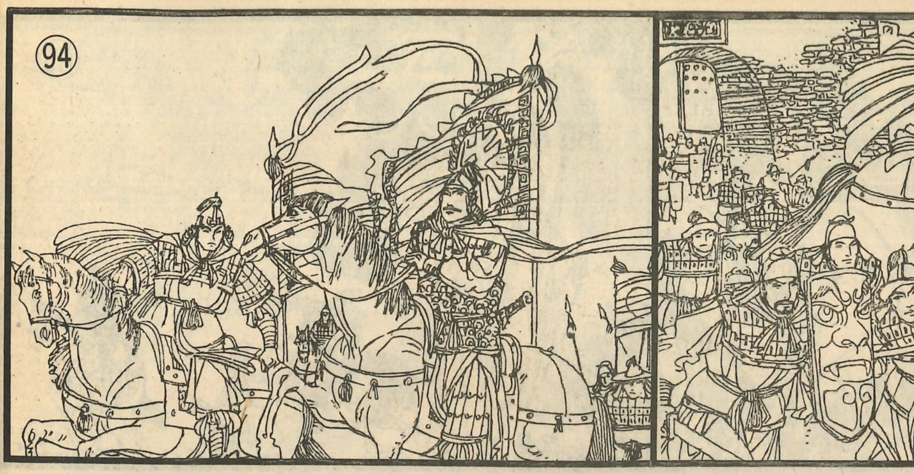
86　吳禎待朱元璋走遠，才撥馬與孫德崖的兵士奮力厮殺起來。他一連砍殺了十幾個圍上來的騎兵。

89　說罷，胡大海飛馬向前，迎戰孫德崖。



87　突然，對面奔來一伙騎馬的兵士，爲首的是大將胡大海。

90　不到幾個回合，只見胡大海手起刀落，把孫德崖劈作兩半，掉下馬來。



91 孫和見父被殺，火冒三丈，便命令士兵傾城而出，前去迎戰。



92 吳禎、胡大海與孫和等人拚命厮殺，約戰了半個時辰，不見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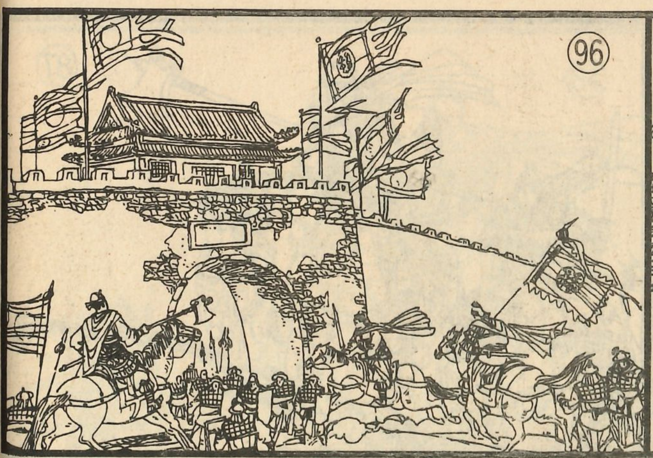


93 吳禎見敵人越戰越多，惟恐寡不敵衆，即傳令且戰且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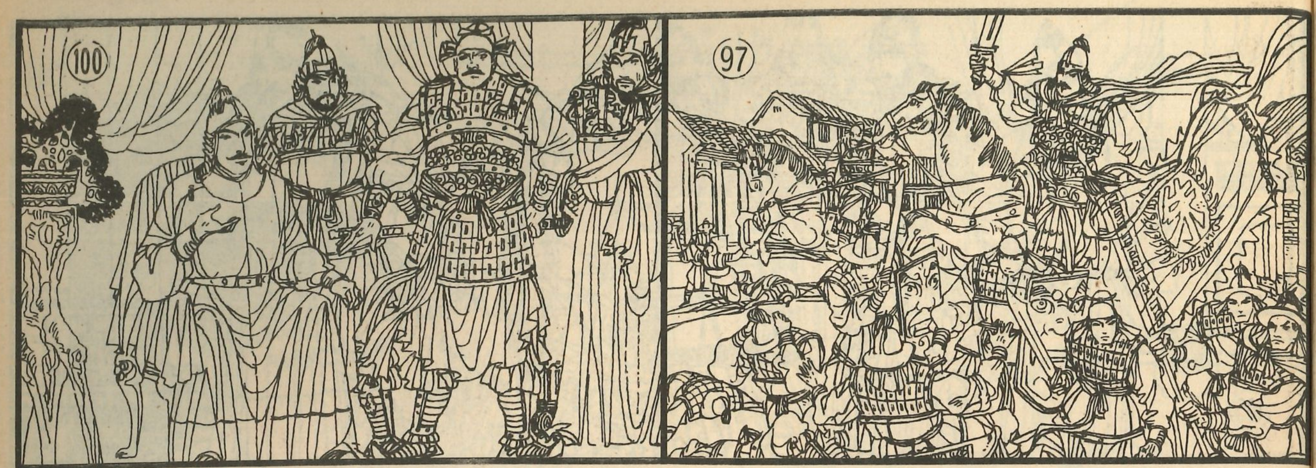
94 吳禎與敵人正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忽見朱元璋帶着大隊人馬飛奔而來。原來，李善長惟恐朱元璋有失，命令萬人隊伍前來接應，正好途中與朱元璋相遇。朱元璋遂親率大軍，返身來援吳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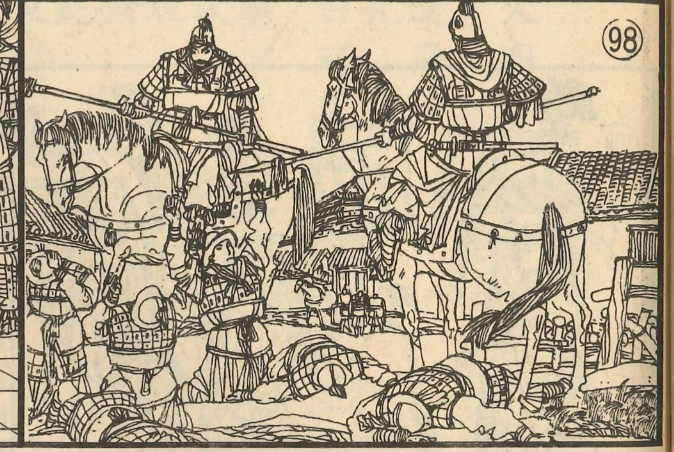
95 吳禎見到援軍欣喜萬分，頓時精神大振。



96 孫和見大勢已去，連忙收兵，向濠州城內奔去。



97 朱元璋窮追不捨，揮舞大刀，左右開弓，長驅直入殺進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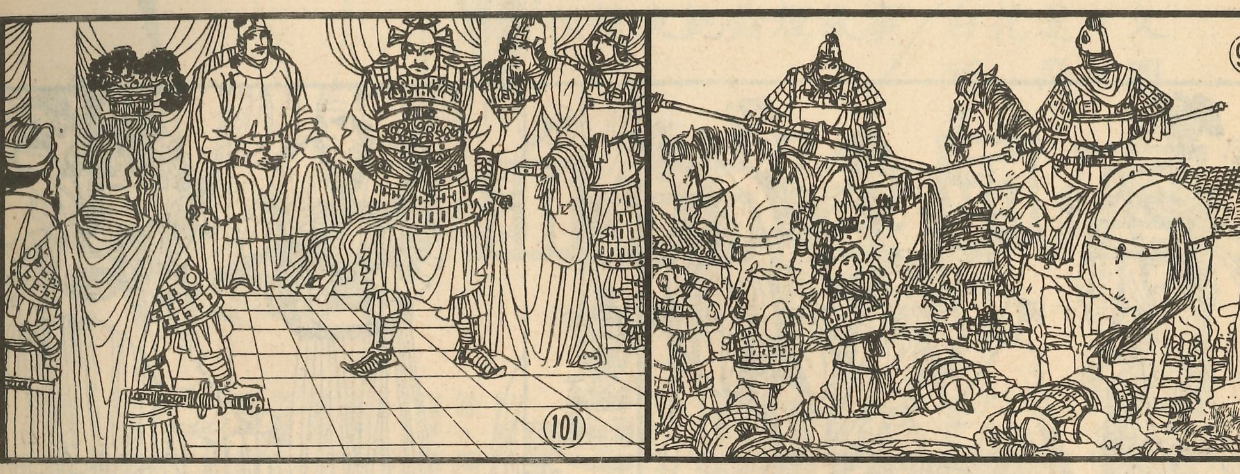


98 孫兵走投無路，紛紛下跪乞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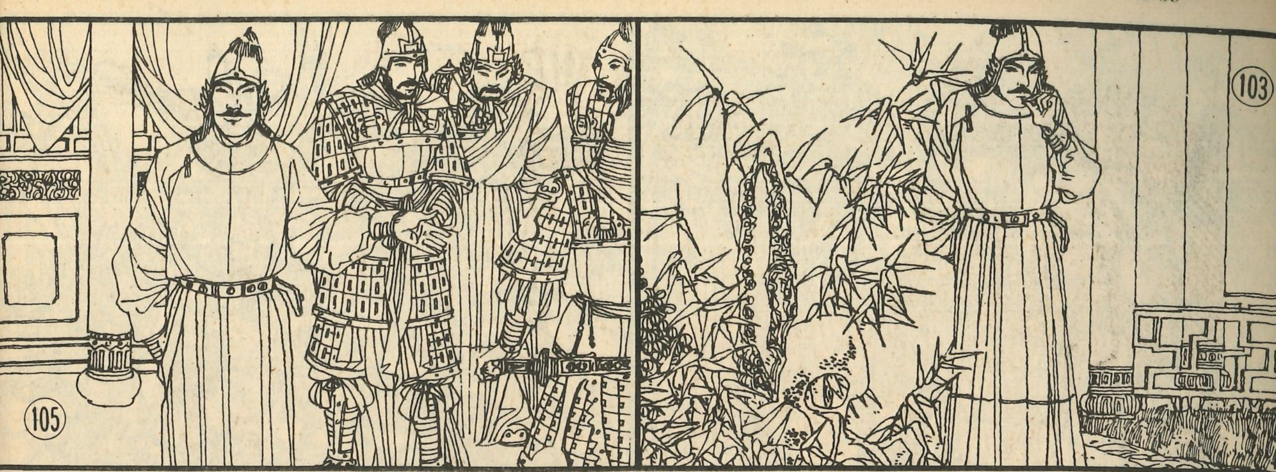
99 朱元璋就此平定濠州後，回到和陽。李善長迎出城門，說：「主帥受驚了！」朱元璋感慨萬端：「若不是吳禎將軍，我的性命早沒了！」

100 爲了表彰吳禎和胡大海，朱元璋各賜白金三百両；胡大海不受，道：「元帥說過，得首功者爲正先鋒。今日吾誅了孫德崖，望元帥不食前言。」



101 徐達見朱元璋沉默不語，便勸胡大海說：「你雖誅了孫德崖，但戰功還不算大，此次若是常將軍前去，也能馬到成功。」

102 徐達說得大家頻頻點頭。胡大海也覺得有道理，這才上前領賞。



105 朱元璋聽罷，嘆道：「我意也是如此，但渡大江，沒有戰船，如何是好……」衆將面面相覷，都覺無計可施，一籌莫展。要知朱元璋如何解决這一難題，請看下集《采石磯》。

（本段完）

103 從此，朱元璋每日整頓兵馬，待機而發。但時間一長，糧草發生了困難，怎麼辦呢？朱元璋陷入了沉思之中……



104 朱元璋對衆將說：「今雖和陽已定，但非久住之地，我等必另擇可攻可守之地。」馮國用建議道：「得趕快打過長江，佔領太平；然後再取金陵，以固根本。」



俠情哀艷倫理故事／白花蓮・文
可　飛・圖

血洗陰風宮

洞房花燭夜　新郎遭暗害

文素臣好不容易送走了一羣鬧新房的惡客，兩扇後院門一關，登時和亂哄哄的前院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時正初夏，月華如水，繁星滿天，花園中盛開的花朵散發着怡人的清芬，牆脚下低吟的蟲聲合奏着夏夜小唱，一切都顯得十分美妙、和諧。

他心裡充滿着無比的歡悅，因爲今晚正是他的「洞房花燭夜」，加以新婚妻子的天生麗質，不知贏得多少人讚美，還有甚麼能更使他興奮呢！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晚他失去了平日那種文縐縐的書卷氣，回房時，脚步異常的輕快，像一陣風般。

新房中佈置得金碧輝煌，兩支兒臂粗的大紅喜燭，吐着明亮的光燄，燭蕊上，結着豆大一顆火花，這是喜的象徵。

新娘仍然低垂着頭，默默地坐在床沿上，文素臣關上房門後，笑嘻嘻的走近，低聲道：「嘉麗，賀客都散了，你也累了一天，又沒吃喝，怕都餓壞了，快去喝兩杯舒暢一下，咱們也好早點安歇。」

新娘武嘉麗，羞澀地低頭一笑，盈盈的站了起來。

她人本嬌艷，這低頭一笑更如百花盛放，文素臣不禁看得一呆。

「素臣，你怎麼啦？」武嘉麗忸怩地輕輕推了文素臣一下，嬌聲道。

「啊？」文素臣回過頭來，捉住武嘉麗的玉手閤在兩掌手心，半笑半認眞的道：「嘉麗，你實在太美了，尤其是方才低首一笑，那份嬌美絕非筆墨可以形容，素臣眞不知那裡修得這等艷福，能娶得嘉麗妹妹爲妻。」

武嘉麗嬌羞的白了文素臣一眼，輕笑道：「瞧你，都是夫妻啦，還說這些幹嗎？」

文素臣微喟一聲道：「愚兄是有感而發，嘉麗仿如天仙化人，能一親香澤，雖死亦無憾了。」

武嘉麗急以玉手去掩文素臣的嘴唇，嬌嗔道：「素臣，今夜是咱們的大喜日子，你幹嘛要說這些喪氣話！」

說着，雙眼一紅，已經盈盈欲淚。

文素臣見狀大驚，忙陪笑道：「愚兄的無心之言，老天爺不會計較的，嘉麗妹妹也千萬別放在心上。」

武嘉麗點點頭輕聲唸道：「天佑善人，逢凶化吉。」

酒菜已涼，兩人只是吃一些，便寬衣解帶，携手入羅幃，共效于飛之樂。

「金針刺破桃花蕊，不敢高聲

暗皺眉！」這一雙新人都是初經人事，片刻的痛楚後，才苦盡甘來，漸漸進入佳境。

「素臣，」武嘉麗嬌喘吁吁的說道：「當初，我眞擔心爹不會答應我們的婚事哩！」

文素臣也喘着氣道：「爲甚麼？」

「因爲你是書香門第，你爹現雖致仕在家，過去也是四品黃堂，而妾只不過是一名跑馬賣解、出乖露醜的繩妓。」

「嘉麗，我不准你再說這些話！」他用力往下壓了一壓，接着頭一低，兩片火燙的嘴唇蓋住了武嘉麗的櫻唇，丁香暗吐，兩舌相交，登時只剩下模糊不清的「嗯嗯」之聲。

正當兩人纏綿方殷，欲仙欲死之際，一道白光迅如閃電般透窗而入，文素臣連「哎喲」之聲都未叫出，身軀猛地一震，便死在武嘉麗的肚皮之上。

這眞是晴天霹靂，只震得武嘉麗慾火全消，她雖是個年僅二九年華、初經人事的小姑娘，究竟也曾常年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雖然心如刀割，神智反而清醒，她輕輕的移開文素臣的身體，迅速的穿回衣服，一揮手，雙燭齊滅，急自床頂取下寶劍，抖手將劍鞘向窗戶擲去，人却以劍護胸，自房門衝了出去。

房外，夜涼如水，連個人影也沒有，但窗門上却貼着一張紙條，她撕了下來，藉着月色一看，只覺上面潦草的寫着：「獨享美色，應受天譴」八個字，沒有署名，却劃了柄喪門劍代表。

她渾身戰抖得厲害，兩眼佈滿紅絲，却沒有半點淚水，呆呆的出了會神，突地銀牙一咬，嬌面上籠罩一片殺機，恨聲道：「果然是易天行這個淫賊，武嘉麗如果不將你碎屍萬段，替文素臣報仇，誓不爲人！」

她又重回到房裡，沒再燃點蠟燭，藉着窗紙上透進來的月色，查看文素臣的傷處，那是一支長約三寸、具體而微的喪門劍，端端正正的插在文素臣的左太陽穴上。

她將小劍拔下，撕了片床布包好，揣在貼胸，然後爲文素臣穿上衣服，平放在床上，目光一掠，見自己破瓜時的片片落紅，心裡又感到一陣刺痛，這美好的時刻實在是太短暫了，所付出的代價却是終生的痛苦。

更樓上的更鼓已敲响了四响，她急急裝束停當，鋪素箋，展眉筆，將文素臣被害，自己尋仇之事簡略的記下，然後向文素臣的遺體拜了三拜，暗道：「素臣，你無端受害，爲妻的現在要去追尋仇踪，替你報仇，你英靈不遠，請你暗佑爲妻能爲你報仇，恕爲妻不能兼顧你的後事了。」

＊　＊　＊

湖南道上，一騎如飛。

馬上是一個一身墨黑緊身衣褲、背負帶鞘長劍、鬢邊綴着一朵白絨花的妙齡少婦，她正是單人匹馬千里尋仇的武嘉麗。

這已是她離開衡山文家後的第三天，她沿途探訪易天行的下落，因爲她知道易天行的爲人，陰狠好色，尤其是喜新嫌舊，千仞山麓的易家堡內，雖是妻妾成羣，他却棄之如敝屣，成年在外鬼混。

不過易天行雖然貪淫好色，却並不幹採花勾當，因爲易家堡富甲一方，足供他揮霍，所以章台走馬常一擲千金而無吝嗇。

他認識武嘉麗只是幾個月之前的事，武嘉麗正和她父兄在靈縣拉場子賣藝，一見驚爲天人，即托人婉轉開說，並許以萬金作爲聘禮，但未爲武嘉麗和她父兄所接受，從此他便追隨與武嘉麗糾纏不清。

他們三人的武家班，並非一班普通跑馬頭賣解之流，她父親武元申，原在長沙開設湘雲鏢局，威望頗隆，善使一柄短桿畫戟，在武林中有「短戟溫侯」之稱。

只因爲押運一批官銀進京，中途被獨行大盜「黑手閻羅」宋斌所劫，且從此鴻飛冥冥，他爲了賠償官銀，弄得傾家蕩產，而且還遭受半年多的牢獄之苦。

他們這樣到處跑碼頭、拉場子，餬口固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目的，還是在查訪宋斌的下落。

這一天，他們到了衡陽縣，落脚在一家悅來客棧，却無意中聽到兩個飛賊密談，正計議殺害致仕還鄉的文聘卿全家，以雪舊恨，武元申對文聘卿的清廉政績早有耳聞，自不能袖手，於是合父女兄妹三人之力，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將企圖殺害文聘卿全家的兩個飛賊擒獲，解送衡山縣正堂，一訊而服。

文聘卿感恩圖報，欲爲武元申購置恒產，以免常年在外勞碌奔波，却爲武元申婉言所拒，只答應在文家盤桓數日，即須遠去。

怎奈文聘卿盛意拳拳，一片摯誠，武元申不忍拂其意，終於住了兩個多月，在這段日子裡，一雙青年男女却譜出了火一般熱的戀歌。

這對熱戀中的戀人，就是文素臣與武嘉麗，男的溫文儒雅，女的剛勁婀娜，明艷照人。

古時，男女關防雖嚴，但兩人同住在一所大宅子裡，見面的機會自然多，雖然不能膩在一起，互訴情愫，但四目交投，已是款曲暗通了。

雙方家長亦微有所覺，却因爲存着門戶之見，佯作不知，致使這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終於在武元申的堅決辭行後，勞燕分飛了。

自武嘉麗離去後，文素臣若有所失，每天都是恍恍惚惚的，半個月後，竟然染上疾病。

文聘卿夫婦年過半百，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自然是鍾愛逾恒，一見愛兒患病，登時慌了手脚，到處延請名醫，但藥不對症，都如石沉大海，而文素臣的病反而日漸沉重，夢囈中不停地呼喚着「武嘉麗」的名字。

武嘉麗雖然不似文素臣般輾轉反側，但也被情所困，終日悶悶不樂的，難以看到她再展笑容，一個多月下來，也是人比黃花瘦了。

武元申雖然了解女兒的心情，但自忖是個跑馬頭賣解的江湖人，不敢存攀龍附鳳的非份之想，所以除了自嘆自嗟，實在是愛莫能助的了。

這天，他們正在湘陰縣拉場子賣藝，忽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半百老人，氣喘吁吁地擠了進來，衝着武元申一抱拳道：「武兄，總算找到你們了！」

武元申認識那半百老人是文聘卿的管家何行，不禁一怔，忙抱拳道：「啊，是何老，找在下有事嗎？」

何行目光一掠，低聲道：「嘉麗姑娘呢？」

武元申道：「她身體有點不適，在客棧中休息。」

何行道：「不礙事吧？」

武元申笑道：「只是感冒而已，不礙事的。」

「啊！」何行噓了口氣道：「自武兄你們離開衡山後，素臣這個孩子便無端端生起病來，而且日夕嚴重起來。」

武元申關心地問道：「可曾延醫服藥嗎？」

何行道：「鄰近幾個縣的名醫都請遍過了，都是說心情鬱結成疾，所投藥石，都如石沉大海，每天昏昏沉沉的囈語不休，輕輕呼叫着嘉……」

武元申登時心中雪亮，忙接口道：「此地非談話之所，咱們還是回到客棧中去，慢慢詳談吧！」

他走到場中，作了個羅圈揖，交代一番，便吩咐兒子武家俊收場。

這時，觀衆中有個五短身材的精壯漢子，兩道濃眉一揚，臉上浮起一絲狡獪的冷峻笑意。

＊　＊　＊

在客棧中，武元申和何行促膝密談了半個時辰，然後又將愛女嘉麗叫到一邊，告訴她已答應了文家的婚事，且概略的透露了文素臣的病況，馬上隨何行到衡山去。

武嘉麗聽說意中人爲自己而病倒，心裡既甜蜜，又焦急，但却並未忽略女兒家的矜持。

武元申見女兒站着不動，催促道：「嘉麗，快些去收拾呀，何老伯在車上等着你呢！」

武嘉麗忸怩的道：「爹，你呢？」

武元申道：「爹想趁這個機會去長沙一趟，也許會長行入川，但不管所辦的事是否有眉目，一年之內，爹一定會和你哥哥到衡山文家探望你的。」

十數年父女相依爲命，驟然分離，自然依依不捨，武嘉麗心中一陣難過，撲向武元申懷中，嚶嚶啜泣起來。

武元申也是老淚縱橫，不過他却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於是强抑心中離愁，撫着愛女秀髮，安慰了一番，武嘉麗才停止哭泣，仰面哽咽道：「爹，到時候你一定要和哥哥來探望女兒啊！」

＊　＊　＊

永興縣屬於郴州府治，離衡山不過二百餘里，可是武嘉麗却乘馬走了五天，當然她此次隻身單騎尋仇，並不計較時日，也不計較到了甚麼地方。

她到達永興時，日已西沉，早已過了打尖時間，但人須進食，馬亦須上料，她隨便找了家飯店，將馬匹交與堂倌上料，便拿着馬鞭走了進去。

飯店裡面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年約五旬的道姑在低頭進食。

武嘉麗要了一盤饅頭、幾款小菜和一碗蛋花湯。

道姑無意間抬起頭來望向武嘉麗，而武嘉麗飯菜未至，也正注意着那道姑，四目交投，道姑的眸子突然掠過一片異彩，向武嘉麗點了點頭，武嘉麗滿腹心酸，只得報以一個苦澀的微笑。

一會兒，武嘉麗的飯菜送來，道姑正好進食完畢，走過去低宣一聲「無量壽佛」，道：「小施主，貧道可否在這裡坐坐？」

武嘉麗這時正將一小片饅頭塞進嘴裡，望着道姑點點頭道：「不要緊的，隨便坐吧！」

道姑落座後，搭訕道：「看小施主神態，似是遠行至此？」

武嘉麗道：「嗯，從衡山來的。」

道姑道：「看小施主鬢插小白絨花，大概是新遭親人之喪？」

武嘉麗眼圈一紅，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道姑歉然道：「對不起，害你傷心了！」

武嘉麗用手帕揉了揉眼睛道：「不要緊，師太，請不要介意。」

道姑淡淡一笑道：「貧道衡山紫雲觀涵眞，小施主可曾聽說過？」

武嘉麗心頭一震，她曾聽父親說過，衡山紫雲觀觀主涵眞師太是當今武林中練氣最有成就的一位前輩高人，雖然看似四五十歲年紀，其實早已耄耋壽城，此老喜扶掖後輩，却從未正式收過弟子，所以至今仍然傳燈乏人。

她忙不迭的離座，正想要拜下去，涵眞師太却伸手把她攔住，道：「小施主，這種場所不是行禮的地方，你還是坐下來，咱們一邊進食一邊慢慢談吧，你的芳名可以見告嗎？」

「弟子武嘉麗。」

「是替甚麼親人戴孝？」

「拙夫。」

「無量壽佛，多少年紀？」

「比弟子長一歲，今年二十……」武嘉麗說到後來，已是淚如泉湧，哽咽不能成聲了。

「唉，眞可憐，年紀輕輕的頓失鸞儔，以後的日子還長呢！」

武嘉麗壓抑着滿腹悲苦，經涵眞師太數語撩撥，頓如黃河缺堤般一發不可收拾，她俯在桌上，兩肩不停地抽搐，哭得非常厲害。

「孩子，哭吧，讓悲傷鬱結在心裡，會傷害身體的。」

這時候堂倌不明就裏走了過來，涵眞師太道：「這位小施主突然觸景傷情，哭一會便沒事了。」

那堂倌搖搖頭的走了，涵眞師太又道：「小施主既是新遭夫喪，爲甚麼不在家伴靈守孝呢？」

武嘉麗突然的抬起頭來，咬牙切齒道：「我要報仇，我要找尋殺害素臣的賊子，將他碎屍萬段，銼骨揚灰！」

「你說甚麼？」涵眞師太雙目中暴射出兩道寒光，驚詫的望着武嘉麗道：「素臣？是不是文大人的兒子素臣？」

武嘉麗道：「正是，原來觀主也認識家翁和先夫。」

涵眞師太點點頭道：「是誰殺死了文素臣？」

「『喪門劍』易天行！」武嘉麗從貼胸取出那支具體而微的三寸小劍，交到涵眞師太手中道：「這支兇器是易賊的獨門暗器，是從先夫屍體上取下來的。」

涵眞師太略一過目，便將小劍交還武嘉麗，問道：「易天行行兇之時，你在那裡？可曾目睹？」

武嘉麗原來蒼白的臉色突然飛上兩片紅暈，這問題實在使她不好作答，而且頓時羞得抬不起頭來。

涵眞師太微微一笑，轉變話題問道：「小施主可知貧道爲甚麼找你談話嗎？」

武嘉麗緩緩的抬起頭來，道：「弟子愚昧，請觀主明示。」

涵眞師太道：「貧道見你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竟然目露兇光，面現殺氣，而且身上還戴着重孝，心想必然是遭受重大變故，意欲疏導疏導於你，却想不到是素臣那孩子被害了。唉，貧道既知此事，豈能袖手不管呢？」

武嘉麗道：「這是弟子切身私仇，豈敢連累觀主清修！」

「不，貧道和尊翁是多年方外之交，素臣那孩子也和貧道甚是投緣，而小施主是素臣的妻室，在道義上，貧道也應該幫助你的。」

略頓，涵眞師太又道：「『喪門劍』易天行之名，貧道亦略有所聞，性喜拈花惹草，在武林中聲名狼藉。」

武嘉麗問道：「觀主可知易賊行踪？」

涵眞師太道：「沒有留意，貧道欲提醒小施主一句話，易天行一身武功，已得乃師十之七八，足可與當今武林一流高手頡頏，小施主自信有這份能力報仇？」

武嘉麗毅然道：「弟子功力雖然不足，却是已萌死志。」

涵眞師太淡淡一笑道：「這是匹夫之勇，是不足取！」

武嘉麗忙問道：「依觀主的意思呢？」

涵眞師太神情嚴肅的道：「貧道行年九十，尚無傳燈之人，而小施主亦非富貴中人，貧道意欲暫收小施主爲記名弟子，以便傳授本門絕技，俟小施主報却了殺夫之仇後，再與貧道商量，補行正式拜師之禮，小施主考慮考慮，以爲如何？」

武嘉麗想想道：「能拜在觀主門下，正是弟子福緣，只是……」

涵眞師太慈祥地道：「孩子，欲速則不達，貧道自信能在短短一年之內，使你功力猛進，而且超過你的仇人易天行。」

武嘉麗忙離座欲行拜師之大禮，涵眞師太笑着阻止道：「大庭廣衆，易引起驚異，這禮就免了罷，俟回到觀中，拜過祖師，爲師即授你入門功夫。」

* * *

紫雲觀建在衡山紫蓋峯的峯腰，觀不大，僅兩座大殿，正殿供奉鴻鈞老祖，前殿爲純陽祖師。

觀中除觀主涵眞之外，便只有兩個照顧香火的老道姑，年紀都已六十開外，但她們都異常强健。

武嘉麗的住處被安排在觀主涵眞師太的丹房對面，涵眞師太督導功課極嚴，而武嘉麗的進步也很神速。

流光如矢，晃眼就是一個多月。

最近幾天，武嘉麗突感身體不

適，時時發生想嘔吐的現象，這才想到這個月天癸未至，暗忖：莫非一索成孕，芳心中又驚又喜。

漸漸地，涵眞師太也發覺了，便將她叫到丹房，慈祥的囑咐道：「嘉麗，你現在已有身孕，應以胎兒爲重，以後練功，不必急於求進，以適宜身體爲重，千萬謹記。」

武嘉麗對恩師關注的無微不至，眞是感激涕零。

十月期滿，生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滿月後，涵眞師太便寫了封長信，將在永與縣遇見武嘉麗，以及產子之事詳述一遍，不過唯恐以後武嘉麗練功受到打擾，將產子的地方改在別處。

信寫妥後，便着一個管香火的老道姑將嬰兒及書信，暗暗送往文家。

從此，涵眞師太爲了嚴格督導武嘉麗功課，即避不見客，凡有來訪者，概由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擋駕，僞稱觀主雲遊未歸。

開始月餘，武嘉麗還有點惦念着初生的孩子，但漸漸功課一緊，再無暇旁騖，便將整副精神完全溶入其中。

武嘉麗能得涵眞師太垂青，自非無因，她的一身骨骼，確是千中選一的最佳材料，所以才引起在永興時涵眞師太對她的注意，加以她蘭心蕙質，一點就透，自是進境神速，一日千里。

涵眞師太胸羅萬有，是一位方外的奇人異士，武嘉麗雖然玲瓏剔透，天賦聰明，但一年時間畢竟太短，僅只略窺堂奧而已，即使如此，她的一身所學，也已隨時可以躋身武林頂尖高手之列，只欠對敵時的實際經驗了。

臨下山前，涵眞師太告誡她道：「一個年輕女子在江湖上單身行走，諸多不便，尤其是江湖上的鬼蜮技倆，令人防不勝防，嘉麗你此次下山訪查仇踪，最好能掩去本來面目，行動上就方便得多了。」

接着又傳授了她易容之術，並着武嘉麗將周七姑請進丹房。周七姑是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之一，另一個是孟五姑。

涵眞師太對這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從無疾言厲色，這時對周七姑含笑道：「七姑，嘉麗即刻要下山替夫報仇，這孩子的一身所學，雖勉强可在江湖上行走，但畢竟經驗太淺，難免吃虧上當，本觀主想請七姑辛苦一趟，隨同嘉麗下山，在暗裏維護她，不知七姑意下如何？」

周七姑稽首道：「觀主法諭，周七姑自當遵從。」

涵眞師太又道：「那就有勞七姑了，你們就快去收拾收拾，準備下山吧！哦！七姑最好也將這身道裝換一下。」

* * *

日正當中，一個文士裝扮，面色蠟黃的年輕公子和一個白髮蕭蕭，手拄騰蛇竹杖的老婆婆，先後離開了衡山紫蓋峯的紫雲觀。

文士裝束的年輕公子，正是易容喬裝的武嘉麗，白髮蕭蕭手拄竹杖的老婆婆自然是周七姑了。

武嘉麗離開紫雲觀後，一份思子之情，便油然而生，同時也想到遠行中的父兄，不知是否已如約來文家探望自己，心中一陣思潮起伏，便決定先去趟婆家，好在自己業已喬裝易容，也不怕被人認識。

主意既定，便直赴文家，詎料心願難酬，趕往文家一看，已是重門深鎖，蛛網塵封，經打聽才知家翁文聘卿已奉聖詔起用，於數月前即携眷晋京陛見去了。

武嘉麗面對這傷心之地，黯然傷神良久，才悵然若失的怏怏離去。

爲了便於追尋仇踪，她到騾馬市場選購了一匹長程馬，並裝備了全套鮮明的馬鞍，一切妥當，另一個問題又來了，該往那兒呢？

她知道易天行的家在臨武縣境的千仞山麓，財雄勢大，妻妾成羣，但也知道他是個喜新嫌舊的花花太歲，對玩過的女人均棄之如敝屣，所以常年在外鬼混，行無定踪。

在外面尋他？天地之大，欲想找尋一個萍踪無定的人，實非易事，何况易天行並不是個在武林中叫得响字號的人物。

她最後還是決定了先去千仞山麓的易家堡，她想不管怎麼樣，那總是易天行的老巢，也許可以得到一些蛛絲馬跡。

主意既定，便縱馬出城，朝臨武縣方向疾馳而去。

一路上她聽到很多江湖朋友提及九疑山，而且神情極爲詭異，心中不由一動，暗忖：九疑山可能有甚麼重大的事情發生？倒是趁機查個清楚。

這天途經柏坊驛，往安仁必須在此渡湘水，所以這處驛鎭，倒是非常熱鬧。

時值盛夏，柏坊驛茶館林立，她想這驛鎭雖然不大，地當水陸交通要衝，可能打探到一些有關於九疑山的消息，於是找了間茶館坐了下來，泡了壺茶，要了碟瓜子，悠哉優哉的一邊品茗，一邊慢慢的磕瓜子，其實她正在全神貫注，在偷聽兩個江湖人物之細聲對話。

「李兄弟，你方才說那個甚麼『陰風教』欲在中元節舉行開教大典？」

「他們開教，與咱們兄弟何干？」

「唉，李兄弟，人家都說你是

渾李逵，你不想想，如果與咱們兄弟無關，我幹嘛這麼起勁？」

「嘿，九哥，耍刀子賣命，我李龍絕不含糊，動腦筋的事兒，你就別賣關子作弄我了，還是請你明說吧！」

「嘻嘻，昨天九疑山方面派人來和我連絡，擬在這柏坊驛設一個支壇，委我任支壇主，其餘香主執事，均全權交由我就地選派，你想咱兄弟不是混過頭了嗎？」

「哈哈，支壇主九哥，你準備派小弟幹甚麼呀？」

「小聲點，現在還未到公開的時候呢！」

武嘉麗聽得暗暗竊笑，這等草包貨色也能當上支壇主，這個『陰風教』的底細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天傍晚，武嘉麗馬不停蹄的趕到了安仁縣，她本想在這裡歇宿一宵，翌日再趕往潭湖鎮的，而這時正好一輛馬車從她身邊馳過，從車廂內探出一顆白頭，向她招手。

她很快便認出周七姑，於是打消了落店的意念，控轡緊隨在馬車後面，緩緩而行。

安仁縣原本是衡山縣的安仁鎮，到了宋乾德年間才升格為縣，所以縣城不大，車馬很快的便穿行過去。

到了城郊，行人已漸稀少，周七姑這才打起車簾，向併排而行的武嘉麗道：「武姑娘，老身在途中無意中得到消息。」

武嘉麗含笑向周七姑瞪了一眼，用手指指駕車的中年漢子，周七姑笑道：「不妨事，他是先夫的一個老兄弟，可靠得很。」

武嘉麗笑道：「一定是有關『陰風教』的消息。」

「不錯，是與『陰風教』有關，不過你猜得並不完全，因為還與你欲找的仇人也有關係的。」

「哦，七姑是說易天行也加入了『陰風教』了嗎？」

「嗯，他不但加入了『陰風教』，而且聽說他地位還是相當高呢？」

「嘿嘿！」武嘉麗冷笑道：「就算是當了『陰風教』教主，也沒有甚麼了不起，連在地方上耍無賴的混混都能當上支壇的壇主，如此類推，那就可想而知了。」

「啊！武姑娘，這你可就想錯了，因為你還不明瞭『陰風教』的結構，所謂『支壇』不過是『陰風教』的外圍組織，只負責打探消息，照顧教中過往的人，如此而已，根本不能與聞教中重要事故，分壇主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屬於『陰風教』的一方重鎮，所以不僅武功要好，而且還要在江湖上吃得開，兜得轉，就以熊耳山分壇來說，分壇主『病尉遲』羅玉琪就是一位綠林巨魁，一支七節鋼鞭，會過很多成名英雄人物，而且還包括王屋派的掌門人在內。」

「七姑，算嘉麗低估了他們，認錯總可以了吧！」武嘉麗撒嬌似的笑着道：「其實事不關己，我才懶得管這些閒事啊！」

「不！武姑娘，你又錯了！」

「哦，嘉麗錯在那裡？」

「因為這並不是閒事，你也必須要管。」

「為甚麼？」

「為的是易天行呀，聽說他昨天就到了熊耳山。」

「啊！七姑，你幹嘛不早說？」

「咦，老身不是早就告訴你，與你欲找的仇人有關嗎？」

「好了，七姑，算嘉麗又錯多一次，你老說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天剛入夜，咱們緊趕一程，子時前就可以到達熊耳山了。啊！武姑娘，你大概還沒有吃晚飯吧？」

「是呀，嘉麗正準備去安仁吃的，還有馬兒跑了半天，大概也早餓了。」

「那麼咱們乾脆在這裡歇會兒，你將馬兒放到路邊去吃草，老身這車上帶有乾糧鹵菜，大概還足夠咱們二人飽餐一頓。」周七姑又招呼趕車的漢子道：「葉老三，移出一匹馬來給老身，你的馬車走得較慢，到達熊耳山後，可在戚家等候老身。」

約莫經過半個時辰，一切就緒，周七姑和武嘉麗才各自飛身上馬，絲鞭輕揮，兩騎人馬頓如離弦之箭般的飛馳而去。

＊　＊　＊

熊耳山在安仁縣的東南方，山麓有條驛道，通往靈縣，山勢高拔險峻，狀如熊耳，因此得名。

周七姑與武嘉麗到熊耳山時，一看天色，月兒仍在天中，可見她們這一程急趕，中途毫無耽擱。

「武姑娘，熊耳山分壇尚在組成階段，一切均未就緒，可能並未防範，不過為了以免打草驚蛇，還是要多加留意，老身只在暗中跟着你，還不想露面，假如易天行已離開此地，就不必驚動他們了。」

武嘉麗道：「這兩匹馬如何安頓？」

周七姑道：「此處遍地青草，就放着，牠們是不會跑遠的。」

「那麼，嘉麗就先走一步了。」

一條人影自馬背上斜斜縱起，落地時已在五六丈開外，接着幾個起落，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周七姑看得不住的點頭自語道：「這孩子果然是塊渾金璞玉，略加琢磨，便有如此的成就，觀主慧

眼識人，將來衣鉢承襲有人了！」

熊耳山廣達數十里，羣峯森立，武嘉麗從未來過此地，更不知分壇設在何處，加以深山中暗影沉沉，欲想在黎明前搜尋到分壇所在，實非易事也！

她翻山越嶺搜尋了一個多更次，仍然毫無發現，不禁焦急起來，心想，假如有周七姑在，她江湖經驗豐富，情形也許會改觀。

突然，她腦中靈光一現，想到了一個主意。她記起隨父兄走江湖時，曾學過口技，雖不太逼真，但猛一聽卻有幾分相似，於是她撮口「嗚嗚」，模仿餓狼的嗥叫，且奔且嗥，登時羣山响應，好像這熊耳山中突然來了萬千狼羣，聲勢煞是驚人。

峯腰一片密林中，搭蓋着幾座簡陋的木屋，裡面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個精壯的漢子，因為木屋中燈火已熄，所以在林外很難發現。

此起彼落的狼嗥聲，終於使他們從熟睡中驚醒過來。

「奇怪，熊耳山除了兔子，從未見過其他的野獸，這是從那裡竄出來的狼羣？」

「可不是嗎？眞他媽的邪門得很！」

「咦！燈怎麼滅了？誰帶有火種？」

「察察」兩聲，一盞桐油燈點燃了，木屋中間杯盤狼藉，顯然這些人在睡前鬧過酒。

「二楞子，還不快把燈弄滅了！」

「為甚麼？剛才又要叫着要點燈？」

「兩個都混球，你們怕餓狼找不着美食，點個燈引牠們來！」

「咱們躲在房子裡怕甚麼？」

「嘿，野狼成羣，不要說咱們這種因陋就簡的木屋，就算是風火牆的房子，也擋不住牠們前仆後繼的衝撲呢？」

「噗！」燈已滅了，但一條黑影已如幽靈般隱入了這片密林之中。

木屋中，話聲仍在繼續，但卻換了話題。

「趙老大，咱們『陰風教』是不是在中元節的晚上舉行開教大典呀？」

「是呀，喝酒時，易副總巡不是說得很清楚嗎？」

「可是，咱們這分壇難道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不是，分壇主送易副總巡出山時，曾和兄弟說過，本分壇欲趕在開教大典前，要大興土木，興建一座宏偉巨宅，做分壇的壇址。」

「啊，趙老大，我眞羨慕那位易副總巡。」

「嘿！」

「一路香車美人，左擁右抱，既威風八面，又艷福齊天，我二楞子若有一天能夠……」

「能夠甚麼？別做你娘的春秋大夢啦，你也不拿盆水瞧瞧自己那副尊容，是副甚麼德性！」

「趙老大，你可別瞧不起人，易副總巡又不是三頭六臂，只不過比我二楞子多會幾招把式，如果我……」

「二楞子，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敢在背後編排上司，傳到易副總巡耳中，你死是活該，可別連累了咱們這裡眾多的兄弟！」

「不說就不說，易副總巡都已去浮邱山了，還怕甚麼！」

話題一轉，便談到玩女人的經驗了。

伏在屋頂上的黑影輕輕「啐」了一聲，突然長身而起，一閃而逝。

曙光乍綻，兩騎健馬如飛的離開了熊耳山。

＊　＊　＊

戚家集在安仁和靈縣的交界處，有百餘戶人家，以戚姓為主，小鎮上只有幾家經營日常用品的小雜貨店，和一家小飯館。趕車的葉老三便是在這間小飯館歇腳。

武嘉麗和周七姑趕到時，飯館早已為她們準備了茶水，一會兒又送上三大碗熱騰騰的肉絲湯麵。

折騰了一宵，大家確是餓了，雖然麵裡是少油缺料的，但仍吃得津津有味。

飯後，武嘉麗將自屋中聽到的談話，簡單的對周七姑說一遍。

周七姑道：「那咱們只有跑趟浮邱山了。」

三人歇息了很久，正準備動身離去，突然聽到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刹那間已到飯館門前。

來的是四騎四人，為首的是個滿臉病容、年約五旬的雄偉老者，一身勁服，背後插着兩柄板斧，顯得威風凜凜的，人未下已先大聲喝道：「范老頭，也給咱們準備吃的，越快越好！」

周七姑一見這雄偉老者，向武嘉麗使了個眼色，然後笑着站了起來，抱拳道：「老婆子只道是甚麼人，這樣聲勢驚人，原來是『病尉遲』羅玉琪羅當家的，這就難怪了！」

羅玉琪已和其餘三人下了馬，正將馬拴好，聞言抬目望去，登時抱拳哈哈笑道：「原來是成大嫂也在這裡，羅某來得匆忙，沒有注意，還請多多包涵。」

周七姑淡淡一笑道：「十餘年不見，羅當家的仍一神如昔，只是越來越謙虛了。」接着一指羅玉琪身後三人道：「怎不給老婆子引見你這幾位朋友？」

羅玉琪側過身子道：「這三位都是羅某的好友，人稱『雲秋三傑』，『雲中雁』羌銑、『跨山虎』呂綱和『五步追魂』沈道南。」

又指着周七姑向「雲秋三傑」笑道：「這位女煞星，三位雖未見過，想必也有過耳聞，十餘年前縱橫七省，以一管鎖喉槍連敗白道十四位頂尖高手的『奪命魔槍』成一狂，便是這位女煞星的尊夫，可惜後來不幸爲那班自命爲俠義道的所陷害……」

「老婆子是周七姑，用不着羅當家的囉嗦了。」

人的名，樹的影，「毒手羅刹」周七姑當年兇名，並不在乃夫成一狂之下，「雲秋三傑」早已如雷貫耳，這時情不自禁的流露一片欽敬之神色，抱拳深深一揖道：「愚兄弟久已仰慕周前輩威名，今能拜識尊顏，實在畢生榮幸。」

周七姑微笑道：「老婆子那點薄名，只是江湖朋友抬舉的，三位不必認眞。」

「咦，成大嫂，」羅玉琪指指葉老三和武嘉麗道：「這兩位你也該給咱們引見一下，以免失了禮數呀！」

周七姑指着葉老三道：「他是過去先失的手下，名叫葉老三，這位小窮酸兄弟是……」

武嘉麗已易釵而弁，當然不能再用那脂粉氣的名字，可是事先沒有商量好，臨時又捏造不出一個普通的適當的名字，一時感到很窘。

於是武嘉麗立即趕忙站起身來，作個揖應道：「小生文素臣，請各位老英雄多多指教。」

她竟冒用了死去丈夫的姓名。

周七姑笑道：「別儘站着說話，大家請進來坐坐吧！」

這時飯館的老板范老頭才找到說話的機會，向羅玉琪問道：「羅爺，你們幾位想吃點甚麼？」

羅玉琪道：「你店裡有些甚麼？」

「有鹵菜、猪牛肉、蛋，水缸裏還養着一條兩三斤重的草魚。」

「就只有這些？」

「鄉間地方嘛，羅爺如嫌不夠，後面雞籠裏還有兩隻老母雞……」

「行，全要了，動作要快！」

羅玉琪又轉向周七姑笑道：「成大嫂，多年不見，今天羅某請客，還請賞光。」

周七姑原想不領情，但繼而一想，羅玉琪突然在此間出現，也許和「陰風教」有關，倒不如趁機探探虛實，於是頷首笑道：「承羅當家看得起，我老婆子怎能不識抬舉！」

羅玉琪突然放聲大笑道：「一別十餘年，想不到咱們成大嫂的唇槍舌劍，仍和腰間的緬刀一般厲害。」

周七姑面色微沉道：「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飯館老板范老頭這時已將桌上收拾乾淨，擺上了杯筷，然後向羅玉琪問道：「羅爺可要用酒？」

羅玉琪顯得不耐煩的道：「當然是要喝酒，菜弄得怎麼樣了？」

「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一會兒，端上一隻大拼盤和兩壺酒，羅玉琪抓起錫壺先給每人面前斟了一杯，然後舉杯道：「今天羅某特別興奮，既邀得雲秋三傑下山相助，又邂逅了十餘年不見的老友成大嫂，薄酒粗餚，雖嫌怠慢，但在這荒村小店，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諸位定可原諒，羅某敬各位一杯。」

一邊飲酒，一邊等菜，一邊聊天，碰杯聲、談話聲，間或夾雜雄壯的哈哈聲，倒給這座小鎮的冷寂早晨，帶來了一片活潑生氣。

炒肉片、紅燒魚、淸炖鷄……都已先後上到桌子來了。

周七姑先敬羅玉琪一杯酒，然後使用心機的套問道：「羅當家的這些年來，定是飛黃騰達了，不知現在那座山頭得意呢？」

羅玉琪登時神情變得嚴肅的道：「不瞞成大嫂說，羅某幹了大半輩子打家劫舍的勾當，實在膩了，正欲另起爐灶，幹點別的活計，適時蒙敝教教主寵召，並委以熊耳山分壇壇主的重任，只是一切草創伊始，所以，不敢請成大嫂往本壇隆重款待。」

周七姑裝腔作勢的抱拳相賀道：「羅當家的，哦，現在該稱羅分壇主了，身入龍門，必可大展雄才，將來前途未可限量呢。」

羅玉琪甚爲得意的哈哈大笑道：「但願能如成大嫂金言，其實成大嫂如果肯投效敝教，地位定在羅某之上，只不知成大嫂是否肯放棄獨來獨往的主見？」

周七姑微笑着未置可否，兩道目光却移向雲秋三傑道：「這三位想必是羅分壇主羅致的高手了？」

羅玉琪道：「他們三位和羅某相交有年，根本談不上羅致，雖暫屈就本分壇香主之職，那完全是看在多年的過命交情，所以不計較名位。」

「這份道義眞是難能可貴！」周七姑又端起酒杯，向雲秋三傑一舉杯道：「老婆子借花敬佛，祝三位以義全交的新任香主一杯！」

雲秋三傑也一齊舉杯道：「愚兄弟怎敢擔當前輩敬酒，這杯酒就算愚兄弟向前輩表達敬意吧！」

武嘉麗這時一本正經的向周七姑道：「七姑，有完沒完，你老還沒聽完小生說的故事呢！」

周七姑不禁一楞，詫道：「故事？甚麼故事呀？」

武嘉麗心中暗笑，雙目掠過一絲含有暗示異采，周七姑頓時領悟武嘉麗是在鬧鬼，想藉機查問易天行的一切，便假裝恍然而悟道：「哦，你是說那輛油壁香車，和車中兩個如花似玉的美女是也不是？」

武嘉麗笑道：「正是，正是，小生還以爲七姑經過這番應酬，已經忘記了呢？」

周七姑苦笑道：「忘是不忘的，只是老婆子已退出江湖十幾年了，成名早的，像羅分壇主這些江湖舊識，老婆子當然知道，若是成名較晚，老婆子自然不知道了。不過不要緊，這位羅分壇主眼皮子寬，交遊廣，你再說一遍，也許羅分壇主知道是甚麼人物。」

羅玉琪笑道：「這位文老弟見着的，可是一個風流瀟洒的中年人，帶着一輛金碧輝煌的雙馬車，車中坐着兩個風華絕代的美人。」

武嘉麗笑道：「原來羅分壇主也見着了。」

羅玉琪道：「不但見過了，而且還是相當熟悉的。」

武嘉麗裝得喜孜孜，而且有着一絲既妒且羨的意味，急問道：「他是幹甚麼的？看他那種排場，眞不啻是位輕裝出遊的王孫公子。」

「啊！他呀！」羅玉琪似與有榮焉的呵呵笑道：「他就是敝教的副總巡，也是敝教教主新近收歸門下的弟子，姓易名天行，綽號『喪門劍』，雖然出道較晚，但尚未投入敝教教主之前，便已名滿江湖了，算得上是年輕一代中的傑出人物，加上他家大業大，還有一點點排場，在他根本算不了甚麼。」

武嘉麗眉頭微鎖，不勝感喟的道：「早知學武有這些好處，眞不該死啃書本的，啊！七姑，你老和羅分壇主多談一會兒，小生要告辭先走一步了。」

羅玉琪道：「文老弟何不多坐一會，急着欲去那裡？」

武嘉麗嘆了口氣道：「小生苦讀十年，搏不到一領青衿，所以心灰意冷，立志遍遊名山大川，一舒胸中悶氣，傳聞嶽麓高聳靈秀，稱爲絕勝，欲前往一遊。」

羅玉琪曖昧一笑道：「文老弟大概是難忘那輛金碧輝煌的香車吧？」

武嘉麗笑道：「羅分壇主說笑了！」

羅玉琪也笑道：「這話固然是說笑了，但文老弟如果稍繞一點路，也許能再見到那兩位絕色佳人哩！」

武嘉麗故作驚喜道：「羅分壇主是說，那輛香車也是往這條路上走了？」

羅玉琪點點頭道：「他們是往浮邱山，文老弟知道浮邱山在那裡嗎？」

武嘉麗含笑道：「在益陽縣境內，謝謝羅分壇主指點，小生就此告辭了。」

說完深深一揖，一搖三擺的走出了飯鋪，口中輕聲吟哦道：「綠雲高髻，點翠勻紅時世，月如眉。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眼看唯恐化，魂蕩欲相隨。玉趾迴嬌步，約佳期。」

一陣馬蹄聲起，武嘉麗絲鞭輕搖，絕塵而去。

羅玉琪哈哈笑道：「這位文老弟大概書本啃得太多了，眞是呆得可以，哈哈……」

周七姑也霍地的站了起來，道：「倒是羅分壇主一言提醒了老婆子，那孩子呆頭呆腦的，可不要惹惱那個姓易的，那才叫做吃不完兜着走啦，我老婆子得要追去攔阻他，今天承羅分壇主破費，謝啦，至於老婆子是否投入貴教，容我多考慮幾天，再作答覆，告辭了！葉老三，咱們走吧！」

* * *

浮邱山在益陽四百里，峯巒起伏，亞於南嶽，山麓濱水瀠洄，白帆片片，景色極爲秀麗壯觀。

于家五虎是爲害湘北一帶的惡霸，他們的巢穴，便是在峯巒起伏，濱水瀠洄的浮邱山內。

羣峯環拱中，有一片數里平坦山谷，本名叫純陽谷，裡面有呂純陽的享廟，但至于氏五虎霸佔此谷後，即將廟宇拆除，興建了重樓疊閣，並改名爲「五虎谷」。

五虎手下約有百餘兄弟，都是橫眉豎目，泯不畏死的江湖敗類，連地方官都對這一股惡勢力忌憚幾分。

這天，武嘉麗單人匹馬到了「五虎谷」口，駐馬向內張望，其實從谷口到谷內，還得繞過好幾座峯脚，自是一無所見，不過她的這種舉動，却引起了谷口樁上弟兄的懷疑，這裡經常有五六個兄弟把守，這時一個敞胸大漢走了過來，大聲喝道：「你這窮酸，敢來本谷偷窺，難道不怕死嗎？」

武嘉麗仍然裝得怯怯的道：「不！小生不是有意來偷窺的，只想找一個人。」

「找人？找誰？」

「啊！一個很瀟洒的中年人，隨行還有一輛很華麗的馬車呢！」

「哦，你認識他？」

「不，不認識，小生只是覺得那輛馬車很好看，想多看幾眼……」

「一派胡言，小子，你可是眞

的吃了熊心豹膽，敢來『五虎谷』做奸細，還不自己快滾下馬來受縛，難道還要老子動手不成！」

「好漢爺，小生是實話實說呀，請高抬貴手，饒了小生這次吧！」

武嘉麗嘴裡說得甚是可憐，其實滿腹笑意，毫無懼色。

那壯漢不知自己已死星照命，還認爲文弱可欺，大聲喝道：「你是自討苦吃，可怨不得老子黑……」

喝聲中，十指箕張，向武嘉麗飛撲過去。

武嘉麗絲鞭輕輕一點，高聲叫道：「好漢爺饒命！」

「叭達」一聲，壯漢凌空摔下，連「黑」字下文都未交代，便糊糊塗塗的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壯漢的幾個同伴見狀，同時都走了過來，其中一個眉角有塊刀疤的，大概是他們的頭目，喝道：「洪五，看看江豹傷勢如何？有沒有得救？」

武嘉麗裝模作樣的作出一副驚駭狀，顫聲道：「這位好漢大概是突然得了急病，小生可沒有動手啊！」

眉角有塊刀疤的漢子狠狠的瞪了她一眼，沒有吭聲，顯然他是在等候洪五的報告。

「秦老大，江豹已經死了，可是全身並無傷痕。」

武嘉麗急道：「好漢爺，小生沒有說錯了吧？」

眉角有塊刀疤的秦老大嘿嘿冷笑道：「小子，你別先得意，不管怎麼樣，你還是脫不了嫌疑。」

武嘉麗似已豁了出去，這時反而鎮定下來，冷冷的道：「依好漢爺的意思，是不是還要小生自己下馬受縛？」

秦老大冷哼一聲，道：「這是最聰明的選擇！」

武嘉麗道：「假若小生不願意呢？」

秦老大眉角上那道刀疤跳了幾下，喝道：「朋友，別反穿皮襖裝羊(佯)了！你到底是那條線上的朋友？來意如何？請即說明白，兄弟也好好的接待。」

武嘉麗道：「小生方才已和那位死去的朋友好漢說過，是來找人的，你們不信，又有甚麼辦法？」

秦老大一聲大喝道：「弟兄們，這點子可能很扎手，大家亮傢伙，先收拾他再說，死活不拘！」

「嗆郎」聲中，四個把守谷口的漢子，齊齊都亮出了傢伙——四柄寒光閃閃的鬼頭大刀。

武嘉麗哼聲道：「果然是羣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盜匪，姑……少爺今天可要爲地方除害了！」

秦老大一聲暴喝道：「兄弟們，這小子是奸細，宰了他！」

四柄鬼頭刀寒芒四射，由四個不同方向位置，齊向武嘉麗的身上劈去。

武嘉麗怎會把這四個毛賊放在眼內，冷笑聲中，絲鞭連揚，發出「叭……」幾聲脆響，四個壯漢也似中了邪一般，作張牙舞爪狀定在原地不動，原來他已被武嘉麗揮出的鞭梢全數制住了穴道。

武嘉麗冷聲一哼，策馬進入谷口。

由谷口到于氏五虎的谷中住所，有一條繞着幾座峯脚彎彎曲曲的寬敞道路，武嘉麗一路行來，途中雖也遇上了好幾撥腰跨鬼頭刀的漢子，以懷疑的目光迎送着，並未有發出事故，因爲他們信賴守在谷口的弟兄，一定經過嚴格的盤查。

面對谷口，是一座雄偉壯觀的巨宅，八字門牆，門口兩側各蹲着一對巨大的石獅子，白色大理石石階，門額上懸着一塊黑漆橫額「嘯風府」三個大金字，泛出閃閃金光，也顯示出這巨宅主人的雄風。

自巨宅八字門牆向兩翼延伸，却都是同一型式的磚砌瓦房，顯得非常齊整。

嘯風府的前面，是一塊可容約千人的草坪，淺草茸茸，青翠一片，草坪邊上搭着一長列凉棚，裡面排列着兵器架、石鎖、千斤擔等練功用具。

武嘉麗進入谷中，從那些磚砌瓦房內出來了很多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但都只站在門前張望。

馬行極緩，她都藉機打量谷中形勢。

「朋友，前面已經沒有路啦，你找誰？」原來她已到了巨宅的石階前，一個懷抱鬼頭刀的精壯漢子攔在馬前問話。

武嘉麗勒住了馬，淡淡一笑道：「找一位姓易的！」

懷抱鬼頭大刀的精壯漢子微微一楞，但很快就說道：「咱們五虎谷中沒有姓易的人？」

武嘉麗道：「在下欲找的那姓易名叫天行，尊駕該知道是誰了吧？」

抱刀大漢目光一楞道：「不知道。」

武嘉麗對那抱刀大漢那副盛氣凌人的樣子，實在忍無可忍，揚手一鞭揮去，叱道：「該死的東西！」

抱刀大漢被抽得像陀螺般的旋轉，臂上和背上的衣服抽去了一大半，登時皮翻肉綻，血流如注，只痛得他咬牙切齒，一聲厲聲喝道：「小賊，你敢來五虎谷中撒野，老子就劈了你。」

鬼頭大刀一掄，正欲撲向武嘉麗，突然聽得一聲大喝道：「住手！」

抱刀漢子聞聲，忙收住刀勢，趁勢往旁一縱，躬身道：「三爺，這小子無故來谷撒野！」

武嘉麗趁機打量來人，是個三十五、六歲的中年男子，一張青慘慘的臉，短眉細目，頷下微鬚，一身全青短打，腰間纏着兩柄八楞鍊子錘，雙手叉腰站在大理石台階上，向那個抱刀漢子瞪了一眼，沉聲喝道：「閉嘴，快敷藥去！」然後向武嘉麗抱拳道：「手下兄弟失禮之處，在下這廂陪罪。」

武嘉麗估不到對方會來這一手，一時間反而感到不知如何應付了，當然她是不肯認錯的，想了一想，便也在馬上抱拳道：「在下是來貴谷找位姓易的朋友，致引起貴手下的誤會……」

一陣急急的馬蹄聲如飛而至，馬未停下，一個精壯的漢子已自馬背離鞍縱起，落在大理石台階上，向臉色青慘慘的中年漢子躬身一禮，然後指着武嘉麗道：「稟告三爺，這小子是奸細，江豹已死在他的手上，秦老大和其餘三位兄弟也全被制住穴道。」

青慘慘臉色的中年漢子臉上毫無表情，手一揮道：「知道了，吩咐厚殮江豹！」

然後轉向武嘉麗道：「在下于禮虎，尊駕可否見示姓名？」

「文素臣。」武嘉麗仍然冒用了她亡夫的姓名。

「哦，是文少俠，久仰。文少俠要找姓易的朋友，可是『喪門劍』易天行易大俠？」

「不錯，正是易天行。」

「文少俠與他可是舊識？還是新交？」

「兩年前曾有一面之雅。」武嘉麗的眉梢跳動了一下，冷冷的道：「不過聽說他近來春風得意，携帶兩個絕色美女，香車美人，到處遊蕩，在下很想見識一下他那兩位傳聞中的美女……嘿嘿，食色性也，于三俠請莫見笑……」

「哦，文少俠原來是風流種子，失敬，只是尊駕來晚了一步，易大俠已於今晨離開此處回九疑山去了。」

武嘉麗覺得人家沒有瞞騙自己的必要，當下抱拳一拱道：「易天行既已離此他往，在下就此告辭了。」

「且慢！」于禮虎突然臉色一沉，冷冷的道：「五虎谷可不是客棧飯舖，任由尊駕要來就來，要去就去！」

武嘉麗早已料到事情不會輕易了結，於是雙目一挑，冷笑道：「尊駕是想將文某扣留在此？」

于禮虎道：「尊駕也是江湖人，應該知道江湖規矩，尊駕來本谷既未按江湖禮數投帖拜山，而且將本谷弟兄打致一死一傷，連片言隻語也不丟下，就想一走了之，尊駕也太藐視本谷了！」

這番話的含意，武嘉麗自然是聽得懂，只要她好言交代幾句，來個事後補救，對方也就藉機下台，將這檔子事略了過去。可是她偏不領這個情，冷笑道：「在下不懂江湖規矩，尊駕如嚥不下這口氣，這就請劃出道來，在下照單全收。」

口氣之狂，幾乎將于禮虎的肚皮都氣炸了。

于氏五虎本非善類，于禮虎所以對武嘉麗如此容忍，是經過老大于仁虎的指示，因爲五虎谷已接受了「陰風教」的領導，現正籌備設立分壇的事宜。

午夜時分，「喪門劍」易天行也確實曾來過五虎谷，於曙色乍綻時離去，他來傳達教主諭旨：「一、盡早籌設分壇；二、在開教大典前，盡量忍耐，不要發生任何事故；三……」

于禮虎一張青慘慘的臉，氣成了鐵灰色，脚步沉重的走下大理石台階上，戟指武嘉麗喝道：「小子，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還不趕快下馬受死！」

武嘉麗慢條斯理的含笑下馬，從鞍旁取了帶鞘長劍，順手在馬背上輕輕一拍，將馬趕開，然後面向于禮虎不丁不八一站，說道：「于當家準備如何賜教？」

于禮虎也解下了腰間的八楞鍊子錘，怒喝道：「亮你的長劍吧！咱們今天是生死搏鬥，儘管出招吧！」

武嘉麗自隨涵眞師太習藝，這還是第一次正式與敵交手，但她對近年所學却極有信心，所以神情顯得十分鎮定，聞言淡淡一笑道：「于當家的請盡量施爲，到了文某需要亮劍的時候，文某自然會亮劍的了。」

這對于禮虎來說，簡直是一種輕視，但于禮虎已狠下了心，並不計較這些，鍊錘「嘩啦啦」一响，右手錘突然飛起，一招「遙叩紫府」向武嘉麗迎面撞去。

武嘉麗嘴角含笑，不閃不避，雙目凝視對方飛來的八楞錘，覰準錘的來勢至切近時，突以劍鞘向錘上楞角點去。

于禮虎也非庸碌之輩，那一招「遙叩紫府」只不過是試探性的虛招，自不會讓對方點着，右手猛往回一帶，同時左手錘又已飛去，直取對方下腰部位。

武嘉麗因經過易容，臉色蠟黃，看不到飛上臉上的兩片紅暈，但從她清澈的眸子裡暴射出寒光，便知道她已動了殺機。

男人和女人動手過招，最忌指向人的胸部或下腰部位，因這是極

為下流的舉動。

不過，這並不能怪于禮虎下流，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武嘉麗是易釵而弁的女流之輩，而武嘉麗也忽略了自己已作了男人裝束。

「下流淫賊，找死！」喝聲中，武嘉麗長劍業已出鞘，只見碧虹一閃，錘鍊已被攔中斷為兩截，一柄碧霞流轉的寶劍，已觸到于禮虎的脖子上。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突聽一聲大喝道：「武姑娘，請手下留情！」

武嘉麗微一怔神，一條她極熟悉的人影凌空而降，原來是周七姑。

接着又响起一陣哈哈的粗獷笑聲，道：「武姑娘好俊的身法，果然不愧是涵眞師太老前輩的高足，老朽又算開了一次眼界了。」

于禮虎一招受制，以為必死無疑，因為他根本連對方身法都未看清楚，冷颼颼的劍鋒已是砭肌生寒，所以只有閉目待死的份兒，這時聽到他大哥的笑聲，才不禁詫異萬分的睜開雙目。

「于老三，還認識我老婆子嗎？」

「啊！是七姑！」于禮虎青慘慘的臉上泛起一份驟然的驚喜，也有一份慘敗的愧色。

周七姑自是看得出來，笑道：「這眞是大水冲進龍王廟，于老三，讓大妹子一招半式是應該的，此後是一家人了，老婆子來為你們引見引見。」

隨同周七姑出來的，有于家其餘四虎，他們是按「仁、義、禮、智、信」排名，老大于仁虎、老二于義虎、老三便是和武嘉麗交手過招的于禮虎、老四于智虎和老五于信虎。

引見完畢，于仁虎抱拳笑道：「武姑娘，這一切都是誤會，還請你多多包涵！」

武嘉麗也抱拳道：「實在是晚輩失禮，還請前輩多多擔待！」

周七姑笑道：「別站在門口說些無謂客套話，于老大，難道這樣就是你們五虎谷的待客之道嗎？」

于仁虎呵呵笑道：「七姑責備得是，兩位請入內侍茶。」

* * *

周七姑和武嘉麗離開了五虎谷，葉老三的馬車就在谷外等着。

武嘉麗懷着滿腹疑團急切想知道究竟，於是將坐騎拉在馬車後面，一頭鑽進了車廂。

蹄聲得得，輪聲轆轆。

車廂中，周七姑笑道：「老身料到你會急不及待的。」

「嘉麗最怕打悶葫蘆的，」武嘉麗抱怨的道：「七姑既和于氏兄弟有淵源，而且又知道嘉麗是來五虎谷的，為甚麼不先告訴一聲呢？也免致我出手傷人啊！」

「傻孩子，那你錯怪了老身了，老身也是在你和于老三對話時趕到的。」周七姑嘆了口氣道：「于氏兄弟雖曾隨先父多年，但先父過世後，老身也因厭倦江湖風險，蒙觀主收容，修習無為之道，這其間已相隔十數載，一個人的心性變遷是無法估計的，老身怎知他們仍否念舊？」

武嘉麗道：「我總覺得七姑處理這件事實在太過冒險了。」

「孩子，老身還要告訴你一個極想知道的消息。」周七姑笑道：「老身已得到令尊和令兄的消息……」

武嘉麗急不及待的問道：「他們現在在那裡？」

周七姑道：「已往九疑山去了。」

武嘉麗疑惑的道：「他老人家也知道是易天行……」

周七姑搖搖頭道：「你錯了，他不是去找易天行。」

武嘉麗不解的道：「那麼他老人家去九疑山幹甚麼？」

周七姑笑道：「你們父女查訪仇人，正好殊途同歸，都找到了陰風教，聽說當年劫奪令尊鏢銀的賊子，正是現在的陰風教教主『黑手閻羅』巢斌，這不是很巧合的事嗎？」

武嘉麗聞言大急道：「家父兄人單勢薄，太危險了，七姑，求你老助嘉麗一臂之力，咱們得趕上他們，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周七姑道：「孩子，沉住氣，令尊勢力並不孤單，老身敢斷言，陰風教開教大典之夕，也就是該教覆滅之時，孩子，你知道是為了甚麼嗎？」

武嘉麗兩眼睜得大大的，望着周七姑搖了搖頭。

「據說陰風教組成的份子——當然是指把持總舵重要位置的，都是當年『黑煞黨』的漏網餘孽，『黑手閻羅』巢斌名義上是陰風教教主，其實只是一個傀儡，因為幕後還有一位牽線的太上教主，也就是原『黑煞黨』的首領『七絕書生』方天雄。」周七姑說到此處，突然問道：「孩子，你聽說過『黑煞黨』嗎？」

武嘉麗頷首道：「聽家父約略提過，那是一個喪盡天良、專幹傷天害理的組合，老百姓受盡荼毒之苦，因為他們勢力龐大，各派都噤若寒蟬，後來終於激惱了一位武林奇人，出面糾集各派，才在江西懷玉山一鼓將『黑煞黨』盪平，消聲匿跡了十餘年，想不到現在又蠢蠢欲動起來，哦，七姑，那位武林奇人是誰？這次撲滅陰風教，他會否參加？」

周七姑笑道：「那位武林奇人就是你現在的恩師，也就是紫雲觀觀主了。」

武嘉麗驚喜的道：「原來是我的恩師！不用說，這次她老人家又準會出面的。咦，奇怪，拜別恩師時，她老人家怎麼未有提及此事？七姑，你老這消息是從那裡得來的？」

「老身在途中遇到孟五姑。」周七姑道：「她奉觀主之命前往各派連絡，約定在中元日在寧遼縣冷道城的玉皇廟會合，令尊和令兄已去江西建昌府，到時也會趕到冷道城的。」

武嘉麗詫異道：「建昌府？家父去建昌府幹甚麼？」

周七姑笑道：「尊翁已簡放建昌府的知府，令尊大概是去告知尊翁有關你的消息，以及追查仇人的情形。」

「啊！」武嘉麗默然了片刻，幽幽地道：「七姑，現在不過初夏，距中元日還早啦，咱們準備去那裡？」

「當然是紫雲觀啦！」周七姑道：「孟五姑曾奉觀主之命，着令咱們立即回觀，在這段時間裡，觀主還欲傳你兩種絕學，到時才有取勝的把握。」

武嘉麗萬分感動的道：「恩師她老人家對嘉麗眞是恩比天高，嘉麗眞的不知如何報答她老人家呢？」

周七姑笑道：「觀主功力通玄，胸羅萬有，已是地仙中人物，還用得着你去報答嗎？」

頓了一頓，又正色的道：「不過，你若眞存心報答師門厚恩，倒也有個辦法。」

武嘉麗連忙問道：「七姑，是甚麼辦法？」

周七姑道：「使師門發揚光大，觀主因自己一生淡薄名利，常以未能光大紫雲觀為憾事，如果你將來能完成觀主這份心願，不是等於報答了師恩嗎？」

武嘉麗頓時神情肅穆，滿面堅毅之色的道：「多承七姑指點，嘉麗今後有生之年，決以光大師門為職志，至死不渝！」

周七姑感動的道：「好孩子，老身也許看不到紫雲觀飛黃騰達的那一天，但老身衷心祝福你一定成功的。」

* * *

玉皇廟是一座很大的道觀，殿宇連雲，香火極為鼎盛。

廟中有二十多名道士，觀主李道元雖已年逾古稀，但鬚髮漆黑，精神異常健旺，頗有仙風道骨之概。

廟後，參天古木成林，蔭蔽着一棟精緻小築，門額上塑着三個瘦金體字——「養性軒」，是觀主李道元修眞養性所在。

正是上燈時分，養性軒燈火通明，香烟繚繞。

這時，觀主李道元正陪着一代武林奇人涵眞師太，在討論着「將欲無陵，固守一德」，和「人心惟尼，道心惟微」的道理。

孟五姑、周七姑和武嘉麗都未隨侍在側，因為她們都各有職責，二人負責監視玉皇廟四週，以防奸細潛入。

約莫定更時分，養性軒內已經坐滿了人，李道元雖養性葆茹，修為有素，並非武林中人，所以對在場來客，均陌不相識，涵眞師太均為一一引見。

少林派掌門方丈澄心大師及羅漢堂高僧澄靜、澄慮。

武當派掌門觀主道明道長和大弟子太眞道士。

青城派掌門人「竹杖神翁」甘天霖和師弟「擒龍手」宋炳行。

峨嵋派長老玄通大師。

衡山派掌門師叔「劍叟」莊鼎。

鄂東靳家堡堡主「筆拐雙絕」靳慕儒、武師「火鴿子」公冶靈、「鐵沙掌」姜中平。

川西俞氏三英，「巧手魯班」俞白泉、「乾坤雙環」俞白川、「紫衣女」俞白虹。

武嘉麗的父親「短戟溫侯」武元中和兄長武家俊。

引見完畢，李道元一一稽首，亟道仰慕之忱。

養性軒權充這干俠義道的議事廳，因涵眞師太德高望重，且曾出面邀集各派剿滅「黑煞黨」於前，所以仍一致推舉她為議事主席。

涵眞師太僅說明：「陰風教的總壇設在舜原峯頂。」便請在場衆俠，各抒剿賊卓見。

經過一番討論，涵眞師太歸納各人意見，作了如下的決定：

一、明面：由「短戟溫侯」武元申出面拜山，向該教教主「黑手閻羅」巢斌討取鏢銀，隨同前往的有「筆拐雙絕」靳慕儒、俞氏三英、「擒龍手」宋炳行、澄慮大師、周七姑和武嘉麗兄妹共計十人。

二、暗面：澄心大師和澄靜大師由峯左潛入、道明道長率弟子太眞由峯右潛入、「竹杖神翁」甘天霖和玄通大師由峯後潛入、「劍叟」莊鼎率領武師「火鴿子」公冶靈、「鐵沙掌」姜中平暗中接應，並相機行事作擾亂性的處理。

三、由涵眞師太率領孟五姑，暗中嚴密監視該教幕後太上教主「七絕書生」方天雄的行動。

人事分配既畢，暗面各組相繼告辭，很隱蔽的離開了玉皇廟。

片刻之後，明面拜山的也浩浩蕩蕩地向九疑山方面而去。

＊　＊　＊

中元節的晚上，玉宇無塵，一輪銀盆似的皓月，高掛在中天，給九疑山上抹上一層淡淡的銀灰色彩。

七月中旬，湘南一帶應仍是浴暑時令，但山中氣溫極爲凉爽，習習晚風，使人感到份外舒暢。

武元申一行十人，都是武林健者，脚程自非常人可比，自冷道城至九疑山入口不過二十餘里路程，他們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到達。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羅嚴九峯，異嶺同勢，所以名爲九疑。

山有九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簫韶、桂林、杞林。

舜源峯居中，高接霄漢，上有飛泉懸瀑，蹊徑險絕，陰風敎總壇便設在峯頂。

那是一座美奐美侖的雄偉建築，重樓叠閣，屋宇櫛比，遠望雲烟繚繞，無異神宮仙殿。

正門東向而開，門額塑着「陰風宮」三個顏體大字，門前一條碎石鋪成的寬敞之路，啣接盤峯而下的羊腸坡道，寬敞道路兩側，移植千株翠柏，排列成行，愈顯得陰風宮氣象萬千。

時值子夜，陰風宮張燈結綵，燭火通明，議事廳內樂聲悠揚，原來他們的開敎大典正方興未艾。

武元申一行人乃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除了在入山時，經把關敎徒略加盤問，並施放三支藍色蛇燄，向總壇報訊外，一路倒是毫無阻擋。

他們到達了陰風宮，投了拜帖，自有敎徒負責接待，不過陰風敎開敎大典並未邀請任何門派觀禮，所以他們被接待在迎賓館暫時休息。

開敎大典一直延續至丑正才告禮成。

武元申等人感到萬分不耐，一個兩鬢斑白、身穿青綢長衫的瘦長老人適時走進來，抱拳道：「有勞諸位貴賓久候了。老夫黃通，奉敝敎主之命，來請諸位貴賓到議事廳見面。」

語氣冷森傲慢，武元申等人雖然很生氣，但想想此行目的，也就只有冷冷一笑，按捺住滿腔怒火。

穿過一片佔地數畝的廣場，便是金碧輝煌的議事廳，廳高十丈，裏面可容納數百人而未感擁擠，其寬可想而知。

武元申一行人剛到大廳門前，黃通已搶先一步入廳，高聲道：「稟敎主，來賓已帶到！」

用「帶」而不用「請」，顯然是對武元申等人極端奚落，但武元申等人仍然啞忍下去，沒有發作。

抬目向廳內望去，正面神龕業已幃幔低垂，不知所供奉的是何方神聖，神龕前是一張長形供桌，上面擺放了三牲祭果，燭台香爐，香烟繚繞，氤氳滿室。

供桌前，正中的虎皮交椅上坐着一個濃眉巨目、繞頰鋼髯的修長雄偉老者，他就是陰風敎敎主，也就是武元申追尋多年的劫鏢仇人──「黑手閻羅」巢斌。

巢斌兩側，雁翅般一邊坐着八人，年紀都在三十五以上，一律青色長衫，面目森冷，對武元申等人彷如不見，身後是一雙青年男女，女的雙手捧着一隻金光燦爛的香爐，男的捧一根溜金鏜。

這些人中，武元申僅認識兩個人，一是巢斌，另一個便是他殺婿仇人易天行。

武嘉麗見到了易天行，雖然銀牙咬碎，在父親和許多前輩面前，還是强行抑制了快要爆炸的復仇火燄。

巢斌聽黃通稟告後，連身子都未稍動一下，僅低喝了聲：「爲來賓看座！」

武元申已跨進大廳，哈哈笑道：「不必了，閣下一步登天，排場倒眞不小。嘿，武某不是來向你這位敎主道賀，用不着客套了！」

巢斌冷冷的道：「那麼閣下是來討債的嗎？」

武元申沉聲道：「二十萬兩官銀、十六條人命，我想閣下不會留欠來世債吧！」

巢斌濃眉一揚，突然放聲大笑道：「本敎金銀盈倉滿庫，人命更不值錢，不過，就憑你們這幾塊料子，哈哈……」

「筆拐雙絕」靳慕儒大聲喝道：「巢斌，你身爲一敎之主，說話時沒有一點敎主的風範！」

巢斌雙目暴射出兩道兇光，指着道：「你是個甚麼東西，也配和本敎主說話！」

靳慕儒怒極而笑，指指坐在巢斌兩側的人道：「你問問你手下這些黑煞黨漏網餘孽，便知靳爺和你說話，是在抬舉你這武林敗類了。」

巢斌大喝一聲，突地站了起來，用手向外一指，道：「到外面去，巢某若不讓你們死上十天，備受煎心刮骨之苦，就枉爲陰風敎敎主了！」

議事廳外的廣場之中兩陣對立，一邊是陰風敎之巢斌和手下的十六名敎徒，一邊是以武元申爲首的一干俠義之士。

武嘉麗殺夫仇人見面，早已目眥俱裂，殺機盈面，此刻她已恢復了本來面目，低聲向她爹爹武元申說了幾句話，便縱身到了場中，手中碧虹劍一指「喪門劍」易天行，嬌叱道：「惡賊，殺夫之仇不共戴天

，你還不給我滾出來受死！」

易天行請示過敎主──也是他的再授藝恩師，便嬉皮笑臉的走了出來，走到和武嘉麗相距七尺停住，輕薄地笑道：「當年易某看上你，正是你的福份，想不到你竟然看上了那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窮酸，嘿，易某得不到的，也決不讓別人得到，易某能讓那小窮酸死在這賤人的肚皮上，做個風流鬼，已是格外開恩了！」

這番不堪入耳的話，使武嘉麗更加羞怒交迸，碧虹劍一振，叱道：「萬惡賊子，看劍！」

一招「玉女投梭」向易天行分心刺去。

易天行自拜在巢斌門下，亦已技藝大進，怎會將武嘉麗放在眼中，喪門劍「撥草尋蛇」，反削對方皓腕。

他作夢也想不到武嘉麗已投入一代武林奇人涵眞師太的門下，武藝造詣已高出他不知凡幾，即使換上巢斌，也只在伯仲之間，難分軒輕呢！

易天行不知死星照命，猶在逞口舌之利，大施輕薄道：「武姑娘若肯開方便之門，易某願率先爲入幕之……」

武嘉麗氣極恨極，殺機早動，三招一過，也正是易天行口舌輕薄之時，突展新近學成的「電閃三式」，顧名思義，這三式劍招完全像閃電之速，易天行「賓」字尚在喉間，半邊腦袋已飛上半空，同時胸口也着了一劍，武嘉麗皓腕一沉，給易天行來了個大開膛，登時腸臟流滿一地，慘不忍睹。

寫來費了很多筆墨，其實當時只是一刹那間之事，巢斌雖已察覺，但對方劍勢實在太快，他正欲出聲提醒易天行注意，但爲時已晚了，易天行已受到了應得的報應。

武嘉麗劍劈殺夫仇人之後，登時，淚如泉湧的以劍拄地，仰面望向虛空，喃喃地道：「素臣，爲妻的已爲你報了血海深仇，你在天之靈可以聊感安慰……」

她正傷心默祝，敵陣中一個手拿銅棍的虎面大漢，搶步而出，指着武嘉麗喝道：「你這女人，看年紀不大，心腸倒是又黑又狠！」

兪氏三英中的老二「乾坤雙環」兪白川笑道：「朋友，想死嗎？兪二爺送你上路也是一樣，先報個名兒吧！兪二爺這對生死圈下可從沒死過無名之輩哩！」

虎面漢子怒道：「老子是『一棍奪命』夏山嵐，你小子既搶着墊背，就拿命來吧！」

兪白川哈哈笑道：「你這黑煞黨漏網餘孽，九死之餘，不閉門思過，竟又助紂爲虐，眞是名符其實的『下三濫』了！」

夏山嵐被對方調侃，只氣得「哇哇」怪叫，熟銅棍一掄，「風行草偃」向兪白川攔腰掃去。

兪白川身形暴退三尺，已將乾坤雙環掣在手裡，他這對雙環粗如兒臂，直徑盈尺，每隻重約二十餘斤，也算是重兵刃中的一種。

他雙環在手，突然欺身而進，和夏山嵐展開了一場硬打硬的拚鬥。

巢斌對易天行之死雖然是皺了眉頭，但並無悲戚之色，這時向武元申這邊冷聲道：「這樣一對一的打下去，實在太浪費時間，咱們都算得是仇人見面，也用不着講究甚麼規矩了！」

話畢，自身後那年輕人手中接過溜金鏜，揮手大喝道：「大家上！」

一場混戰便展開了。

寧靜的陰風宮內，登時人聲鼎沸，殺聲震天，武元申父子雙戰巢斌、「紫衣女」兪白虹獨鬥一個疕面老婦，其餘都是以一敵二，戰鬥暫時成了膠着狀態。

由暗中潛入的三組人都受到了極强烈的阻擋，由於敵人在防守上戒備森嚴，加以天然的險絕地形，使潛入了的人都被阻在峯腰，無法越雷池半步。

臨陣作戰，一個主將對敵方實力的分析和判斷，常爲勝負的關鍵。涵眞師太這次實在高估了陰風敎的實力，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過去黑煞黨肆虐武林，各派都噤若寒蟬，一則因各派互有成見，不能團結一致，再者黑煞黨內高手如雲，確非任何一派可以獨攖其鋒，後來一代奇人涵眞師太激於義憤，奔走各派間曉以大義，才使各派摒棄成見。

懷玉山一戰，雖將黑煞黨瓦解，但黑煞黨的首領──一代巨梟「七絕書生」方天雄，和幾個重要頭目都突圍逃脫了，各派高手也死傷纍纍，元氣大傷，這次陰風敎突然崛起江湖，涵眞師太即得到情報，過去黑煞黨漏網的高手均投入陰風敎中，「黑手閻羅」巢斌雖爲陰風敎敎主，其實只是一個傀儡，凡事都得聽命於隱身幕後的「七絕書生」方天雄，就因爲這個原故，涵眞師太才對陰風敎作了最高估計，殊不知她却上了方天雄一個大當。

其實投入陰風敎的黑煞黨黨徒，只是些次要的角色，方天雄本人和他的得力黨羽並不在陰風宮內，涵眞師太得到的情報完全是方天雄使的狡計，其實他們此時正在一處極隱蔽的地方，商議各個擊破各派的毒計。

以上只是交代涵眞師太對敵情判斷錯誤的原因，但情節不屬於本故事範圍之內，就此一筆略過不

提。

負責接應的「劍叟」莊鼎，他率領「火鴿子」公冶靈和「鐵砂掌」姜中平二人，追隨在涵眞師太和孟五姑身後，由正面入山，一路上遇到很多明樁暗卡，但都被走在前面的涵眞師太和孟五姑制住了穴道，所以他們這一撥人倒是很順利的登上舜源峯。

「劍叟」莊鼎翻身上了一座石岩，居高臨下向內張望，廣場內戰況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却未發現暗中潛入的澄心大師等人，不禁感到詫異。

他下岩石後和「火鴿子」公冶靈、「鐵砂掌」姜中平略爲計議一下，便即分頭行事。

防守峯左峯右峯後的，都只是陰風敎下一些武功平平之輩，他們只是憑藉着有利的地形，和一匣子十支的强勁諸葛匣弩，加上今夜月色明朗，視野清楚，才使得一干潛入的俠義道全被阻在峯腰，束手無策。

莊鼎和姜中平便即分道去清除那些伏樁，接應被阻在峯腰的人上來。「火鴿子」公冶靈則潛入陰風宮內，施展獨門絕活。

武元申父子雙戰「黑手閻羅」巢斌，數十合後，已是險象迭生，巢斌的一根溜金鐺確曾經過名師指點，不但招式奇詭，尤其是份量極重，而武元申的短戟和武家俊所使用的單刀，長短和份量上都較溜金鐺遜色多多，加以技不如人，雖是父子聯手，自難免相形見拙了。

其餘的尚算勢均力敵，如「筆拐雙絕」靳慕儒、澄慮大師、周七姑和武嘉麗，雖均略佔上風，却無法取得絕對優勢，所以纏戰半個更次，仍然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武嘉麗心中最爲焦急，她曾不時以眼角餘光溜向父兄那邊，雖見二人迭遇險招，苦於自己被兩個功力不弱的頑敵纏住，無法分身，徒自急得咬碎銀牙。

其實武嘉麗當局者迷，忘了她恩師涵眞師太尚隱身暗處，盱衡全局，如果武元申眞有危險，即使她自己爲了對付「七絕書生」方天雄暫不露面，也會着孟五姑現身解救的。

時間在激烈的大戰中悄悄逝去，那輪銀盆似的明月已由舜源峯的上空，西移到了娥皇峯頂。

涵眞師太也不禁感到詫異起來，因爲她所見到的敵方人物，和她所獲得的情報有很大距離，不止「七絕書生」方天雄未見現身，就連他手下的幾個最得力的黨羽也未見露面，難道……

她正在沉思的當兒，突見陰風宮的樓閣烈燄騰空，同時，暗中潛入之人也紛紛現身，場中戰況登時起了急遽的變化，她心中一動，暗道一聲：「不好！」

「五姑，你快去助他們一臂之力，盡速解決這裡的問題，咱們已經中了方天雄那厮的調虎離山之計！」

孟五姑聞言一愣，道：「觀主，方天雄還未露面麼，怎知……」

涵眞師太不待她說完，焦急的一揮手道：「現在已來不及說了，快去吧！」

＊　＊　＊

一場慘烈的搏鬥很快的結束了。

陰風敎一敗塗地，陰風敎敎主「黑手閻羅」巢斌被武嘉麗所殺，其餘敎徒非死即傷。

涵眞師太現身向大家說明了她心中的疑慮。「陰風敎的突然出現江湖，只不過是方天雄用以轉移咱們注意力的狡計，貧道很擔心他們趁虛到各派去騷擾，如有損失，都是貧道考慮不週之罪過，現在事不宜遲，這裡的善後工作就勞煩武大俠和他的男女公子留下處理了。」

武嘉麗淚眼婆娑的向涵眞師太低聲道：「師父，徒兒心事已了，想隨家父去一趟建昌府，探望一下徒兒那苦命的孩子，以了塵緣，還請師父恩准！」

涵眞師太慈祥的道：「孩子，母子天性，你此後也應該時常去探望他的，爲師雖已年逾八旬，不還在紅塵中躑躅嗎？」

＊　＊　＊

天亮了，舜源峯頂的火勢仍然是轟轟烈烈，但人踪已杳，只遺下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在等待兀鷹的光臨！

（全文完）

翡翠雙絕

三期完武俠故事／石　磊・文
可　飛・圖

施絕招魔聖喪命　牽紅線兩小成親

上文提要・・宋韶光發現花天雨賞梅中毒身亡，死屍換了迎春樓賒酒的瞎老頭，酒醉未醒，弄醒審問，馬樂仁將他放走，康壯認爲有懷疑，宋韶光追出去，不見了瞎老頭。康壯暗中將眞的馬樂仁已死在井中告知宋韶光，他不相信，反相信假馬樂仁的話，將康壯殺死，才發覺殺錯。原來他們怕內幕揭穿，又假冒花飛燕將兩婢女殺死，取得宋的信任。至於宋鎭山、花天雨受害，大還丹和翡翠雙絕都和他們有關……

宋韶光長劍還鞘，道：「我要慢慢的折磨你，才能洩我心頭巨恨！」雙掌一抬，緩緩遞出。

他出手雖慢，掌勁却極强猛，一道狂飆捲了過去。

青衣少女身受兩劍劍傷，雖非致命之處，但已使她無力站起，斜卧地面。

眼見强勁的掌風襲來，她無法挺身閃避。

宋韶光雙掌一出，估計可以把青衣少女拋出丈外，可是事實大出他意料之外。

突覺一股深厚的柔勁，從對方撞來，不僅宋韶光的掌力化解於無形，反而使他感到雙臂酸痛，馬步不穩，蹬蹬的退了兩步。

宋韶光張目向青衣少女身後茂密的叢木一看，雖不見有任何人影，他認定必是假花飛燕詐敗，故意戲弄他，心中更氣，右臂一抬，又拍出一掌。

這一次，掌風如電，疾捲過去。

可是掌力將觸及青衣少女的身上，又被化解掉，再度反彈，純厚的柔勁當胸撞到。

宋韶光已有防備，撤身躍開，才免得再次遭受反擊。

他已看清那股柔勁，並非青衣少女所發，而是有人藏身密林，暗中出手。

宋韶光心駭暗中之人武功高强，從掌勁看來，那份修爲已在一甲子以上，可是他並不畏懼，正待出口喝駡，引他出來。

適時，在修竹夾道之小徑，又閃出一名青衣少女。

他乍見之下，一陣驚愕，反望一下梅花樹下的青衣少女，兩人裝束容貌，竟無一不像，實在是難辨眞假。

後出的青衣少女突然攝人魂魄的淫笑道：「宋韶光，多謝你殺了康壯，又傷了花飛燕。」

此語一出，宋韶光知道自己又受騙了。

原來先前被刺傷的青衣少女，才是眞正的花飛燕，而後出的青衣少女乃是騙他殺掉康壯的假花飛燕。

宋韶光出道不久，缺乏江湖閱歷，連番受到這羣老奸巨猾的魔頭欺騙。

他已抑不住怒火，長劍出鞘，躍身到假花飛燕身前，指着她道：「你是甚麼人？連連假冒騙我！」

假花飛燕大笑道：「兵不厭詐，能夠借閣下的劍，殺掉與我作對的人，豈不更妙！」

言下滿含輕蔑嘲弄的語氣。

宋韶光劍光一閃，刺向她的胸前。

假花飛燕輕蔑的道：「幾手三

脚貓的劍法，竟敢在老娘眼前獻醜。」談笑間，身形如風一般，雙掌幻出無數掌影，竟很輕巧的化解宋韶光神奇的一劍。

宋韶光大感驚駭，心頭狂震，長劍一沉，陡向上揚，一招「鷹揚天下」，斜肩刺去。

但見假花飛燕朗笑一聲，縱跳翻飛，如猴似鳥，不僅宋韶光的長劍沾不到她的汗毛，她一雙手，彷彿疾游在劍柄下，隨時有撤劍受傷的可能。

突地，假花飛燕橫拍一掌，宋韶光嚇得冒出一身冷汗，疾速的收劍退後。

幸而他退得快，才未傷在假花飛燕的掌下。

雖是如此，宋韶光右手腕也被震得痲痺，手中長劍差點脫手而出。

假花飛燕陰沉沉的笑道：「我這一套掌法叫做『殺鷹手』，專門對付空中飛鷹的，你覺得如何？」

此語一出，宋韶光狂震的心頭不禁又是一沉，心灰意冷之極。

原來，宋韶光追隨邊先生學劍兩年，習得一套詭異神奇的劍法，叫做「飛鷹劍法」，現在碰到假花飛燕的「殺鷹手」，怎能不又驚又奇呢？

也不知她是無心，抑或有意，說出此話，激得宋韶光臉現怒容，大喝一聲，手中青虹暴出，「飛鷹揚威」這一招乃是飛鷹劍法中最厲害的招式，一招中包含了三個變化，一個比一個詭異，能夠連連閃開三個變化，可說難比登天。

假花飛燕道：「我要殺鷹了！」身法靈捷無比的封住宋韶光的三個變化招式。

一招「飛鷹揚威」的變化路數，好像完全在假花飛燕的預料中。

宋韶光心知要糟，沉腕收劍，可是已經遲了，假花飛燕的右掌長遞，已重重的落在他的胸前。

一股開碑推山的重擊，宋韶光身子暴飛十餘丈高，宛如彈丸一般，落在一座假山之前。

但他覺腑肺如碎，口中吐出一道血箭，臉色變得比白紙還要蒼白。

可是假花飛燕仍不放過，冷笑道：「今天是你的死期了！」

宋韶光躺在地面上，忍住一口眞氣，道：「在我死之前，你可以把眞實的身份顯露出來嗎？」

假花飛燕冷冷的道：「你到了閻王面前，自然知道。」一招怪異的掌法，已如狂飆撲到。

眼看，宋韶光就要喪命在她的掌下。

突然，在千鈞一髮之際，一股陰柔的暗勁從宋韶光的身旁竄出。

利那間，一剛一柔的掌力雙方接實。

只見假花飛燕雙肩晃動，被那股柔勁反彈出七、八步遠，才拿住椿站穩。

適時，人影疾動，在假花飛燕面前，已多了一位衣衫襤褸的瞎眼糟老頭。

他手持拐杖，另一手却托着一具胡蘆，兀自仰首喝酒，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

宋韶光已看出救他的人，正是那位神秘的瞎老頭。

假花飛燕厲聲喝道：「何方狂人，敢來此放肆！」說時，一掌疾出。

她身形暴射，瞎老頭好像沒有提防一般，還在那兒喝酒。

但是俟她身形欺近，突地瞎老頭張口一吐，滿腹的酒化成無數酒花，點點滴滴的噴向假花飛燕的臉上。

那酒滴力透鋼刀，射在她的臉上，痛得呼叫不止，不得不將出手的一招迅速的收回，又退了數步。

假花飛燕沉聲道：「你是何人？老娘與你往日無怨，今日無仇，爲何橫手作梗？」

瞎老頭哈哈大笑道：「我糟老頭眼睛已瞎，却還認得你是百花宮的宮主百花娘子巴大姑，想不到你當了宮主，就認不得十年前的故人了。」

他撕下了假花飛燕的面目，原來她就是百花娘子巴大姑。

可是巴大姑仍然看不出瞎老頭的身份，追問道：「恕老娘眼拙，你何不爽快的說出來。」

瞎老頭道：「你縱使不認得我瞎老頭這一身寒酸相，也該想我這雙眼睛爲甚麼瞎了的？」

這句話把巴大姑驚醒了，她想到十年前，曾與「魔劍」宓不達在花朵中下毒，誘使一人觀花，使他雙眼成瞎，然後出其不意的將他推落萬丈絕谷之下，難道會眞的是他？

巴大姑嚇得退倒二步，戰抖着道：「你眞是聖劍莫羽？」

瞎老頭不置可否的道：「是不是你心裡自然明白，瞎老頭沒時間跟你閒磕牙，不過有一件事必須告訴你。」

巴大姑問道：「甚麼事？」

瞎老頭道：「我瞎老頭明人不做暗事，剛才趁你不在的時候，拿去了兩件小東西。」

明明是偷，他却要說是拿，眞絕。

巴大姑一時尚不明白，問道：「你偷了老娘甚麼東西？」

瞎老頭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十年一別，我瞎老頭拿點東西，只不過取回一點利息吧了。」說着，走向宋韶光身旁，反手一抄，將他挾在腋下，又道：「我瞎老頭要

走，你也不必送了。」

言落，人已如脫弓怒箭翻過高牆一閃而沒去了。

單憑那份輕功，就把巴大姑駭住了，更使她肯定心中的疑念，忖道：「一定是他，莫羽沒死，這該怎麼辦？」心頭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 * *

辰州鎮外一座破廟——天王寺。

斷樑碎瓦，蛛網滿結，神龕上的神祇早已失踪，是一座香火已斷的破廟。

這時神案前却坐着兩個人。

一個是身受重傷的宋韶光，一個是神秘的瞎老頭，前者閉目盤坐，調息運氣，後者却手舉葫蘆喝個痛快。

瞎老頭喝得痛快，突然問道：「怎麼？還感到痛嗎？」

宋韶光睜開雙眼站起來，抱拳施禮道：「多謝老前輩靈藥，果然功效神速，不消片刻已治癒在下的內傷。」

瞎老頭一揮手，示意他坐下，道：「好說，好說！」

宋韶光坐在他的左側，問道：「老前輩眞是姓莫，莫老前輩？」

瞎老頭道：「我瞎老頭自己也忘了姓甚麼了。」右手握手杖，又道：「來，我給你看兩件東西，這是我瞎老頭從百花宮順手牽羊偷來的。」

說時，左手已掏出一個白色玉瓷瓶，宋韶光一看之下，驚咦出聲。

瞎老頭耳朵頂尖的，問道：「怎麼啦？這玉瓷瓶你認得嗎？」

宋韶光道：「不瞞老前輩，這玉瓷瓶正是在下失落之物。」

瞎老頭道：「怎麼會落在百花宮中？」

宋韶光當下把大還丹被偷的事，詳細說了一遍，道：「可能是百花宮的人偷去的。」

瞎老頭哼了一聲道：「她們偷它幹甚麼？我瞎老頭猜想一定是石晶偷錯了，才賠上一條命！」倒出一顆豆大的白色藥丸，放在掌心上。

宋韶光一怔，道：「偷錯了？大還丹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

他話猶未了，突然見門外閃進一條野狗，渾身漆黑，髒兮兮的樣子，瞎老頭突地將藥丸抛了過去。

那條野狗也許是餓急了，馬上張口噬下，宋韶光想出手攔阻也來不及了。

不到盞茶工夫，那條野狗突然倒地，掙扎兩下，口角流出一縷黑色的毒液，悄然斷氣而亡。

宋韶光見此情形，大爲驚訝！顯然，那藥丸含有劇毒，是以那條野狗服下，馬上斃命。

瞎老頭問道：「看到了沒有？那是毒藥，不是大還丹，你是從那兒得來的？」

宋韶光道：「因爲家父身中奇毒，昏迷不醒，此乃在下向家師求得的解藥。」

瞎老頭又問道：「你師父叫甚麼名字？」

宋韶光道：「在下只知道姓邊。」

瞎老頭雙眉一鎖，想了想才道：「沒聽說過這號人物，他教你甚麼功夫？」

宋韶光道：「在下跟他兩年，學了一套飛鷹劍法。」

瞎老頭沉吟一下，道：「你把飛鷹劍法演練一次給我瞎老頭看看。」

他說看看，宋韶光感到奇怪，不是嘛，一個瞎子還能看見嗎？

瞎老頭笑道：「你別奇怪，我瞎老頭只要聽聽你出招時的劍聲，比看還要靈。」

宋韶光道：「好！」雙手抱劍，展開飛鷹劍法，招式不凡，劍芒四射，那些劍法乃是模仿飛鷹在天空飛翔，撲、騰、躍、抓等姿勢，創造而成的一套劍法。

宋韶光演練了一遍，收劍又坐回了原處，他想瞎老頭一定會對這套劍法讚譽不絕。

豈料瞎老頭搖頭道：「這算甚麼劍法，處處落虛，而且還有三處很嚴重的破綻，若遇上稍强的對手，一定會落個慘敗。唉，眞是誤人！」

宋韶光被他說得張口結舌，半响答不上話來。

瞎老頭道：「不過這套劍法，構想很好，祇要稍加修改，就可以變成一套很好的劍法，我瞎老頭給你改正破綻的地方。」

宋韶光重新站起，拉開劍法，施出一招「鷹揚天下」。

瞎老頭道：「這一招劍鋒太揚，出手時腕力要强，劍尖略低，對方就沒法閃躲了。」

宋韶光按照他的話演練了三遍，果然劍芒比前凌厲得多了。

瞎老頭一一指正他的缺點。

最後，宋韶光又展開了「飛鷹揚威」一招。

瞎老頭道：「這一招構思很絕，可惜三個變化不能一氣呵成，這樣怎能出奇制勝，所以用劍一定要快，精氣神一定要貫注在劍身上，人與劍互相結合，意動劍隨，絕不能有絲毫停頓。」

宋韶光名家一點，訣竅頓開，宋韶光按照他的話出劍，「飛鷹揚威」果如天下飛鷹拚搏巨招，神速的幻起三個變化。

宋韶光心想：「假如在百花宮

我能如此出劍，必定不會露出破綻，爲巴大姑所敗。」當下收劍，抱拳向瞎老頭致謝。

瞎老頭表情肅穆，低頭沉思不語。

宋韶光道：「老前輩在想甚麼？」

瞎老頭道：「我在想你那個師父邊先生，有點兒可疑。」

經他提點，宋韶光始覺邊先生是有可疑之處，大還丹竟然是一顆毒藥，幸虧沒有讓父親服下，否則豈不做成恨事。

還有「飛鷹劍法」看來神奇，不料竟是破綻百出，和巴大姑交手之下，是那麼不堪一擊，若非瞎老頭指點，自己還蒙在鼓裏。他想不透，到底邊先生是深藏不露，還是另有居心，故意留幾手，還是本來的劍法就是如此的不濟。

宋韶光道：「老前輩可想到武林中人，有這個人物嗎？」

瞎老頭沉吟道：「我現在想不起，他可能是改了姓也說不定，但從他手創飛鷹劍法的超人智慧，似乎不可能留下這許多敗招……」

突然，一陣破空之聲由廟外傳來。

一蓬飛針宛如針雨一般，迅速的飛射進來。

宋韶光雙肩一晃，閃至瞎老頭的身前，長劍疾出，幻起一片劍芒，那片飛針悉數被他擊落。

瞎老頭喝采的道：「好，去試試你的劍罷！」

宋韶光一躬身，杖劍躍出廟外，只見矮胖法師當先而立，身後是八名穿着白色長衫、臉罩黑巾的行屍。

剛才那蓬飛針正是發自矮胖法師之手。

宋韶光喝道：「法師出手未免太歹毒了！」

矮胖法師冷冷的道：「我還要你頸上的六陽魁首呢！」低嘯一聲。

他身後的八名行屍突然湧了上來，圍住宋韶光。

矮胖法師口中唸唸有詞，八名行屍隊形一變，排開一個奇異的陣法，雙掌翻飛，攻向宋韶光。

宋韶光心頭狂震，心道：「這些行屍竟然能聽他的指揮，展開詭異的陣法？」甫念間，八名行屍從八方面攻來，掌法奇詭，勁道雄渾，凌厲異常。

他急忙掄起長劍，反手一招，快如閃電，八名行屍被那劍光所震，疾然倒退，退勢甚速，陣形一變，封住了休生開三個生門。

宋韶光往右挑起一名行屍的寬邊草帽，始破了一度生門。

但八個行屍身手堪稱絕頂，聯手出招，更是非同凡响。

宋韶光被纏身難脫，遂展開經過瞎老頭指正後的飛鷹劍法，劍身一抖，紅光乍吐，快捷如電。

旁邊的矮胖法師突然閃身而進入破廟，對着坐在神案前的瞎老頭喝道：「老頭子，識相的快將翡翠雙絕交出來！」

瞎老頭淡然問道：「假如我瞎老頭記得不錯，你大概就是那個自命八荒梟雄的刁南吧？」

八方梟雄刁南是十年前名動黑白兩道的一個魔頭，人人畏懼如虎。

矮胖法師聞言，大爲驚駭，厲聲喝問：「你是甚麼人？」

瞎老頭道：「你不必問我這個瞎老頭是誰。」手握拐杖，又道：「你不是爲了翡翠雙絕而來的嗎？」

矮胖法師刁南道：「不錯，還不快拿出來！」

瞎老頭道：「翡翠雙絕是在我身上，不過我却想不通，堂堂八荒梟雄怎會受命於巴大姑呢？」

刁南叱喝道：「你管不着！」

瞎老頭調侃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巴大姑的媚術有幾個人能逃得了？你想要翡翠雙絕，自己來取吧！」

刁南當眞走上去，抬手疾出，抓向瞎老頭的胸前，他出手奇快，根本就不把瞎老頭放在眼中。

但見劍光一閃，刁南的右手硬生生被砍斷下來。

原來瞎老頭的手杖乃是一柄寶劍，也不知道他如何出手，快逾閃電，刁南快，他的劍更快，待發覺時想收手已來不及了，右手腕硬生生的被砍了下來。

刁南再看時，瞎老頭依然怡然自得的坐在神案前，身子連動也沒動，劍亦早已收入木杖之內，那種劍法使他心頭震駭，嚇得面無人色，倒退兩步，駭然的道：「你……你……你是聖劍莫羽？」返身向廟外跑去。

瞎老頭含笑道：「別怕，翡翠雙絕在這兒呢！」左手揚起，赫然是一塊晶瑩翠玉。

刁南身子正要躍出廟門的高檻，陡覺身後被一股陰柔勁力吸住，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七、八步，又回到瞎老頭的跟前。

刁南顫聲地哀求道：「莫老，你饒了我罷！」雙膝跪地，右手斷腕血流而下，左手却揣在懷中。

瞎老頭徐徐問道：「你喬裝趕屍法師，是何居心？」

刁南道：「我已改邪歸正，以替人趕屍餬口，莫老，請饒過我這一次吧！」

瞎老頭重重哼了一聲道：「你不說實話，我能放過你嗎？快說，你受何人差遣敢來殺我？」言下威稜，令人不寒而慄。

刁南低垂着頭，說道：「莫老息怒，我……」

突地，右手一抬，一蓬細如綉花毒針已經射向瞎老頭面門，他却借機往後疾躍。

兩人距離很近，刁南猝然出手，眼看瞎老頭必要傷在毒針之下。

可是，事實却又不然。

瞎老頭褸衣長袖突然飛揚，那蓬飛針已被盡數掃落。同時木杖寶劍疾然出鞘，一道青虹暴射，數丈外的刁南堪堪要躍出門檻，背後已中了一劍，慘嗥一聲，人已倒地而死。

此時，廟外的宋韶光和八具行屍的惡鬥已漸漸分出勝負。

宋韶光一身劍法奇奧無比，勢如秋風掃落葉般，挑開八具行屍的罩臉黑紗和寬邊草帽。

那八名行屍個個臉色蒼白如紙，表情冷漠，一時間也分不清是人是鬼，一味纏着宋韶光而戰，似已將生死置諸度外。

宋韶光急欲速戰速決，長劍一掄，刺向一名虬髯老者。

突聞瞎老頭傳來話聲：「不可傷人，點住他的穴道。」那是傳音入密的功夫，句句落入他的耳際。

宋韶光聞言，劍鋒一偏，斜斜地改刺爲點，封住虬髯老者的下腰志堂穴。

這時，二名行屍從身後攻來，宋韶光弓起雙肘，往後一撞，恰巧點住了兩人的巨闕穴。

其餘五名行屍在宋韶光的搶攻之下，也被點住穴道，紛紛倒下。

瞎老頭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說道：「把他們抱進廟來。」

宋韶光依言，將八名行屍抱進破廟，放在神案的左邊，整齊的排列着。

他放完最後一人，行至瞎老頭的身旁，問道：「老前輩，這些人眞的已經死去了嗎？」

瞎老頭淡淡一笑，道：「死屍能再走路，且能出手攻擊，天下豈有這等怪事？」

宋韶光訝異道：「但他確已斷氣！」

瞎老頭搖頭道：「說穿了其實不值一文錢，你聽說過一種叫龜息大法的閉氣功夫嗎？」

宋韶光大悟道：「原來他們是以龜息大法閉住眞氣，裝鬼嚇人，如此卑鄙還留他們幹甚麼？」

瞎老頭道：「你錯了，這原非他們本意。」

宋韶光神色一怔道：「老前輩是說他們是被害的嗎？」

瞎老頭道：「他們是中了一種毒藥，以致喪失本性，而任人擺佈，其實這八人還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流高手。」

宋韶光少在江湖行走，是以不認識八人的身份，但念及能制倒八人的人，那一定是武功高强，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沒有把心中所想說出來，只念及八人的安危，道：「老前輩，他們還有救嗎？」

瞎老頭笑道：「當然有救，不過施救起來非常棘手，目前情勢緊急，先撇開救人的事。」

宋韶光一怔，已見瞎老頭手中一塊晶瑩翡翠，問道：「老前輩手中的翡翠……」

瞎老頭不待他問完，已道：「這是翡翠雙絕。」

宋韶光眼中異彩一閃，大喜過望。

瞎老頭又道：「山雨欲來風滿樓，情況已非常緊迫，你要在一個時辰之內，學會翡翠雙絕的兩招劍法。」

宋韶光面呈難色，百年以來，武林中人皆想從翡翠雙絕上學習得啞郎瞽娘二人手創的兩招劍法，可是從無一人能夠體會翡翠上的奇異畫像，現在瞎老頭却要他在一個時辰之內學會，豈不是難若登天嗎？

瞎老頭聽他不語，又道：「如不能在一個時辰內學會這兩招劍法，今天我們恐怕難以生出天王寺了。」

宋韶光問道：「眞有强敵來犯嗎？」

瞎老頭道：「假如我估計不錯，來人的劍法是百年以來第一人。」

宋韶光一陣震驚問道：「難道超過飛劍摘花的手法？」他暗中與邊先生相比。

瞎老頭道：「飛劍摘花並不難……」突地，他抽劍而起，很快的在半空一揮，又收劍入鞘。

宋韶光被他神妙的一劍，驚得呆了一呆，才從地上撿起兩隻小小的蚊子，此時放在手中，蚊子尚在振翅欲飛，可惜牠們的翅膀已被寶劍砍落，蚊子本身却絲毫未傷。

這一手劍法，比起飛劍摘花，又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倍。

瞎老頭又道：「我瞎老頭這一手劍法，恐怕要比來敵還略遜半籌，所以你必須要學會翡翠雙絕的兩招劍法，才可應付强敵。」

宋韶光實在不敢相信，江湖上還有他人的劍法能勝過瞎老頭的劍砍蚊翅，相傳莫羽劍法稱絕天下，也只能把蚊子劈成兩半而已。

設若來敵劍法已超過瞎老頭，那麼翡翠雙絕上的兩招劍法眞能勝得了他嗎？

宋韶光心存疑問，却沒有說出口。

瞎老頭已知道他的疑慮，道：「來人的劍術眞和啞郎和瞽娘的劍法一比，那是寒星與皓月比光。」

宋韶光實在不敢相信瞎老頭的話，可是後者已將翡翠雙絕塞到他手中。

瞎老頭道：「時間不多，今日一場浩劫，端視你能學習這兩招劍法與否？」

宋韶光感到一股重大的責任在身，不暇細想，接過翡翠雙絕，移目而望，但見左方是一名清麗瞽目的少女，氣質高雅，右手長劍斜斜向左上方揚起……這一招看似平凡無奇，却令人感到凌厲無比。

一時間，宋韶光也看不出劍法奧秘的地方，不由焦急得在廟內踱着方步。

過了半個時辰，他依然半籌莫展，絞盡腦汁，仍無法體會其中竅訣，額前沁出黃豆大的汗珠，時間却無情的悄悄溜走。

突然，宋韶光星目轉到瞎老頭身上，見他眼眶深陷，目前的情景自是一無所見，可是靈敏的耳朵，却又使他瞭如指掌。

翡翠雙絕上的瞽娘不是也和瞎老頭一般，只是利用靈敏的聽覺來用劍嗎？

他目光落在翡翠上，隱隱覺得瞽娘出劍時，幻起一道銀虹，劍光暴射，正好射向對方的雙目，在劍光照耀之下，眼睛受到刺傷，必然眨了一眨，瞽娘的劍就在此時疾快出手，刺向對方咽喉。

這一招快極妙極，看似平凡，運用起來有如石破天驚，不失爲神妙的一着。

宋韶光心智慧黠，舉起長劍，演練了十來次，已能得心應手，喜道：「太好了，這一招就稱作瞽娘暴虹吧！」

緊接着，他又看看翡翠雙絕右面的啞郎，但見他長得劍眉星目，英挺拔萃，雙手抱劍而立，一雙劍眉之下，兩顆仿若星辰的眸子，有無限的威稜，彷彿可以震懾對方的魂魄。

宋韶光不由皺起雙眉，想不透他的劍法。

這一招更難理解，因爲啞郎抱劍而立，根本就沒有出劍，又怎能傷得了對方呢？

宋韶光沉靜的思索，猶不得其解，可是時間不等人，一個時辰已悄然而逝。

突然，廟外响起一陣急促的驚魂鈴聲，一名瘦削老人已然如電閃躍而入，右掌一吐，遞向宋韶光的肩頭拍到。

宋韶光想得入神，根本心無旁鶩，連頭也沒抬一下。

眼看一掌拍到，刹時就要受傷，突然一道劍光射到，瞎老頭閃身過來，一招救了宋韶光。

瘦削老人心駭那劍的光芒，急忙撤手，才免於斷腕之難，突然滿面戰慄，一面畏懼之色，凜駭的道：「你是莫……莫……」

他「莫」了半天，仍心悸不已的說不出下面的話來。

瞎老頭冷漠的道：「井三軒，想不到十年一別，你仍脫不了一身鬼氣。」

原來眼前的瘦削老人乃是鬼叟井三軒，最善裝神弄鬼，一身武功不俗，在十年前早已鬼名四播。

可是他一碰到瞎眼老頭，却怕得面無人色，那些鬼蜮技倆再也使不出來了。

井三軒駭然的道：「我井某人怕你，但我手下八名行屍却要抓你到陰曹地府去見閻王。」

說時，手中驚魂鈴急急搖動，「叮噹」地漫天價响，八名行屍閃進破廟聯手攻擊。

瞎老頭一柄寶劍反應敏捷，忽化成數重劍影，封住八名行屍的掌力。

鬼叟井三軒看得心頭大震，身形疾退，出了破廟，八名行屍似爲劍影所震，亦在節節後退，被瞎老頭的寶劍逼出廟外。

這時宋韶光已聽到了鈴聲，忽然恍然大悟，啞郎手抱長劍，似乎亦有一陣龍吟之聲，他劍雖未出手，但那股龍吟劍聲已震懾敵人的心絃了。

他心想：「不戰而屈人之心，啞郎這一招正是劍法的絕招，龍吟劍聲敲碎敵人心志，使對方心神渙散而死，這一招就命爲『天啞雷音』。」

宋韶光領略了兩招絕頂劍法，把翡翠雙絕揣入懷中，移目過去，已見瞎老頭獨自仗劍，封住八名行屍的圍攻，似有不敵的迹象，情況危在髮間，宋韶光輕喝一聲，長劍斜斜刺出。

但見銀虹暴射，八名行屍突然一怔，此刻宋韶光的劍又快逾閃電的刺到。

八名行屍左肩悉數被他的長劍劃了一道劍痕，如非他心存善念，八名行屍的咽喉已被劍尖刺中。

在這驚人一劍之後，八名行屍已然暴退數丈，落身在廟外廣場。

井三軒在旁看得更是又驚又怕，拔腿而逃，就想離去。

宋韶光暴喝一聲，道：「看劍！」

鬼叟井三軒急搖驚魂鈴，聲如魔鐘，扣人心弦。

陡地鈴聲一止，慘叫連聲，宋韶光的劍已貫穿井三軒的咽喉，洩出一道鮮血，飛濺一地殷紅。

這時八名行屍却欺身攻到，十六隻手已遞到宋韶光的身後。

宋韶光抽劍而起，旋身凝立，雙手抱劍一招「天啞雷音」，一聲龍吟之聲，震動八名行屍，伸出的手

停在半空，人如泥塑木雕的呆立地上。

突然，宋韶光出手點了四名行屍的穴道，身如旱地拔葱，倒飛數丈。

另外四名未被點倒的行屍，又搶身攻來，宋韶光在半空中翻了一個觔斗，已到了四名行屍背後，出手駢指如戟，封住兩名行屍的氣海穴。

其餘兩名行屍却五指箕張向他抓到，宋韶光無奈，只好又把長劍一斜刺出。

這一招砍落左邊一名行屍的草帽和面罩，露出臉形。

宋韶光乍見之下，不禁臉色一變，大大驚異地戰抖聲叫道：「花老前輩！」

原來此名行屍生得慈眉善目，年在六十開外，相貌威嚴，正是失踪多日的玉環老人花天雨。

花天雨表情木然，似乎未聞他的呼喚，拳掌雙手一合，斜着劈下。

宋韶光心知花天雨亦必中人之毒，現在神志不清，當然不辨敵友。

想念間，挪身橫退。

這時右邊的那名行屍，却身形一躍，翻掌遞到。

宋韶光看出那掌，不由冒出一身冷汗，因爲他這一掌對他太熟悉了，急切間，不暇多想，只好斜身滑步，避了開去。

他存心退讓，深恐傷了這兩名行屍，可是兩人却凝聚畢生功力，揮掌搶身急攻。

宋韶光連退數步，突然展開「飛鷹揚威」，兩名行屍出手攻到，他已飛快的施出三個變化。

快得無以倫比，花天雨和另一名行屍都被他封住痲穴，雙雙倒下。

宋韶光正待走上前去挑開另一名行屍的面罩，看看是不是自己心中所想的那人。

突然聞得背後一人森冷的道：「好劍法！」

宋韶光悚然驚駭，暗念這人怎麼來得全無聲息，轉身一望，原來是馬樂仁。

當然，這個馬樂仁是假冒的，眞的馬樂仁已被害死在枯井中，此時的假馬樂仁，腰間懸掛着一柄寶劍，負手冷笑而立，問道：「你的劍路好像變多了！」

宋韶光看到他，胸中怒火狂升，喝道：「你到底是誰？爲何假冒馬樂仁？」

假馬樂仁淡淡一笑，道：「老夫是誰？你不必多管，快點讓開，老夫即不追究你殺我手下之罪！」

宋韶光反將手中長劍一橫，攔阻去路，道：「今天不把話說清楚，休想離開！」

假馬樂仁道：「小娃兒，老夫先宰了你，再找莫老頭算賬，你出手吧！」

宋韶光道：「出劍！」

假馬樂仁不屑的道：「對付你還要老夫用劍，笑話！」

他話說得猖狂，把宋韶光惹火了，長劍一抬，展開飛鷹劍法，刺向他上盤。

假馬樂仁冷笑一聲，反手一搏，很寫意美妙的避開，左手翻腕，反向宋韶光左肩拍到。

宋韶光心駭而退，長劍一式「鷹揚天下」斜刺而出。

可是他劍未出，已在假馬樂仁算計之中，低竄數丈，旋身來到了宋韶光的背後。

宋韶光一聞衣袂之聲，回顧一看，不由亡魂出竅，急切間，劍法一變，幻起「飛鷹揚威」一招，連續三個變化，又快又奇。

這一招，來得奇詭快速，實出假馬樂仁意料之外，等他警覺時已遲了一步。

兩人身形一分，假馬樂仁衣袂已被劃破一道劍痕。

假馬樂仁倏忽變色，目射兇光，寶劍出鞘，幻起一片劍光，一劍直向宋韶光心窩刺去，他這一劍刺得奇快無比，招式詭異巧妙。

宋韶光橫劍來擋，硬生生的被震退七、八步遠，他腳步尚未站穩，突見背後一位身穿銀紅衣裙的徐娘少婦，手挈短刃，向他背心刺來。

急切間，宋韶光不假思索，長劍斜刺，一式「瞽目暴虹」石破天驚而出。

假馬樂仁睹狀，想要搶身來救，但已經遲了，只好出聲示警道：「巴大姑……」

話聲甫落，一聲嬌厲慘叫隨之而起。

徐娘少婦巴大姑想要暗算人家，却反而遭到殺身之禍。

宋韶光一柄長劍直刺入她的咽喉，且貫穿頸後，雙眼暴出，慘死當場。

假馬樂仁看得驚愕不已，兩顆鷹眼睜大，駭異的問道：「小娃兒，你那兒學來的劍法？」

宋韶光道：「不必多問！」身軀倒飛而起，靈捷無比的飛出一劍。

假馬樂仁殺機已現，暗忖：「看他劍法詭奇，莫非已學得翡翠雙絕中的兩招劍法？」一念及此，殺機更濃，身形暴起，幻起一片劍幕，擋住宋韶光的攻勢。

兩柄劍「噹」地一觸，宋韶光立刻感到對方勁道兇猛，手臂被震得酸痛，立身不住，倒退三四步，長劍差點脫手飛去。

假馬樂仁毫不放鬆，蕩開來劍

時，劍風疾掠，電光石火的震出萬點劍花，對準宋韶光身上罩落。

劍出半途，假馬樂仁驚悸一愕，心旋搖動，像洩了氣的皮球，呆立當場。

原來宋韶光凝視當前，抱劍而立，雙目射出精光，展出「天啞雷音」的一招。

假馬樂仁已被宋韶光手中的銀虹所懾，一片龍吟巨响，敲碎了他的心靈，陡地寶劍落下，人也軟身倒地。

宋韶光含憤出劍，向他胸前刺去。

假馬樂仁顫聲叫道：「光兒，劍下留情！」

這熟悉的呼喚，使得宋韶光楞了一下，劍鋒一偏，道：「你是師父？」

假馬樂仁除下面具，露出一位相貌清秀的老人，竟是宋韶光在冷山遇到的邊先生。

邊先生道：「光兒，你能原諒爲師一時糊塗，受人脅迫，才做出這種事……」言下頗有懺悔之意。

宋韶光道：「師父請起，到底是誰威脅你老人家呢？」

邊先生拾起寶劍，挺身而起，嘆道：「魔劍宓不達。」

宋韶光問道：「是他？現在人呢？」

邊先生指着宋韶光的背後，道：「他來了，光兒，那人就是宓不達。」

宋韶光本能地回頭查看，可是，那裡有甚麼人影，突覺上當。

但是邊先生的劍已奇快無比地刺向他腰身。適時，另外一柄劍電射而至，蕩開邊先生的劍，解了宋韶光的圍。

宋韶光同時斜身滑步飄開數丈。

邊先生暗算不着，抬目看時，已見一個衣衫襤褸的瞎老頭，不禁心悸的道：「你是莫羽？」

瞎老頭寶劍還鞘的道：「不錯，我就是莫羽，雖然眼睛瞎了，可是還認得出你是宓不達。」

宋韶光心頭一震，暗道：「原來他就是魔劍宓不達，可見他收我爲徒，傳授飛鷹劍法故留破綻，以毒藥假冒大還丹，這些都是他處心積慮借我的手去殺害爹，好殘忍的心，好惡毒的手段！」想及此處不由自主地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

邊先生也就是魔劍宓不達，一看陰謀敗露，森冷的道：「想不到你的命倒很長呀！」

瞎老頭莫羽冷聲道：「十年前，你和巴大姑在花下沾毒，弄瞎了我的眼睛，又把我推落萬丈懸崖，沒想到我還沒有死吧！」

宓不達怒哼道：「確實沒有想到你的命眞韌，今天我魔劍宓不達要跟你聖劍莫羽，決一生死戰！」

莫羽大笑一聲，道：「我風聞你在冷山有奇遇，不僅獲得一本天魔劍法，還學了一套趕屍的妖法！」

宓不達得意道：「莫羽，你倒把我的底細摸得一淸二楚，既然自知不敵，還不快納上命來！」

莫羽道：「且慢得意，我瞎老頭是不行了，又糟又老，怎能跟你比劍，不過我倒要問你，八荒梟雄刁南和鬼叟井三軒，搖身一變爲趕屍法師，大概都是你的主意吧！」

宓不達手中寶劍一抖，道：「瞎老頭，你心裡倒明白得很。」

莫羽又問道：「那麼他們所趕的行屍，都是被你俘擄而來的嗎？」

宓不達道：「這些自命爲清高的人，處處與我作對，我就利用他們爲我爭霸江湖了。」

莫羽道：「俠義中人，當然不齒你所作所爲，自是不甘心爲虎作倀，我看他們是中了一種昏迷心志的毒藥。」

宓不達坦然道：「你知道我不慣用毒，那是巴大姑調配的一種毒藥，服下以後，心神喪失，完全聽命於我。」

莫羽道：「花天雨和宋鎭山中的毒，也是你和巴大姑所害的了？」

宓不達沉聲道：「不錯，我爲了稱霸武林，君臨天下，多年謀策，早在各處佈下了耳目和卧底的人。」

莫羽追問道：「花天雨被你們混在行屍中，看來宋鎭山也是難免的了？」

宓不達陰森一笑，道：「瞎老頭，你問得太多了！」手腕一掄，劍光閃至。

宋韶光橫躍過來，擋了他一劍，怒聲道：「宓不達，我殺了你這個武林敗類。」

宓不達道：「光兒，你敢做出叛師的行爲？」

宋韶光怒目環視，道：「你不配做我的師父！」

宓不達冷冷的道：「你的劍法是我所授的，焉能勝得過我？」

宋韶光長劍一抖，道：「不妨試試！」

其實宓不達已試過他的劍法厲害，心有餘悸，拿話試探他，道：「你眞的已學會了啞郞和聾娘的兩招劍法？」

宋韶光怒道：「你不必多問，看劍！」長劍斜斜刺出，居然第一招用的就是聾目長虹，他知道宓不達的劍法厲害，如不用這兩招絕學，必然不能取勝。

宓不達見他一出手，銀虹暴射，閃光耀目，看不清劍射何處。

可是他不愧爲魔劍之名，橫劍去擋，身軀却微微偏向左手。

多虧他斜身一偏，宋韶光的劍才沒有刺進他的咽喉上，但右肩已被刺了一劍。

宓不達忍住錐心刺骨的巨痛，再度睜目看時，宋韶光直如泥塑木雕抱劍凝立。

一片龍吟之聲發自劍身，宓不達悚然一驚，想要拔身飛逃，但是心頭如受地震天崩的錐刺，雙腿發軟，身子晃了一晃。

宋韶光一招「天啞雷音」突然一變，「聾目暴虹」刺出。

這一次，宓不達連揮劍的力量都沒有了，慘叫一聲，咽喉被宋韶光長劍一揮，刺出一道血箭，倒地而死。

莫羽道：「果然好劍法！」

宋韶光收劍還鞘道：「老前輩，我爹會在行屍之中嗎？」

莫羽道：「我試找找看。」

宋韶光移目落在最後被他刺倒的一名行屍身上，跑了過去，掀開他的面罩，赫然是一個面如重棗、銀髯垂胸的老者，他不禁抱着叫道：「爹！」

果然，這老者就是「血手掌」宋鎭山！

莫羽道：「這些人都中了巴大姑的秘煉毒物，我們必須找到解藥，才能救醒他們。」

宋韶光道：「巴大姑已被我殺了！」

莫羽道：「那好極了，你在她身上找找，看看有沒有解藥。」

宋韶光站起身，走到巴大姑屍旁仔細搜了一遍，失望地道：「她身上未携帶解藥。」

兩人一籌莫展，眼看十六人昏迷不醒，却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一縷青影疾閃而至。

那人高呼着：「宋公子！」

宋韶光揚目望時，只見花飛燕疾奔前來，不由大喜道：「花姑娘！」

花飛燕一看遍地屍體，突見花天雨，不禁嚎啕大哭。

宋韶光上前道：「花姑娘，花老前輩只是中了巴大姑的毒藥……」

花飛燕聞言而起，她含淚的眼角掀起一絲得意道：「我這兒有巴大姑的解藥。」隨手取出一玉瓶，倒出許多銀色的藥丸。

宋韶光喜道：「你怎麼知道這些是解藥？」

花飛燕道：「我中了巴大姑的毒，後來無意中服了這瓶子裡的銀色藥丸，毒就解了，一看百花園裡的人，走得一乾二淨，我就携了這瓶藥出來，不想在這裡遇上你們，哦，這位是……」

宋韶光道：「他是莫老前輩。」

花飛燕上前襝袵道：「莫老前輩。」

莫羽哈哈一笑道：「我瞎老頭受你這禮，恐怕非當個月下老人不可了！」

笑聲中，花飛燕羞得低下頭來，滿臉緋紅。

當下三人拿了解藥，急忙施救。

解藥眞靈光，不到片刻工夫，廟裡廟外的十六人皆清醒過來。

宋韶光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衆人皆有恍如隔世之感。

宋鎭山突然走到宓不達的屍體旁，凝視良久，幽幽的嘆了一口氣，宋韶光奇異的問道：「爹，此等魔頭死不足惜！」

宋鎭山道：「他本是你的師叔……」

宋韶光吃了一驚，以查詢的眼光注視宋鎭山。

宋鎭山嘆息道：「他本是一名孤兒，聰明過人，與爲父同拜一師，可惜生性孤癖自卑，以至產生一種懷疑偏激的個性。同門十載，他早把血手掌的功夫練到了七成火候，可是他却懷疑你師祖秘技珍藏，不傳授給他，遂不告而別，不幸墮入了魔道，才有今日的浩劫。」

這時，宋韶光才明白爲甚麼石晶會死在血手掌下，那無疑的又是宓不達殺人滅口，移禍江東的奸謀。

莫羽揚聲道：「浩劫已過，江湖從此平靜，我瞎老頭却還有一樁心事未了。」

宋鎭山、花天雨、宋韶光、花飛燕以及其餘俠義之士紛紛上前探問。

莫羽煞有介事的道：「我瞎老頭想牽一牽紅線，當一個月下老人，也順便喝幾杯喜酒。」大家一時間也不明白他的意思，忽見花飛燕含羞答答，宋韶光則不好意思的別過臉去，頓時大家都明白過來，响起一陣雷般的笑聲與掌聲。

宋鎭山和花天雨也微微點頭，相視而笑。

於是，大家簇擁着宋韶光和花飛燕，欣然離去。

一場血腥浩劫被一樁喜事冲淡了。

從此江湖上，可以暫時獲得一段平靜無波的安寧日子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道光十六年，九龍山瑤族武術師藍元曠組織「龍華會」聚義反清，被劉坤一率兵血洗起義策源地——九龍嶺，全部男丁被殺，九龍嶺成了寡婦嶺，公推藍元曠的妻子爲首領，繼續抗擊清廷統治，因爲都是女的，瑤山長此下去，爲了種族繁衍，在外間物識人種延續後代，却幾乎招來滅族之災，此時正是太平天國興起，正想借瑤山道路北征，却被清廷派劉坤一來招降，擬封鎖瑤山，阻止太平軍北上……



武俠傳奇故事

雲飛雁・文　可飛・圖

奪命人種

太平軍借道北上　瑤婦女結盟抗清

「這也是不得已而爲之呀！劉坤一正在强攻嶺北，青山聖母卻仍執迷不悟，不願讓我軍借道瑤山，你說有何辦法？」周劍文焦急地道。

翼王微笑道：「眞的別無良法了？既然青山聖母血戰抗清，說明她就是我們的朋友。瑤山百姓受漢族兵戰爭的荼毒太深，因而不敢同意我們借道瑤山……」

「那喪失戰機怎麼辦？」

「這個……」

「寡婦山來人求見。」一個士兵進帳稟報並呈上一封書信：「來者叫尤臥虎，說是特來歸順天朝的。」

「傳見。」翼王一面閱讀書信，一面聽周劍文介紹說：「瑤山有『雙龍一虎，湘南一柱』的說法。不過據探報，這個姓尤的貪色好淫，是個不肖之徒。那雙鳳是孿生姐妹，性格卻絕然不同，一個優柔寡斷，儒弱憨厚；一個潑辣幹練，性格暴躁，但武藝却絕佳。」

翼王面帶疑雲道：「這尤臥虎是青山聖母派來的，還是……」

「參見翼王！」翼王凝思間，尤臥虎已到帳門口，他上前參拜畢，跪地道：「蠻夷小民尤臥虎前來參見。」

「請起！」翼王將信箋放於案几，抬頭審視臥虎。這時翼王面色冷峻，臥虎不禁打了個寒顫。

「請坐。」周劍文讓坐。

「不敢。」尤臥虎瞟視了翼王一眼，奴顏婢膝地答道。

翼王不悅，厲聲道：「坐！」

「謝坐！」臥虎只得坐下。

周劍文見尤臥虎言行卑微，心中不快，但仍和顏悅色地問道：「尤俠的密信剛才翼王已經過目，你主動歸順天國，並願意協助義軍進入瑤山，足見俠士深明大義，想來你肯定有良策，在下願聞其詳。」

尤臥虎頓覺受寵若驚，得意地道：「俗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清廷氣數已盡，天朝應運而昌，數十萬兵馬北征，應天順民，必能得天下，歸順天朝乃是上策，可是青山聖母同雙鳳不識時務，抗清排漢，腹背樹敵，放着名正言順的瑤王封賜不受，甘願做一個無封無祿的寨主，可算得是愚不可及！」

翼王冷冷地道：「雙鳳也愚不可及麼？」

臥虎不知進退地繼續道：「二鳳年輕漂亮，武藝超羣，不思出頭之日，甘願跟着一個老瑤婆，死心塌地保境安瑤，對抗大軍，豈不是白白斷送青春？」

至此，翼王越發不悅，很含蓄的道：「聖母和雙鳳的確有眼無珠，錯看了人，虧她一世練達，卻也有上當之時。」

周劍文急於攻佔瑤山，便立即問臥虎道：「現在你有何良策讓我軍順利通過瑤山？」

臥虎討好道：「我早有對策，今日下午我已趁瑤山與清軍鏖戰之機，將她們的神器銅鼓盜了出來，獻給天朝。盜了銅鼓，平定瑤山便易如反掌。」

「何以見得？」周劍文道。

「這個銅鼓乃是當年楊再興的遺物，聲音沉雄有力，與一般戰鼓迥然不同。瑤民聞此鼓聲，便鬥志倍增，失去銅鼓，號召力大減，此其一；其二，青山聖母已被清軍毒箭所傷，七旬高齡之人定然難保性命。二鳳中的金鳳，憨厚儒弱可以分化，如果我作內應，必能一舉拿下瑤山，俘獲全部瑤姑以慰勞大軍！」

翼王已怒形於色了，勃然一掌擊在案桌上。「卑鄙，好一個無心肝的尤臥虎，轟出大帳去！」

尤臥虎這一下嚇得非同小可，「砰！」地一聲匍伏於地，戰戰兢兢道：「千歲，我是完全爲了天朝呀！」

周劍文擔心尤臥虎爲害，便急忙向翼王使了眼色，一面撫慰道：「大俠忠心可讚可嘆，不過我軍紀律嚴明，不允許踐踏婦女，所以翼王不悅，請大俠寬諒，回去善言相勸聖母和雙鳳審時度勢，曉以我軍宗旨，若能說服她們，是你之大功，定當重賞。」

翼王自覺欠缺冷靜，爲進一步了解臥虎的內心動機，便克制住激動，又平和地問道：「如能立功說服聖母歸順天朝，你有何要求？」

尤臥虎驚悸稍定，顫聲道：「不敢奢求，但得爲瑤王足矣。」

「好吧！」翼王答應，同時揮手示意周劍文引他出去。臥虎出帳後，翼王看着他蕭灑漂亮的背影嘆道：「天下竟有這樣的無耻之徒，可惜糟塌了一個好軀殼，聖母怎不痛心疾首？」

一會，周劍文回到大帳，對翼王道：「看來『雙鳳一虎，擎天三柱』的說法是假，姓尤的是個癩皮狗，青山聖母亢自不知，攻取瑤山眞乃易如反掌，我們不如利用瑤山內部反叛破寨。」

翼王正色道：「尤臥虎不可利用，此人日後必是清廷鷹犬，我軍乃仁義之師，豈能陷瑤胞義士於絕境？吾意已定，對瑤山只撫不剿，將來要穩定瑤山局面要靠青山聖母這樣的英雄人物！」

「萬一聖母決意抵制天朝北上怎辦？拖延時日貽誤軍機，天王會怪罪的！」

「天王英明睿智，定能鑒諒我們一片苦心。萬一天王因不了解這兒的情況，怪罪下來，我石達開爲了七峒安定，爲了收服人心，決不計個人參官罷職，斧鉞加身。今晚你速上寡婦嶺走一遭，送上我珍藏的刀槍解毒神丹，醫癒聖母箭傷，並細細向她們曉諭我軍宗旨。聖母乃是楊統制後裔，義士仁人，當會深明大義的。」

* * *

這夜，冷月如冰，寒星點點，瑤山籠罩在薄紗似的霧氣中。尤臥虎身着夜行短衣，背上「百寶囊」，手提七星寶劍展開輕功，直撲寨外的九龍洞。

九龍洞座落在一座絕壁之上，洞口一棵又高又大的香樟，已有七百年的歷史。當年抗金英雄楊再興的骨灰就葬於此洞。

尤臥虎深夜來九龍洞幹甚麼呢？原來他向翼王石達開獻劫寨之策，不僅沒有得到翼王的重賞與讚揚，反而遭到冷淡與鄙視。他回到寡婦嶺之後越思越怕，心中惶惶不安，悶悶不樂地來到野百合翠珠的竹樓跟前。

野百合翠珠正在樓口眺望，忽見臥虎來了，心中大喜，嬌滴滴的燕語鶯聲道：「我們的人種呀，怎麼兩三天不見你的面？我還擔心你在鷹愁隘那一仗……」

尤臥虎一閃身便進了竹樓，雙雙坐下，野百合臉上浮着一團柔情媚意，熱乎乎的胸部已貼在臥虎的身上，嬌氣地道：「到了我這裡還愁甚麼呀？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嘛！」

臥虎不覺神魂飄蕩，頓時把憂愁忘了，站起來把野百合抱住，伸手便要解裙帶。野百合輕輕打了他一記耳光，笑裡含嗔道：「你休在我面前無禮！」

「你，這是爲何？難道變心了不成？」

「我不能跟你做這樣的霧水夫妻！」

「霧水夫妻？」尤臥虎急忙張開雙手，委屈地道：「我爲了你，昨天差點被石達開殺了！」

「你想投降石達開麼？」

「不投太平軍投誰呢？」

野百合小嘴一撇，嗔怪道：「石達開，不都是和藍元曠、雷再浩一樣的反賊，即使接收了你又有甚麼好處？到頭來還不是落得個刑場問斬，全家誅滅！投降石達開我才不跟你當反賊夫人哩！」

「不投太平軍，難道去投劉坤一不成？」

「劉坤一乃是堂堂朝廷命官，投在劉府門下，你還愁當不了大官？那時我也跟着當個誥命夫人也有光彩！」

「劉坤一是我家的仇人！」臥虎猶豫地道。

野百合笑吟吟地攀着臥虎的肩膀道：「俗語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世上哪有百年的仇人，如今劉把總正是用人之際，你若能幫他取了瑤山，他能不封賞你嗎？你若不記他的仇，他能記你的仇嗎？」

野百合拍了拍胸，「我們一起投降了清朝，我保你得個一官半職，起碼也封個瑤王！」

「好吧！我們今晚就下山。」尤臥虎說。

野百合卻道：「釣魚也得一根蚯蚓，你沒有寸功能讓人家收留封賞嗎？」

「我一個人勢單力薄，能拿下瑤山嗎？」野百合故意生氣地道：「你怎能傻成這樣呢？殺不了老瑤婆，還不能盜了她們的命根子寶貝銅鼓嗎？聖母沒了銅鼓，就不能號令三軍，何況楊再興的銅鼓還是稀世之寶哩！獻寶下山也是個進寶狀元嘛！」

尤臥虎只得將雌鼓已經留在石達開帳內的事講了。野百合想了想說：「我有個好主意，不知你敢不敢。」

「只要能夠使劉坤一滿意，你的主意我一定聽，雌鼓我已經盜了，還有甚麼不敢的事？」

野百合先是迷人的一笑，把薄薄的紅唇貼在尤臥虎的耳朵上，嬌聲浪語地道：「九龍洞裡還埋了一隻楊再興的雄鼓，比雌鼓更珍貴，只有雙鳳佈下的獸陣守衛，看你有沒有本領去取出來？」

「盜雄鼓？」尤臥虎一愣，膽寒地道：「雙鳳的獸陣厲害得很，只怕近不了邊喲！」

「你有刀有槍，何況雙鳳還有護身香嘛，你先盜了金鳳的護身香，毒蛇就不能傷害你了呀！」

「保險嗎？」

「你就別三心二意了，你的劣跡已露，一旦太平軍跟着靑山聖母聯手，你就沒命啦！投了官兵，有個前程，富貴一生，我們也能白頭偕老，你也不再仰人鼻息遭受白眼了。」

「讓我先試試看。」

「試甚麼？說幹就幹，今晚就動手，事情成功了，我們一起下山去，往後的日子……」說着，野百合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腦門。

這雄鼓比那雌鼓更加珍貴，乃是南越王趙佗的銅鼓，大如磨盤，中心鑄有三隻蟾蜍，周圍是百鳥昆蟲，相傳每逢仲秋季節，夜半人靜時，銅鼓上的蟾蜍便與周圍的百鳥噪叫相鳴，聲震山谷，尤其是兩軍對陣，敲響銅鼓其聲高昂入雲，威懾敵膽，瑤兵便能以一抵十，因此數百年來珍藏於九龍洞中，視爲至寶。

尤臥虎來到絕壁之下，只見那洞口的樟樹上猿猴成羣，嘰嘰嘯叫，左顧右盼站崗放哨，巨蟒毒蛇爬於洞壁，噴液吐信，洞中傳出一陣陣虎嘯狼吼之聲，令人毛骨悚然！更何況還有那十幾丈高的懸巖峭壁，眞是插翅難上。

然而，驀然間，他發現崖壁上確實有人在攀沿而上，那動作敏捷極了。臥虎即忙一閃，伏倒在地，睜大眼睛，緊緊盯住那黑影的一舉一動，他是誰呢？好俊的輕功喲！

讚嘆間，那黑影已經輕盈如燕地爬上了絕壁，眼看那人馬上就到洞口了，他想飛鏢擊落那黑影，當手觸到鏢柄時，猛一轉念：不如守株待兔，等那人鬥敗羣獸，取出銅鼓時再奪不遲，於是仍然伏地不動。

奇怪！那黑影上巖後，如入平安之境，猿猴突然無聲，巨蟒伏首貼壁，虎狼屛息無事。

那人揚長直入洞中，一會兒便取出了銅鼓，仍從原處下崖，攀藤附葛，貼壁如膠，平安而下，尤臥虎直待那黑影下到半崖時，突發一鏢，只聽傳來「哎呀！」一聲慘叫，那人凌空而墜，眼看立成肉餅。

不料，崖下突然跳出一個人來，雙手一托，將黑影穩穩接在手中。

尤臥虎也猛然躍起，餓虎撲食般直撲那兩人，同時又將黑布罩住了頭部，那二人同時一閃，劍鋒貼耳穿過，與此同時，那二人一齊抽出刀劍，頓時掀起了一場惡戰！

這時，尤臥虎已與對方很貼近，慘淡的星光中已認出取那銅鼓的正是楊玉鳳，那在崖下救了玉鳳性命的人，正是石達開的內臣周劍文。

尤臥虎一咬牙根，暗道：「丈夫豈無毒，無毒不丈夫，不殺了你們，我怎麼奪得了雄鼓，沒有銅鼓，我怎麼去見劉把總的面？」心到手到，「金鯉穿波」劍鋒直刺楊玉鳳心窩。

玉鳳因肩頭中了暗鏢，動作稍遲，眼看難躲這一劍，那周劍文一掌推出，將玉鳳推到崖邊，挺身而上，使出武當劍中的「反客爲主」功夫，撥開了來招，尤臥虎也非等閒，使的是武當掌門無靑子的劍術，他一招「大漠孤煙」，寶劍左推前遞，直取周劍文的「中丹田」，快如閃電。

周劍文來不及招架，忙用「鐵板橋」讓過劍鋒，但頭上已覺寒氣森森，鬥了三十幾個回合後，臥虎急於取勝，使出聖母傳授的絕招「亂點鴛鴦」，連擊周劍文的「璇璣」、「華蓋」、「紫宮」三處大穴。

周劍文使出渾身解數自衞，身上還是被劃破了數道刀口，血染征衣。

玉鳳一旁觀看，心中大疑，暗道：「這蒙面人是誰呢？他怎麼學會了我楊門絕招呢？」爲了破解這個謎，楊玉鳳負痛而起，「嗆郎」一聲，持劍架住蒙面人的武器，將周劍文換了下來。

尤臥虎見玉鳳上陣，心中有點發毛，他知道玉鳳的劍術不在他之下，無論使甚麼絕招都休想得逞。但轉念又想：「你今日肩負鏢傷，諒也難以盡展平生武藝。」

玉鳳卻邊戰邊問：「你是誰？爲何也用我楊門絕招？」

臥虎不敢答話，裝聾作啞，悶聲接招。

臥虎欺玉鳳負傷，使出重手「力劈華山」、「女媧補天」、「移山塡海」，威勢極猛。

玉鳳丹田提氣，抖擻精神連架數劍，身子被震得晃了幾晃，尤臥虎得勢不饒人，「異峯突起」猛擊一劍，只聽「嗆郎！」一聲，玉鳳劍被打飛。

臥虎正想大下煞手，突然覺得背脊發麻，原來周劍文一旁發出三枚金針，其中一枚射中尤臥虎後背。

這時，玉鳳抬起寶劍，周劍文也挺刀而上，呈兩面夾攻之勢。尤臥虎自知不是對手，拔腿就跑……

二人也不追趕，玉鳳回過頭來向周劍文施禮道：「好漢貴姓，謝謝你兩次救命之恩，請到敝寨坐坐？」

周劍文借着月色，凝望了玉鳳一眼道：「我叫周劍文，太平軍翼王帳下的參軍兼內醫……你……好像是蛇俠楊玉鳳嗎？」

「你怎麼會認識我？」玉鳳詫異道。

「你忘了？」兩年前有個廣西郎中特來向你求蛇藥，我們還對過藥謎哩！」

「喲！是你？看你這身打扮，我怎麼認得出？」玉鳳驚喜地大聲說着。

* * *

是的，那是前年秋天，瑤山瘟病流行，奉聖母之命，開了個藥店，爲瑤民看病施藥。那天，她在櫃台坐定，見一位郎中打扮的英俊少年走進藥店，她含笑地問道：「先生可是買藥的？」郎中施禮答道：「正是。」

原來這郎中正是金田村而來的周劍文，他祖傳三代名醫兼武師，父親周鳳祥與洪秀全爲中表兄弟，同窗好友。鳳祥自幼習經史，繼承醫理，科舉考試皆不中，以行醫爲業。

道光三十三年，他接受了洪秀全的拜上帝宣傳，並受洗禮，除掉孔丘牌位，宣佈獨尊上帝，爲此遭受到舊勢力的暗害，臨終再三叮囑兒子周劍文勤習武、研醫道，效忠義軍。周劍文謹依父訓，投身起義籌備工作，爲了戰鬥需要，他特來瑤山找聞名湖廣的蛇俠玉鳳求學蛇藥。

周劍文見這女子風姿綽約，而又不乏英氣，不禁心中暗暗稱奇，心中琢磨，「她莫不是就是要找的蛇俠鳳姑娘？江湖上傳聞她呼蛇喚獸神秘莫測，聰明絕頂，精通藥理，而且武功超卓非同凡響，待我試試是眞是假。」

想到這裡，信手將一個五十多斤重的藥碾放在櫃台上，恰恰壓住了掃櫃台的雞毛掃帚。

玉鳳見少年郎中用戲謔的目光盯住自己，不禁心中惱怒，朗聲道：「先生，請將藥碾放落地下去！」

周劍文漫不經心地道：「啊，我累了，等會再拿吧！」

玉鳳知道他意在找岔，便笑道：「好吧！我代勞了！」說罷，伸出三個指頭，將雞毛掃帚的竹柄一抬，「砰」地一聲響，鐵藥碾輕易地彈到了門外的院坪裡，足足砸入泥地半尺多深。

周劍文大驚，玉鳳卻眼皮也沒眨一下，依然端坐櫃台，問道：「先生配藥可有藥方？」

「有有！」周劍文佯裝遍身搜尋。「啊呀，一時粗心，藥方忘了帶來。」

「既然如此，不知先生可記得需配何藥？敝店百藥齊全，但憑挑選！」玉鳳胸有成竹地說道。

周劍文沉思一會道：「一夜宴罷客何爲？」

玉鳳莞爾一笑，答道：「宴罷酒酣『客當歸』。」

周劍文道：「二需黑夜不迷路。」

玉鳳不加思索地答道：「『熟地』不怕天暗黑，本店充足，先生還需甚麼只管道來。」

於是周劍文繼續報道：

「三買清溪一曲水。」

「一曲流水是『川芎』，川芎也不少。」

「四買艷陽牡丹妹。」

「牡丹花妹『芍藥紅』，大量供應。」

「五買出征萬里。」

「萬里成疆有『遠志』。」

「六買百年美貂裘。」

「百年貂裘是『陳皮』，更加不缺。」

「七買八月花吐蕊。」

「秋花朵朵點『桂枝』，本地特產。」

「八買蝴蝶穿花飛。」

「『香附』粉蝶雙雙歸，普通草藥有的是。」

至此，周劍文眞正服了楊玉鳳的才情，欽佩地賠禮道：「方才冒

昧了姑娘，請原諒！」說着，掏出了眞正的藥單，並表白了專程來訪求藥的願望，玉鳳熱情款留周劍文，悉心傳授了治療蛇傷的技術。後來周劍文爲在叢林中餐風露宿的義軍作出很大的貢獻，挽救了數百名蛇傷士兵。

* * *

現在，玉鳳患難中被周劍文相救，不禁百感交集，暗想：「如果太平軍都是這樣的肝膽義士，那定是仁義之師，我們理應歡迎他們進山。」想到這裡，立即聯想到繫在背上的雄銅鼓，於是道：「周先生爲何深夜到瑤山來了？」

周劍文將翼王石達開授命他爲青山聖母送祖傳金創藥的事說了出來，並告訴她：正當她施展神功上絕壁時，他剛路過崖下，觀看中發現另有人暗中盯梢，擲鏢暗算，所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玉鳳越發感動，斷定太平軍必是仁義之師，慨然相邀道：「既然你奉命要見聖母，那我們一塊走吧！」這時，遠處寨子中已經傳來了第一聲鷄啼。

* * *

凌晨的山風寒冷而又陰森，楊玉鳳和周劍文「挐雲攆月」行至寨外五里的千丈溝，已經渾身汗水淋淋，六七十斤重的銅鼓背在身上的確非同小可，眼前一條藤峽橫亘，寬達三四丈，兩邊懸壁千仞，溝下黑黝黝，深不可測，溝通兩岸的是幾條古藤，白天攀沿尚且毛骨悚然，何況晚上負重而過。

好在二人藝高膽大，一手扶着藤欄，脚上踏着兩條藤蘿，晃晃悠悠如蕩鞦韆般攀越。忽然，「嗆郎」一聲響，不知被甚麼物體鈎住了玉鳳背上的銅鼓，險些連人也晃下藤橋，幸得她一手抓緊了扶藤，吊在半空中，周劍文急忙回頭搶救，剛剛讓玉鳳在藤橋上站穩，只聽得「卡察！」一聲，那藤橋被人斬斷。

「哎呀！」「糟了！」周劍文和玉鳳慘叫一聲，一齊墮入深淵。

「哈哈哈哈……」從對面橋頭傳來一陣得意的狂笑：「銅鼓終究到了我手，尤某今天成全了你們，到陰府去樂吧！」原來下毒手的正是尤臥虎，只因九龍巖盜鼓未遂，故在此設下埋伏。

然而楊玉鳳、周劍文並非等閒之輩。周劍文自幼隨父山中採藥，攀巖跳澗，膽大如斗，身輕似燕；楊玉鳳更是輕功超卓，捷如猿猴，他們雖然從空而墜，但卻臨危不亂，各自在空中翻了幾個觔斗，終於沒有倒栽葱，雙雙直立而下，偏巧是一條乾溝，溝底千年腐草厚如棉絮，二人平平安安掉在溝底。半空中清清楚楚聽到尤臥虎的笑聲和咒語。

這時，殘月已退，曙光初照。玉鳳和周劍文互問了平安，便四下觀察，尋找出溝之路。

但失望了，這是一條斷層巖地溝，不知是那年月地裂山崩，將山脈掙開了這麼一條大縫，從溝底至頂，足有十五六丈高，溝壁平如鏡面，站在溝中如坐井底，只見一綫狹窄的藍天。

沉默，可怕的沉默，他們都意識到所面臨的困境。

如果憑着各自的輕身游壁功是不可企及的，如果順着溝底走，又不知要走幾許日子才能找到可以上溝的捷徑，更何況雄鼓已被尤臥虎搶走，如果不迅速揭露或奪回銅鼓，尤臥虎就有可能利用雄鼓的號召力，將瑤山百姓引入歧途，遭到殘害。或者被他獻給了清廷。失去神器，對瑤家來說不僅是個重大的損失，而且是不可容忍的恥辱！

一綫微曦射入溝底，在他們臉上鍍上了一層慘淡的清光，玉鳳滿面怒容，從肩頭拔出昨夜蒙面人暗算她的飛鏢，仔細一看，不禁驚叫起來。「蒙面賊也是他？」

周劍文問道：「是誰？」

玉鳳刷地一鏢插入巖石，道：「就是狠心狗肺的尤臥虎，沒想到他竟墮落到這般地步，眞是養虎傷人！可惜他的父親一生爲官清正，卻生下了這個蛇蠍不如的畜生！」

周劍文並不驚訝，道：「前夜給翼王送雌鼓，寫密信出賣瑤寨的也是他哩！爲此，翼王才派我速見聖母。」

玉鳳悔恨交加，痛苦地道：「看來姓尤的已成清廷鷹犬，此次盜得雄鼓必定投降清軍無疑，如不立即將此事告訴聖母，只怕瑤山頃刻遭殃，可是如今陷在這溝裡，怎麼辦呢？」

兩人正在束手無策之際，突然從穴中鑽出來一隻狐狸大小的動物，全身黃毛，雙目如貓似虎，背部長出一對肉翅，拖着一條長尾，被這二人的出現驚得呆了，蹲在洞口一動不動，玉鳳突然面露喜色，驚叫一聲：「有了救星！」

原來，這種動物叫「飛虎」又叫壁飛虎，最善附壁而行，四爪如同鐵鈎磁板，吸附石壁而行，縱使百斤之力也拉不下來。

玉鳳猛生奇想，丹田運氣，騰身一躍，快如餓鷹撲向飛虎，飛虎突遭襲擊，扭頭便向絕壁爬去，玉鳳迅如閃電，一手抓住飛虎的尾巴，借助飛虎之力，使出「燕子抄水」的功夫，脚點巖壁，颼地一下，隨同飛虎爬上了高高的溝壁。

哪怕是最敏捷的猿猴也望塵莫及，哪怕是最勇敢的俠士，也不敢冒此大險。玉鳳在一股浩然正氣之中，終於創造了奇跡。

這一切，來得如此突兀，周劍文一個「啊」字尚未喊完，玉鳳已在溝頂探頭喊道：「周先生別急，我就想辦法吊你上溝！」

一會，玉鳳果然沿壁垂下來一根長長的大藤枝，周劍文抓緊藤頭，玉鳳拉扯，他游壁而上，頃刻便脫離了絕境。

* * *

清晨，尤臥虎將盜得的雄鼓藏在寨外一個巖洞中，得意洋洋地回到寨中，他料定周劍文、楊玉鳳此時有死無生，即使一時沒死，也永遠別想爬上溝來。

因此，他此時從容不迫地去見金鳳，希望說服她跟他一起去投降清軍。盡管他迷上了風流寡婦翠珠，但是金鳳那一雙明亮的眸子，嫵媚的笑靨，仍然時時在他眼前晃動。

尤其是她那誠樸、溫柔的性格使他難以忘懷，他身不由己地踏進了這座竹樓小院。

她穿過桂子飄香的庭院，來到三間正房跟前，這時簾幕低垂，悄無人聲，陽光照在瑤綉窗紗上，映出窗內的倩影。

他已有兩個月不曾到過金鳳的閨房了，踏進門坎，他看見金鳳正坐在梳粧枱前，輕紗披體，烏髮垂肩，山花斜插，香腮含露。臥虎頓時心醉神迷，兩眼痴痴地望着，好似呆了一樣。

金鳳從鏡子裡見臥虎進來，心中一驚，急忙站起身來，轉身望着尤臥虎道：「是你？」

臥虎望着她垂下頭道：「師姐，我錯了，對不起你，如今我已經後悔自己行爲放蕩，有負你和聖母的教養之恩！特來向你認錯。」

金鳳想起臥虎的行爲，又氣又恨，但此刻見到他可憐巴巴的樣子，又心軟了，還是勸慰道：「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你眞心改過……」

「師姐恩德，沒齒難忘！你我到底是一夜夫妻百夜恩。」說着，又眼露淫光，語氣輕佻。

金鳳一聽這話便羞得滿面緋紅，心跳耳熱，她知道指的是那天在青龍潭畔的苟且之事。

尤臥虎一望，便知道這一句話挑動了金鳳的春心，她那一雙美麗的鳳眼蕩漾着光芒，好像是有甚麼羞人的東西在眼裡跳動、閃爍。由於羞怯，面容顯得特別溫柔而親切，兩頰湧上一層紅暈，像兩朵盛開的玫瑰，嫵媚得像薄醉中含着一種風情。

他頓時邪念重生，上前就摟住金鳳的腰肢猛地在她臉上親了一口。

金鳳雖然生性懦弱、多情，但想到聖母的教訓，臥虎的寡情和放蕩，便努力克制了少女的情慾之火，雙手推開臥虎道：「你是眞心改邪歸正嗎？」

臥虎聽金鳳的口氣，她是爲他的歸來高興的，便嘻皮笑臉地道：「最香的野花採不回，浪子也有回頭日，我們是有夫妻之恩的呀！聖母已將你許配於我，終有一日是我的夫人呀！」

金鳳冷落的心又被這番話說得溫暖起來，注目着幡然悔悟的尤臥虎，漸漸頓生了新的疑雲，只見他肩頭有一片血跡，渾身上下黃塵僕僕，不禁驚訝：「你昨晚在幹甚麼？」

「師姐，你怎麼啦！」臥虎心中一驚，不安地反問道。

「你渾身泥土和血跡從何而來？」

臥虎先是暗暗慌張，繼而一想，反正玉鳳已死，不如倒打一耙，乘勢勸金鳳投降清軍。於是假作生氣道：「是你妹妹幹的好事。」

「她怎麼啦？」金鳳詫異地問。

「她私通太平軍中的野男人，合伙盜竊銅鼓，幸被我偶然發覺，搏鬥了一陣，終於……」

「你胡說！玉鳳怎會幹這種事？」

「不信？那野男人我認識，是太平軍的參軍，石達開的內醫，叫周劍文。」

「你怎麼會認識太平軍的將領？」金鳳頓時心中生疑，厲聲問道。

「這個……」尤臥虎後悔失言，但他稍亂即安，隨即揑造道：「我們交鋒時他自通姓名的。」

「他們現在哪裡？我去對質！」

「被我一起打下深溝了！」

「啊！」金鳳頓覺萬箭穿心，眼前發黑，猛然怒問道：「此話當眞？」

「是他們自找死路！」臥虎聲音顫抖，頭冒冷汗。金鳳察顏觀色，凝思良久，呆若木雞。

突然，金鳳一下從粧台前跳起，騰身摘了掛在牆上的青霜劍，猛地向臥虎刺去，疾如閃電，快似流星，臥虎萬沒料到一向優柔寡斷、憨厚老實的金鳳會如此兇猛地陡然反目，只得反縱一跳，退到房角。

「師姐，你怎麼了？」他神色慌張地道：「她們盜銅鼓，我豈能坐守失盜！」

「放屁！」金鳳揭露道：「玉鳳去九龍巖取銅鼓乃是聖母之命，她的武藝遠在你之上，怎會被你擊倒，定是你陰謀暗算了她！姓尤的，今日你若不老實道出眞情，我定叫你血濺此房！」

金鳳一改常態，怒如雄獅，言猶未了，第二劍又刺向他的咽喉。臥虎倒抽了一口冷氣，料定已經不

能哄騙她了！便一咬牙根道：「今日乾脆挑明，你先退一步，我實話對你說了。」

金鳳急想知道眞相，便後退了兩步，手持青霜劍指着尤臥虎道：「快講！」

「銅鼓已被我劫了，藏在寨外。」

「爲甚麼不交聖母？」

「聖母已是風燭殘年，重創在身，沒有指望了，滿山寡婦必爲他人之肉，爲了你我前程，特來引你下山，與其玉石俱焚，不如獻寶求得一條生路。投降太平天國叛軍，不如投靠清廷，博個封妻蔭子，也省得在這瑤山與蛇獸同窟，所以將銅鼓藏在寨外，特來邀你下山獻鼓，這般做也是爲你好！」臥虎撕掉了假惺惺的畫皮，露出了惡狠狠的猙獰面目。

「叛賊，氣死我了，我們姐妹瞎了雙眼，當初不該救了你這忘恩負義的毒蛇！」

金鳳萬念俱灰，決心除卻叛徒賊子，揮動青光閃閃的長劍，一招「海市蜃樓」將臥虎裹在劍光之中。

尤臥虎早有準備，兩掌一翻「玉鶴雙飛」將逼至面前的劍鋒震開，隨即變招「霹靂貫頂」，往金鳳的期門大穴攻擊。

金鳳見臥虎來勢兇猛，即用一招「玉帶圍腰」，劍化白虹，橫掃臥虎腰際。她這一招用的是「圍魏救趙」之計，目的是要逼臥虎回掌護腰，趁機點刺他的鎖骨，廢其武功，擒拿歸案，交聖母發落。

誰知臥虎兇相畢露，竟不顧腰腹之危，雙掌前攻，決心亡命一拚了。

金鳳反手突刺一劍「丹鳳朝陽」，看似攻擊臉上，然而劍至中途方向一轉，竟變爲「玉兔出籠」、「刺猬穿襠」直點臥虎下陰，臥虎那裡防範得及，只得一個「倒攆猴」翻出了劍圈，即使如此，還是被金鳳點中了會陰之穴，跌倒於地。

臥虎頓時冷汗淋漓，癱軟地哀求道：「姐姐，饒了我這一次吧，我立即取回銅鼓，向聖母請罪。」

「自然要由聖母發落。」說着低首去爲臥虎拂脈解穴，不料臥虎突然反手扣住金鳳的手腕脈門。同時，從身上掏出一隻熊子魚膽，用力一捏，熊子魚膽汁直射金鳳雙目。

金鳳雙眼劇痛，慘叫一聲：「痛死我了！」立倒於地，雙目無光，她只能拚力罵了一聲：「你好狠呀……」便寂然無聲。

* * *

太陽如同一個金紅的圓球，在霧海中飄浮。

青山聖母身着粗布對襟內衣在庭院練劍，只見她面色紅潤，精神抖擻，一招一式規範準確，挾雷掣電，力重千鈞，顯示出精湛而又深厚的內力。但是，也可以看得出，她每次抬動右臂時，都忍着一種極大的痛苦，箭傷的創痛使她頭上冒出了一陣陣汗珠。

兩天前鷹愁隘中了清軍的冷箭，幸虧憑着她楊門金創秘方藥膏，才得迅速排毒、癒口。今天她又忙於鍛練劍技了，她知道更殘酷的戰爭還在後面，她要率領巾幗英雄繼續爲捍衞瑤山婦女的安危與尊嚴而戰鬥！

突然間，從院門口傳來一陣讚嘆：「好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志不已！」

聖母急忙收式，回頭一看，進院的是一個將士打扮的後生，他身後緊隨着的正是孫女玉鳳。

二人渾身泥土，汗流滿面，聖母詫異地問道：「玉鳳，雄鼓取來了嗎？今天已通知九寨八隘在統制祠祭鼓！」

玉鳳怒氣衝衝地道：「奶奶，祭不成了，雄鼓被叛賊搶走了！」

「叛賊！是誰？」

「你老寵愛的寶貝人種。」

「是臥虎？他膽敢劫持神器幹甚麼？」說着揮手道：「進屋去，詳細稟來！」

聖母回到堂屋內坐定，一個瑤姑獻上香茗，聖母接過茶杯，抬頭一看那年輕人跟了進來，便問：「這位是……找我何事？」

玉鳳上前介紹道：「奶奶，他就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帳下的內醫、參軍周劍文，特來爲你送藥。」

聖母疑惑地道：「石達開送藥給我？」

「是的，聖母。」周劍文接言道：「卑將周劍文，奉翼王之命特來看望聖母，並贈送金創秘方，不想你的傷已好了，還能舞劍哩！」

說着遞上一隻錦盒。

聖母接過錦盒，問道：「你們翼王怎麼知道我中箭？怎麼會給我送藥呢？」

周劍文答道：「翼王久聞聖母保境安民，除暴衞瑤，乃是南天一柱，翼王深表欽敬，希望聖母助我天國大軍，替天行道，驅除清妖，解民倒懸，天國一貫宗旨是團結各族，共同對敵，一統華夏，重振山河。」

「啊！你是前來勸我投降太平天國的。不過，我對你們還不了解，數百年來，我九龍瑤山歷遭各種漢家軍隊之苦，眞是血染青山，屍塡溝谷，漢軍進山禍多福少，請貴軍還是繞道爲好，至於劉坤一奸賊暴虐成性，我們之間有切膚之痛，血海深仇，固此決不會投降他來對付你們的，請轉告翼王放心！」

玉鳳一旁看見聖母執意拒絕太

平軍借道，便插言道：「奶奶，據我所聞，太平軍自廣西金田村起事以來，攻破永安州，越桂林府，克全州城，連破數十州縣。一路之上，軍紀嚴明，秋毫無犯，老百姓若久旱見雨，夾道歡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都道是仁義之師，正義之旅。」

「啊，你也是這麼說的。」聖母訕笑着望了望玉鳳道：「大概是聽這位將軍說的吧？」

周劍文道：「聖母，楊女俠說的都是實話，一點不假。」

「是實話，不摻假？」

「都是實話，我們太平天國主張衆生平等，除惡揚善，均田地免賦稅，男女平等，反滿滅清。」

青山聖母微微點頭，似乎恍然明白，但仍不放心，繼續盤問道：「玉鳳，你跟這位將軍怎麼認識的？」

玉鳳便將昨夜取銅鼓的經過敘述了一番。聖母聽後十分震驚，對周劍文道：「小將軍俠肝義膽，眞乃仁人義士，老身這裡致謝了，請上茶！」

「多謝聖母。久仰聖母英名，今日得瞻風采，足慰平生！」周劍文謙遜地答謝。

聖母將話題轉到銅鼓上，問道：「盜銅鼓的果眞是尤臥虎麼？可有證據？待我着人找他來問一問。」

「盜鼓的確是……」

「聖母，你怎麼讓太平軍的奸細跑到這裡來了？」闖進來的正是尤臥虎，他對金鳳下毒手之後，還想繼續嫁禍於人，再來蒙騙青山聖母，以伺機出賣瑤山。不料玉鳳二人未死，來到門口先是一愣，繼而一想不如來個反誣，借聖母之手滅了這一對男女，便踏進廳內接話。

玉鳳見進來的正是內奸尤臥虎，「鏘」地拔出青霜劍，怒指臥虎道：「他就是……」

「我就是早發現你跟太平軍的奸細勾搭了，你將銅鼓送給了石達開，還想跟這美男子來欺騙聖母，出賣瑤寨。」臥虎狡詐地反客爲主，先發制人，妄圖將水攪渾，他自以爲得計。

玉鳳氣得臉色鐵青，罵一聲「毒蛇！」揮劍便向尤臥虎砍去。

「噹」一聲，聖母擲出一根頭釵，打掉了玉鳳的寶劍，斥責道：「放肆！竟敢公堂動刀動槍，我自會問清情況發落！」玉鳳只得一旁怒立。

周劍文早在一旁氣炸了肺，深恨尤臥虎的卑鄙狡詐，只得上前道：「聖母，確有人給翼王獻了一隻銅鼓，這裡有獻鼓人的密信。」說着將一封函件遞與聖母。

尤臥虎一見贓證露了出來，情知不妙，絕望地叫道：「你們合伙害人，我離開瑤山去！」說着拔腿往外跑，「噗通」一聲，不料與迎面進門的一個人碰了個滿懷，他跌坐在地，抬頭一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剛才被他用熊子魚膽毒汁弄瞎眼睛的金鳳，被丫鬟扶着進門。

頓時，嚇得他魂不附體，一個鷂子翻身，翻出門外，拔腿想逃。豈料，玉鳳早有準備，隨手甩出「捆仙索」將尤臥虎拉了回來。

尤臥虎已無逃生之路，「砰」地拜在聖母面前，磕頭求饒：「聖母，我錯了，饒我這一次吧！今後不敢了！我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忘不了姐姐們的眷愛之情！」

玉鳳一聽這些，更加怒不可遏，從腰間拔出一柄飛鏢，遞給聖母道：「奶奶，這就是他用來暗算我的飛鏢！這就是他的眷戀之情！」

金鳳聽得「眷戀之情」幾個字，已哭得泣不成聲，摸索着走到聖母跟前道：「奶奶，我的眼睛被他弄瞎了，他好狠心啊！」

聖母大驚：「孩子，你怎麼了，你的眼睛是怎麼瞎的？」

「他要投降清妖……逼我跟他去……用熊子魚膽毒汁……」

聖母此時氣得雙眼發黑，天旋地轉，看着右手的尤臥虎給石達開的投降信，看着左手尤臥虎暗算玉鳳的飛鏢，望着金鳳失明的雙目，咬牙切齒罵道：「畜牲！你暗殺姐妹，盜竊神鼓，殘害妻子，出賣瑤山，還有何眷愛之情可言？」

聖母痛心疾首，連連跺腳，悲呼道：「瞎了眼，放縱了這隻豺狼，害了你們姐妹。」

玉鳳急忙上前扶着金鳳，悲聲道：「姐姐，你不能盲啊！不能盲啊！」

這時，尤臥虎趁衆人忙亂之際，一個鯉魚躍龍門，蹦出大門狂奔。

「畜牲！休想逃跑。」說時遲，那時快，聖母反手取下了牆上的弓箭，「颼」地射出一箭，立即聽見尤臥虎在門外大叫一聲，連滾帶爬，負箭進得門來，哭道：「聖母、玉鳳、金鳳，你們饒我一條狗命，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支楊門毒箭，我知道聖母才有解藥，你就高抬貴手吧！救我一命！」

金鳳聽尤臥虎哭訴傷心，心軟地扭過頭去。「你……」

玉鳳上前問道：「尤臥虎，你先說，你把雄鼓弄到那裡去了？」

「盜雄鼓的不是我，不是我！」

玉鳳咬牙切齒道：「尤臥虎，到現在你還想抵賴，你知道，只要我把這支劇毒的箭桿一拔，你就立即去見閻王了。」

「不，不要拔，先給我吃了解藥再拔，我說！我說！」對着自己

的臉左右開弓地打起來，道：「我將雄鼓藏在寨外的溫泉洞中，準備獻給劉坤一，謀個一官半職！」

玉鳳一掌打在尤臥虎臉上罵道：「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

「你們就再救我這禽獸一次吧！我是瑤山的人種呀！金鳳身上已有我的骨肉了呀！」

金鳳雙淚交流地對玉鳳道：「天呀！我怎麼辦啊？這畜牲害得我好苦喲！」

尤臥虎見金鳳已經心軟，急忙跪拜到金鳳面前哭求：「金鳳姐姐，我悔恨了，我對不起你，你念在夫妻份上，要救我呀！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已經有孕了呀……」

「奶奶……」金鳳心軟起來，想向聖母求情求解藥。

聖母凜然道：「金鳳，我們瑤家歷來恩怨分明，不能……」

尤臥虎聽聖母的口氣，不能饒他了，便瘋狗似地撲向聖母罵道：「你這老妖婦，老寡婆，我若死了，你們瑤山要絕人種！」

「瑤山不需要你這樣的敗類！」聖母大義凜然地喝道。

「我變厲鬼掐死你！」

「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死後也無面目見你死去的父母，也變不了厲鬼！」聖母泰然地回答，對玉鳳道：「拔箭！」

「拔！」玉鳳伸手從尤臥虎的背上拔出了那口毒蛇汁浸過的金箭，尤臥虎慘叫一聲「天啦！」猝然倒地而死。

「唉！」金鳳聞聲昏倒。玉鳳上前扶住，搓胸按穴，一會金鳳甦醒過來，聖母悔恨內疚地道：「金鳳，金鳳，都怪我急於爲瑤山找人種，誤找了這個敗類，將你害成這樣！」說着聲淚俱下。

金鳳反而安慰聖母道：「奶奶，你不用傷心，我雖然完了，可是我的失明，換來了大家心明眼亮，識別了壞人，教訓了我們。」

周劍文安慰金鳳道：「鳳姑娘，但願你志壯何懼身殘，君子自强不息！」

「謝謝你們，奶奶、妹妹、周將軍，有沒有我也沒有甚麼關係，但願太平軍仁義之師長驅北上，消滅清妖，掃清宇內，使瑤家姐妹撥雲見日，犧牲了我一人又算得甚麼？」金鳳一語雙關地說道。

「鳳姑娘，我們誓死要掃平天下不平。」周劍文字字句句鏗鏘有力。

金鳳微微點頭。

聖母深情地望着玉鳳和周劍文道：「玉鳳，你立即和周將軍出寨，稟報翼王，我們歡迎義軍進山，願與義軍結盟抗清。」

金鳳欣慰地對衆人道：「奶奶，我已放心了，瑤山又有希望了，我進房歇一會去！」

聖母愛撫地望着玉鳳道：「傳我命令，九寨八隘開關放卡，準備太平軍糧草。」

周劍文讚嘆道：「聖母果然是巾幗大將，深明大義，肝膽照人，可敬可佩！」

「哎呀！」屋內突然傳來一聲痛叫，玉鳳急忙衝進房觀看，一會玉鳳痛哭而出，泣道：「奶奶，不好了，姐姐自殺了！」

聖母聞此惡耗，頓時木然而立，泪如泉湧，半晌，喃喃自語道：「金鳳，你雖然一生優柔寡斷，慈悲軟弱，但今日烈骨如霜，自惜尊嚴，值得！你不願爲敗類留下孽種，作得對！奶奶我要珍惜餘年，爲瑤山的未來，爲實現你的意願，做我應做的事情。」

她在悲慟中思索、憧憬……

這時太陽正昇上天空，萬里晴空，光華燦爛，遠遠近近的山巒、森林都抹上了一層壯麗的金輝。只見太陽四周隱隱現出一個七彩雲圈，依稀可見一團鑲着金邊的濃雲出沒於九龍山後，它預示着一場風暴不久就會到來了！

（全文完）



夢斷微山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易弁齊遊微山湖　誤中奸計失貞操

午後的驕陽洒落微波的湖面，閃出魚鱗似的片片金光，但水閣風來，仍有陣陣的清涼意。

可憐的蕭丹，當眞是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不但如花的臉上現出了紅暈，漸漸也有了笑意，以往，那是經常出現在她頑皮的嘴角唇邊的。

無論如何，她是一個在寵愛中長大起來的，天性快樂的姑娘。

不僅前無名山莊莊主蕭嘯天寵愛，連那常常令她恨得牙癢癢，被她罵作賊鬼老兒的鹿杖翁，寵她愛她，其實較她爹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使是莊中的侍女，尤其是兩個丫環，雖然年歲都相仿，無不寵她，誰會惱她呢？她是如此如花嬌美，活潑更調皮，撒起嬌來，甚至侍女丫環面前，也像依人小鳥。

即使被她愚弄戲耍的齊女，也曾恨她恨得牙癢癢，但反而加倍愛她，加倍寵她了。

齊女看在眼裡，鬆了口氣，暗暗警戒自己，絕不可再在她面前，提及羅刹夫人，提及她爹，甚至不可提及無名山莊。

既然不擔心好酒量的蕭丹會醉，而且酒不會入愁腸，不會愁更愁，却可解煩憂，便又替蕭丹空了的酒杯斟滿了。

當眞是：湖上舟搖，樓上帘抬，大運河在這裡進入微山湖，南下便烟波浩渺，是以船舶多在這裡停泊補給。可見的碼頭上，攘往熙來，嘈雜擁塞，不料竟有這般清靜的酒家水閣。

「你可知這裡爲何名叫魯橋？」

豈僅不提那些令蕭丹困擾煩憂的事，齊女千方百計總想法兒轉移她思路。

蕭丹搖了搖頭，道：「你是老江湖，北往南來，你必多次路經此地了，必然知道。」

淡淡地，竟引不起她的興趣，若是以往，必然好奇追問了。

齊女也搖搖頭，說：「每個地方的地名，多有一段古兒，可是，爲何名叫魯橋，我也不知道。」

「是麼？」蕭丹淡淡地說。

又找不到話兒了，那水閣乃是這小酒家的雅座，魯橋既是北往南來，必經之地，仕宦下馬，商賈雲集，少不免時有墨客騷人，富商貴客光臨，故在店堂後的湖上，建了這小小水閣，果然水鄉景色盡在眼底，從捲簾的門口外望，可見酒家的櫃枱，原來也沽酒外客，這一陣工夫，齊女已見不少人客前來沽酒了。

她不經意地一轉面，只見店外來了一人，那打扮像個漁哥。

齊女一怔，道：「可惜！」

蕭丹聞聲，也轉過頭來。

可不是麼，好一個俊俏的少年

，可惜左邊耳下腮邊有個雞卵大的胎記，若他不轉過面來，幾乎還看不到。水上討生活，那會不晒得黑黑的，只不過令人一見，竟有一股逼人的秀氣，可眞是罕見了。是以令人也倍覺可惜，甚至滿懷愁緒的蕭丹，也不自覺多望一眼。

只見那店家接過那漁哥手中的葫蘆，笑道：「小哥哥，這三日來，你都來沽酒，以往却少見，聽口音，你是外來的了。」

那漁哥只點了點頭，一言不發。豈僅淡淡的，而且冷冷的，有意也似無意，向水閣的兩人溜了一眼。目光一接觸，齊女又是一怔，只覺似有一道冷芒，一閃而逝。

却想：水閣明亮，西斜的陽光映在他臉上，眞想不到這樣一個水上討生活的漁哥，竟有一雙澄澈的朗朗星眸。

那少年接過酒家遞給他的葫蘆，扔了一塊銀子在櫃上，轉過身來，齊女又覺得冷芒一閃，原來又溜了她們一眼，隨轉身走了。

這可就不是無意了，水閣在店後，出店，怎會向裡面轉身？但齊女不禁笑了，這是常有、常見的事，不論她和蕭丹走在道上，尤其是街頭，路人多半都要多瞧她們兩眼，雖然她們扮成了少年，但少年翩翩俊美，如何不引得路人注意。何況這漁哥，不但清秀，還有一股英爽之氣，自然也難免惺惺相惜。

是以，齊女也不放在心上，偷眼瞧蕭丹，只見蕭丹也目送那少年出店而去，顯然對這漁哥也生了幾分好感。

却見那店家拈起少年丟在櫃上的銀子來，掂了一掂，叫道：「小哥哥，慢走，一葫蘆酒，雖是碧湖春，也不要這許多，回來，我找還你。」

那漁哥已出了店，不回身，只扭過頭來，說道：「多的，存在櫃上。」

其聲不但朗朗，而且好不清脆，這漁哥少說已十七八歲了，竟然還帶些兒童音。

回頭，走了，再不回頭，只覺他步下倍逾常人輕快。

店家兀自手中拿着銀子，竟發了會楞，對走過去的一個夥計道：「忑怪，你們不覺這漁哥有些奇怪麼？」

那夥計遙望着遠去的漁哥，說道：「看是奇怪，這三日來，總見他的小舟泊在那柳蔭下，有遊客僱舟泛湖，他也不和人家爭相兜攬人客。說眞的，這漁哥雖然長了塊胎記，我也曾見湖上行舟，端的好水性，總覺他的小舟輕快過他人，但總覺他不像是在水面上討生活的。」

那店家手中兀自掂着手中的銀子，道：「這塊銀子少說一兩有多，要多少日、載多少遊客，才能賺得到？你不覺得他出手大方闊綽得出奇麼？」

「也許，」那夥計道：「必是他討人歡喜，遇到闊綽的遊客打賞他的，倒也不奇，這樣闊綽的人家，俺倒是常常遇到。你不覺得麼，本是清秀、還眞是俊美的漁哥，偏生了個胎記，非但不令人討厭，反而令人家倍生憐惜。」

那店家收起了銀子，點了點頭，道：「你說的可不是麼，只不過突然出現，無人知道他從何處來，日日前來沽酒，總是一言不發，你就休想他和你交談，沽酒又是給誰飲？而且還是最好、最貴的碧湖春。」

那夥計笑道：「你鎭日坐在櫃裡，難怪你不曉得，我可見過他的小舟，同樣的遊船，他的小舟拾掇得比旁人特別清爽乾淨，他不和人爭攬遊客，自有遊客選中他，這酒八成兒是他供遊客飲用的。」

甚至蕭丹分明也把兩人的交談聽得清清楚楚，齊女不禁點了點頭，心想：這夥計說得不錯，可不是令人一見，倍增憐惜。

忽然有了主意，道：「當眞，雲淡風輕，泛舟湖上，必然別有一番情趣，咱們爲何不去泛舟？」

蕭丹知她對這漁哥心生好奇，年紀輕輕，竟然出奇的沉默寡言，尤其是綳緊了臉兒冷得出奇，越是令人一見生出好感來，當眞憐惜之情竟油然而生。

便是蕭丹，又如何不心生好奇，若是以往，早跳起來了，竟不待催促，也不答言，早站了起來。

齊女會了帳，出得酒家，只見柳邊堤旁，泊着幾隻小舟，那漁哥的小舟却不在其中，因爲一見兩人走近，上前來兜攬的船家，並不是那漁哥。

蕭丹用手肘撞了齊女一下，頷首一指，道：「在那裡了。」

齊女也看見了，原來果如那夥計所說，繫舟在柳蔭之下。

其實時已近寒冬，柳枝只剩下了如絲的枯條，是以一眼便見到了。

兩人裝做湖岸信步，踱到那柳樹下，齊女道：「這小舟倒也乾淨清爽，小漁哥，你可也載客湖上泛舟？」

那漁哥竟然頭也不抬，分明鼻頭兒皺了一下，沒哼一聲，但却站了起來。

蕭丹心下一樂，數日來，沒出現過的笑容浮現在唇邊了，笑道：「你的年歲兒大得人家多少，漁哥罷了，怎麼叫人家小漁哥？」

齊女道：「啊喲，當眞是我的不是了，他若不站起身來，眞還當他是個小漁哥，敢情還是個少年漁哥。」

那少年漁哥仍然冷冷地，也許他生得令人憐惜，個子兒也嬌小，雖然冷些，却不似拒人千里之外，而且早跳上岸來，那身子兒還眞俐落，仍然一言不發，去柳樹上解下纜來。總算開口了，說：「上船吧！」

又皺了一下鼻子，可就是帶着幾分俏皮了。

齊女和蕭丹交換了一瞥，笑了，那是會心的微笑，可明白了，敢情少年漁哥不是冷，不過是靦覥，像又帶着幾分羞澀。

是了，這漁哥俊秀中，透着一股英氣，偏又有幾分嬌柔，倒有些像女孩兒，不怪令人一見就喜愛，那缺陷，因此也倍令人憐惜，而那舉止之間，眉兒與鼻兒，令他靦覥中，又掩不住那俏皮。

却有一宗，漁哥總不面對着二人，只能覺得他一雙雖然黑白分明的眸子，也只能感到冷冷地而已，都以爲是他靦覥可憐生，是以都不放在心上。

兩人上得小舟，果然與別不同，船艙兩面竟掛着簾子，雖不是繡簾，但甚淡雅，當眞水簾一色，岸上若不注意，竟看不出來，而且並非布簾，分明是綾羅，竟然是隻小小的畫舫。

那漁哥竟不知何時也已上了舟來，憑兩人的一身功夫，竟然絲毫無覺，也許是同一瞬間，是以不覺吧。齊女倒眞有點兒納罕，但也不過以爲他少年俐落，水上以舟爲家，上落倍輕便而已。

那蕭丹還是自離了無名山莊後，才見到江河，也僅擺擺渡而已，上得船來，只覺新鮮又好玩。果然，那滿懷的愁緒已一掃而空。齊女也覺喜悅，道：「你可小心些兒，有道是：欺山莫欺水。」

蕭丹那會理她，小舟不過離岸不遠，只要拋出一塊船板，或是一隻槳，憑她的輕身功夫，一接脚，便可飛登岸上。

齊女却也不躭心，自幼兒跟着她爹在江湖賣藝，後來得金鳳姑娘收留，在莫愁湖邊長大的，豈僅識得水性，更練就了登萍渡水功夫，有她在身邊，還擔心甚麼？

何況，那小漁哥的水上身手，端的了得，揮槳一翻，小舟已滑離岸邊老遠，舟雖小，却平穩之極，不由打量起那漁哥來。

那小漁哥坐在舟尾，搖起槳來，竹笠兒也太大了些，總覺他比起同樣年歲的少年來，顯得嬌小了些。

齊女不禁笑了，總覺他低頭掩面，分明靦覥，倒像是大閨女般半含羞，確實惹人憐惜。

心想：他必是怕人家見到那塊胎記，其實不過紅紅的一塊，倒有些像抹得不均匀的胭脂而已，加上長得異常清秀，是以並不覺醜。

更令齊女納罕的是，風波浪裡討生活的漁哥兒，竟會有一頭烏黑的秀髮，那露出在竹笠頂端的髮髻，可不是烏光發亮，而且竟梳得好不齊整。

啊呀！小舟驀地一晃，左右劇烈地顛簸起來，原來是蕭丹不知厲害，向舟尾走去，齊女倏地伸手，竟沒抓住她！

當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自恃輕功了得，蕭丹非但不怕，倒好玩兒，樂得嘻嘻大笑。

齊女鬆了一口氣，因爲蕭丹竟巋然不動，隨着那小舟劇晃，只見她兩條腿兒一屈一伸，上身却與水面保持平衡。顯然她陡然站起走動，那小舟雖然乍失平衡，本來搖晃不會如是劇烈的，反而是她好玩兒，腿上加了勁兒。

就在那瞬間，齊女驀見那漁哥陡然一揚頭兒，一直躲避掩藏，不敢面對她們的漁哥，竹笠隨之揚了，露出他那張清麗的俏臉兒來。

齊女登時一怔，少年男兒竟然清麗，勝過大閨女！這還在其次，一抹冷笑，好冷，竟然令齊女心頭一寒，只不過乍然一見，那漁哥一低頭，那清麗的俏臉兒，又被低壓的竹笠遮掩了。

不，她可是紫煙蘿，久走江湖的老江湖，目光何其銳利，絕不會看錯。

但自信並無深仇大恨的仇家，即使有，誰又敢來向她尋仇，那可眞是自尋死路了，蕭丹更不用說了，即使大鬧青州又揚州，說甚麼也還是個雛兒，何況迄今手上沒沾過血腥，淘氣貪玩兒倒是有的。

再說，憑她們兩人的功夫，誰敢爲敵，一見蕭丹雖然初次行舟，那平衡的功夫令她放下了心頭大石，是以也就不放在心上。

「淘氣，」齊女仍然皺了眉兒，道：「你要做甚麼？」

蕭丹眉兒一揚，兀自嬉笑道：「了不得，你瞧，小舟行得多快，我也要試試。」

一言把齊女提醒，轉頭一看，只不過一會工夫，竟已是煙波浩渺，遠岸只剩下蒼煙裡一抹淡淡的山影。心下不禁駭然，再不懷疑了，這漁哥絕非平常的水上人家，若非內家功力深厚，豈能如此？

但這漁哥多大點年紀，倒會勝得過她和蕭丹麼？如何不駭然，忙喝道：「回來，水面上，不是好玩兒的。」

蕭丹那裡聽她，說：「眞好玩兒，漁哥哥，讓我划划可好？」

齊女心頭一緊，因爲那漁哥又

抬起頭來了，那一抹冷笑又出現在他唇邊，一言不發，霍地站了起來。

她再不懷疑了，這漁哥水上功夫端的了得，而蕭丹豈僅不識水性，而且還是初次行舟，如何不擔心，幾乎在同一瞬間也霍地站了起來。

只聽蕭丹一聲啊呀，不料那漁哥不但倏然起立，而且一斜身，斜向齊女這一面，那小舟頓失平衡，蕭丹那會提防，變生頃刻，即使坐腰屈腿、揚身也來不及了，還幸齊女應變奇快，霍的一伸手，斜身而不移步，抓住了蕭丹的胳膊。

總算她識得水性，若然搶上，小舟的重心陡移，那小舟非翻側不可，但已嚇出了齊女一身冷汗。

那漁哥終於開口了，道：「好功夫！」

好清脆的嗓音，齊女穩定了小舟，心想：任你如何掩藏，終也露出馬脚來了。若不是他有一身功夫，如何識得她這手好功夫。

但却不信這漁哥有何歹意，更不信和她們有仇。何況這只是蕭丹胡鬧，和她同時起身，巧合而已。

那漁哥可不是讓出船尾來，把槳遞給蕭丹？

那蕭丹那知厲害，竟不知適才若非齊女應變奇快，小舟幾乎翻了，便不葬身魚腹，也會成了落湯雞，反倒覺得好玩兒。

接過槳去，坐了下來，她已早看清如何運槳了，只道簡單之極。心想：可別輸給人家，竟然手上暗運眞力，果然一槳下去，只一翻，小舟便如箭矢。

齊女先放了心，也在艙中坐了下來，心想蕭丹絕頂聰明，自然難不倒她，只不過暗中留了神而已。見那漁哥蹲在艙門口邊，抱膝而坐，說：「喂，小……」不由一笑改口道：「當眞，你不喜歡人家叫你小漁哥的，先前聽那店家說，你三日前才來到魯橋，以往在那兒發財，家鄉何處？」

那兒發財，只道這麼一句江湖口胳，這漁哥必然也就明白了，她們可不是好惹的，常在江湖闖蕩，並非眞是文縐縐的相公。

但那漁哥尚未答言，齊女已皺了眉頭，也對蕭丹喂了一聲，叫道：「兄弟。」

「你叫我呀？」蕭丹正划得起勁，那小舟已如行雲般，還想加快些兒。

齊女瞟了漁哥一眼，沒好氣道：「不叫你兄弟，難道要我叫你……」

蕭丹一槳落水，這番用勁大了些兒，那小舟劇烈震盪起來，她倒更得意，嘻嘻笑道：「你休想我讓你划，敢情划船眞好玩兒。」

齊女又瞟了那漁哥一眼，道：「誰和你爭，你且回頭瞧瞧。」

「瞧甚麼呀？啊？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眞是：湖闊天空，咦，怎麼不見了魯橋？」

齊女道：「你一個勁兒往前划，如何不遠離了魯橋，若不是知道你是隻盲頭烏蠅，眞會以爲你不安好心。」

「甚麼叫不安好心？你是說……」蕭丹樂了，喝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啊，不對，這是水上，沒山也沒樹，怎麼改呢？有了，好漢生長在湖上，不種桑麻不種糧，若不留下買水財，送爾前往水晶宮。」

齊女心想：只道她嬉戲忘形，敢情也發覺這漁哥有古怪了。

那漁哥兀自笑嘻嘻，繼續說道：「好啊，走南闖北，連毛賊也遇不到一個，眞掃興，若是遇到個不開眼的水賊，那敢情好，我不信終朝打雁，會被雁啄了眼。」

齊女不由皺了眉頭，還想：雖說這少年絕非平常水上討生活的漁哥，但也不像是賊，蕭丹口沒遮攔，說得太露骨了。

那料蹲在艙門口的漁哥，霍地站了起來，蕭丹手上不再加勁了，小舟在湖面上只是作輕微規律的搖晃，若不是他冷笑一聲，簡直快得令人發覺不出。

因爲不論是齊女或蕭丹，那會把他放在眼裡，尤其是齊女，雖不在湖上討生活，可也是在莫愁湖邊長大的。

蕭丹忽然啊了一聲，怔了一怔，因爲那站起來的漁哥，幾乎是同一瞬間，一拉頷下的結兒，已把頭上的竹笠取下，露出他的眞面目來。因爲和蕭丹面對着面，是以她看得清楚，怎生似曾相識？

只聽那冷笑一聲的漁哥，冷冷地說道：「好啊，你倒提醒了我，便教你們去遊遊水晶宮。」

若然齊女先前還不十分肯定這漁哥不懷好意，現在也再不懷疑了，也冷笑一聲，道：「想溜，沒那麼容易。」

因覺似曾相識，却一時又想不起來，蕭丹才叫得一聲：「且慢！」

齊女早一揚手，說：「乖乖坐下了，你若不想吃苦頭……」

敢情齊女垂手一揚，已把旗兒取在手中，說時遲，一蓬紫煙已向漁哥當頭罩下。

自從和蕭丹結識以來，除了在滄州道上露過一次外，這還是第二遭兒，正因齊女識得水性，更常泛舟，而這小舟太小了，若動起手來，小舟非翻側不可，是以一見漁哥取下竹笠，就知他想溜入水中，那敢怠慢，紫煙蘿立即出了手，還不過只想先擒下他來再說，不想他。

那知，那漁哥眉兒一揚，冷笑道：「紫煙蘿，見識了！」

說時遲，早見話聲未落，已一縮身，只一揚手，那手中竹笠呼的一聲，竟旋轉飛出，向紫煙蘿迎去，那漁哥身子兒往後一倒，嘩啦一聲水响，已沒入水中。

不僅蕭丹了，齊女更大吃一驚，才知道漁哥取下竹笠，敢情早猜到她要出手，用一招金蟬脫殼，破了她的紫煙蘿。

這麼個小小年紀的漁哥，竟然識得紫煙蘿！那麼，早知她是誰了。

從未失過手，從無人能破得的紫煙蘿，竟被這小小年紀的漁哥破了，齊女如何不大吃一驚！

蕭丹也不禁駭然，因爲她非但不能破齊女的紫煙蘿，而且還吃過大苦頭，不但被綑個結實，任她大象無形，非但逃不了，而且被那絲蘿深深陷入肉裡，越是掙扎，陷入也越深，令她幾乎要窒息，而且痛如刀割。

而這漁哥，這麼年紀輕輕的漁哥，不但識得，而且破了齊女的紫煙蘿。

那原是同一瞬，兩人駭然，面面相覷。

只見那水面上的一圈圈浪紋，在擴展開來，那漁哥端的好水上功夫，入水僅激起一圈圈漣漪。

齊女忽然心中一動，跳了起來。

啊唷，她霍地跳了起來，小舟登時劇晃，她坐在右邊船舷處，跳起來，右面小舟倏輕，自然向左翻側，但一落下，小舟便又往右一沉，如何不顚簸劇晃。

好在兩人都有絕頂輕功，下盤功夫沉穩，蕭丹叫道：「你做甚麼？」

「快！」齊女叫道：「快過來，把槳交給我，這漁哥分明是衝着咱們而來，守候在魯橋，他雖入水，絕不會甘休。」

蕭丹也心裡着慌，皆因那小舟已在水面上打起轉來，不聽她使喚，正慌了手脚。

正因心裡着慌，又慌了手脚，這一霍地站起身來，偏是那齊女心下大急，搶了過來，兩人這一湊在一起，那小舟的尾部登時往下一沉。

驀聽船邊傳來一聲冷笑，說道：「這却好，令我省力了，我帶你們去逛水晶宮。」

這原是同一瞬間，幾乎是話聲方入耳，那本已下沉的船尾，登時船頭已朝了天，船尾更猛可裡往下一沉，已入了水。

饒是兩人皆輕功了得，蕭丹更毫不識水性，何況四望無際，水天茫茫。

齊女閃電般一伸手，抓住了蕭丹的胳膊，蕭丹只尖叫了半聲，早沉入水中了，倒把齊女也扯得往下沉，慌忙一手撥水，把蕭丹往上一托。

那知就在這瞬間，只覺右腕一痲，曲池穴上分明被人撞了一下，還幸她應變奇快，又是在水中，手肘倏沉，便已避過了。但本來往上托的蕭丹反而往深處沉去了，更兼手腕一痲，那五指自然鬆了，蕭丹早已脫出了手去。

齊女這一急，當眞是非同小可，她雖然識得水性，水裡的功夫可不高明，縱有天大本事，水裡也施展不開來，何況也不能在水中換氣。

任她如何心中着急，也非換氣不可，慌忙兩脚一登，昇出水面來，只見那小舟已是船底朝天，在數丈外隨波浮沉。蕭丹自是不見，便那漁哥也踪跡不見。

齊女慌忙吸了一口氣，再又沉入水中，只覺水流激蕩，任她如何搜尋，那還能找到蕭丹。

她心急，而且驚恐，自然更沉不住氣，非換氣不可了，再又浮上水面。

水天茫茫，只有幾隻沙鷗在掠水飛翱，那沉浮的船底朝天的小舟離她更遠了。

忽然心中一動，小舟在漂離，便應知水流的方向，慌忙又大大的吸了一口氣，向小舟的方位，在水裡搜尋過去。

眞後悔在莫愁湖邊成長，竟不會把水上的功夫練到家，水中不能開口呼喚，呼喚又如何，蕭丹也不能聽到。

豈僅聽不到，她簡直不敢往下想，便沒被溺斃，也已昏迷。

她也只有張大了口喘氣的份兒了，只覺臉上的水在往下淌，其實更多的是眼淚，她想哭，但已哭不出聲來，喘氣又咽哽，那能哭得出聲。

蕭丹，可憐的蕭丹呀！

她已力盡筋疲了，若再入水尋找，便她自己也會力竭溺斃，茫茫偌大的湖，水流竟會出奇的急，何處尋找？

唯一的希望，只有奇蹟出現了，心想：蕭丹內功深厚，這是唯一的生機了，若有一絲知覺，手足並用，也許還能浮出水面，但非得趕快相救，否則任她內功再深厚，那口氣一洩，仍是有死無生。

心中一動，慌忙掙扎着游向小舟，眞是使盡了吃奶的力氣，終於把小舟翻轉過來，好不容易爬上去了，那小舟已空無一物，只有滿船的湖水，沒法兒只有用兩手使勁把水捧出，小小的手兒能捧得多少，

本已力竭了，心下又慌，更急苦，甚至不敢歇下手來，任她如何堅強，咬緊了牙關，沒哭出聲來，那泉湧的眼淚早令她兩眼模糊，直到兩臂再也抬不起來了，也歇一會兒。

蕭丹，可憐的蕭丹，你在那裡呀！

心下着急，咬着牙，慌忙又捧水，總算仍有半船水，但已不會下沉了。

船中那還有槳，用盡氣力，嘿！紫煙蘿，竟然要用盡氣力，才能挖起一塊船板來，以那船板作槳，慌忙在湖面上往來遊弋、尋找。

蕭丹，蕭丹呀，你在那裡？

但平靜的湖面只有秋風吹皺的一湖秋水，別說漁哥了，便連那漁哥也不見踪影。

她好恨，若然那漁哥浮出水面來，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

但又如何，蕭丹也不能復生。

多久了？小舟翻沒時，太陽不過才偏西，如今，夕陽已落在水平綫上了，但天邊却沒晚霞，因爲遠處天邊，分明陰雲苦雨，雲層太厚了。

她終於大哭出聲來，即使能找到蕭丹，找到的，也只是她的屍體了。

蕭丹醒來了，咦，這是那裡呀？

* * *

初時一片迷茫，漸漸眞清醒了，在她尚未記憶起曾經發生過甚麼事之前，入眼竟是窗外繁星點點。

當眞是，天上星多月不明，但繁星的清輝已令她可以清楚地看清一切了，尤其是對一個內功深厚的人。

原來是在一間屋子中，一間簡陋的、顯然是草草搭蓋成的茅屋，那窗戶也不過是個圓洞而已。

眨眼又眨眼，多溫暖，多舒服，依衾戀枕，眞不想睜開眼來。

但眨眼之間映入眼瞼的，那繁星、那圓洞的窗戶，因是也發覺是在一間簡陋的茅屋中，令她生出好奇，也漸漸喚回了她的記憶。

首先，想到齊女，一直不離左右，如影隨形的齊女在那裡，那裡去了啊？怎會不在她身邊？

那知，她不側身，不想看清附近猶可，她一側身，竟然動彈不得，只能把頭兒輕微轉動一下子，但也足以看得出，她依的衾、戀的枕，敢情都不過是乾了的蘆花。

原來，她不過是躺在厚厚的、堆積的蘆花中。

却因這一轉側，她也才感覺到，她竟是赤身裸體，身上一絲不掛。

她沒驚慌，也沒叫出聲來，因爲她想到齊女，和她形影不離的齊女，登時，一抹微笑反而浮現在唇邊。

有齊女在她身邊，她還擔心、害怕甚麼？她是江湖中聞名喪膽的紫烟蘿呀！憑功夫，天下無敵手，那自是說竟敢與她爲敵的，豈會是她的敵手。

她不再驚惶、驚嚇了，因爲這已不是她第一次赤身裸體，一絲不掛，一抹微笑浮現在唇邊，因爲她想到揚州昨夜洞房停紅燭，那時她眞恨不得立即死去，又羞又恨，原來是齊女被她戲耍，以牙還牙，也惡作劇的戲弄她。

這當然又是她，又是齊女脫去了她的衣衫，驀然間，她記起來了，她落了水，小舟翻了，船底朝天，是了，這必是被她救了起來，脫去了她身上的濕衣。

蕭丹使勁搖了搖頭，但使勁也只能輕微轉動，這又是怎麼回事？難道被齊女閉了穴道？

爲甚麼？爲甚麼要閉她的穴道？

但她仍不驚嚇、不驚慌，既然是齊女，她還有甚麼害怕擔心的？

齊女，她在那裡？去了那裡呀？

圓洞的窗外，只有繁星在天上對她眨眼，就像惡作劇時，齊女對她眨眼一樣，是以，雖然她記起來了，記起落了水，微笑倒又浮現在唇邊了。

她眞記起來了，回復的記憶都湧上心頭，當眞，那漁哥呢？那漁哥端的是甚麼人？不，她那會有要置她於死地的深仇大恨的仇家，就她所知，齊女也沒有。那麼，這端的是怎麼回事？

會不會？齊女必然大怒，一定不放過那漁哥了。說眞的，那漁哥俊俏、幽怨，令人一見，竟生出憐惜來，她手上尚未沾染過血腥，齊女可不同了，惱起來，出手可狠辣。不會把那漁哥怎麼樣了吧？

靜悄悄，正因靜，那水聲，像瑣語一樣，微波親吻着沙岸，發出來的聲響反倒盈耳了。

那麼，這必是湖中的沙洲上，微山湖中，沙洲時見，有時幾乎與水面平齊，不到近前，簡直發現不出來，但也有高出水面的，叢生着蘆葦，那漁家便沿着這沙洲插杆張網，今日泛舟時，蕭丹就曾見過幾處沙洲。

那麼，是了，這必是漁家在沙洲上用蘆葦結來歇脚的茅寮，齊女就近救她上來，小舟已翻沉，一時不能回返魯橋，權且在此過夜。

還有，當然衣衫盡濕，脫去晾乾了。

只有風聲水聲，那規律的聲響，催人欲眠，雖然她醒來不久，竟又被那風聲催得昏昏欲睡。

蕭丹又大大打了個哈欠，是了

，齊女必是去安排，回返魯橋，得有船隻才行。

是了，必是弄船去了，怕她突然醒來，不知自己赤身露體，一絲不掛，若是有漁人撞來，驚醒了她，跳了起來，那豈不羞死人。

還有，蘆花堆積在她身上，只有眼鼻才露出在外面，黑夜之中，有人來了，亦不知蘆花堆中有人，閉了她的穴道，不能出聲，也不能動彈，自然也不怕會被人發覺。

蕭丹又是一個哈欠，原來如此，齊女可眞想得周到，醒來又昏昏欲眠，可知落水後，必然耗盡了氣力，不怪醒來亦戀枕依衾，連眼也不想睜開了。

她笑了，戀枕、依衾，那來衾枕，不過乾了的蘆花柔軟如棉，而且，有着一股清新的暗香，眞是溫暖又舒服。

她一閉上眼，很快就睡着了，即使齊女離開了她，她仍感到齊女在她身邊一樣。

她又沉沉地甜甜地睡去了，直到天色已大亮才又醒來。

只覺臉兒上癢癢的，否則，也許她還不會醒過來，笑了，因爲也感到滑嫩的面頰貼在她臉上，還有誰，當然是齊女。

日同行，夜同眠的齊女，常常就是如此摟着她睡覺的，一雙假鳳虛凰，甜蜜得眞像恩愛夫妻。

悄悄地，蕭丹把眼兒睜開來了，現在，雖然茅寮中仍然陰暗，但已看得更清楚了，果然和昨晚所見、所想、所猜的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這茅寮不是早已有的，而是新結的。

那麼，昨日一定把她忙壞了，尤其是堆積在身下身上的蘆花，虧她能收集了這麼多來。

蕭丹忍不住側過面來，親了她一下。

昨晚只能輕微擺動的，現在已可以側過面來了，但又顯然並未解開她的穴道，爲甚麼？

齊女又在她身邊，而且，她已在齊女懷中，爲何仍不解開她的穴道？

「喂！」竟然已可出聲了。「醒來，趁早兒解開我的穴道。」

她被摟得那麼緊，臉也貼得那麼緊，緊得令她連臉也轉不過去。

「春宵一刻值千金，還早哩，再睡一會兒。」

聲音像夢囈一樣，雖然有點兒含糊不清，但蕭丹入耳却似轟雷一樣。

「你不是齊女！」

不是齊女的聲音，天啦！而且不是女人的聲音，雖然脆脆的。

轟然一聲，像晴天霹靂，像是渾身血液都凝結，陡然間冷却了，咬牙，但上下牙齒，捉對兒斷打起來。

那人大大打了個哈欠，緊貼的臉兒離開了些，她看見了，胎記，一塊在陰暗的屋裡，看來更紅的胎記。

漁哥，原來是那漁哥！

當然是她落水後，被這漁哥救上岸來，她沒有心生感激，只有驚恐，只有恨！冷却的血液沸騰起來，天啦！她赤身裸體，一絲不掛，却在這漁哥的懷裡醒來。

她的眼裡簡直要噴出火來，她感到火燙的眼淚在臉上爬行，但不想哭，雖然熱淚已流出來，但憤怒與羞辱更多於哀傷。

捉對兒斷打的牙齒終能咬得緊了，她恨不得立即死去，天啦，她竟毫無抵抗地被這漁哥……當然不只輕薄，她已不再是清白女兒身了，從昨日午後到今朝天明，她一直赤身裸體在這該死的漁哥懷中。

緊摟着她的赤裸身子的漁哥放開手了，謝天謝地，她的頭還能轉動，能夠避開他該死的含笑的目光，而且也不能讓他見到她的目光，因爲怒火在眼中燃燒，而且，必須强忍住了，牙齒才沒咬得出聲響來。

她恨不得立即死去，當然，先把這漁哥碎屍萬段，但若不解開她的穴道，不要說殺死漁哥了，連求死也不能，而且，還會繼續被他輕薄、糟蹋、凌辱。

「小娘子，你醒啦？」漁哥俯下身來，在她臉上吻了一下，蕭丹趕快閉上眼睛，牙兒又咬緊，動彈不得，只有任由他輕薄，這該死的漁哥！

這該死的漁哥輕笑，分明在忍住，不，忍不住笑，又道：「唷，眞是我見猶憐，你已是我的娘子啦，還害臊！」

試運眞氣，竟然不能沉聚於丹田，也不敢睜開眼來，因爲她的眼中要噴出火來，被這漁哥見到，更不會解開她的穴道了，忍了又忍，强忍着怒火與羞辱，吸了一口氣，再徐徐吐出，說道：「那麼，你還不替我解開穴道？」

當眞，這是甚麼手法，無名山莊的玄門內家功夫，天下武林，無出其右，她竟不能眞氣凝聚，否則便能衝脈自解。

現在，她已記得更多，更清楚了，簡直不能相信，這漁哥不僅在紫烟蘿下全身而退，連她也只有束手就縛的紫烟蘿，竟然被這漁哥破了，只不過用頭上的竹笠，就把江湖上聞名喪膽的紫烟蘿破了。可知這漁哥雖然小小年紀，不，絕不會比她更年長的，武功竟然不測，當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她離開無名山莊後，初時全不把江湖中人放在眼裡，那知眞個一

山更比一山高，連她和齊女兩人竟然落在這麼個小小年紀的漁哥手中。

不錯，還有齊女，是否也落在他手中了？

怒火何止三千丈，羞辱更使她抬不起頭來，她竟被一個漁哥輕薄、凌辱，不，不能動聲息。

怎麼沒聲音，甚至沒聲响，莫非已離去了，直恨得蕭丹把牙也要咬碎了，忍不住睜開眼來。

「啊呀！」不料一雙該死的眼睛竟懸在她頭頂，原來以爲已離去的漁哥，竟睜大了一雙眼兒在瞧她，羞得她慌忙緊閉了眼兒，把頭轉過一邊。

隨聽那漁哥一聲輕笑，笑聲又得意，該死，更輕佻，隨聽他說道：「你的脈絡早已活啦，這麼嬌嫩的小娘子，我怎捨得閉她穴道。」

「你騙人！」

忍，非忍不可，不能讓他知道她怒極恨極，再又試了試，眞氣那能凝聚？

忽聽漁哥笑道：「不用白費勁了，我是說，你的脈絡活了，要不然，你的頭豈能轉側，豈能說得出話來，其實，只不過時間久了，身子有些痲木而已，其實已能動彈了。」

蕭丹慌忙試了試，當眞手脚都能動彈了。

只聽那漁哥又笑道：「你是我的心肝寶貝，一夜夫妻百日恩，我倒不怕你謀殺親夫，而是怕你一時想不開，故爾散了你的眞氣，只活了你的脈胳，還有，這沙洲遠離岸邊，連漁人也不到的，叫天不應，叫地不靈，而且……」

又笑，而且笑得邪氣，只聽那漁哥繼續說道：「你一絲不掛，不信你敢跑出屋去，何況湖上風勁，時近寒冬，你便不害臊，不信你不怕冷。寶貝心肝……」

只覺那漁哥不但俯下身來，而且又親吻了她一下，又把臉兒貼了上來，蕭丹恨得簡直要爆炸了，但甚至連伸手抗拒的力氣也沒有，眞恨不得即刻死去。

但，想死，求死也不能。

就在這瞬間，忽聽一聲水响，隱約有人遠遠地打了一聲胡哨。

貼在她臉上的臉兒離開了，蕭丹感到滚熱的眼淚在臉上爬行，不是悲傷，而是憤怒的火焰在胸中燒，像渾身都在燃燒。

但雖然能動彈了，渾身却又軟如綿，甚至連臂兒也抬不起來。

只能，僅能閉緊了眼睛，咬緊了牙關，任由他輕薄、凌辱、糟蹋。

可不是麼，那緊貼在她臉上的臉兒雖然離開了，那該死的手兒却在她身上、胸上游移、撫摸。

該死！當眞，她能咬緊牙關，那麼，她的牙齒還有點勁，她該一口咬下他的肉來，尤其是當他吻她的時候。

但晚了，那漁哥連撫摸她的手，也從胸上抽回去。

原來，那一聲胡哨是在召喚他，天啦！這漁哥……恨不得把他千刀萬剮，碎屍萬段的漁哥還有同黨，水聲，分明是槳撥水的聲音。

天啦，別走進來呀！她赤身裸體，一絲不掛。

她提到了口腔的心兒終於落下了，因爲並沒有人走進來，却是「悉索」的聲响漸漸遠去了，分明是漁哥的衣衫拂在蘆花上的聲响。

更遠了，終於不聞，陡地傳來一聲輕笑，蕭丹不由一怔，那笑聲輕得僅能聽聞，竟然像是女人的聲音。

跟着瑣語聲起，分明是怕被她聽到，又不是任由她如何尖起耳朵，也聽不到來人和那漁哥說了甚麼，跟着，水聲又响了，是槳撥水的聲响。

遠了，遠去了，蕭丹心下一鬆，但牙兒却又咬了起來，可知這漁哥不是一人，還有同黨。

現在，她已再不懷疑了，三日前，這漁哥才在魯橋現身，顯然是有爲而來，是衝着她來的，等候在魯橋，那麼，對她的行踪當然淸楚了。

這怎麼可能呢？她和齊女南下，由邯鄲而轉陽谷道，尤其是無名谷，連她自己也萬萬沒想到娘親竟仍在世，竟能會晤團聚，外人如何會知道她會從泰安道上來，事先，她更連魯橋這名兒也沒聽說過，怎會守候在魯橋？

不由她不心中一凜，連她也不能破的紫煙蘿，這漁哥竟然用一頂竹笠輕易破了，可知來頭非常……

想想，仔仔細細，由那小酒家起，仔細想了又想，想那漁哥的一舉一動，眞該死，顯然……分明都異於常人，分明擧手投足之間，都顯露超人的功夫來，只怨她和齊女却太托大了，眼高於頂，不把天下人看在眼裡。

這又如何能怪她呢，休道她未逢敵手，齊女這紫煙蘿更令武林中人聞名喪膽，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但偏就遇上了，而且，竟不知這漁哥的來頭，不，她那來這樣深仇大恨的仇家，而且……

登時，她的臉兒又火熱起來，說眞的，雖然被他輕薄、糟蹋，竟然還眞溫柔，那像是和她有深仇大恨，但若是劫色，垂涎她的美色，她却又易釵而弁，甚至當初連紫烟蘿都騙過了，不知她是女兒身。

且慢，臉兒熱，身子登時冰冷

了，因爲，她想到齊女，江湖人中爲何聞名喪膽？那喪膽的人當然也都吃過她的苦頭，當然是仇家，若是衝着齊女而來，船翻落水，漁哥竟連紫烟蘿也能破，落了水的齊女那還有命在！

咬緊了牙關，熱淚又流出來了，若非咬緊了牙關，眞會大哭起來，痛哭失聲，爲自己的淸白、爲齊女的死而哭。

但即使在這樣激動非常的時刻，忽然，她又聽到水响，而且，分明還有船隻撞擊在岸邊，發出來的嘎然聲响，必是擱在沙岸上了。

登時驚恐又襲上心頭，有人來了。

心裡着慌，還幸兩臂雖然軟弱無力，却能動彈了，慌忙把蘆花蓋在赤裸的身上，連頭兒也縮入蘆花中，不由她不又尖起了耳朵。

沙沙的聲响入耳了，分明是赤脚踏在泥沙上發出來的聲响。

只有一人，而且，漁哥才離去不久，從足音辨來，分明不是漁哥。

「咦！」只聽有人在自言自語，分明停下步來了，道：「這裡竟搭蓋着一個草寮，這倒不錯，正要找個地方歇歇脚。」

不是漁哥，外來的人，而且是年輕的聲音。

蕭丹心頭一緊，天啦，這人走進來了，她不僅躺在蘆花堆中，而且滿地蘆花，那乾了的蘆花在那人脚下發出聲响，更近了。

蕭丹驚恐的大叫一聲：「別……別走進來！」

那人停下步來了，咦了一聲，道：「你……是誰？你在那裡啊？」

蕭丹驚悸大叫，身子那會不動彈，那人忽然笑了，道：「啊！原來你躲在蘆花堆裡，你必是和人捉迷藏兒吧，瞧你嚇成這個樣兒。」

蕭丹尖叫了一聲，道：「你……你看見了我？」

難道沒有掩蓋好？難道已被這人看到她的赤身裸體？

登時心慌、驚恐，又忙亂，慌忙縮身，兩手亂抓，把蘆花抓來蓋在身上，其實，人家並沒看見她，却是她這麼一來，倒把裸露的兩臂露了出來。

忽聽那人噗嗤一聲，笑道：「瞧你驚嚇成這個樣兒，本來我只聽到你的叫聲，現在才眞瞧見了，小哥兒……」

一聲小哥兒，蕭丹登時鬆了一口氣，可知這人眞的未瞧見她，慌忙把兩臂一縮。

當眞，自從她易釵而弁，粗着嗓門兒說話久了，習慣成了自然，別人聽不出她是個姑娘。

心兒定了些，道：「總之，你別走近來。」

悄悄地，只把頭兒輕擺動了一下，堆積在她臉上的蘆花滑落了，至少，她能看得見來人了。

原來是一個少年，黑黑的臉膛，令人一見，竟有頭角崢嶸的感覺，若不是一雙大眼，會令人覺得醜陋，粗衣布裳，赤着一雙脚。

蕭丹不由一怔，這少年之所以有令人覺得頭角崢嶸，因爲太陽穴高高賁起，顯然內功深厚，怎會年紀輕輕，內功竟然如此深厚！

一個漁哥的功夫已高得出奇了，不料來的這少年竟也有一身好功夫？

那少年忽然笑了，而且哈哈大笑，不過眞站住了。

蕭丹仍然吊膽提心，道：「你笑甚麼？」

「我明白了，你赤身裸體，你害臊！」

蕭丹這一驚，非同小可，莫非這人和漁哥是一路，若然是一個登徒子，該死！兩臂上一點勁兒也沒有，登時脚亂手也忙，慌忙緊抱着胸前，脚兒拚命縮，那知那堆積在身上的蘆花，輕如飛絮，滚落飛揚，倒把肩膊與膝頭也裸露出來。

那少年兀自大笑，說道：「眞沒見過，又不是大閨女，竟害臊成這個樣兒。是了，瞧你一身細皮嫩肉，必是一個平日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

天啦，一身細皮嫩肉，那麼，人家已瞧見她赤身裸體了！臊得臉兒又火熱起來，心發慌，手脚更忙亂了，瞪大了一雙眼兒，自然是滿眼驚恐。

還好，少年並未走近她，倒退了一步，他抬頭在望甚麼。

只聽那少年又道：「是了，你必是遊湖，翻了船，衣衫濕了，瞧你把衣衫晾在茅寮上就知道。」

「我的衣衫晾在寮上？」

落了水，衣衫如何不濕，原來晾在寮上。謝天謝地，還有，她睜大了眼兒瞪着那少年，瞬也不敢瞬，看來，人家眞不知道她是個大姑娘，眞當她是男兒，是了，他早見到了晾在寮上的衣衫，可不是公子哥兒的衣衫！

心定了些，那麼，他眞不是漁哥一路的人，無意中闖來的，也就心下一喜，忙道：「有勞你，快把衣衫丢過來給我。」

只見少年伸手，像是摸了摸，點頭道：「雖然沒乾透，倒是可以穿着了。看來你也是個淘氣的小哥兒，必然不識水性，怎麼跑到微山湖上划船，幸好湖水不深。」

少年眞取下衣衫來，可不是她的衣衫，向她走來。

蕭丹尖聲大叫道：「別……別走近來，丢給我。」

（未完・一）

上文提要： 燕北漢得到駱尙賢告密揭穿葉三妹的騙局，兩人並約定以暗號爲記保持隨時聯絡。燕北漢對葉三妹已感到厭恨，但要查清她幕後人，只好表面保持常態。一次趁葉三妹悄悄溜出之時，他立即尾隨跟踪，見到葉三妹與陸金龍關係曖昧，並是同屬一組合，聽從「萬乘使者」的指揮。葉三妹引薦一對夫婦給燕北漢認識，他們對燕北漢說只爲刺殺朝廷走狗韓先晉，是故組織「尖刀會」……



英雄夢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全力保衞夏大人　眞假混淆轉目標

素倩忙道：「沒什麼，小妹胡說八道而已。」

忽然門外傳來葉三妹的聲音：「大嫂，你在胡說什麼？」燕北漢將門打開，葉三妹臉色甚是不好看，卻强笑道：「大嫂來得眞巧，小妹正好多買了一個菜，只要加對筷子就行了。」

素倩忙道：「你們吃吧，小妹不打擾你們兩口子了。」

葉三妹道：「大嫂跟咱那男人孤男寡女在一起，小妹又不吃醋，你又何必不好意思，三口子一起吃吧！」

素倩臉色一沉，道：「三妹子，你說什麼話？你出去這許久，我來陪燕大俠，有何不可！」

葉三妹冷笑道：「只要不是乘虛而入，小妹怎敢不肯，哎唷，這也只是一場誤會，大嫂不要放在心上，坐下來一起吃吧。」

燕北漢怒道：「妳眞是胡說八道，還不快向她道歉。」葉三妹瞪他一眼，方堆下笑容，向素倩道歉，素倩這才倖倖然坐下來吃飯，三人吃飯時，無人說話，飯畢，燕北漢又道：「我要運功調息，請兩位莫吵。」素倩却告辭了，臨走時，還悄悄向他打了個眼色。

燕北漢閉上眼睛，揣摸素倩話中之意，耳際却聽到葉三妹的嘮叨：「那賤人跟你說些什麼？你須知道她是個出了名之淫婦，多番出牆。」

燕北漢淡淡地道：「俺一個女人已應付不了，還敢招惹第二個麼？妳放心，她只來閒聊，問我一些以前的遭遇而已……」

「她爲何這般關心你？」

燕北漢睜開雙眼，怒道：「妳說完了沒有，囉囉嗦嗦的，以後妳最好呆在客棧裡，不要離開半步。」

「你不用吃飯呀？你這沒艮心的，姑奶奶是去替你準備飯菜。」

燕北漢冷冷地道：「弄那兩個菜，要去半天？誰知道妳去了何處？說不定又去勾引男人。」

葉三妹閃過一絲殺機，但隨即軟倒在他身上，「死鬼，你疑心可眞大，你把我看作是什麼女人？」這一鬧，表面上反而似打消了芥蒂。

到了黃昏，素倩又來吃飯了，道：「大哥決定今晚動手！」燕北漢和葉三妹兩人立即緊張起來，頗有吃不知其味之感。三人飯後一直坐在床上運功調息，但都難以進入忘我境界。

等候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好不容易方聽到外面傳來二更的梆子聲，緊接着窗外有人道：「大嫂！」

素倩在問：「黃山始信峯！」窗外那人回答道：「長江錯開

峽！按三號計劃進行，速去！」素倩向燕北漢及葉三妹打了個眼色，乃各自提了兵器，自窗口躍出去。

三人上了屋頂，只見遠處有條淡淡的人影，正由近向遠掠去，三人提氣急追下去，燕北漢一顆心沒來由地怦怦亂跳起來。

前面那漢子飛快地閃進一條小巷裡，但素倩顯然知道目的地，是故不慌不忙地在前面帶着路。很快便竄進那條小巷，再轉入另一條胡同，隨即見她揮揮手，示意後面的人停步。

三人貼墻站着，素倩低聲道：「不要張聲，咱們須再候進一步之消息。」未幾，前頭即傳來一陣金鐵交鳴聲，鬥得似乎十分激烈，燕北漢一顆心又懸了起來。

素倩回頭道：「快用汗巾蒙住面孔！」話剛說畢，夜空中突然飛起一道火光，直竄向東北角，接着一聲輕爆，冒出一團綠光來，却是作信號用之火箭旗花。

素倩道：「這便是了，快走！」

她首先向東北方掠去，其實也就是在前面而已，燕北漢和葉三妹緊躡其後，幾個起落，已見到一棟大屋，但見屋頂人影綽綽，鬥得正歡，

素倩又道：「上去！」

三人上了屋頂，素倩指着一位穿綠袍、身材高大的漢子道：「那廝便是韓先晉，你倆快上。」

燕北漢猛吸一口氣，標前問道：「你是韓先晉麼？」

綠袍漢子道：「正是，你是誰？某不殺無名小卒。」

燕北漢雙槍立即刺去，道：「待你死後，老子自會告訴你。」他一開始便展開急攻，雙槍吞吐不止，招招指向韓先晉之要害，韓先晉勃然大怒，長劍翻飛，互爭攻勢。

葉三妹在旁助攻，她只能起騷擾之作用，却暗中取出一把毒沙，覷機下手，可是旁邊忽然閃出兩條大漢，喝道：「無知毛賊，居然敢來此放肆！」兩把快刀，直劈葉三妹。

葉三妹沒奈何，只好轉身應戰，那兩位漢子武功頗爲了得，殺得葉三妹只有招架之力，心中不由暗罵：「老大他們是怎麼搞的，怎地放掉這兩廝！」抬眼一望，屋頂上敵我雙方共有十來個，連素倩也加入戰團，心中又忖道：「莫非他們得到之消息有錯誤？」

她自顧不暇，不敢胡思亂想，只好呼道：「大哥快助我！」但韓先晉又非省油燈，單憑燕北漢一個人，根本難以取勝，相反被韓先晉長劍圈住，那能抽身助她？

葉三妹咬咬牙，嬌軀倏地向後一縮，那兩條大漢冷笑一聲：「賤人往那裡跑。」雙雙撲了上去，說時遲，那時快，但見眼前風聲微响，吃了一驚，急忙揮刀擋格。

一陣沙沙聲响，磕飛不少毒沙，但手背及顏面仍被洒中了好幾顆，「臭婆娘使什麼詭計？」

葉三妹格格笑道：「你倆死期將至，還使什麼橫？」原來她只剩下這把毒沙，準備留下來對付韓先晉，此刻雖然得手，內心並不高興，忙竄過去攻打韓先晉。

那兩條大漢豈肯放過她，又將她截住，葉三妹急道：「你倆眞要找死？中了毒之後，再要動眞氣，死得更快！」

「臭婆娘，咱們臨死也得拉妳陪葬。」

葉三妹沒奈何，只好耐心接戰，她生性奸狡，既知對方已中毒，便只一味游鬥，邊拿眼望着旁邊，忽聞遠處傳來尖嘯聲，兩短一長，這是暗號，表示對方有援兵，「尖刀會」的人都緊張起來。

葉三妹再望一望燕北漢，見他越發落在下風，芳心更急，幸好一位大漢毒氣已發作，手臂居然抬不起來，葉三妹眼明手快，柳葉刀過處，在其脅下扎了一個窟窿。

只聽韓先晉哈哈笑道：「你們今夜一個也跑不了，若能棄械投降的，還可以保一條生命。」

說着，尖嘯聲更急，緊接着另一個嘯聲又响起，這是「尖刀會」通知撤退之暗號，葉三妹再一刀將另一個中毒沙的漢子劈翻，同時抓出身上之飛刀，向韓先晉及燕北漢拋去，口中却呼道：「大哥，快抓住艮機殺他！」

燕北漢那知就裡，猶拚命反擊，那韓先晉心知有異，立即向旁閃開，那兩柄射向韓先晉的飛刀，亦變成射向燕北漢，射向他的飛刀，共有四柄，兩柄在前，兩柄在後。

這刹那間燕北漢方知危險，他邊舞雙槍，邊向旁邊閃避，可是已經慢了半步，耳際但聞「沙」地一聲响，後背一涼，兩柄飛刀一起打在其背上。

燕北漢尚未弄清楚什麼事，已一個踉蹌跌倒地上，韓先晉一見，乃呼道：「來人，抓一個活口的，找大夫替他治傷！」他回頭一望，「尖刀會」的人已作鳥獸散，他遂提氣標前。

就在此刻，後堂忽然冲起一股濃烟，韓先晉吃了一驚，又聞有人呼道：「韓大俠，窮寇莫追，救大人要緊！」

韓先晉只好傳令：「快分些人救火，護住大人要緊。」他一俯身，抓起燕北漢，向內院飛了過去，又見一條黑影自內堂竄了出來，越墻而去，疾如星火！

巨宅的內院，逐漸由吵雜忙亂而趨於平靜，而天色亦漸漸亮了，燕北漢就在此時醒來。

他睜開雙眼，首先進入眼帘中的是一位清癯、精神奕奕的老頭，他想坐起來，却不能動彈，這才隱約記起自己是落在韓先晉手中，只不知他爲何要救自己。

那老頭見他醒來，噓了一口氣，邊收拾藥囊邊道：「你失血頗多，最好躺在床上靜養兩三天才好下床，唉，也不知你爲何要做這種事，眞沒良心，更令人費解的是韓大俠爲何費了這許多心血來救你。」

燕北漢此刻腦海裡一片空白，眞要他說，他自己也說不出個究竟來，只知道這次離家走江湖，過了大江，自己便受命運之神控制了，一切不由自主，回想過去半年，渾渾噩噩，自己也不知做了甚麼事。

那老頭出去之後，又來了一位丫環，丫環先將他拉高，後背墊了以棉花做的枕頭，然後餵他吃稀飯。燕北漢忍不住問道：「姑娘，這裡是甚麼地方？」

那丫環一怔，反問：「你不知道又怎會來刺殺咱們大人？」

「在下眞的不知道，請問你們大人貴姓大名了？」

丫頭冷冷地道：「稍候你還是自己問韓大俠吧！咱們做下人的，不敢亂說。」

「韓大俠？是韓先晉！他配稱大俠？」

「他一生保護清官，又不要錢，好打不平，還不能稱大俠？難道像你們這種唯利是圖的人才配稱大俠？」

那丫環口尖嘴利，燕北漢聽後甚是慚愧，一碗稀飯吃畢，丫環收拾了出去，燕北漢只道韓先晉會隨之進來，可是過了頓飯工夫仍未有動靜。

一忽，一名漢子進來，一指封了他「黑甜穴」，燕北漢便死死地睡着了，待他醒來時，只見床前坐着幾條大漢，其中一個坐在交椅上，正是韓先晉，燕北漢雖歷過不少風險，但不知爲何，一觸到韓先晉的目光，便渾身不自在起來，一顆心更是跳個不停。

韓先晉過了一忽方道：「先報上名來！」燕北漢那裡敢吭一聲，閉口不言。

旁邊一個漢子道：「你該放明白點，如今是在咱們手中，不吭聲便可以混過去麼？」

燕北漢氣一壯，忍不住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今日既然落在你們手中，要殺要剁，悉從尊便，休想教我屈服！」

韓先晉冷冷地道：「有志氣，但你不可忘記，今日你之所以落在咱們手中，全仗你的同伴幫忙，人家不惜殺人滅口，你還打算替他們承擔罪名？」

燕北漢咬牙罵道：「那賤人某恨不得啖其肉。」

韓先晉忽然提高聲音問道：「那賤人叫甚麼名字？」

燕北漢脫口道：「她喚葉三妹。」

韓先晉再沉聲喝問：「你叫甚麼名字？」

燕北漢又閉嘴了，韓先晉怒氣漸濃，臉色甚不好看，他手下都知其脾氣，除非不發作，否則必有苦頭吃！燕北漢忽然問道：「你所事之大人叫甚麼名字？」

一個大漢怒道：「死賊！如今是咱們審你問你，還是你問咱們？」

韓先晉冷笑一聲：「夏大人單名一個言字，字公謹，正德年中進士，嘉靖初爲諫官，十五年任武英殿大學士，去年被奸相嚴嵩排擠丟了官，爲官時忙碌，如今無官一身輕，所以到江南各地稍住，順便了解民情，你對夏大人認識多深？」

燕北漢赧然道：「在下雖然一個武夫，夏大人之名字亦久有所聞，知他是位好官、清官。」

韓先晉怒喝一聲：「既然知道夏大人是好官，爲何又要刺殺他！像你們這種唯利是圖的殺手，還有甚麼正義良心可言？眞是死不足惜！告訴你，夏大人爲官清廉，兩袖清風，你休想在他身上拿到甚麼好處！」

另一個接口道：「別以爲這是夏大人之私邸，這是本地殷商梁某，有感夏大人爲官清廉，借出來給他暫住的。」

燕北漢嘆了一口氣：「你們都弄錯了，在下根本不是要殺他。」

那漢子是韓先晉之好友楊光賢，亦是一熱血漢子，好打不平，最是行俠仗義，聞言怔了一怔，問道：「那你刺殺的目標是誰？」

「韓先晉！」

此言一出，衆人又是一呆，韓先晉哈哈大笑。「想不到某也這般值錢，能勞動燕北漢出手。」

這次輪到燕北漢呆住了，結結巴巴地問道：「你，你已知道我的身份？」

「你以爲我今早在睡覺？」韓先晉冷哼一聲：「我問你只想看看你是否老實。」

燕北漢喉頭幾乎哽住了，半晌方道：「因爲有人告訴我，說你是位不拿官祿的殺手，專替官宦殺人，有被害人家屬懸紅十萬兩，要取你項上首級，是以在下……」

韓先晉冷笑道：「是以你便爲了俠義而要殺我了！誰告訴你的？」

「便是那個賤人葉三妹。」

「韓某暫且相信你，你且告訴我葉三妹是甚麼人？昨夜跟你們一齊來的人，又是甚麼身份。」

燕北漢扼要地將自己所知述了一遍，韓先晉再問：「你如何認識葉三妹的？」燕北漢又將經過說了一遍。

楊光賢道：「好小子，你已殺了不少好人！這女人眞厲害，就憑一具身子，便能教大名鼎鼎燕北漢言聽計從！只是她爲甚麼要殺死陸鳳鳴及楊展棠等人？」

「這個在下便不知道了，你們可以去調查卜天闊，此人與她關係不尋常，定能知道其底細。」

韓先晉冷冷地道：「韓某對這個無興趣，只想把『尖刀會』的人一網打盡！他們要殺我，可能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對付的極可能就是夏大人！」

楊光賢之義弟公孫嘯接道：「說得有理！」他轉首反問其他人。「諸位兄台是否知裴沅及素倩此兩人之底細？」

一個漢子答道：「咱們雖常在此一帶活動，但未曾有聞此兩人之名字，也許是個化名。」

燕北漢此刻方醒起素倩那天去客棧內與他單獨交談的內容來，不由暗道：「不好，素倩那些話若是提醒我小心葉三妹，則殺人滅口之計不是出自葉三妹了，哼，尖刀會也太毒辣了！」

韓先晉揮揮手，道：「你且在此休息一下，若想咱們放你回去，你所提供之消息，猶未能贖回死罪！」他重新點了燕北漢之痳穴，然後與其手下出去。

韓先晉等人走後，燕北漢腦袋又是一片空白，過了半晌，早上送稀飯的那個小姑娘進來了，不過中午吃的却是乾飯。

韓先晉等人來至大廳，只見廳內已開了兩席，主人梁員外及夏言已在座等候，那夏言雖是進士出身，但頗有膽量，昨夜發生之事對他似沒有影響；相反梁員外便緊張了，見韓先晉便問：「韓壯士，那殺手將同黨都供出來否？」

韓先晉坐在首席，道：「那斯也是個糊塗虫！唉，當眞可惜，武林四秀之一的燕北漢竟會淪落至此之田地，人謂女人禍水，誠不吾欺！」

「快上菜！」梁員外道：「依某之見，韓壯士切勿掉以輕心，他們不會甘心失敗，必會再來，而下次肯定會更加凶險，你可得派個專人來護住夏大人！」

韓先晉道：「這個在下省得。」

夏言却道：「在下兩袖清風，平生不得意，正所謂生有何歡，死有何懼！韓兄還是派人保護梁兄一家，方是正理！」

韓先晉道：「從今日起，小弟和敝友會當值巡夜，他們想得手，可沒這般容易！」夏言丟官之後，韓先晉因同情他而義務負起保護他之重責，夏言又因無官職，又感其誠，堅決與他兄弟相稱。

酒過三巡，夏言又道：「咱們在此打擾了梁兄一個多月，實在不好意思……而且小弟也有興盡之感，過兩天咱們便走吧，也省得再給梁兄添痲煩。」

梁員外急道：「不痲煩不痲煩，大人這樣說，實在太見外了！」

韓先晉沉吟道：「假如他們在半路中下手，情況更加危險，還是先在此看看情況再走吧！」

忽然一位家丁模樣的走了進來，道：「老爺，有兩個青年男女說要見你。」

梁員外揮揮手，不耐煩地道：「走走，這當兒誰有心情跟他們見面，拿點盤川打發他們吧！」

家丁道：「老爺，那兩個很有點名氣，尤其那男的，叫做杜一非，武林中幾乎無人不識。」

梁員外道：「飯桶！你老爺是武林中人麼？」

韓先晉却聽得心頭一跳，眼珠子一轉，道：「我去見他！」言畢推席而起。

楊光賢怕他有失，忙道：「小弟陪你去。」

兩人隨家丁來至大門口，果見門外立着兩人兩馬，男的俊朗非凡，女的又嬌又俏。韓先晉抱一抱拳，道：「在下是韓先晉，兩位是杜一非和鳳千千吧，久仰久仰！」

來的果是杜一非和鳳千千，杜一非回禮道：「韓大俠大名，小弟如雷貫耳，今日不意在此相會，當眞是三生有幸！」

「不意相會？」韓先晉打了個哈哈，「鳳女俠家產萬貫，不須打秋風，梁員外又非武林中人，兩位不可能不遠千里來造訪，嘿嘿，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兩位是衝着韓某而來的吧？」

杜一非一如既往，不惱不怒地道：「韓大俠果然不簡單，咱們心意被你一箸挾中了！」

韓先晉冷冷地道：「有話請說！」

鳳千千忍不住道：「咱們對韓大俠並無惡意，難道這是你待客之道麼？」

韓先晉只好道：「兩位請進！嗯，不知兩位吃過午飯否？」

杜一非也不客氣：「來得匆忙，尚未進餐。」

韓先晉乃引他倆到大廳，道：「兩位若不嫌棄，便加兩雙筷子，委屈一下吧！」他到底是謹慎之人，着他倆坐在次席，也不爲他倆介紹夏言。鳳千千和杜一非也知人家提防自己，淺嘗即止。

一頓飯過，韓先晉方走過來，道：「兩位請到我客舍喝杯茶吧！」

楊光賢又緊跟着他們，去韓先晉之客房。進了房之後，韓先晉便開門見山地道：「兩位且將來意先說了吧！」

鳳千千也乾脆：「聽說韓大俠逮了一位喚燕北漢的人？」

「不錯，他昨夜要來殺某，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反教他吃了同伴兩把飛刀，落在我手中！」韓先晉其實早已料到七八分。「兩位跟他是好朋友？」

杜一非道：「咱們只是慕名而已，談不上朋友！只是我知道他也是個受騙者，望韓兄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韓先晉大笑道：「兩位既然不認識他，又怎知他是被騙的？」

鳳千千猶疑了一下方道：「咱們是聽朋友說的。」

「不知是那一位貴友所述？他既然知道燕北漢被騙，又爲何不提醒他？」

杜一非道：「那位朋友，不准在下透露其姓名，實在抱歉，當日她已經提醒過他，只是燕北漢尚迷戀葉三妹，逆耳之言聽不進去！也幸虧他沒傷諸位一根毫毛，倒比較好說話。」

韓先晉道：「夏大人十分忠直剛正，得罪了朝廷不少人，某十分敬佩他，矢誓保護他遊玩江南一年，換而言之，某不能在這時死，若輕易放了燕北漢，他人不是更肆無忌憚，三天五日便來刺殺。」

鳳千千問道：「依韓大俠之意，是一定要處理他了？」

杜一非忙向她打了個眼色，道：「假如放了燕北漢，對韓兄只有好處，而無壞處……」

韓先晉道：「願聞其詳！」

「燕北漢出去之後，他一定千方百計去找尖刀會報仇，如此一來，尖刀會自顧不暇還會再來騷擾吾兄麼？」杜一非侃侃而談。「據我所知，燕北漢此人雖有點糊塗，但恩怨分明，他所以中計，也是因爲葉三妹設計救過他！今日韓兄放過他，他日他會不回報麼？」

韓先晉嘆了一口氣，道：「你我對他均未十分了解，若放錯了人，豈不冤枉！」

杜一非和鳳千千異口同聲道：「若燕北漢確是不肖，我倆願意負責，再將他抓來交給韓兄。」

楊光賢插腔問道：「但咱們也有點不明白，你跟他非親非故，爲何不惜一切要保他救他？」

杜一非嘆息道：「不瞞你，在下已跟踪他頗久，只是每次都慢了一步，周千峯之名兩位大概聽過吧？在下跟他還沾點關係，他是家師之遠親，只是在下跟他從未謀過面，我在無意之中聽到燕北漢和史重生殺了他，心中十分詫異，很想了解一下眞相，便暗中跟踪他跟葉三妹……」

鳳千千接道：「後來咱們知道史重生死在他槍下，而他又向人表示史重生半夜欲殺他，他是爲了護命才反擊的，內情撲朔迷離，才引起咱們調查的興趣，說句老實話，我倆好奇心頗重，很想揭開眞相，因爲此事牽連甚廣，說不定有個甚麼武林大陰謀。」

韓先晉沉吟道：「在下已對武林的事不感興趣，也犯不着把精力浪費在這方面……不過他傷勢頗重，非得再療養幾天，不宜行動……」

鳳千千聽他語氣有鬆動之意，喜道：「假如韓大俠不嫌棄，咱們願意暫留幾天，協助大俠保護夏大人！」

韓先晉沒一絲笑容，沉聲道：「咱們先把話說清楚，適才你們應承之諾言，必須實行。」

杜一非一字一頓地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稍頓又道：「大俠放心，杜某再不肖，也不會打夏大人之主意。」

「杜大俠之爲人，韓某倒是放心，但燕北漢此人一口氣殺了好些人，我可有點信不過。」韓先晉長身道：「兩位且跟我來。」他引他倆到燕北漢房內。

只見燕北漢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雙眼望着屋頂，也不知他心裡想些甚麼，當他慢慢將目光移下，落在杜一非和鳳千千身上，神色震驚欲絕，眼神更是複雜，無人能理解他此刻之心情。

杜一非乾咳一聲，問道：「燕兄，情況還好吧？」

燕北漢聲音空空洞洞。「這還能好麼……」言畢閉上雙眼，眼角竟然濕潤了。

韓先晉向杜一非打了個眼色，道：「韓某還有點事要辦，你們談吧！」他拉着楊光賢出去，故意將門用力關上。

鳳千千低聲道：「燕兄，咱們對你慕名已久……」

燕北漢雙眼仍然閉着，冷笑道：「兩位在諷刺某？」

杜一非正容道：「燕兄怎地受了小小挫折便如此消沉？正直忠厚之人，吃了奸詐小人之虧，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最重要的是能否討回公道。」

燕北漢道：「你是外人，又豈能了解我此刻之心情！」

鳳千千冷冷地道：「依你說便該躺在此處等死！」

燕北漢也火了，睜開雙眼道：「不躺在此處，難道我能飛天遁地離開。」

杜一非道：「燕兄想離開此處，根本用不着飛天遁地，問題是你

出去之後，有何打算？」

燕北漢急切地問道：「有甚麼辦法離開？要燕某求人，我寧願被殺。」

鳳千千冷笑道：「眞沒出息，你倒願意放那賤人一條生路？」

「放屁！燕某恨不得啖其肉，寢其皮。」

杜一非道：「不錯，這才是正理！咱們已跟韓先晉說過情，他亦有點意動，你再向他美言幾句，料他不會爲難你……嗯，也不用你如何求他，只須向他保証不再來犯就行。」

燕北漢吸了一口氣，道：「如此倒是可以……」

杜一非道：「你知道周千峯是家師之遠親麼？是故在下很想聽聽你殺周千峯之原委及經過，杜某知道這當中有許多內情，一時之間未必能理得清，也料你可能中了人家之毒計，是以望燕兄能直言，望勿隱瞞任何事。」

燕北漢聽了此言，心情大爲舒暢，便將經過仔仔細細說了一遍，一直說至殺了史重生爲止。

鳳千千道：「因爲史重生是駱尚賢之未婚夫，是故你去找她，說出一切？」

「不錯！因爲我自信沒有殺史重生之理由，亦不怕對人言。」

鳳千千再問：「若你出去之後，打算如何調查此事？」

燕北漢輕輕搖頭，臉上一片惘然。

半晌，燕北漢忽又道：「但我後來去丹徒，却在無意中遇到穆雙雙，原來她並未死，我不知道史重生是故意騙我的，還是他資料有錯誤。」

鳳千千道：「這一點必須弄清楚！但看來是前者可能性較大了。」

燕北漢回憶當日之情況，道：「但周千峯爲何承認殺了穆雙雙？正因爲如此，在下方覺得史重生無錯，也因此一直內疚。」

杜一非喃喃地道：「穆雙雙明明活着，爲何周千峯承認殺了她？這確是個不易解開之謎團。」一頓再道：「燕兄，請再把經過繼續說下去。」

鳳千千見燕北漢在咂唇，又見桌上有水，先讓他喝了半碗，燕北漢謝了一聲，然後將後來發生的事，一古腦兒全說了。

杜一非在廳內負手踱步，思索良久方道：「此事撲朔迷離，教人墜入五里霧中，如今只能肯定一件事：葉三妹在利用你，而她背後有一個組織，這組織必是尖刀會。」

鳳千千插腔道：「史重生可能與尖刀會亦有關係。」

燕北漢語氣抑不住怒意。「如今我也知道那賤人不是省油燈，但不管她背後有多少人，燕某都要把她抓出來，碎屍萬段。」

鳳千千道：「殺了她未必有用，小妹却認爲史重生有問題，他爲何要殺你？還有，在去殺周千峯時，他尚去找人，是以說不定他也是尖刀會的人，再者，因何你們到那客棧時，有匕首標誌，後來又被人抹掉了？說明他們已經接上了頭。」

燕北漢結結巴巴地道：「史家財雄勢大，史重生結交天下朋友，認識幾個人，有何奇怪？」

「若是眞正的朋友，爲何不介紹你認識，而偷偷溜掉？」

燕北漢道：「他並沒有溜開去見朋友呀！」

鳳千千嗔道：「你怎地這般死心眼？他去買酒去了半天，不是去找人去幹甚麼事？你眞以爲買酒要買半天？那小集有多大？能走半天？還有，那地方有汾陽出的汾酒賣？活見鬼！」燕北漢不由啞然，他心中雖仍不能接受，却又覺得鳳千千說得有理。

杜一非道：「此事千頭萬緒，一時也說不清，大家想想看，應先由何處下手。」

燕北漢忽道：「杜兄，小弟有一事求你……」

杜一非受寵若驚地道：「燕兄有話但說無妨，千萬不可用求字。」

「即使在下能有重見天日之一天，已嫌遲了一步，是以請吾兄代我去查一查『尖刀會』，葉三妹固然可以查，素倩也是一條線索，她跟那賤人似乎有心病。」

鳳千千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去，燕兄且安心在此養傷，韓先晉已答應不殺你。」

兩人出了客房，見楊光賢在遠處，乃走過去，將燕北漢之意思告訴他，楊光賢道：「兩位人生路不熟，如何調查？我義弟乃本地人，待我着他協助兩位吧！」剎那便把公孫嘯傳來，將主意告訴他。

杜一非道：「你們今早是否有派人去調查？」

「當然有，通往城外的大小道路都有官兵把守，只是人數太少，料濟不了甚麼事！」公孫嘯道：「在下請了幾位朋友暗中替咱們調查。」

杜一非忙問：「他們武功如何？」

公孫嘯道：「當然不能與兩位相比了，只是一般！」

杜一非急道：「小弟怕他們有危險，咱們快去！」公孫嘯聽他這樣說，也吃了一驚，連忙帶他倆由後門出去，直奔他家，又立即派人把朋友們召來。

半個時辰之後，公孫家已聚了五六個漢子，年紀都在二三十之間，一望均是正直之士，公孫嘯看了幾眼，問道：「怎地不見景賢弟？」

一個喚盧萬才的道：「他剛才說幾個人在一起，行動緩慢，獨自一個去調查。」

公孫家家丁公孫虎道：「少爺，小的到處找過，均不見其踪影。」

公孫嘯失聲道：「糟糕，景賢弟可能已遭不測了。」

杜一非急道：「先別急亂了自己之步驟，諸位調查了半天，可有甚麼收穫？」

盧萬才道：「毫無收穫，眞是白費勁。」

另一個叫宋澄的接道：「問題是咱們既不知那些人之姓名，又不知其樣貌，即使對面而立，也不認得。」

「目前咱們知道三個人之名字，葉三妹、裴沅和素倩。」鳳千千道：「裴沅和素倩是夫婦，負責聯絡，見過他倆的人可能比較多，他倆年紀均不到三十，素倩和葉三妹均有幾分姿色。」

公孫嘯道：「昨夜來梁府的人全都蒙着臉，對咱們之調查是比較不利。」他轉頭望着杜一非。「杜兄認爲咱們該如何進行？」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道：「兩人一組，配備竹哨，遇到危險，或有情況便吹哨聯絡。先把景賢找到再說。」當下公孫嘯便將人分成五組，又劃分了區域，十個人（連公孫家的家丁）立即出發。

公孫家在宜興只能算是小富之家，家裡開茶壺店，他無心經商，自小愛好拳棒，學成了武藝之後，在外頭闖盪了三四年，去年底才回來，是故城內的新情況，他自己也不太了解，只是他平日好打不平，甚得鄰里之敬重，在城內亦頗有名氣。

公孫嘯和公孫虎一出現，便有許多人跟他打招呼，公孫嘯亦逐一查詢林景賢之下落。

走了兩三條街道，遇到一個補鞋之老鞋匠，此人曾受過公孫嘯之大恩，見到他立即長身鞠躬，「公孫公子幾時有空，請到舍下吃頓便飯，小女要親自下厨燒菜，以酧謝公子之大恩！」

公孫嘯那裡有心跟他閑聊，隨口道：「改天吧！」他邊轉頭四顧邊道：「我如今正在找人！」

「不知公子找誰？老朽一早便坐在此處了！」

公孫嘯心頭一動，問道：「石獅子街之林老頭大公子林景賢，你認不認識？他今早可曾來過這裡？」

這一問可問對了人，那老鞋匠喜道：「我還以爲是誰，林景賢怎會不認識！他靠午時分剛進巷子裡去！」說着轉身向一條小巷一指。

公孫嘯大喜，再問：「可知他進那一家？」

老鞋匠道：「老朽聽到兩次開門聲，第一次聽他在問話，問甚麼沒有留意，第二次開門聲，却聽到一個女人跟他說話，接着又聽到輕輕的關門聲。」

公孫虎訝然道：「少爺，第二戶是蔣老頭家，他家只有父子兩人，怎會有女人的聲音？喂，你有沒有聽錯？」

老鞋匠道：「那時候，老朽貼着墻坐，以便晒太陽，他們看不到我，但我却聽得清清楚楚！」

「多謝您了！歐叔叔，今日我問你的話，不可告訴別人！」公孫嘯言畢便拉着公孫虎進小巷，這條小巷只有一邊有門，對方那一邊只有後窗，因此第二戶非常好找，公孫虎乃上前拍門。

公孫嘯邊問：「景賢跟蔣家很熟麼？」

公孫虎搖頭道：「小的未曾聽他提過！」兩人心中都十分奇怪，即使是相識的，在辦正事的當兒，亦不可能窩在裡面兩個多時辰！

久久無人應門，公孫嘯暗感不妙，道：「撞門！」兩人退後一步，雙雙以肩撞門，不料那門還挺牢固，撞了三四次方將門撞開。

門板倒地，發出匡噹響，裡面仍無反應，公孫虎擔心地問道：「少爺，要不要吹竹哨？」

「沒用的傢伙，別毛躁！」公孫嘯示意他抽出刀來，向卧室走去。這屋子不大不小，廳裡有耳房兩間，背後還有一座小院，約莫四五間房的樣子。

前落與後落之間，還有一座小庭院，栽了些花草，大概無人打理，早已枯死，井邊還有一個木桶，公孫嘯揮揮手，走進後院，逐一推開房門搜索。五間房及一座小廳均不見一個人，公孫嘯又奇怪起來了。

公孫虎却道：「少爺，屋子裡有點奇怪，似乎有許多人睡過般！」

公孫嘯急問：「你怎知道？」

「因爲每間房的床都很乾凈，草蓆上有油質和氣味，証明最近有人住過。」

公孫嘯大喜，道：「看來有點問題了，你快去吹哨子吧！」公孫虎出去外面吹竹哨，公孫嘯則再返卧室，伸手在席上輕掃幾下，果如公孫虎所說。

正中那間卧室最大，只有一張大床，還有一個大的立櫃，公孫嘯信手將櫃門拉開，赫然見到裡面直挺挺的站着一個人，把他嚇了一

跳！

仔細一望，那人可不正是林景賢？只是他早已沒了呼吸，四肢亦已僵硬，看來已死去一段時間，公孫嘯將林景賢的屍體放在床上，再解開其衣褲，全身沒有半點傷痕，證明他是被人封了死穴而亡的！

林景賢雙眼圓睜，似乎臨死前方知道對方下毒手，只是已來不及閃避。

殺死他的人是誰？開門的是個女人，她是葉三妹還是素倩？公孫嘯一向害怕動腦筋，此刻已覺得腦海內一片空白，恨不得把凶手抓來，狠狠地揍他一頓！

俄頃，杜一非和鳳千千首先趕到，看到林景賢的屍體均吃了一驚，鳳千千轉頭四望。「這証明尖刀會的人住在這裡！」

公孫嘯懊喪地道：「可惜咱們來遲了半步！」

杜一非道：「你們兩個去查問鄰居，在下與鳳姑娘再在屋內搜索一下！」當下四人分頭行動，杜一非到井邊檢查了木水桶，道：「水桶還潮濕，証明他們才離開不久！」他倆在房子裡搜到一些白米和蔬菜，在此之前有人居住是毫無疑問的了！

鳳千千跺足道：「給他們溜掉眞不甘心！」

杜一非道：「那可未必，說不定他們還想殺韓先晋和夏大人，則即使離開此處，亦仍在城內！」

鳳千千精神一振，道：「只要他們還在城內，咱們便還有機會！」說着話，公孫嘯主僕、盧萬才和宋澄都進來了，鳳千千急問：「你們查到甚麼？」

公孫嘯道：「咱們查過左鄰右里，均無人見到屋內有人出入，不過有人知道蔣老頭父子出門找遠親去，臨走之前，來了個女人，說是蔣家之遠親，在蔣家父子離開之後，替他們打掃。」

公孫虎接口道：「咱們也問過了，那女人約莫二十六七歲，身材甚是苗條，有幾分姿色，可能便是素倩！不過那女的自從蔣家父子去後，除了出去買米買菜之外，幾乎是不出門！」

杜一非心中已有了底，又問道：「蔣家父子離家多久了？」

「聽說已有半個月了！」公孫嘯道：「他們這許多人離開，居然無人看見，莫非都是異人，能飛天遁地不成！」

杜一非心頭一動，道：「飛天自無可能，遁地則難說，大家分頭找一找，說不定宅內有地道，通往外面！」當下六個人立即分開，先由內院搜起，每人負責一間房，杜一非則站在院子中。

這院子除了一口井之外，再無他物，偏生那井還有水，不過井水離地面甚深。忽然杜一非心頭一動，雙手往井口一按，身子垂了下去，展開雙腿，慢慢爬下去。

當他爬下了丈五左右深時，突一脚踩空，幾乎跌了下去，定神之後才發現，左首井壁少了一塊石頭！杜一非心頭怦怦亂跳，忙再爬下幾尺，湊首一望，裡面黑漆漆的，深不見底！

杜一非心知有異，遂想辦法自那洞口鑽進去，他恐裡面伏了人，是以首先凝神靜聽一陣，未聞有異聲，這才將火摺子晃亮。

火光下，只見這是一條地道，四周砌以石板，甚是乾燥整齊。地道只許一個人弓着腰行去，他藝高膽大，一手舉火摺子，一手提刀，慢慢向前進。

地道頗長，走了一段之後，稍爲寬敞，也逐漸向上延伸，終於來至盡頭。杜一非檢查了一下，便發現有一塊石板是活動的，問題是外面到底是甚麼地方？又是否有人把守，饒得他藝高膽大，一時之間也猶疑起來。

杜一非有個優點，便是頭腦冷靜，不輕易冒險，他略一沉吟之後，便立即往來路跑去，並迅速爬出井口。鳳千千他們正四處找他，一見到他，不由埋怨幾句：「大哥，你跑去那裡！教人擔心死了！」

杜一非道：「我找到一條地道了，就在井內，地道有出口，我尚未打開……」

公孫嘯道：「好極了，如今十個人全在這裡，咱們下去殺他個措手不及！」

杜一非道：「不，派一個人去梁府通知韓大俠，請他派人在城內各處佈防。一有問題，可立即馳援，如此便不怕有漏網之魚了！」

公孫嘯一豎拇指，讚道：「杜兄確是智多星！公孫虎，你聽見沒有！」衆人又候了兩盞茶工夫，方魚貫下井。有了上次之經驗，衆人很快便來至盡頭。

杜一非用刀尖先將石頭拉進幾分，回頭道：「小心！」當下衆人均把兵器端了出來，杜一非十指落在石頭上，用力將之拉了進來，石壁上便露出一個洞口來。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緩緩探首出去，原來外面也是一口井，不過却沒有水。杜一非回首交代了幾句，便用口咬住刀，展開四肢爬上去，至井口，突然一躍而出。

原來上面之情況跟蔣老頭家差不多，也是在天井中，不過這宅子比蔣老頭那裡小多了。杜一非不敢貿貿然進宅，待鳳千千和公孫嘯都上來之後，方提刀踢門進去搜索，這宅子只有四間房，裡面空無一人。

杜一非回首道：「公孫兄請派人去調查一下，看這宅子的主人是誰！」

過了頓飯工夫，得來之消息，乃主人姓卜，最近幾天不知所踪，適才附近有人，見到有人自這宅子內跑出去，去了何處却不知道！

鳳千千跺足道：「可惜咱們又來遲了一步！」

公孫嘯道：「說不定他們還在城內，還能查得到！」當下分配人手，着人匿在暗處監視，俄頃，有人來報：「韓大俠請諸位回梁府，有事共商！」

衆人沒奈何，只好分批返回梁府。韓先晉先聽了他們報告經過，然後道：「他們早有預謀，咱們想在短時間內將之除掉，實不容易……」

公孫嘯道：「韓大哥，容易也得找，困難也得幹，總不能守株待兔！」

韓先晉之目的與他可不一樣，他只想護住夏大人，其他的全是次要。「不能急，一切順其自然。」

杜一非問道：「韓兄，適才貴處可曾發現尖刀會那些人之踪影？」韓先晉輕輕搖頭。

鳳千千道：「他們一定還在城內伺機而動……」

韓先晉快口道：「就怕他們隱忍不動！天色已晚，先吃晚飯再說！」

梁財主家產厚實，晚飯菜餚十分豐盛，羣豪累了一整天，肚子早餓了，一見此還不大快朵頤？飯後，又捧上絕佳之香茗，聊了一陣，杜一非低聲問道：「韓兄，燕北漢情況如何？小弟想去看看他。」

韓先晉道：「據知他情緒比早上好多了，光賢弟，你帶杜大俠去看看他！」當下楊光賢遂引杜一非去客舍探望燕北漢。

燕北漢一見到杜一非即問：「杜兄，聽說今日你們去搜查尖刀會，未知成績如何？」杜一非方將情況告知。燕北漢急道：「如今收手，不是功虧一簣？」

杜一非道：「我看韓大俠似乎成竹在胸，也許他另有妙計，燕兄此時只須靜心養傷，日後還怕沒有復仇之機？」

燕北漢咬牙道：「只要燕某能恢復自由，必雪今日之耻！不把那賤人碎屍萬段，今生死不能瞑目！」

杜一非道：「再過兩天，待小弟跟韓大俠說說情，必能復你自由！您早點休息吧！」

燕北漢結結巴巴地道：「小弟想運功療傷，但痲穴被封……這個……小弟保証，除非韓大俠開腔放我，否則在下絕不偷偷溜掉，若有違此誓，死無葬身之地！」

杜一非沉吟道：「小弟相信你！」當下將他痲穴解開，然後與楊光賢出房。

楊光賢低聲問道：「杜兄這般相信他？萬一看走了眼，他要刺殺夏大人，眞是近在咫尺，豈不更加危險？」

杜一非微微一笑。「小弟自信不會看走眼，若楊兄擔心的，可暗中派人監視，以求心安！」他走進自己客房，却見韓先晉、夏言、鳳千千和公孫嘯均在裡面等他，不由怔了一怔。

夏言長身道：「杜大俠，夏某等久候了，未經同意擅闖，切勿見怪。」

杜一非笑道：「大人這樣說，不要折殺小民了！小民何幸之有，得大人眷顧，三生有幸，請坐請坐！」

當下重新入座，韓先晉道：「深夜求見，請杜兄原諒，吾等實有一事與杜兄商量！」杜一非只拿眼望他，韓先晉輕咳一聲，再道：「關於『尖刀會』一事，教在下坐立不安，未知吾兄可有妙計？」

杜一非道：「韓兄早已成竹在胸，何須再問小弟？小弟先聽你的。」

韓先晉也不客氣，嘆一聲，道：「某估計『尖刀會』不會死心，但經過一次失敗，他們也未必敢貿貿然動手，除非能製造一個機會給他們。」

杜一非含笑問道：「韓兄能製造甚麼機會？」

韓先晉道：「先放出聲氣，說夏大人要走了，把燕北漢也押上，引他們在半路下手，但如此亦有危險，因爲一旦失算，殃及夏大人，可就不好了！」他眼睛在杜一非身上掃來掃去。

杜一非道：「韓兄若有用得着小弟之處，但說無妨。」

「杜兄身材與夏大人差不多，韓某斗膽請你假扮成夏大人，屆時他們若衝着你來，反有機會生擒他們。」

杜一非一口答應，「沒問題，韓兄就請開始放聲氣吧！你認爲幾天後出發好？」

韓先晉道：「三天之後，先安排鄉民要送夏大人，尖刀會的人自然會得到消息，到時不怕他們不中計。」

*　*　*

第四天，韓先晉和假扮夏言之杜一非騎着馬，在七八個人擁戴下，出了宜興城。宜興城紳民送至城外，好長的一串人羣，全城哄動，人羣直送至十里亭外才回去。「夏言」一行人則往南而行，看樣子是要去吳興。

一大羣人，行速甚慢，晚上便

歇在郊外，這天下午，杜一非和韓先晉便開始發現有點異常，心中暗暗高興，晚上便在林內造飯。公孫嘯和楊光賢等人在林外戒備，天色全黑，衆人便開始吃飯，韓先晉故意開聲道：「把燕北漢手上的繩子解開，讓他吃飯。」

「夏言」道：「解開其繩子，萬一有變化，下官危矣。」

韓先晉改口道：「那咱們先吃飯吧，待會再餵他。」衆人正在吃飯當兒，林外突然衝進一羣蒙面人來，喝道：「放下買路錢，萬事皆休，否則全送你們上西天。」

韓先晉站了起來，喝道：「夏大人在此，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他指揮手下將「夏言」圍住。「誰敢過來，便先殺誰。」

那些「大盜」才不管這些，爲首那個高呼道：「兒郎們，肥羊就在面前，要發財的請跟老子上。」那十七八個大盜應聲而上。

雙方一接觸，韓先晉心頭一怔，因爲這些漢子武功的確不行，看來似是眞正的強盜，與尖刀會沾不上邊兒！杜一非低聲道：「韓兄小心有詐。」

話音剛落，林外又衝進一羣人來，箭頭火球亂拋亂射，由於來得急，好幾個大盜也被傷了，呱呱亂叫，韓先晉道：「小心，這些才是正點子。」

第二批衝殺進來的，果然是尖刀會的人，可是却不見有女人，其實連裴沅也沒來，只是因爲來人全都蒙着臉，是故無人知道。

尖刀會的人手段十分毒辣，一標前又先發射暗器，甚至有人專射假夏言，杜一非不肯露相，由韓先晉替他擋格。鳳千千首先沉不住氣，逼前找人厮殺。一時之間，殺聲震天，把樹林內之宿鳥，都驚飛了。

燕北漢的繩子已暗中爲公孫虎解掉，他早已窩了一肚子火，這下有如猛虎出柙，大喝一聲，「老子殺死你們這羣狗娘養的東西。」他雙槍齊發，幾個照面，便刺倒兩名大盜，然後向尖刀會成員殺去！

對方畢竟人多，很快便衝至核心，兩名身手矯捷的大漢，雙雙向杜一非標去。杜一非拿着刀，故意裝出色厲內荏地喝道：「你們竟敢攔劫善良，該當何罪！」

一個漢子冷笑道：「夏大人，你如今已不是大學士，死到臨頭，猶不自知，還展甚麼威風，先吃老子一刀。」他一刀劈了過去，毫不留力，杜一非手忙脚亂地閃開，只樂得那些漢子哈哈大笑。

另一個漢子一柄短斧向他橫斬過去，道：「躺下吧！」杜一非忽然蹲下身讓過他那一斧，寶刀一挽，「卡察」一聲，將他右脚斬斷。

那持斧漢子跌倒地上，痛得他呱呱大叫，杜一非嚷道：「下官傷了一個，還不來人將他縛起來。」

那持刀的漢子只道他是僥倖，不放在心上，怒道：「狗官，今日教你碎屍萬段，才洩心頭之恨。」鋼刀刷刷一口氣攻了四五招。

杜一非看似笨拙，在驚濤駭浪中渡過，當那漢子換氣要再攻時，他覷得眞切，一刀過去，將其持刀之右臂斬斷，緊接着，標前一步，飛起一脚，正中其胸膛，那漢子應聲倒地，暈死過去。

這一招動作極快，出人意料，杜一非哈哈地道：「你們這些飯桶！都不知本官自小便練武，竟敢在我面前張牙舞爪。」

與此同時，鳳千千等人亦殺了好幾個大盜，基本上只剩下尖刀會那十多個人。

「殺！一個也不能留下來！」爲首那人揮舞着雙刀向杜一非衝過去，却被燕北漢截住，尖刀會是次來的人，備各種人材，有兩個擅長發射暗器，躲在樹上，悄沒聲息地施襲。

韓先晉怒道：「可惡！」只見他把長劍舞得像風車一般，拔空而起，向其中一人斬去。

那漢子見他勢子如此凶猛，心頭發毛，不敢硬碰，急忙自另一方躍下去，楊光賢立即上前攔截。「閣下惡貫滿盈，該下地府了。」

韓先晉凌空一個觔斗翻下，乘勢又將一名大盜踢飛，再向匿在另一棵樹的另一位暗器手射去。那漢子不斷發射飛鏢，都讓韓先晉之長劍磕飛，安然落在樹上。

那漢子也抽出長劍，乘對方站立未穩，首先搶攻！韓先晉心中暗笑：「你這可是找死。」他見招破招，把對方的匕劍全部擋回去！忽然劍一落，將其脚下之樹枝斬斷，那漢子猝不及防，重心驟失，人如石頭一般墜了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杜一非斜飛而起，未待那漢子落地，寶刀過處，已將其首級砍飛。

「大人好刀法。」韓先晉跳下樹，找其他人厮殺！公孫虎十分乖巧，把那兩個被杜一非斬傷之漢子，拉到大樹下，自已杖刀而立，而夏言只持寶刀，則站在他旁邊，另一邊尚有一個大漢保護。

韓先晉職責所在，不敢離得太遠，恐夏言有失，但其他人則到處砍殺，不過對方始終人數佔了優勢，這邊也傷了好幾個人。

韓先晉心想今日若不施展些手段，難以善了，是以出手十分狠辣，也讓他殺了一人。

那持雙刀之首領獨鬥燕北漢，本應佔了上風才對，因爲燕北漢背傷未愈。

（未完・六）

上文提要：江青嵐和瀾兒雨中論交之後，各自分手，他借宿田王的暗椿古寺，被蒙汗葯迷昏，後被瀾兒救醒還不知道，見到和尚被吊在樹上，才知道自己投宿在黑寺內。在酒樓內又錯過機會和黑小子摩勒結識，在田王府內，才巧和瀾兒、黑摩勒相會，見他救了府內一個紅衣麗人出去，還向江和瀾兒示警快走，不久，果然人聲鼎沸，只聽一和尚說：王爺在寢宮中丟了一個金盒，關係重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田王失盒洩秘　奇女獻策辭行

白秀山一招走空，身形跟進，摺扇刷的一聲，又已點到。

江青嵐心頭一急，旋身退步，嗆的掣出長劍，這時也無暇多說，劍尖一顫，就使出僅有一招的「乾坤一劍」，白秀山出手何等迅速，眼看劍尖正要點上對方胸口，驀覺劍光驟閃，噹的一聲！自己也不知如何連人帶扇，被人家震得踉蹌後退。

江青嵐一招出手，那還顧得細看，雙足頓處，往前狂奔而出，這時田王府中，反而燈光全滅，黑沉沉的只見無數重屋脊，綿綿不絕，一時那裡還分得清東西南北，就儘往最暗處跑去。

陰陽扇白秀山微微一楞，嘿然冷笑！「今晚讓你小子逃出手去，區區也不叫白秀山了。」

突然身如飄風，向江青嵐身後急起直追。

差幸當日江青嵐是在城隍山練習輕功，脚程練得極爲輕快，瞬息工夫，就越過七八重屋脊。

「站住！」

四五條人影，同時截住去路，後面陰陽扇白秀山更一路高喊着：「別放過那小子！」

聲音遙曳，人也疾追而來。

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江青嵐心頭大急，連對方人都沒瞧清，右手長劍一振，又是一招「乾坤一劍」，向前面掃去。

一陣金鐵交鳴，四五個人全覺得眼前一花，踉蹌後退。

江青嵐一招得手，方想從人影中竄出，驀覺一陣急勁風聲，已向身後襲到，急切之間，不假思索，回過頭來，又是一招「乾坤一劍」，向前推出。

白秀山吃過這一招的虧，那敢硬接，扭身擺腰，向旁躍開，摺扇微微一偏，一點寒星，又向他「臂臑」穴上划到。

江青嵐身形微側，待再使這一招時，白秀山早已躲開，摺扇又向自己後心點到。

陰陽扇白秀山乃是成名多年的人，江湖經驗自然老到，眼看對方只是使此一招，並無別的厲害招法跟着擊出，心思一轉，就想了避重就輕，閃電出手的應付之法。

這一來，果然奏效，江青嵐終究缺乏對敵經驗，三招一拆，早已累得手忙脚亂。

這時，方才被震退的四五個人，也立時包圍過來，他們這一羣「天雄教練」，因白秀山身份較高，不敢一擁而上，但全都手持兵刃，眈眈而視！

江青嵐被白秀山逼得四面疾轉，「乾坤一劍」一招也發不出去，心中又急又怒，猛的大喝一聲，左脚橫跨，右臂疾振，刷刷刷，一連劈出了四五劍。

「嘿嘿！原來你不止一手！」

白秀山陰惻惻的笑聲飄來，雨點般扇招也同時洒開，一片扇影之中，七八支劍光，交互而起。

「追魂八劍」雖是通天劍法中的絕招，但到底江青嵐初學乍練，和人家功力懸殊，是以只能把白秀山的扇勢抵住，要想贏人家，又談何容易？

何況時間越長，對自己越是不利，四面八方聞聲趕來的人也越來越多，三十六策，當然逃爲上策。

要逃，就非得使出「乾坤一劍」先把對方震退不可，他心念疾轉，長劍如輪，把「追魂八劍」連綿使出，剛到第八招上，陡然劍尖顫動，迅疾無比的一連劃出九個小圈。

這一着，他是連續使出，等白秀山發覺他故技重施，又是那一招怪招之時，要待躲避，已是不及，劍光如電，耀眼生花，噹的一聲，白金摺扇突然脫手震飛。嗤！一大片衣袖，也被江青嵐劍尖劃破，白秀山不愧爲「雁門上賓」，脚尖點處，一條人影，跟着摺扇飛起，半空中伸手一撈，居然接個正着。

江青嵐連連使用這一招劍法，連番獲勝，精神一振，方要突圍而出。

驟聽吆喝連聲，環伺在側的十幾個人，刀光劍戟，和一片「別放過這小子」的叫囂之聲，同時發出，來勢洶湧，端的不可輕視，江青嵐劍眉一剔。

「來得好！」長劍往身前一圈，使了一招「雲霧迷山」，先把全身護住，然後展開「通天劍法」。

要知這批田王府的「天雄教練」，原也是江湖上有名人物，武功兵刃，各成家數。雖然比不上獨角獸公孫無忌等人，自然也不會太差，否則田承嗣那會聘他們擔任「天雄教練」，訓練「外宅男」呢？

十幾個人一哄而上，江青嵐就沒有機會再使「乾坤一劍」，而且要應付從四面八方襲來的長短兵器，忙於拆卸封架，無形之中，就守多於攻。

平時出手攻敵，還不覺得經驗缺乏，一旦變爲守勢，立有捉襟見肘之感。

差幸他這套「通天劍法」，乃是崆峒派鎮山絕藝，他功力雖淺，仗着劍法本身的變化奧妙，還不致立時落敗。

正當此時，只聽附近一棵大樹上，忽然響起一陣叮叮咚咚的阮咸之聲。（阮咸，古樂器，琵琶之屬，相傳爲阮咸所作，形如今之月琴，有長頸十三柱。國史纂異：「武后時，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元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

弦聲響處，一大蓬銀絲，急如驟雨，疾洒而至，立時有七八個人應聲栽倒，骨碌碌滾下屋去。

江青嵐正殺得性起，錚錚清音，驀然入耳，心頭禁不住咚的一跳，那是自己最熟悉不過的「霓裳曲」啊！

每當月白風清，烟景如畫之際，紅線姑娘的粧樓上，時常飄出這種悠揚仙音。

「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自己不是也「每向玉階廊下立，滿身清露聽仙音」嗎？

那會聽錯？不是她，誰能彈得如此神似？

衆人亂成一片，驚叫聲，栽倒聲！他悠然神往，一無所覺。

「江公子，你還不快走？」

一聲極其輕微的嬌喝，灌入江青嵐耳鼓之中，這分明是紅線姑娘的聲音！

他悚然一驚，連忙刷刷幾劍，躍出圈子。

「何方小子，敢暗箭傷人？」陰陽扇白秀山身若電射，向大樹上撲去。

一聲輕脆的冷笑，和一條紅影，由大樹上憑空飛起，像浮空掠矢般，向黑暗之處投去。

白秀山喝了聲：「那裡走？」緊跟着紅影，銜尾疾追。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江青嵐雙足一點，堪堪縱起，忽然屋角上也同時飛起一條黑影，竟迎着自己撞來。

兩下相距甚近，對方來勢甚快，江青嵐心中一驚，趕緊一挫腰，向横裡躍開。「嘿！小子，你跑得了嗎？」

黑影身形一晃，悠然欺近，探手就往自己當胸抓來。

江青嵐退出半步，業已瞧清來人，原來是一個矮胖子，雙目炯炯，極爲銳利，空着一雙手追來。不由膽子驟壯，翻腕一劍，就向他抓來的手腕削出。

「哈哈！」矮胖子不閃不讓，右手依然疾探而進。

不！他肩頭骨節，格格作響，手臂忽爾暴長了五六寸。一把已抓住江青嵐右手手腕，喝道：「你往那裡跑？」

江青嵐想不到這矮胖子手臂會突然伸長，自己右腕被拿，左手一起，雙指疾向對方兩眼點去。

矮胖子不知怎麼的手一伸，又將他左手拿住。

江青嵐心頭大急，左足一頓，右足「魁星踢斗」，對準他心頭踹出，雙手同時用力一掙。

矮胖子嘿的笑道：「小子，安靜些，落入我侯長勝手裡，你別想逞强。」

一邊說話，雙手就微微用勁。

江青嵐只覺被握之處，宛若兩道鐵箍，驟然鉗緊，手腕一麻，骨痛欲裂，不但長劍頓時嗆然墮地，右脚那裡還踹得出去？

「小子，你逃上西天，咱佛爺也要追你上佛國！」

一聲暴喝，遠遠傳來，一條嬌小黑影，倏地飛近，口中叫道：「啊！侯師哥，快替我擋一陣，快！」

侯長勝驀然一怔！黑影業已掠近眼前，他正是瀾兒。

江青嵐方要叫出，只聽侯長勝道：「你……你是……」

瀾兒搶着道：「是，我是瀾兒，侯師哥快放了他，那人追來了！他欺侮我。」

侯長勝果然放下江青嵐，雙掌一錯，問道：「誰敢欺侮你？」

「侯老哥，快別放過他！」

一團人影，氣咻咻的趕來，月光照到光頭上，亮晶晶的，原來是花彌勒。

瀾兒叫道：「侯師哥，欺侮我的就是他！賊禿！」

花彌勒追得暴跳如雷，根本沒聽清楚他們說些甚麼？暴喝一聲，縱身又向瀾兒撲去。

侯長勝睹狀大驚，連忙伸手一攔，口中說道：「花大師，這是我小師……」

「砰！」花彌勒全力撲出，吃侯長勝一擋，兩人全都震退了一步。

花彌勒銅鈴似的眼睛，露出迷惑之色道：「噫！侯老哥，你怎麼幫起外人來了？」

瀾兒哼了一聲道：「賊禿，告訴你，他是我的師哥，你知道不？」

他話才說完，一手拉了江青嵐，回頭道：「侯師哥，我們走啦！」

侯長勝因方才一攔，怕花彌勒引起誤會，忙道：「花大師請勿見怪，他是兄弟的小……」

花彌勒急道：「侯老哥，你別糊塗，那是奸細！」

侯長勝忽然想起方才被自己抓住的青年，和瀾兒一起走了，不由問道：「花大師，你說奸細是誰？」

花彌勒頓足道：「快追！那姓江的小子，是潞州來的奸細！」

「呃！」侯長勝被他說得目瞪口呆，「好！快追！」

這幾句話的時間，瀾兒却拉着江青嵐，已經跑出八九丈外。

只聽身後侯長勝叫道：「瀾兒，快停下來，我有話問你！」

瀾兒很快放下拉着江青嵐的手，急道：「嵐哥哥，你快跑，我去去就來！」

江青嵐道：「你……」

瀾兒揮手道：「快跑，再遲來不及了，我不要緊。」說着回身就向侯長勝迎去。

瀾兒剛走，江青嵐還沒開步，只聽一聲劃空朗笑，電射而來，接着颼颼飛落三四條人影，定睛一瞧，不由暗暗叫苦。

原來這幾個人，正是田王府第一高手獨角獸公孫無忌和鐵筆季子清、花彌勒、鬼影子何異。

公孫無忌身穿一襲古銅色長袍，負手而立，狀極威武。

他瞧了江青嵐一眼，口中說道：「果然是這小子！不過今晚來人，斷不止他一個。」

花彌勒忙道：「公孫先生說得極是，剛才有一條紅影，施放暗器，打傷不少教練，白老哥現已追下去了！」

公孫無忌微微點頭道：「今晚來人，一個也不能放過！何異，你快通知侯兒，前去接應，務必把來人擒獲，如果是硬點，就格殺勿論好了！」

何異躬身領命，應了聲「是」，立即飛去。

公孫無忌這才轉臉向江青嵐冷冷的道：「姓江的，你們今晚來了多少人？」

江青嵐朗聲笑道：「區區魏郡小生還不放在眼內，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何用多人？」

花彌勒喝道：「小子，你在公孫先生面前，還敢放肆，眞是找死！」

他說到死字，一個矮胖身軀，突然欺近，伸手就向江青嵐脈門上抓來。這一手原本平淡無奇，但花彌勒使來，却是出手奇快，認穴準確。

江青嵐方才被通臂猿侯長勝抓住雙手，吃過大虧，而且一柄長劍，也在那時掉落。此際一看花彌勒抓來，心頭微凜，立即身軀往後撤出半步，左腕一抬，手掌直豎，掌緣吐勁，疾向花彌勒抓來手腕切出。

「嘿嘿！小子，你還有兩手三脚貓？」

花彌勒右腕不收，突然改抓爲格，往上迎來，啪的一聲，斫個正着，江青嵐一掌好像切在鐵板之上，震得手臂發麻，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暗想：原來這禿驢果然厲害，難怪瀾兒說他武功比我們高出很多，心中想着，人已往後疾退。

花彌勒冷哼一聲，跟着跨上了一大步，使兩人距離依舊保持甚近，手腕再翻，駢指如戟，又向江青嵐胸前點到。

江青嵐連後退都來不及，一股勁風，已拂上胸口，危急之中，連忙吸氣縮胸，身向右偏，但已稍嫌遲了一點。

花彌勒指鋒從自己肋上劃過，差幸他練了五年崆峒心法的正宗內功，雖然這一劃，覺得肋上隱隱作

疼，却也並未受傷。

心頭既驚又急，再看花彌勒因一招走空，上身微往前傾，立即左足飛起一腿，右脚乘勢跟着踢出，鴛鴦連環，左起右落，倏忽之間，接連踢出了七個腿，眞如飛馳電捲，神速之極。

這是八臂劍客展元仁由「追魂八劍」的身法之中，鑽研演變出來的「七絕連環」，一經使出，疾如風輪，使人無法躲閃。

江青嵐雖未學老夫子功夫的神髓，也只見人影亂閃，腿影縱橫，花彌勒被他踢得手忙脚亂，硬是逼退了六七步之多，但花彌勒終究是成名多年的人，避開了前面七腿，乍退便進，雙掌一掄，立即乘風撲回。他這一次雙手齊發，使的居然是陰山派最歹毒的「分筋錯骨手」，忽拏忽拍，虛實互用，拿筋錯節，招招不離敵人全身關節穴道。

江青嵐雖然不識這套手法，但見他來勢鋒銳，手法詭異，一片掌風，老是環繞在自己全身要害，進攻辛辣凌厲，兼而有之。不由也咬緊牙關，全力拒攻，晃眼之間，已封拆了十餘個照面。

江青嵐他以前所以能贏得銀燕子柳琪，震退獨角獸公孫無忌，無非仗着崆峒絕學的「追魂八劍」和無名老人傳他的一招「乾坤一劍」，招法玄奧而已。此時和花彌勒徒手相搏，各憑眞實功夫。

任你天資最佳，到底只學了五年武功，和人家數十年苦練的功力相比，相差甚遠，是以這一陣工夫，他就覺得對方壓力愈來愈重，連封架都漸感困難，禁不住直向後退。

就在他後退之際，忽然手肘無意碰到一件東西，那是一個劍鞘，方才長劍業已失落，但劍鞘却依然還掛在腰間。

他正苦於徒手作戰，無法應敵，這一碰上劍鞘，心頭一喜，暗想展老夫子時常說起一個人劍術練到出神入化的時候，就是隨便折上一枝柳條，一樣可以代替長劍。自己這時手頭沒有兵器，何不也拿它代替一下，反正比徒手總要好些，心思疾轉，右手一伸，很快的摘下劍鞘，握到手中，身形後退之際，猛然大喝一聲。

刷地一招「五丁開山」，對着花彌勒迎面劈去。

花彌勒正在着着進逼，冷不防江青嵐會不退反進，突出奇招，而且手上還多出二尺來長的兵器。兩人距離本近，何況一逼一迎，這黑黝黝的兵器，立時劃到眼前，風聲急勁，任你花彌勒武功再高，也不由慌得往後暴退了一丈來遠。

江青嵐一招得手，精神陡振，手腕一抖，劍光飛洒，「追魂八劍」以攻代守，源源出手。

花彌勒是何許人？一招被逼，倏然引退，但等一眼瞧清對方手上二尺來長的兵器，只不過是一柄劍鞘，他嘿然冷笑一聲，早已快如鷹隼，又凌空撲來，雙掌像雨點般擊到。

江青嵐手上有了一柄劍鞘，膽氣已壯，刷刷刷，八臂同舞，劍光如輪，那裡還存怯意？崆峒絕藝的「追魂八劍」果然不同凡響。

雖然江青嵐手中只是一柄劍鞘，但施展開來，兩三丈方圓，劍影縱橫，居然和橫行江湖黑道上數一數二的高手花彌勒一雙肉掌打成平手。

連負手旁觀的獨角獸公孫無忌、鐵筆季子清也凜然變色。

可是在江青嵐來說，雖然一時急中生智，以劍鞘代劍，挽回劣勢，遏住了花彌勒凌厲攻勢，但只不過打成平手而已。

屋瓦上不是還有比花彌勒更强的勁敵，獨角獸公孫無忌，和鐵筆季子清兩人，在一旁虎視眈眈，監視着自己？

「追魂八劍」，已用到了最後一招，別說還有兩個高手，就是要戰勝花彌勒，也無把握。今晚要想逃出田府，看來可眞比登天還難，自己只剩下唯一可以制勝的絕招「乾坤一劍」了，此時不使，更待何時？他心念疾轉，奮力使出「追魂八劍」的最後一招，緊接着力透右腕，劍鞘震動，立時劃出無數個小圈，宛如一片黑網，猝然洒開。

花彌勒幾曾見過如此神妙劍法？但覺對方這一招鋒銳得猛不可當，方自迴身閃避，瞥見人影一閃，江青嵐早已身似電閃，斜掠而去。

江青嵐急縱直竄，堪堪躍出四五丈遠，寒風乍拂，季子清鐵筆如椽，業已擋住去路，直奔胸前。他早已料到自己一動，準會有人攔襲，身形一頓，「乾坤一劍」又已疾劃而出。

季子清的鐵筆固然是江湖一絕，但那能和這招博奧精深的絕學相比？無數黑影小圈和鐵筆相撞，「喀」的一聲，劍鞘雖折，但餘勁猶在。季子清莫名其妙的被震退了四五步。

就在江青嵐驚喜之際，驀聽有人在身後嘿的一聲冷笑，笑聲才起，陡感萬斤壓力，撞上後心，兩眼一黑，噗的往前栽倒。

花彌勒一陣哈哈大笑，順手一抄，正待把江青嵐身子抓起，就在他剛一俯身，瞥見一條淡淡黑影，由屋脊上貼瓦低飛，一掠而前，連人影還沒看到，人家早已搶起江青嵐，疾飛而出，眨眼之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此人身形之快，簡直疾逾閃電，淡若幻影，連秦嶺系一代高手的公孫無忌也眼睜睜瞧着人家把人搶去，措手無及。

花彌勒驚愕之餘，向獨角獸望了一眼，道：「公孫先生，這是八臂劍客？」

公孫無忌臉色鐵青，微微的搖了搖頭，一揮手，就向屋下飛落。

* * *

這一晚，江青嵐沒有回轉客棧住的，但他房中，油燈却剔得很亮，一個面目黝黑的少年，支頤獨坐，似乎還在等着他回來，那正是瀾兒。

時間三更，四更，五更了，他蹙着長長的眉毛，露出一臉愁容，不！焦灼不安，心事重重，天色吐出魚肚白色，他已無可再等，迴眼默默地望着這間斗室，黯然離去。

這一晚，魏郡田府，固然被鬧得天翻地覆，人心沮喪，但潞州薛府，也同樣發生了事故。乃是表公子江青嵐突然一去不返，而且職掌內記室的紅線姑娘也在同一天失踪。

大家平日都知道表公子對紅線姑娘十分傾心，這回，敢情雙雙私奔了？當然這種事，是瞞不過薛嵩的，他爲人正直不阿，治家尤嚴，那個時候，講究禮法，即是普通百姓人家，也關防甚嚴，何況閥閱顯赫的節度使府？

像這種私奔醜事，關係門風，薛嵩公事上的憂慮，加上了私事的氣惱，這一天，他的脾氣特別不好，晚上也輾轉反側，久久不能成眠。

第二天清晨，日上三竿，他一覺醒轉，瞥見床前多了一個金盒，不！金盒下面，還壓着一張信箋。

難道是緊急軍情，侍女們不敢驚動他，才會壓在床前的，心中想着，立時伸手取過，但映入眼簾的，是一筆娟秀字體，那是內記室紅線姑娘的筆迹。

她又寫些甚麼？薛嵩打開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妾生逢離亂，母瓔殘疾，得遇明公於顛沛流離之間，矜其寡弱，載與俱歸，奈老母宿疾難痊，徒耗藥石，恩庇窀穸，德銜泉下。妾復承遺掌箋表，職司內記，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當今國家建極，慶且無疆，而魏邑掠地千里，擁兵自重，背違天意，肆意殺傷。妾一婦人，敢忘板蕩？午夜輾轉，冀解主憂，於是觀其形勢，視其有無之心乃決。子夜三刻，即達魏郡，越重垣，歷數門，遂及寢所，外宅男止於房廊，睡聲雷動，中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風生。妾發其左扉，抵其帳寢，見田王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穀，枕前露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盒，盒貯機密，中多逆跡。將此戔戔，何用血流於五步？視彼惛惛，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委，侍兒四佈，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鼾而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妾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寢，遂持金盒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台高揭，漳水東流，晨飆動野，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心期。所以漏夜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道經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勞？將以相遺，足寒敵膽，亂臣知懼，列士謀安，而今而後，兩地或可保其城池，萬人或可全其性命，妾一婦人，功亦不微，庶酬大德，用敢請辭。但期還其初服，以悠以游，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已耳。臨書惶悚，惟明公察之。紅線再拜。」

薛嵩一口氣讀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紅線，她果然是奇女子！

一夜工夫，不但往返數百里，而且還進入警衛森嚴的田承嗣內宅，盜出金盒，而且看信上語氣，這金盒中還是田承嗣逆跡昭彰的機密文件？

薛嵩手心中微微沁出汗來，急忙放下信箋，打開金盒，赫然呈露在面前的，竟是一大疊田承嗣極機密的軍事行動計劃，和勾結各藩鎮的往返公文。他迅速闔起金盒，一手緊掩在蓋上，雙目仰視，怔怔出神。

紅線姑娘已經悄然遠引，不知她給自己帶來的是禍是福？是一下就能遏止田承嗣的妄動野心？還是加速他逞兵倡亂？

想到這裡，立即不迭傳諭，吩咐薛榮，速請老夫子到密室議事，自己也急匆匆盥洗，緩帶輕裘，袖了金盒，逕向密室踱來。

這間密室，乃是薛嵩平日計議軍情大事之所，就是連貼身侍候的家將薛榮、薛華，未奉呼喚，也不敢擅入。

八臂劍客展元仁到時，薛嵩早已紆尊降貴迎候多時，他不容老夫子見禮，一手拉住，就引着走入密室。

薛榮端上了茶，悄悄退出。

薛嵩讓老夫子坐定，才取出紅線留書，和一個金盒，請老夫子過目。

展元仁把信箋讀完，驚詫得說不出話來，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在崆峒派中，算得數一數二的高手，居然也會走眼，連人家身懷絕學，都瞧不出來，那末前晚侵入內宅的六名賊人，也準是她打發下來的。

不是嗎？家將們明明說，看到的是一條紅色匹練，自己當時怎會想不起來？他低頭沉思，只聽薛嵩笑道：「老夫子且請看過盒內文件，再作計議。」

展元仁依言打開金盒，看了一遍，才道：「督帥仁愛及民，天助人助，才有紅姑娘這種天壤奇女，立此不世之功，只此一舉，已足寒敵膽！」

薛嵩長眉微微軒動，問道：「老夫子有何高見？」

展元仁忙道：「盒中文件，正是田承嗣逆跡，他一旦機密盡失，就是野心再大，也不敢貿然妄動。依元仁下見，督帥不妨照紅姑娘信中行事，遣人送還金盒，使他知所警惕。」

薛嵩拊掌笑道：「老夫子所言，正合老夫之意。」

說着提起筆來，寫道：「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枕邊，獲一金盒，不敢留駐，謹却封納。」

當下連同金盒，一起密封之後，派了一名專使，立即起程，送給雁門郡王田承嗣。

第二天，田承嗣也派了一位專使，齎同繒帛三萬匹，名馬三百乘，和其他珍寶，向薛嵩謝罪，並且還帶來了田承嗣的親筆信：「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姻親，役當奉轂後車，來則揮鞭前馬，所置紀綱僕，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

朝廷前因風聞兩河不寧，要薛嵩的長女，嫁給田承嗣的兒子，一面又要薛嵩的兒子，娶滑台節度使令狐彰的女兒爲室，使三鎮互爲姻婭。

但這件事，却因潞、魏兩州的緊張形勢擱置下來，這時田承嗣却趁機挽人前來作伐。薛嵩因對方既然解散外宅男，表明態度，心中大喜，也就一口答應。

那知兩鎮之間，雖然因紅線盜盒，消敉了爭端，使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但江湖上，却因紅線盜盒爲導火線，引起了一場由私人恩怨，轉變的門戶之爭，却愈演愈烈。所有值班衛侍，也全被人家點了昏睡穴，不僅如此，第二天還發現連一名府中歌伎紅綃，也同時失了蹤。

這在野心勃勃的田承嗣來說，固然當頭一棒，驚怛絕倒；但身爲田王府上賓的秦嶺系高手獨角獸公孫無忌，這個大觔斗，也栽到了家。平日裡把名比命看得還重的江湖上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且第三天，潞州節度使遣人送還金盒，田承嗣在驚懼之下，深覺自己所敦聘而來的人，全不可恃，於是忍痛下令，解散外宅男，一面也派遣專使，向薛嵩齎書謝罪。

當然，這一來，公孫無忌等人更無顏再待下去，紛紛辭去；但這筆賬，大家都一古腦兒記到八臂劍客頭上。

不！記上了崆峒派的賬上。

* * *

江青嵐在昏迷之中，極其輕微的呻吟了一聲，但他還沒有完全醒轉，迷迷糊糊的似乎聽到有人喊道：「好啦！好啦！江公子快醒過來了。」

這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入耳尖細。

江青嵐被她這一叫，當眞醒了過來。

只聽另外一個女子低聲叱道：「妳別大驚小怪！公子怎麼吩咐過來着？這七天要我們小心伺候？嘻！江公子眼皮在動了，妳……妳快去請公子來！」

先前那個應了一聲，一陣細碎的脚步聲，似乎走了出去。

江青嵐聽得十分清楚，只是全身骨骼好像散了似的，一點動彈不得，後心腰脊之間，更是沉重，甚至連眼皮也無法睜開。

心中却十分納罕，自己還記得在田王府，最後用「乾坤一劍」震退鐵筆季子清，但後心却被萬斤壓力撞了一下，就不省人事，難道已經被人救出來了？這又是甚麼地方？聽兩個女子的口氣，請她們公子？敢情自己就是她們公子所救？甚麼七天？自己已經昏迷了七天？

他一邊想，一邊暗自運氣，那知不運還好，這一運氣，陡覺背部痛徹心肺，禁不住一陣呻吟。

完了！自己敢情脊骨已斷，這……這回落了個一生殘廢。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打斷他的思維，但沉重得好像壓了重鉛的眼皮，終於逐漸抬起，目光呆滯了好一陣，才慢慢轉動，眨了一下，移到床前站着的三人身上。

那是一個服飾華麗，唇紅齒白，臉如冠玉的少年公子，和兩個使女打扮的少女，六道眼神，都一致十分關切地望着自己。

那少年公子一見江青嵐醒來，不由喜道：「恭喜江兄，總算脫離了險境。」

江青嵐嘴皮動了一動，還沒出聲。

少年公子忙道：「江兄此時剛剛醒轉，千萬不可說話。」

其實江青嵐要想說話，也無從出聲，他只是用散渙無力的眼睛，作了一個感謝的表示，然後又望着少年公子露出期待之色。

少年公子會意的笑了一笑，低

聲說道：「江兄身中花彌勒的『五陰重手』，昏迷了七日，方始醒轉，實在不宜多耗精神。三日之前，雖然服了專治五陰寒毒的『純陽散』，但臟腑受傷，元氣耗損，這時須趕快服下『坎離丹』，安心靜養為是。」

說到這裡，取出一顆龍眼大的蠟丸，用手剖開蠟衣，裡面是紅黑各半的一粒藥丸。

這時站在公子身邊的使女，立即倒了半杯溫水，伺立一旁。

少年公子小心翼翼的把丹藥放入杯中，和勻之後，再由使女用玉匙漸漸灌入江青嵐口中。

藥丸入口，江青嵐只覺一陣異香，直沁心脾，霎時之間，有一股暖流由丹田佈達全身。

耳邊只聽少年公子的聲音又道：「這坎離丹功奪造化，江兄服藥之後，七天以內，千萬不可妄運眞氣，致功虧一簣，留下大害。這裡乃是小弟別墅，十分清靜，江兄只管安心養傷，一切等傷勢痊癒，再作詳談罷！」

江青嵐也覺服藥之後，似乎另有一種催眠作用，少年公子既然如此鄭重，諒來自己傷勢，確實非同小可，也就丟開一切，闔上眼皮，昏昏睡去。

當他再度醒轉，慢慢睜開雙眼，略一打量，只見自己所住的這間房內，陳設佈置，均極精雅。前面半間，六扇落地雕花長窗，和一排圖書，牙籤琳瑯，案頭上，還置放着周敦商彝，古趣盎然。

這時溫煦日光正由窗櫺中透入，照得分外明亮。床前，銀釭未滅，旁邊還坐着一個青衣使女。敢情她守了一個晚上，沒有安歇，這時正在打盹。

江青嵐心知自己這條性命，九死一生，全是那少年公子所救。暗想：瞧他這份氣派，分明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年齡也和自己不相上下，能在田王府如許高手之中，把自己救出，這份功夫，自己那裡能及？

他說自己中的是「五陰重手」，五陰重手以前聽展老夫子也曾說起過，那是陰山派最歹毒的功夫，擊中人身，陰寒之氣侵入臟腑，就會使人血脈凝結，寒凜而死！

噫！自己昨晚還覺得神志恍惚，渾身癱瘓似的，今天怎會一無感覺，病痛若失？心念轉動，立即把手足一伸。

奇怪！這不是已和好人一樣了嗎？不由想起昨晚少年公子給自己服的那粒「坎離丹」，半紅半黑的藥丸，功效竟有如此之大。

唔！他說過坎離丹功奪造化，可當眞不假。

正當江青嵐手腳一伸一動之間，已把坐在一旁的使女驚醒，只見她揉了揉眼睛，驚道：「啊！江公子，你醒過來了？我家公子吩咐，你服下靈藥，七天之內，不可輕動，現在還只有三天呀！」

江青嵐聽得一怔，甚麼？明明是昨晚的事，她竟說已有三天，難道自己這一睡，又睡了三天？這就問道：「姑娘如何稱呼？小生傷患之中，多蒙照顧，心實不安，貴主人此時有否起身，煩姑娘請他屈駕一談如何？」

那使女睨了江青嵐一眼，臉上一陣紅暈，低低的道：「婢子春雲，奉我家公子之命，前來伺候，公子不可客氣！我家公子和少夫人，前七天因公子沒有醒轉，一直陪着，很少離開，直到三天前，公子醒來服了『坎離丹』，才算放心。今天一早，也來過了，吩咐婢子，等公子一醒，立即前去通報。」

說着替江青嵐拉好錦被，返身又道：「婢子這就前去稟報我家公子。」

邊說邊走，很快的奔了出去，一會工夫，那少年公子業已搶步進來。

江青嵐方要掙扎着坐起身來，少年公子大驚失色，連忙止住道：「江兄重傷初癒，服下坎離丹，尚未七日，千萬不可稍動。」

江青嵐見他說得如此鄭重，也就依言躺下，一面說道：「小弟多蒙兄台仗義援救，復起沉疴，大德不……」

少年公子不讓他說下去，連連搖手道：「江兄快不可如此說法，令師兄對小弟恩深如海，區區微勞，又算得了甚麼？何況江兄也並非小弟所救。」

江青嵐聽得心中大奇，自己幾時鑽出一個師兄來？

而且還是少年公子的恩人！

這從何說起，敢情他認錯了人？

「兄台……」

他才叫了一聲兄台，底下的話，還沒說出。

少年公子搶着笑道：「江兄勿急！待會你就明白。」

說着回頭向使女揮手道：「春雲，妳快請少夫人出來，和江公子相見。」

江青嵐被少年公子這一陣玄虛，眞鬧得滿頭玄霧，莫測高深。就在他微微發怔之際，只聽房門外環珮叮咚，蓮步細碎，一個紅裳麗人，手扶着小丫環，婷婷裊裊的走進房來。

江青嵐只覺眼前一亮，艷光照人。這人，他十分熟悉，但又十分陌生。

她就是和自己心上人紅線姑娘長得一模一樣，那晚自己在田王府

見過，後來被一個自稱黑衣崑崙的瘦小個子背出去的紅衣姑娘；但那晚她目含幽恨，愁鎖眉頭，今天卻好像換了一個人。

喜上眉梢，笑含雙渦，是以更覺得如晨曦中初放的花朵，鮮艷美麗，人間極致。

「啊！江公子醒過來了，這眞是仙佛有靈！」

檀口輕啓，嬌聲嚦嚦！

江青嵐躺在床上，一時竟不知所措。

只聽少年公子哈哈笑道：「這是拙荊，小名紅綃，江兄大概那晚在田王府中，早已見過。」

江青嵐這時驚疑未定，只好唯唯點頭。

春雲搬過兩張椅子，讓兩人坐下。

少年公子瞧了紅裳麗人一眼，然後向江青嵐笑道：「小弟崔文蔚，生性孤介，月前田王患熱毒風，小弟接家嚴由京中來諭，囑小弟到田府省疾，不圖和拙荊相遇，驚為天人，一見鍾情……」

紅綃被他說得滿頰飛紅，輕啐着道：「虧你說得出口，不怕江公子笑話？」

崔文蔚朗聲笑道：「人非太上，孰能忘情，江兄又不是外人，有甚麼說不得的？」

他說到這裡，頓了一頓，續道：「小弟當時回轉學院，就一直神迷意奪，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

紅綃聽得嗤的笑了一聲，道：「不害羞！」

崔文蔚說得起勁，並不理會，繼續說道：「那天小弟正在寒舍後門，沿溪散步，口中反覆吟着那首拙作小詩：『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四句。不料突然聽到身後有人說了句：『沒出息！』小弟回頭一瞧，那是一個莊稼打扮，面目黝黑的瘦小個子，他對着小弟咧齒微笑。」

江青嵐插口道：「崔兄碰到的，就是黑衣崑崙？」

崔文蔚歡然的道：「不錯，那就是江兄的令師兄，小弟的大恩人，不過那時小弟不知黑大俠乃是天壤奇人，並未在意，那知小弟走了不到兩步，聽到後面嘿的冷笑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讀書人個個都是酸丁，只會書空咄咄，滿嘴愁呀憂呀的無病呻吟！』小弟聽得心中一動，這人分明當着和尚罵賊禿，在說自己！不由停下步來，回頭瞧去，他卻理也不加理睬，依然自言自語的道：『可惜蓬山玉女，月裡嫦娥，不會垂青到我這種莊稼漢身上，否則呀！這時早已樂不可支，那會像人家這樣愁眉哭臉？』小弟心頭更是驚訝，連忙向他作了個揖，把心事相告。只見那人揮手道：『小事！小事！大後天三五良宵，在西門外二十里相候，保你如願以償就是。』小弟心頭大喜，連忙向他致謝，那知眨眼工夫，連人影都不見了。小弟心知遇到了異人，何況出西門二十里，正是寒舍的別墅所在，小弟依言前來相候，令師兄果然把拙荊送來。但他又急匆匆的走了，說還有一位姓江的師弟，留在田府，要趕去接應。」

江青嵐道：「崔兄有情人終成眷屬，替千古留下佳話，可喜可賀！小弟和黑大俠當日雖有一面之緣，卻並非小弟同門師兄。但聽崔兄所說，想來小弟負傷之後，也是黑大俠所救，詳情如何，還請崔兄賜告。」

崔文蔚驚疑的道：「黑大俠明明說江兄是他師弟，啊！事情是這樣，那晚黑大俠匆匆離開，直到四更左右，方始背了江兄回來，那時江兄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黑大俠說他遲到一步，致江兄中了花彌勒的『五陰重手』，傷勢極為沉重，因為這種歹毒功夫，不是普通治傷之藥所能奏功，他必須在三天之內，趕到析城山和終南山兩處，討取靈藥。

「如果沒有『純陽散』，無法化去五陰寒毒，沒有『坎離丹』，傷雖一樣可治，但一身武功全廢，這兩種藥，更是缺一不可！其中尤以『坎離丹』，聽說那人的師父，化了畢生精力，只煉了八粒，現在所剩下的只有三粒，是以平日視逾拱璧，最為難要。他一面說話，一面替江兄服了三粒他隨身攜帶的藥丸，並說只能保得住三日，三日之後，就要看江兄的造化如何？當時他吩咐小弟，務要好生伺候，他又急匆匆的離去。

「一連三天，江兄始終沒有醒轉，也沒有哼一聲，直到第三天晚上，黑大俠才滿頭大汗的趕到，說兩種靈藥幸虧全都辦到，只是結了一個大對頭。當下就給江兄服了『純陽散』，說要到第七天上，才能醒轉，醒來之後，就得立即把『坎離丹』服下，而且這七日之中，不能稍動，另外還有一個好消息，叫小弟轉告江兄。」

江青嵐心頭十分感激，但一聽黑衣崑崙叫崔文蔚轉告自己一個好消息，不由急急問道：「崔兄，黑大俠已經走了？」

崔文蔚笑道：「他當晚就走了，小弟再三挽留，都不肯稍住。」

紅綃睨了崔文蔚一眼，道：「黑大俠還帶來一件東西，送給江公子的，你怎地忘了？」

崔文蔚笑了笑道：「我還沒說完呢，妳急甚麼？」（未完・五）

上文提要：龍、鳳、霸三城的羣英以及龍虎兄弟，爲在八月八應赴白骨令主之約，一齊出發，目的地卧龍崗。一路中發現許多的陷阱機關，繩套、捕獸器，時而有人被陷或被無端吊在高空，沿途險象頻生，幸好有徐光祖（原白骨令主之下屬）帶路解脫，才能避免許多危險。鳳城主嘯天在霸城主胡百威身側，告誡他要棄近就遠繞道而行，以求平安，但生性倔强的他，偏要獨闖艱險……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多處陷阱喪人命　出手人似曾相識

胡小狂切齒臭罵道：「小雜種，你這不是存心整小爺的枉寃嗎？可惡！」

小丁翻了一個白眼，猛說風涼話：「你說要快俺就快，現在又嫌太快了，眞是好人難做啊。」

見他雙脚仍被繩索套着，本欲上前幫忙，胡小狂却怕阿狗再動手脚，給他苦頭吃，忙道：「謝了，小爺我自己會來，不敢勞動大駕。」

弄開繩索，彈身而起，這才恢復了自由之身。

龍傳人道：「霸城的人現在何處？」

胡小狂道：「早已去遠。」

「你怎麼會落後這許多？」

「昨夜吃壞了肚子，我……」

「哦，原來如此，難怪沒見霸城的人前來救援。」

小丁冷嘲熱諷道：「你這一『拉』不打緊，差點把小命給拉掉。」

莫愁道：「有一件事令人不解，憑少俠的身手應該可以凌空翻身而起，自己解開繩套，脫困而下，怎會一籌莫展，喊起救命來？」

胡小狂怔愕一下，道：「實不相瞞，區區最近腰酸得厲害，使不上力，若在平時白雲飄的這些小技倆難不倒胡爺爺。」

小丁的機會又來了，道：「腰怎麼會酸？」

胡小狂道：「咱家也覺得很納悶。」

「我知道。」

「你知道？」

「不錯，不必把脈便知道病因所在。」

「小爺的病因爲何？」

「色慾過度！」

這四個字太刺眼，胡小狂馬上翻臉道：「臭小子，你簡直欺人太甚，今天非要教訓你不可！」

可字出口，招已出手，呼！呼！呼！連攻三掌，疾取小丁的上、中、下三盤。

此刻的小丁功力大進，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不僅輕輕巧巧的將胡小狂的三掌破解，而且反守爲攻，震得胡小狂身子一震，向後退了半步。

這情形使胡小狂大爲駭異，吼聲如雷的道：「你娘，許久不見，你他媽的似乎已經脫胎換骨，上啊，咱們好好的較量較量，胡家的少爺說什麼也不能輸給龍家的奴才！」

說幹眞幹，叫足了十成十的功力，揚掌虎撲而上。

孰料，招出一半，便又强行收回來。

因爲有人橫立在小丁前面，擋住他的去路。

這個人不是龍傳人。

而是他尚未圓房的老婆鳳大小姐。

胡小狂既驚且喜，滿臉堆笑的道：「娘子，妳怎麼也折回來了，大概是

在想我吧？」

鳳凰可沒有好臉色給他，語冷如冰的道：「呸！想你？你想得倒美，我是來找你的。」

「嘻嘻，找我跟想我兩住隔壁，差不多嘛。」

「少貧嘴，找你的人也不是姑奶奶我。」

「那是誰？」

「你爹，怕你落單，被白雲飄吃掉。」

雖然碰了一鼻子灰，胡小狂却不敢發火，乖順得像一隻小綿羊。

龍傳人無限關切的道：「鳳妹，前面的情況如何，可曾與白骨門的人正面遭遇？」

鳳凰含情脈脈的望着阿翔道：「到現在爲止還不曾與骷髏人正面遭遇，倒是遇上不少害人的機關。」

「可有損傷？」

「損傷在所難免。」

「嚴不嚴重？」

「大體而言還算輕微，對霸城的整體實力並無影響。」

莫愁拉着鳳凰的纖手道：「鳳姐，留下來跟我們在一起吧，小妹有很多話要說。」

鳳凰淡淡一笑，道：「不行，小狂久去未回，他爹急得直跳脚，見不到兒子是無法安心的。」

小丁道：「那就叫胡小狂一個人去好了，大小姐留下來。」

胡小狂不悅道：「狗小子，你少出壞主意，拆散我們恩愛夫妻，霸城的媳婦說什麼也不能跟着龍家的人走。」

小丁道：「胡小狂，你拉屎拉出了大痲煩，害得你爹躭驚受怕，也害得大小姐來回奔波，說起來你實在很笨。」

胡小狂勃然大怒道：「我笨？那裡笨？」

小丁指着面前的繩索道：「這麼粗的繩子你都看不見，還說不笨，我看不是小笨，是個大笨蛋。」

胡小狂更火更怒，又要找小丁拚命，被鳳凰攔下來，龍傳人及時緩解道：「其實這也不能怪胡兄，繩子的顏色跟樹皮一個樣兒，不仔細觀察根本看不見。」

鳳大小姐道：「嫁鷄隨鷄，嫁狗隨狗，鳳凰既爲霸城之媳，就當跟着胡家的人走。」

這下胡小狂可樂了，攬着鳳凰的楊柳細腰，抬頭挺胸的，神采飛揚的道：「你們聽到沒有，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大小姐要跟胡家的人在一起，以後誰要是打我老婆的歪主意，我胡小狂就跟誰拚命！」

一扭頭，又對鳳凰道：「娘子，咱們走吧，遲了我爹會焦急的。」

摟着鳳凰的腰，夫妻倆相偎相依的快步離去。

却給阿翔留下一片惆悵，本來是自己的妻子，如今竟變成了別人的老婆，尤其胡小狂言行輕狂，性好女色，更使龍傳人愧疚在心，自責益盛。

＊　＊　＊

又見大樹。

又見大樹被人剝掉了皮。

上面刻着一行字：「李豹葬身在此。」

說巧也眞巧，老爺莊主李豹恰巧從此經過。

李四豹是個老江湖，馬上止步停下來，不敢輕舉妄動，展目朝四下望去。

沒見繩套。

亦未見陷阱、捕獸器。

猛可間，從樹上瀉下一人，一掌貫頂而下。

是個骷髏人，其快如電，一出手就是白骨爪，李四豹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骷髏人白蒼蒼的五指已觸及頭皮。

「住手！」

「別動！」

兩條人影，兩聲吼，趙二虎與吳三獅彷若旋風般如飛而至。

可惜已經來遲了，骷髏人的白骨爪已將李豹的頭殼抓破，抓出五個血窟窿來，可憐李莊主一生行俠，臨死之前僅僅留下半聲慘叫，便匆匆忙忙踏上黃泉路，進了鬼門關。

骷髏人一擊奏功，並未停留，一脚猛一點地，立又飛上樹梢，踏葉而去。

趙二虎處事明快，當機立斷的道：「三弟，通知大家趕快去追，不論死活。」

他自己則留在原地未動，希望能出現奇蹟，把四弟救活。

常言道得好：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李四豹頭殼已碎，腦漿橫溢，就算是華陀再世，扁鵲重生也救不了他，早已像一灘爛泥似的癱死在地上。

吳三獅甫去，阿翔等人却聞警而來，莫愁大驚失色的道：「李四叔也中機關了？」

趙二虎道：「不是機關，是中了別人的白骨爪。」

龍傳人上前一看，倒抽了一口寒氣，道：「白雲飄出現了？」

「不像是白雲飄。」

「那是女白骨使者？」

「兇手是個男的。」

「這樣說，一定是男白骨使者？」

「此人比男使者略高且胖。」

莫愁道：「有沒有戴頭套？」

「有。」

「上面有幾顆星？什麼顏色？」

「此人來去如風，看不清楚，隱約中似有五顆金星。」

小丁道：「金星代表白骨門總堂，五顆星是門主的身份，偏又不是白雲飄，莫非……」

阿翔打斷了他的話，問徐光祖道：「可知白骨門有幾個人練成了白骨

爪？」

徐光祖想了想，道：「在下知道的只有三人。」

「那三個人？」

「白雲飄以及她的一子一女。」

「你是說雌雄雙使？」

「正是他們。」

「再無別人？」

「再無別人！」

莫愁面色凝重的道：「可是，現在又冒出來第四人，很可能是她的丈夫或合夥人。」

徐光祖頻頻頷首道：「區區同意莫姑娘的卓見，五顆金星表示是門主的身份，地位崇高，只有女魔的丈夫或合夥人夠資格。」

趙二虎急急追問道：「她丈夫是誰？」

「此乃最高機密，在下無從得知。」

「合夥人又是那個？」

「一樣諱莫如深，不清楚。」

龍傳人道：「二叔曾親眼目睹，難道看不出一點端倪來？」

狀元莊主趙二虎沉吟一下，道：「從身材行動上看，似曾相識，好像在那裡見過。」

阿翔神色一緊，道：「像誰？」

趙二虎大搖其頭道：「一時之間實在想不起來。」

小丁指名道姓的說：「是不是那個自命不凡的老匹夫胡百威？」

趙莊主回想一下，道：「似乎不太像。」

不知何時，鳳嘯天父子也來了，鳳飛這時道：「不太像的意思是並未完全否定，也有可能像，對不對？」

趙二虎道：「對，本莊主就是這個意思。」

鳳飛道：「另外，還有沒有跟兇手身材、功力、舉止相似的人？」

搜腦煎腸，想了很久，還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趙二虎道：「只是匆匆一瞥，印象不深，彷彿每個人都有點像，也彷彿每個人都不像。」

鳳嘯天不愧爲是一代尊師的身份，一開口就抓住了重點：「最重要的是有無派人追下去，只要多接觸便不難查明此人的來龍去脈。否則，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實乃兵家之大忌。」

狀元莊主趙二虎道：「三弟吳獅他們已經追下去，但願……」

話說一半，三獅、五彪、七猴、八燕已聯袂而返。

龍傳人迫不及待的道：「追到那個魔崽子沒有？」

吳三獅道：「那傢伙的輕功絕佳，身法詭異，忽而踏葉而行，忽兒穿樹越林，三轉兩轉便不見了。」

莫愁道：「七叔的輕功乃武林一絕，在樹上行走如履平地，會輸給那個神秘的骷髏人？」

七猴侯上樹聞言苦笑道：「說來慚愧，侯王的輕功與那人相比，還有一段距離，根本追不上。」

唯一的一線希望也斷線了，大家的心情格外沉重。

一個白雲飄，再加上雌雄雙使，已把武林鬧得天翻地覆，鷄犬不寧，現在又多了一個神秘人物，更令大家頭痛萬分。

是白雲飄的丈夫？

或者純粹是合夥人？

丈夫是那一個？

合夥人又是誰？

是不是胡百威？

或者另有其人？

剪不斷，理還亂，思緒雜沓，莫衷一是。

對想不通的事，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想它。

大家夥齊將此事拋開，將李四豹草草埋葬後便又繼續上路。

＊ ＊ ＊

路，是人走出來的。

這一段路却不好走。

儘管大家都提高了警覺，還是有不少人遇上了陷阱、繩套、捕獸器等，造成了不少傷亡。

沒再見神秘人物。

亦未與白骨令主、雌雄雙使遭遇。

終於，走出了寬廣的原始森林，來到一個比較開闊的地方。

日已偏西，涼風送爽，離開了不見天日的森林，大夥兒的精神皆爲之一爽。

徐光祖的話沒錯，森林的外面果然有一條山谷。

山谷很寬，少說也有百丈左右。

也很深很彎，彎彎曲曲的深不見底。

谷口立着一塊大石碑。

「絕命谷」三字蒼勁有力！

鳳嘯天極目遠眺，發現霸城胡家的人業已入谷，人影忽隱忽現，時有時無，當即揚聲呼喊道：「胡兄慢走，鳳某有話要說。」

不知是沒聽見，還是故意不願答理，鳳城主不說還好，話一出口胡百威的脚步反而加快了許多，一霎時便失去踪影，沒入嶙峋怪石之中。

不禁惹惱了金燕子燕青，怒沖沖的道：「哼，什麼東西，簡直不識抬舉。」

鳳嘯天仍以大局爲重，目注趙二虎道：「趙莊主，咱們動作快些，設法追上去，起碼應將距離縮短，免得給女魔有可乘之機。」

猴王侯上樹却不同意，氣忿忿的道：「不必快，慢慢來，姓胡的目中無人，咱們又何必管霸城的死活，他們想死就死吧，不要做跟屁蟲，更沒拍馬屁的必要。」

小丁也來湊熱鬧，隨聲附和道：「這兒地勢平坦，山色亦佳，乾脆歇歇脚，吃晚飯吧，這樣子才有精神和那羣混蛋王八魔崽子拚老命。」

霸城諸俠一意孤行，顯然人緣欠佳，觸怒了天下英雄，存心想看他們的笑話，不願結伴而行，小丁一呼百應，齊皆趦趄不前，當眞席地而坐，吃起乾糧來。

趙二虎、鳳嘯天顧全大局，雖有遷就之心，却也無可奈何，直待羣豪吃飽了，歇足了，這才一聲令下，起身入谷。

谷內無樹，有石、處處怪石林立，處處石筍如竹，尤其山路崎嶇，舉步維艱，比原始森林還要艱辛難行。

正如徐光祖所言，深入不久，谷道便一分爲三，大家只好再合而又分，分成三路前進。

龍城居左。

鳳城在右。

趙二虎率龍虎兄弟走在中間，以便居中指揮。

道路漸行漸險。

山谷愈走愈窄。

所幸迄未發現機關設施。

亦未見白雲飄、雌雄雙使以及神秘人的踪影。

黑面俠不知道在那裡？

天殘老人天曉得在何處？

了凡師太、三不先生、斷腸夫人的行踪更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小丁性愛熱鬧，不耐沉悶，首先打開話匣子道：「徐光祖，這一次你說錯了，此地的情況比森林內輕鬆得多，『絕命谷』三字未免言過其實。」

徐光祖道：「不，這裡距卧龍崗已近，白雲飄沒有明樁暗卡，除非女魔故意撤走退守，不然一定會有情況發生。」

龍傳人神色一緊，道：「寧靜最恐怖，往往是決戰的前奏，務必要提高警覺，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小丁依然滿不在乎，左顧右盼道：「明樁在那裡？暗卡在何處？沒有啊，我看八成是白雲飄發現咱們大舉來攻，嚇傻了眼，全部撤回到老窩去了。」

莫愁道：「另外還有一種可能。」

小丁追問道：「那一種可能？」

莫愁道：「霸城胡家的人也是走這條路，所有的樁卡都被他們拔掉了，等於作了咱們的開路先鋒。」

阿翔道：「莫妹之言甚是，咱們走快些，看能否追上胡家的人。」

小丁反對：「幹嘛要追他們，姓胡的喜歡單打獨鬥，就讓他們去打衝鋒好了，何必……」

下面的話尚未出口，突聞一聲殺猪也似的慘叫劃空傳來，龍傳人毫不考慮，立即拔腿奔去。

莫愁、小丁、徐光祖別無選擇，只好跟着阿翔走。

四人功力大進，勢如瀉電奔馬，瞬息之間便奔出二三里，在一塊方方正正的巨石前有人以刀劍刻下了七個字之「胡百勝葬身之處！」

石旁倒着一人，果眞是霸城的二城主，胡小狂的親爹胡百勝。

胸口有五個血窟窿，人已氣絕身亡，又是白骨爪的傑作無疑。

胡百威、胡百成、小狂、小蘭、鳳凰等人就圍在四週，已哭作一團。

龍傳人劈面就說：「是誰幹的？」

神州一霸胡百威充耳無聞，正在俯身檢視乃弟的傷口。

胡百成、小狂、小蘭淚流滿面，亦未出聲作答。

鳳凰怕心上人難堪，戚然道：「我們也是剛到，情況不明。」

莫愁錯愕一下，道：「聽鳳姐的口氣，你們好像不在一起？」

「是啊，我們散開了。」

「爲何要散開？」

「爲了追殺骷髏人。」

「追到沒有？」

「兜了好幾個圈子，費時頗久，始終沒再見到半個骷髏人，想不到……」

話至此處，已泣不成聲，珠淚滾滾而下。

小丁道：「練成白骨爪的人不多，尤其能將二城主置之死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看不是白雲飄，就是雌雄雙使。」

阿翔說得更清楚：「從體態舉止上看，像不像這三個人？」

鳳凰想了想，道：「似乎都不像。」

莫愁愕然道：「那一定是他！」

胡小狂插言道：「是誰？」

小丁道：「一個神秘人物，李四叔就是死在這人手裡的。」

神州一霸胡百威終於開口了：「甚麼？老爺莊主李豹也遭了別人的毒手？」

龍傳人滿面憂傷的應了一聲：「是！」

「此人畢竟是何來歷？」

「骷髏頭，黑衣裳，來去如風，誰都弄不清他的來龍去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那一點？」

「是白骨門的人。」

「哦！」

「而且已經練成了白骨爪，功力絕不在白雲飄、雌雄雙使之下。」

一向沉默不語的胡百成，眼見兇長橫屍當場，也開口說話了，一臉淚痕的道：「是那一個？」

莫愁道：「據研判，不是女魔的丈夫，就是她的合夥人。」

胡百威神色一緊，道：「你們一度曾懷疑霸城與白骨門有所勾結，現在是否還這樣想？」

小丁望着死去的胡百勝，道：「如果死去的人眞是二城主，不是木頭人，亦非冒牌貨，霸城的清白應該已經可以澄清。」

胡小蘭咬着銀牙道：「木頭人是不會流血的，這一點白痴都懂。」

小丁雙眉一挑，道：「冒牌貨也會流血。」

「你認爲先父是冒牌的?」

「但願不是。」

「哼!」

「哼!」

二人話不投機，怒目相視，各報以一聲冷哼。

神州一霸胡百威道:「若是合夥人就麻煩了，此人必在我們左右。」

阿翔亦有此同感:「那當然，假使不在我們左右就發生不了作用，也沒有利用的價值了。」

「那麼，少城主以爲會是那一個?」

「這是一個謎，在下要是知道早就把他揪出來了。」

是的，這是一個謎，一個很難解開的謎，本來龍傳人一直懷疑白雲飄的合夥人是霸城，且有蛛絲馬跡可尋，孰料，事情的演變出人意表，胡小瘋命喪古墓，胡小痴身死斷魂崖，如今胡百勝又亡魂絕命谷，察言觀色，胡家的人不像是在演戲，頓使這位合夥人的身份更加撲朔迷離。

分明就在左右。

偏又呼之不出。

是胡百威?鳳嘯天?黑面俠?

還是二虎?三獅?五彪?七猴?八燕?

任誰都不敢肯定是某一個人。

同樣也不敢否定不是某一個人。

弄得人人有嫌疑，個個不可靠，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小丁憂心忡忡的道:「這下可慘啦，倘若不能在最短時間內把這個混帳王八揪出來，咱們很可能還沒有到達臥龍崗便會被白雲飄的合夥人吃掉賣掉。」

不是危言聳聽，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大家的心頭不由皆蒙上一層揮不去的陰影。

阿翔沉思一下，以試探性的語氣道:「面對此一情況，胡城主可有應變良策?」

胡百威是隻老狐狸，不答反問道:「本城主想先聽聽少城主的高見!」

「唯今之計，在下以爲唯有彼此推誠相見，互助合作，方可轉危爲安。」

「恐怕未必。」

「何以見得?」

「在眼前的情況下，老夫認爲人人不可靠，個個有嫌疑，還是劃清界線，各自爲政好。」

「最低限度龍城不會有問題吧?」

「不見得。」

「此話怎講?」

胡百威神情肅穆的道:「人死不能復生，鬼魂之說純出無稽，龍大俠還魂的事令人起疑。」

龍傳人一楞，道:「胡城主認爲家父沒死?」

「也可能是別人冒充的。」

「甚麼人?」

「嫌疑最大的自然是那個老殘廢。」

「天殘老人?」

「不錯，就是他。」

「可是，多次交談都是先父的聲音。」

「少城主別忘，聲音是可以僞裝的，或者……」

「或者怎樣?」

「龍城主可能根本沒有死。」

阿翔聽得一呆，道:「不會吧!先父若是在世，必會公然露面，最起碼也會跟我這個做兒子的取得連繫。」

胡百威不以爲然:「如果龍城主被大火燒得面目全非，或是另有圖謀就另當別論。」

「家父有何意圖?」

「譬如欲在暗中調查龍城滅門慘案。」

「會是那位?」

「你不覺得老殘廢的那副模樣，彷彿是被大火燒過似的?」

此話一出，莫愁、小丁俱都心頭一震，回想一下天殘老人的容貌，確有幾分像是被大火燒過似的。

龍翔同樣吃驚不小，道:「前輩的意思是說，天殘老人有可能是家父的化身?」

胡城主以肯定的語氣道:「沒錯，本城主的確是這樣想，老殘廢的出現太突兀，好似從天而降。」

「果眞如此，就未免太玄太神秘了。」

「另外還有四個人也很玄很神秘。」

「那四位?」

「麻八、黑面俠、斷腸夫人，以及少城主身邊的這位紅面俠。」

「前輩知曉前面三人的來龍去脈?」

「本城主若是曉得就不會問少城主了。」

「可惜在下也一無所知，無法奉告。」

語音一頓，阿翔指着石上的字跡繼又說道:「還沒有請教前輩，這幾個字是二城主死前就有?還是死後才留下的?」

胡小狂搶先道:「人都已經死了，生前死後都一樣，沒有查究的必要。」

龍傳人正容道:「不一樣，有必要一查究竟。」

「那裡不一樣?」

「若是生前就有，足証兇手早已埋伏在此，而且功力高不可測，有信心將二城主埋葬在這裡。」

「死後所留又如何?」

「只不過是虛張聲勢，故弄玄虛罷了。」

「我們到達時先父便倒斃在此，也不清楚是生前或死後……」

話說一半，被鳳凰、胡小蘭的驚叫聲打斷了，二女異口同聲的道:「快看，那是甚麼?」

順着二女手指之處望去，立見半空中飛來一物。

是一張白紙。

白紙上面有黑字。

背面還塗滿了漿糊。

說時遲，那時快，大家還沒有弄清楚情況，白紙竟神奇無比的，不偏不倚的，宛若生了眼睛一般貼在徐光祖的胸前。

白紙自己不會飛。

風吹不可能這樣準。

尤其背面還塗有漿糊，必然是被人拋來的。

拋來的方向就在右側山上，阿翔、莫愁、小丁、徐光祖互望一眼，心意已通，當即縱身一躍，如飛而去。

* * *

山並不高，僅十丈上下。

坡度也不大，緩緩而升。

才一眨眼的工夫四人便到達最高點。

馬上發現，附近有筆、墨、紙、硯。

還有半盒沒用完的漿糊。

顯而易見，此處曾有人停留，現寫現拋。

且非泛泛之輩，否則，不可能將一張白紙拋那麼遠，又那麼準。

然而，環目四顧，却沒見到半個鬼影子。

阿翔喝道:「甚麼人?站到明處來!」

莫愁叱喝道:「明人不做暗事，報出字號來。」

小丁吼道:「放個響屁也可以。」

空山寂寂，反應全無，骷髏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三小這才有時間細看貼在徐光祖胸前的那一張紙。

只見上面寫得兩行字，是:

命喪神仙石

魂歸絕命谷

字跡蒼勁有力，好似龍飛鳳舞，足証此人的腹中頗有點墨水，不似一般草莽寇賊。

徐光祖早已嚇傻嚇呆了，雙眼發直，喃喃自語道:「完了，完了，我一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小丁不同意他的想法:「鬼扯，空中飛來之物，不必當眞。」

徐光祖鄭重其事的道:「這是一張死亡通知書，效力與白骨令相同。」

「可是，上面並沒有你的名字呀，許是送給霸城的，別往自己身上攬。」

「此魔功力深厚，不可能誤發，貼在誰身上就是誰的，如無奇蹟出現，在下必將命喪神仙石，出不了絕命谷。」

阿翔道:「絕命谷內眞有神仙石這個地方?」

徐光祖道了一聲:「有。」

「可知神仙石的由來?」

「只是一塊頑石，據說八仙呂洞賓曾在上面留下一個脚印，故名神仙石。」

「大不大?」

「不大。」

「在甚麼地方?」

「可能在絕命谷的出口附近。」

「可能?徐兄沒親眼見過?」

「是的，不會親眼目睹。」

莫愁靈機一動，道:「別緊張，我有辦法化解，助你渡過厄難。」

徐光祖喜道:「莫姑娘有何妙計?」

莫愁振振有詞的道:「老魔誇下海口，要你命喪神仙石，自然是一定要死在那塊頑石上面才算言而有信，功德圓滿，八成不會在別處下手，只要遠離神仙石，骷髏人便無機可乘。」

徐光祖搖頭道:「計是一條好計，然而，在下並不知神仙石的確切所在，根本無從閃避。」

小丁道:「這事好辦，交給我們了，一旦有所發現，徐朋友避而遠之就是，只要不上神仙石，白骨門的人就拿你沒轍。」

徐光祖聽在耳中，雖非上上之策，却也不無幾分道理，心下稍安。

小丁的點子不少，又道:「乾脆把這張爛紙也撕掉了，紅臉改成綠臉，讓紅面俠就此消失，這樣魔崽子就找不到你了。」

龍傳人正容道:「徐朋友的身份業已暴露，再怎麼改也於事無補，何必多此一舉。」

小丁爭辯道:「起碼這張死亡通知書應該撕掉，這樣目標太大，也有礙觀瞻，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撕不得，撕不得。」

「爲甚麼?」

「白紙黑字，另有妙用。」

「有何妙用?」

「說不定可以從這上面查出白雲飄的丈夫或合夥人是那一個。」

莫愁冰雪聰明，一點就透:「師兄敢是打算展示給天下英雄看，這十個字究竟是何人的手筆?」

阿翔肅容滿面的道:「對，咱家正是此意，放眼武林，走馬江湖，身懷絕技而又能寫出這一筆好字的人應該少之又少，給羣俠瞧一瞧，定會有所發現。」

小丁聞言喜不自勝的道:「這個主意不賴，先找霸城，再尋鳳城，最後展示給龍虎兄弟看，只要將這隻老狐狸揪出來，天下英雄便可推誠相見，通力合作，踏破臥龍崗，掌劈白雲飄，將白骨門的魔崽子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言來慷慨激昂，羣小士氣大振，徐光祖的滿腹陰霾也隨之一掃而空。

正準備走回頭路，去尋霸城諸俠，却不料在另一邊的山谷裡突然發現一個黑影。

是一個人。

一個骷髏人。

似豺狼、像虎豹，正鬼鬼祟祟的向前蠕動，尋找下手的目標。

却因距離稍遠，看不清楚到底是

白雲飄？雌雄雙使？或是神秘合夥人？

阿翔睹狀大驚，立與莫愁、小丁、徐光祖咬着那黑影的尾巴追下去。

＊　＊　＊

動作夠快，直如電閃雷奔，一霎時便進入谷內。

然而，居高臨下固可一目瞭然，深入谷內面對筆立如林的石筍，以及奇形怪狀的嶙峋怪石，却再也看不見那個神秘骷髏人的踪影。

小丁緊張兮兮的道：「糟糕，脫線了，咱們把人給追丟了。」

莫愁一揚柳眉兒，道：「趙二叔他們可是走的這一條路？」

阿翔不假思索，馬上說：「錯不了，此谷居中，二叔他們正是由此前進。」

徐光祖道：「咱們是否應當知會他們一聲，以防不測？」

龍傳人當機立斷的道：「當然，最好是羣起而攻，將魔徒生擒活捉。」

小丁立即付諸行動，大聲嚷嚷道：「趙二叔，有魔徒侵入，小心防範。」

莫愁接口道：「大家前呼後應，左右聯合，採取包抄戰術，務必要逮住這一條大魚。」

阿翔的話最明確：「侯七叔若在附近就請亮個相，以便彼此配合。」

話甫出口，很快便有了反應，稍後，數十丈外，石筍的頂端竄上來一個人，正是七猴侯上樹，揚聲道：「阿翔，知道了，魔崽子現在何處？」

龍傳人縱身跳上一塊大青石，指着前方吆喝道：「大概就在這附近不遠。」

侯上樹道：「好，我們從三面包夾，形成一個口袋，你們堵住袋口，在網裡撈魚，甕中捉鱉。」

計劃是很好，口袋也形成了，頃刻之間便完成包圍。

效果却大出意外。

網中無魚。

甕中無鱉。

甚至連一隻小蝦也沒見到。

反而賠上了一條命。

死者赫然是羣龍之首，此行的總指揮——狀元莊主趙二虎。

這事非同小可，當大家到達趙二虎陳屍之處時，齊皆驚得目瞪口呆，面無人色。

只見趙莊主仰面而卧，胸口有五個血孔，又是白骨爪的傑作。

血仍在流，人已一命歸陰。

屍體的後方石頭上，照例留下了一行字：趙二虎葬身之處。也不知是事先書寫，還是事後才留下的？

趙虎之死彷若青天霹靂，更似三春焦雷，龍虎兄弟結伴而來，原是想爲大哥報仇，想不到尚未與白骨門正面交鋒，便損兵折將，禍事頻仍，如今連主帥也慘遭不幸，怎不叫人痛徹心脾，傷心欲絕。

呆立半晌後阿翔始含淚道：「各位大叔可曾目睹兇手行兇？」

三獅、五彪、七猴搖頭不語，八燕燕青道：「我們一直沒見有骷髏人在此出現。」

莫愁緊鎖着黛眉道：「莫非各位與趙二叔沒走在一起？」

吳三獅黯然神傷的道：「是啊，一路之上二哥一直一馬當先的走在我們前面。」

龍傳人扭頭問七猴道：「我們在石上交談之後，七叔可曾跟二叔取得連繫？」

侯上樹感然道：「沒有，現在回想起來，那時侯二哥就可能已經出事了。」

小丁道：「趙二叔臨死之前是否有慘叫之聲傳出？」

葫蘆莊主張彪道：「好像沒有任何徵兆。」

小丁一臉迷惘的道：「怪事，憑趙二叔的功力修爲，無論是白雲飄或是她的丈夫、合夥人，都不可能在一擊之下就置他老人家於死地，退一萬步講，最起碼也會發出幾聲哀嚎慘叫呀。」

這事的確透着古怪，場外有人接口道：「這情形只有一種解釋。」

發話的人是神州一君鳳嘯天，站立在三丈以外的一塊高聳巨石上，話一出口，人也接着一瀉而下，落在阿翔一旁。

將軍莊主吳獅臉色微微一變，道：「鳳城主怎麼也來了？」

鳳嘯天熱淚盈眶的道：「鳳某是聽到這邊有呼喊驚叫的聲音，前來一看究竟，想不到……」

話至此處，已是老淚滂沱，泣不成聲了。

待鳳嘯天的情緒稍稍平復後，龍傳人才接着剛才的話題追問道：「鳳城主作何解釋？」

鳳嘯天望着趙二虎的遺體，不疾不徐的道：「照這種情形研判，趙莊主是冷不防遭了別人的奇襲，一擊斃命，根本沒有呼喊哀嚎的機會。」

金燕子燕青道：「鳳城主所言甚是，燕某亦有此同感，問題是我們業已完成包圍局勢，爲甚麼會逮不住殺人的兇手？」

神州一君想了想，道：「本城主覺得你們的包圍圈尚未完成之前趙兄便已魂飛天外，兇手也從從容容的逃走了。」

阿翔回想一下事情的經過，認爲在自己下山之後，未與侯上樹連絡之前，那個神秘的骷髏人便已經得手離去，恨得牙癢癢的道：「這個魔頭比野獸還兇殘，比狐狸還狡猾，殺了胡二城主仍意猶未盡，翻過山來又害死趙二叔……」

話被七猴打斷了：「二哥在地上留着有字。」

事出意外，大家皆傷痛逾恒，誰也不會注意到趙二虎尚有留言，經七猴這麼一說，方才發現趙莊主的手邊果然有幾個字。

字跡歪七扭八，很難辨識，勉强拼湊成「兇手是」三個字，是字以下雖然還有一字，却狀似鬼畫符，無人識得。

八燕大失所望的道：「二哥也眞是的，要寫就寫清楚，不然就用喊的嘛，留下這悶胡蘆誰也解不開。」

將軍莊主吳獅道：「五爪攻心，血脈已斷，當時二哥定已無力呼喊，只好改用手寫，却因傷勢太重，僅僅寫了三四個字便力盡而亡。」

小丁胡言亂語道：「簡直白費力氣，寫等於沒寫，一點用處也沒有。」

鳳嘯天朗聲道：「小友之言差矣，這三個字大有用處。」

弄得小丁滿頭霧水，追問道：「有何用處？」

鳳城主字斟句酌的道：「就常情常理而言，假如兇手是白雲飄或者雌雄雙使，直寫其名即可，沒有必要加上『兇手是』三個字。」

「對啊，爲甚麼要加這三個字？」

「本城主懷疑殺害趙莊主的是個熟人，所以才特別加重語氣。」

「熟人？也就是白雲飄的合夥人吧？」

「應該是的。」

吳三獅乍然發出一聲怒吼，聲急語快的道：「是甚麼人？吳某即使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也非要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可。」

鳳嘯天道：「茲事體大，趙莊主並無下文，本城主也不敢妄加臆斷。」

「總該有一點線索吧？」

「沒有。」

阿翔忽道：「我有。」

張五彪楞了一下，道：「阿翔，你有線索？」

「不錯。」

「快說出來聽聽。」

龍傳人指着徐光祖胸前的白紙黑字道：「這十個字是女魔之夫或合夥人親筆所書，只要能認出是誰的筆跡來，誰就是偷襲趙二叔的兇手。」

阿翔的推論完全正確。

可惜問錯了人。

在場之人皆赳赳武夫，沒有幾個人懂得文墨。

若是談刀論劍，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只要施出一招半式，便可看出一點來龍去脈來。

提到文墨，大家就傻眼了。

三獅、五彪摸不着頭腦。

七猴、八燕看不出門道。

就連鼎鼎大名的鳳嘯天也給難住了，苦笑道：「阿翔，你這一問可把老夫給問住了，耍刀弄劍，無日無之，近二十年來却甚少舞文弄墨，亦未與此道中人有所交往，這幾個字實在陌生得很。」

龍翔當然很失望，但事實如此，也無可奈何，只好等待機會，再行求證。

趙二虎已死，羣龍無首，大家一致公推鳳嘯天主持大局。

鳳嘯天雖曾一再謙辭，終因衆意難却，只好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

＊　＊　＊

仇，未報。

債，未討。

路，還有很長的一段。

將趙虎草草收埋後，大家又踏上征途，繼續前進。

鳳嘯天回歸鳳城，阿翔等人則因那邊有霸城胡家的人，就留在這邊與龍虎兄弟同行。

夕陽西下。

晚霞燒天。

滿天的烏鴉飛向窩巢。

絕命谷內顯得格外寂寥、沉悶。

沒見白骨令主。

沒見雌雄雙使。

沒見神秘合夥人。

甚至，沒再見到半個骷髏人。

同時，也沒有發現「神仙石」！

小丁忽然驚叫一聲，道：「有一件事二少爺忘了交代。」

龍傳人怔愕一下，道：「那件事？」

「關於神仙石的事。」

「哦！哦！」

阿翔接連驚「哦」兩聲，轉對吳三獅道：「請三叔傳令下去，密切注意一塊叫『神仙石』的大石頭，如有發現，立刻回報！」

吳三獅不明就裡，彷若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一臉茫然的道：「找一塊石頭幹嘛？」

莫愁簡單扼要的道：「老魔誇下海口，欲將紅面俠殺死在神仙石上，若能找到此石，叫他遠遠避開，白雲飄的金字招牌就砸了，等於打了她一個耳光子，給了白骨門一個下馬威！」

吳三獅欲語未語，小丁乍然尖叫道：「咦，紅面俠怎麼不見了？」

龍傳人吃了一驚，展目四望，前後左右果然沒有徐光祖的影踪，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眞是的，叫他不要隨便亂跑，偏生不聽，萬一發生意外可如何是好？」

小丁道：「現在萬事莫如找人急，等找到之後再罵也不遲。」

七猴侯上樹道：「這小子會跑到那兒去呢？」

小丁腦中靈光一閃，道：「大概是拉屎去了。」

當即停下脚步，登高呼喊道：「喂，紅面俠，閣下是在拉屎，還是撒尿？聽到就回個話，免得我家二少爺爲你操心。」

沒有回音。

沒見人影。

好似泥牛入海，宛若斷線風箏，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阿星與滿天星在小屋中，正渡着他倆歡樂的時刻，三光門的于在山帶了七煞與射擊手來搜索白氏兄弟，撲了個空，却激發了阿星動刀的興緻，當于在山等往回走，猝不及防下驟然飛來了阿星「風捲殘雲」招式之刀光，一連殺了二十個射擊手，阿星高興極了，正待阿星欣賞滿天星殲滅七煞之際，忽然阿星驚叫一聲，胸中淌血。滿天星失去阿星，如痴如瘋失去心智……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心星黯淡又復明　白鳳尋兄得指引

滿天星看上去眞的瘋了！

張天良奔到床前，他拍拍滿天星，道：「小滿吶，小滿呀，你看看，老哥哥我來看你了。」

滿天星渾然不覺，他仍然看上面，偶爾一聲低笑。

丁當祥急得直跺脚，道：「看，你看看，他奶奶的瘋了呀！」

張天良也急，道：「小滿呀，你看看，我是誰呀！」

滿天星的面色難看了。

他冷芒突現，光景要殺人的樣子。

丁當祥道：「小滿呀，你最疼你的兩個老哥哥都來了，你看一看呀！」

他又對張天良道：「老酒鬼，怎麼辦？」

張天良伸手去扶起滿天星，那樣子就如同關心他的親人似的，却不料滿天星的面色又變得蒼白，他虛弱的又倒在床上了。

張天良吃一驚，道：「我的乖乖，他好像沒吃飯呀！」

丁當祥急忙去看鍋灶，便滿天星留下的吃與喝的東西早已變得乾與酸了。

他大叫：「糟，這小子幾天未進食了！」

張天良一聽，立刻捏緊滿天星的鼻孔，逼得滿天星把口張開了。

於是，張天良便把他的酒往滿天星的口中灌去。

滿天星不喝也不行，他一口氣喝了十幾口陳年老紹興酒，丁當祥才鬆開滿天星的兩臂。

兩個人至少灌了一斤多紹興酒，滿天星忿怒的撐起身來了。

「你們……你們……豈有此理！」

丁當祥嘆口氣，道：「狗咬呂洞賓呀。」

張天良道：「小滿，你知道你這樣子，叫我這老哥哥多心疼呀！」

滿天星道：「那是你的事，却爲何打斷我的好夢？」

丁當祥道：「夢？白日夢不是？」

滿天星道：「我的星就快回來了，我正在安排着如何令我的星過好日子，我也想着如何的保護她，再也不叫她受到任何傷害了。」

他又看看上面，接道：「我的星在爲我弄吃的了，她那麼的嬌柔可愛，她還叫我吃喝過了陪她去小舟上談心，我們划着小舟在河上，她要爲我唱幾首情歌，唔，她笑的好美、好甜！這世上再也沒有像她這樣柔順的女人了，你們看，你們看，她就要來了吧……哈……嘻……」

丁當祥罵道：「操他娘，這不是瘋子是甚麼？」

張天良道：「他這是無心瘋，愛得太深了就是這樣，他的希望成幻想了。」

丁當祥道：「怎麼辦？」

張天良道：「我沒轍了。」

兩個人垂頭喪氣地不知如何是好。

* * *

滿天星眞的快要發瘋了，雖然老酒鬼張天良與錢如命丁當祥二人枯守在他的身邊快三天了，但滿天星一味的自言自語，有時獨自坐在小屋門口往天空中看，尤其在夜裡，滿天星突然自床上一彈而起奔向屋外，坐在門外指着天空中那顆最亮也最大的星星歡愉得手舞足蹈的大聲呼叫：「星，星，快下來喲，我求你下來喲。」

張天良一見心中一酸，幾乎喝酒也無味了，落下老淚來了，他只有坐在滿天星身邊大嘆氣。

丁當祥却急得把手掌的制錢抖得更响亮了，他急得還眞想找人打一架。

忽然，丁當祥急急的問滿天星，道：「喂，小滿呀，我問你，阿星的屍體你丟去那裡了？」

張天良這時便對丁當祥叱道：「還以爲你們已經處理掉阿星的屍體了，怎麼你還問他呀！」

丁當祥道：「走時他抱緊了阿星的屍體，我……唉……」

他又逼問滿天星，道：「哎，哎，小滿呀，屍體呢？」

滿天星迷糊似的道：「屍體？沒有屍體呀。」

丁當祥急跺脚，道：「阿星的屍體呀！」

滿天星道：「阿星，我的星沒有死呀！」

丁當祥怒叱道：「小滿，你休得那麼沒出息好嗎？大丈夫何患無女人呀，天下不只阿星一個女人美，天下美的女人太多了，你……」

張天良接道：「死個阿星別喪志，你若想美女，容易，上海那地方多的是，黑的、白的、花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奶奶的不知道都是從甚麼地方冒出來的，全往上海一個地方擁在一起，你跟大哥們去，保你舒服。」

滿天星根本沒聽到張天良說些甚麼，他仍然看天空。

丁當祥道：「喂，你把阿星屍體藏到甚麼地方了？」

滿天星却指着天空，笑呵呵的道：「她，我的星，她，在天上，你看，她最美，最大，最亮！」

如此一來，張天良與丁當祥二人怔住了。

只見滿天星那種傻呼呼的笑，就宛如利刀刺在二人的心上，他二人幾乎也「錢」不思，「酒」不想了。

* * *

快三更天了吧，就在張天良與丁當祥二人準備把滿天星拉回小屋的時候，猛古丁傳來馬蹄聲。

這兒是荒蕪的土坡河岸，野柳林子不少，但這蹄聲却得得的往這面過來了。

張天良與丁當祥二人抬頭看，荷，有個女子騎着馬兒往這面來了。

這女人會是誰？

相距不到一里地，丁當祥低聲對張天良道：「不好了，張兄！」

他很少叫張天良如此好聽的稱呼。

他總是叫張天良老酒鬼，就如同張天良叫他死要錢或錢如命一樣。

張天良道：「怎麼不好了？」

丁當祥道：「怕是幫主的刑堂執法來了！」

張天良一怔，道：「怎麼辦？」

丁當祥道：「執法的如果要對小滿行刑，咱二人力保，咱二人一同上總堂，你……」

張天良道：「咱們甚麼理由？」

丁當祥道：「就說小滿瘋了，饒過小滿一死！」

張天良道：「萬一被拒？」

丁當祥咯地一咬牙，低沉的道：「這個面子不給，那是逼咱們造反，老酒鬼，咱們救了小滿回北方，你跟我去中原，高粱花雕女兒紅，哪一種酒也不比紹興酒差呀。」

張天良道：「這幾年也給快活幫賺進不少銀子了，幫主似乎應該賣這個面子……」

二人正說着，騎馬的已快到跟前了。

那女子在馬上吃吃笑，道：「天星呀，你怎麼不來接我啦，你不喜歡我了？」

這女子的聲音！小屋前的三個人都楞了。

還眞絕妙呀，便滿天星也立刻清醒過來了。

「我的星，是我的星來了吧！」

他雙手撥開張、丁二人，拔腿便往騎馬女子身邊跑。

丁當祥對張天良道：「快過去，別叫小滿高興過了頭，還未抱住女人就挨刀。」

張天良道：「對，快！」

這二人拔步也過去了。

三個人幾乎一同到了騎馬女子前面，三個人還眞的都怔住了。

女子在馬上不動了，對着滿天星笑。

滿天星撫掌快樂的道：「幫主果然沒騙我，幫主果然又把我的星醫治好了，哈……」

張天良看着丁當祥，道：「錢如命，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阿星她……」

丁當祥忽然驚叫，道：「鬼，

有鬼呀！」

他雖然呼叫有鬼，却並未逃開，他反而在月光下仔細的看着那女子。

那根本就是阿星，阿星眞的沒有死！

丁當祥拍拍腦袋，道：「邪門呀！」

這時候滿天星伸出雙臂，道：「星，星，下來吧。」

馬上的女子溫柔的點點頭，雙臂去抱滿天星，她是那麼的可愛，可愛得張天艮與丁當祥也張大眼睛了。

於是，阿星投入滿天星的懷裡了。

阿星小鳥依人的吻了一下滿天星，她却又對張天艮道：「老酒鬼呀，快回去呀，別叫人把白家兄弟接走了，到時候幫主向你要人就慘了。」

張天艮先是楞了一下，遂即點頭，道：「是，阿星，妳平安無事就好了，我立刻回紹興府！」

他說走就走，刹時消失不見了。

張天艮甚至也不對丁當祥打個招呼，就轉頭走掉了。

阿星對丁當祥道：「錢如命呀，你不是上太湖去了，怎麼來到這兒呀！」

丁當祥道：「我是打算邀小滿一起去的，小滿有小船，二人辦事有商量呀，唉，爲了妳……」

阿星笑呵呵的道：「我挨了箭穿身，差一點打中要害，我命大呀！」

丁當祥心中想：甚麼差一點中要害，兩支箭明明穿過肚子，還是由後面射透而出的，妳還命大呀，八成妳是鬼！

雖是這麼想，却也不能說出口。

他嘆了一口氣，道：「小滿他爲妳快瘋了，我們是穿一條褲子的好朋友，阿星呀，我們把小滿託給妳了，我們再是哄他，也比不過妳給他的快樂！」

阿星道：「你快去太湖吧，事辦得妥了，幫主一定爲你備下大量銀子的。」

丁當祥聽說銀子，他哈哈的笑了。

他走近滿天星，又道：「小滿呀，我走啦，你去登天梯上天堂吧，哈……」

他也走得不慢，刹時間往北消失不見了。

這二人一是往南，一是往北，來時愁滿面，去時憂心頭，因爲，阿星是怎麼又活的？難道汪玉人是神？

「汪玉人絕不是神！」

這句話不但丁當祥脫口而出，便張天艮在過小河的時候也冒出同樣的一句話。

但不管怎樣，滿天星以爲那就是阿星，這才是最重要……

* * *

滿天星抱着懷中的阿星，他回頭左右看，見張天艮與丁當祥二人走遠了，他才愉快的走進門，關上門，把阿星也放在床沿上，滿天星雙手把阿星的臉托住仔細的看，他眼睛也瞪大了。

「我的星，眞是我的星啊！」

阿星，她當然不會是眞的阿星，人死是不會復生的，阿星死得慘，她死後更慘，因爲汪玉人有個會易容的人，那人把死掉的阿星面皮掀下來了，然後……

然後弄了個假的阿星來了，只不過這假阿星也是汪玉人的十二金釵之一，甚麼事情她都清楚，當然阿星的一切習慣她更清楚，所以便滿天星也相信了。

* * *

小屋的門被上門了，便內屋的門也關上了。

滿天星擧着油燈，他坐在阿星身邊，臉上是既驚且喜，人吶，眞奇怪，滿天星在見到她心目中的阿星之後，他的神志變得清醒不過，而且精神也大極了。

阿星拍拍滿天星，吃吃笑的道：「你餓了，我明天把我拿手的菜做幾樣，我們很久未曾痛快的喝酒了，是嗎？」

滿天星滿足的笑了。

他伸手搬動指頭，又道：「妳最拿手的幾樣菜，那下酒的美味中有……」

阿星立刻接道：「杭州灣的肥蟹，太湖的蝦，還有那蘇州的糕點，還有……」

滿天星哈哈笑了，這正是他的阿星常弄來給他吃的，她眞的是他的星了。

滿天星再也不懷疑甚麼了。

他雙手抱緊了阿星，高興得哈哈大笑起來。

阿星也笑，她邊笑邊對滿天星道：「幫主這一次對你的過失並不打算再追究了。」

滿天星道：「太感激了！」

阿星又道：「幫主反而關心你了，她見我這樣，以爲你一定很痛苦。」

「我痛苦得快發瘋了！」

「所以幫主把我醫好之後，她叫我盡快的連夜趕來了，怕的就是你發瘋呀。」

「幫主眞的善待體貼我等了。」

「你應該有所報答吧？」

「我們都應盡全力爲快活幫而效命！」

阿星吃的一笑，道：「當然，當然，我的小滿呀，幫主果然料中了，你是她最忠實的助手吧！」

滿天星道：「我抱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阿星，我等候幫主的調遣了！」

阿星愉快的道：「快了，就快有任務下來了。」

她說完狠狠的香着滿天星。

滿天星的全身又起了變化，他的雙目又紅了。

他放下阿星，開始爲自己脫衣褲，但阿星却叫他坐着別動，她爲滿天星解衣扣！

這動作就是過去阿星的動作，阿星侍候滿天星就如同一位賢淑的小婦人般可愛極了。

滿天星躺下來了。

他再也不是木然的看着屋頂。

他盯在阿星的身上看，而阿星却在一件一件的脫着她的衣裙。

她的模樣半帶嬌羞，她的眼神也迸出異樣的光芒，那上身的白與細膩，看得滿天星也怔住了。

滿天星已忘了阿星是被利箭穿身的，她應該有疤痕的，但阿星的肚皮却光滑如玉！

慢慢的，也是輕悄悄的，阿星躺在滿天星的身邊了，她的嘴巴澤潤，而滿天星却是口乾舌燥。

於是一張十分柔軟的棉被把二人蓋起來了……

於是，棉被下面有了動作，那動作也很細膩可人，絕不像方中天與阿紅二人。

方中天與阿紅二人只要在一起，單只他們蓋在身上的棉被，就時常騰空而飛落在地上。

滿天星與阿星很文明，每一個動作都文明，單只看着棉被波動得十分細致，就知道二人是在享受着人生的最美妙事情。

偶爾也會有低呼與喘息，那更會增添一定的情趣。

滿天星好像十分小心，唯恐傷害到他的星。

阿星可人兒似的承歡在滿天星的懷中，她盡力的令滿天星有偉大的感受。

他們太快樂了。

* * *

生命啊，生命的火花總是那麼短暫，而生命的本身就是極短暫的，那也正是任何人無可奈何的事情。

歡樂的日子也是一樣，任何一個人也不能永遠擁有快樂，滿天星也一樣，他擁着阿星直到第二天中午。

阿星起來了，她不要滿天星起來，行動上就是阿星。

滿天星總是聽阿星的安排。

阿星爲滿天星做了幾樣好吃的，便又走到床前，她吻着滿天星，俏嘴在滿天星的耳邊低低的道：「小滿哥，幫主叫我盡快回去，我會很快的再來的。」

滿天星笑了，道：「我們都聽幫主的吩咐，星，我不能强留，妳一切多加小心吶！」

阿星一笑，道：「你也小心，小滿哥。」

走了，她拉馬騎上，刹時間已往北方一道林子裡衝去，等到滿天星再追出來，阿星已去遠了。

滿天星愉快的又走進小屋內，他這才發覺阿星果然已爲他做了許多好吃的菜擱在桌上。

滿天星吃着菜又喝着酒，他再也不發瘋了。

他愉快的不時發出一聲哈哈大笑。

* * *

滿天星的笑聲有時候很長，也傳得遠，要不然他怎麼會把一個人引來了？

他把一位姑娘引來了。

姑娘也是騎在一匹壯馬上，從小道繞到小屋前面，她把馬就停在小屋外面，便輕聲的道：「請問有人嗎？」

當然有人，要不然怎麼會有笑聲？

滿天星忽的拉開門，他一怔，這是誰家姑娘，她長得眞令人不忍把眸芒離開她的身上。

滿天星就上下的打量着這姑娘。

姑娘的秀髮包在一塊絲帕中，一道留海掛前額，緊身衣褲是粉紅色，小蠻靴帶翻毛，身材苗條，面貌姣美，尤其她的那一雙大眼睛，好像把人的模樣也映出來了。

天氣有些冷，姑娘的臉色更見白晰，那張俏嘴圓嘟嘟的正微微啓動着。

「請問此去杭州灣尚有多遠？」

姑娘的聲音細，也好聽，就像黃鶯出谷來。

滿天星猛頭搖，緩緩的走出來，他發現姑娘的坐騎皮鞍上掛着劍，不由面皮一鬆，道：「姑娘去杭州灣？」

他再看看姑娘，又道：「杭州灣甚麼地方？」

姑娘臉色一寒，似還在咬牙的道：「三光門總堂口！」

滿天星全身一緊，似是不太相信的道：「不知姑娘與三光門有甚麼關係？」

那姑娘道：「沒有關係，只是仇！」

「仇？」

「不錯。」

滿天星吃驚了，他走近姑娘，道：「姑娘，妳與三光門有甚麼仇？妳這樣單刀赴會，妥嗎？」

姑娘道：「三光門暗殺了我爹，然後再殺我兩位兄長，太湖龍幫就要立新幫主了，我們白家一手創

的基業，眼看就將落入他人之手，我娘鬱鬱病在床，我還有甚麼可想，不如我去三光門拚死算了。」

滿天星立刻明白眼前這姑娘是誰了。

「白姑娘，妳是怎麼知道妳的兩個兄長也被三光門中人殺了的？」

白姑娘道：「龍幫副幫主率人爲我爹前來向三光門討回公道，一場血戰之後死傷了人，我的兩個兄長也重傷在當場，副幫主救之不及，生死難卜，但等了半個月却仍不見有我兩位兄長消息，這顯然，兇多吉少了！」

滿天星道：「姑娘，妳如果單槍匹馬殺進三光門，妳怕是再也別想出來了。」

白姑娘道：「我就是來拚命的，我也不打算再出來了，我要殺光三光門！」

滿天星道：「愚蠢，可笑！」

白姑娘道：「你怎麼如此說我？這於你何干，我只不過向你打探三光門總堂口呀。」

滿天星叱道：「妳眞的不自量力，妳還有生病的老母呀，妳就這樣離她而赴死？」

白姑娘道：「我忍受不了石敬山的那副得意形，他却就要登上我爹的那寶座上了。」

滿天星道：「就爲了這個嗎？」

白姑娘道：「我已經受不了啦！」

滿天星道：「如果妳信得過我，我指一條路，也許妳的兩位哥哥並未死。」

白姑娘猛的一楞，道：「你怎麼知道？」

滿天星道：「我知道有個人很有辦法，那人也許會告訴妳，有關妳兩位兄長之事。」

白姑娘道：「請問你是誰？」

「我叫滿天星。」

「好奇怪的名字，我叫白鳳，滿先生，你叫我去找甚麼人？」

滿天星聽得白鳳叫他先生，新名詞也蠻好聽的，他淡淡的道：「白姑娘，天不早了，妳今夜可以留在我這兒，明日一早，妳往上海去，妳只要找到永安客棧，說妳是太湖龍幫的白姑娘，妳會很快見到一個人，也許那個人就會把消息告訴妳了。」

白鳳細看滿天星，道：「你，你好像還知道些甚麼，你爲甚麼不告訴我？」

滿天星當然不會告訴白鳳她的兩個哥哥在紹興，他也不敢告訴，因爲一切得聽汪玉人的！

滿天星只能叫白鳳去找汪玉人，因爲汪玉人才是主導之人，快活幫主汪玉人是一位很會製造機會賺銀子的人。

江湖上有許多像汪玉人這樣的人物，只不過汪玉人又是這些人之中的佼佼者罷了。

滿天星淡淡的一笑，道：「白姑娘，我知道的很有限，因爲太湖龍幫那天與三光門搏鬥，我知道得太晚了，而且我……」

他頓了一下，但白鳳急急的追問道：「怎麼樣？」

滿天星道：「我曾遇上三光門的人在追殺兩個受到重傷的年輕人，聽說他們欲得之而才甘心！」

白鳳道：「那一定是我兩位兄長了。」

滿天星道：「他們不只一路人馬在追殺，兵分三路，而且至今尚未放鬆，所以妳還是別去三光門了。」

白鳳面有喜色，道：「這是眞的？」

滿天星本不說這些的，但他不忍，因爲他漸漸的發現，白鳳某些地方太像他的阿星了。

女人的柔情，往往會令男人迷失自己的。

滿天星深深呼吸，隨之又道：「妳如果去闖三光門，反而會自投羅網，高興了三光門，因爲他們抓不到妳的兄長，抓到妳一樣是收穫，妳何不三思？」

白鳳道：「如果眞是這樣，我就聽你的，不去找三光門的晦氣了。」

滿天星很少同外人講這麼多的話。

他只同他的阿星有說不完的話，當然是情話，因爲在自己熱愛的女人面前，情話總是綿綿的。

如果白鳳只是個普通女人，滿天星早就關門睡覺了。

他現在把白鳳邀請到他的小屋來了。

走進小屋，白鳳就聞到有異味，那是好聞的香味，但屋子裡只有滿天星一個人。

白鳳拍拍身上灰塵坐下來，她喝了一口滿天星端給她的香茶，微微一笑，道：「令夫人呢？」

滿天星心中一疼，他的面皮也隨之一緊。

他如何回答？

他要說有太太，太太在那兒？他如果說自己未娶妻，那阿星不就是常來陪住的女人嗎？

滿天星忽然有着一種悲哀的感覺。

那也是他從未不曾有過的痛苦感覺，白鳳這一問間，滿天星才恍然大悟了。

阿星不是自己的女人，阿星乃汪玉人十二金釵之一，而自己却像是汪玉人的一條豢養的狠犬，也許就是跑碼頭走江湖人拉在手上演把戲的狗熊，每演一次便給個甜頭嚐

一口，却不會多給。

滿天星的這個感覺，就好像「無影殺手」方中天曾想過的一樣，只是想了也是無奈，也許，汪玉人眞的已經扣緊了他們的腸胃了。

滿天星看着白鳳，他半帶苦笑的道：「我沒有妻子，我只是一個人！」

白鳳却抿嘴笑了。

滿天星道：「我從不說謊，白姑娘，我是個單身漢！」

白鳳道：「這屋內却有女人用的香料，而且這還是很高級的香料，好像只有上海才會有賣！」

滿天星怔住了。

是的，阿星昨夜在此呀，阿星的身上香味正是這樣的，阿星每來必香味四溢，那種香味也最令滿天星迷惑，滿天星吻遍阿星全身，就是迷戀這種香味。

「姑娘，妳猜得很對，曾有位姑娘來過，她傳了信息之後便走了，那姑娘也帶來了香氣，只不過我却並未注意到這些！」

白鳳笑笑，道：「你與那姑娘是一夥的了？」

滿天星道：「算是一家人吧！」

他再看看白鳳，又道：「白姑娘，石敬山是龍幫副座？」

白鳳道：「不錯！」

滿天星道：「聽說龍幫這位副座不但武功高，人也年輕，甚得白幫主信賴！」

白鳳却淡淡的道：「石敬山也是個有心機的人。」

滿天星道：「怎麼說？」

白鳳道：「我不喜歡他的那一雙眼睛！」

滿天星微微一笑，道：「男女之間的好惡是不可以勉强的，有時候一時的痛快會帶來一生的痛苦！」

白鳳道：「你是個沒結過婚的男人，却對男女之間的情愛十分瞭解，我很意外呀！」

她露出一個俏皮的微笑，倒令滿天星一怔。

滿天星以爲白鳳在某些方面太像阿星了，那一顰一笑間的動作，更令他神往。

白鳳笑得很自然，也很嫵媚，她的那身緊衣把她襯托得乾淨倒落，她不帶虛僞，談笑自若，眞的令滿天星對她另眼相看了。

滿天星很想伸手去拉白鳳，但他又覺得自己不夠格，白鳳那種天生的自然高貴，是他頭一回看到的。

其實滿天星與方中天或者席人鳳，他三人住的地方也都是荒野山坡林子地，清靜有過之，往來却少人。汪玉人就是明白這些，她不要她的殺手住在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女人多的地方，然後他再叫十二金釵中適合他們三人的女子送到他三人面前，這樣，她不但放心滿天星三人不會被別的女人吸引去，而且更容易控制住他們三人，而爲她操刀賣命！

女人中能有汪玉人這種機智過人而又手段超著，眞的是鳳毛麟角寥寥無幾，而汪玉人便是這樣的女人。

* * *

滿天星住在這荒坡小河邊，他很少去接觸別的人，尤其是女人，如今……

如令他面前坐了一位太湖龍幫公主，白鳳的模樣就顯得尊貴風雅而嫵媚動人。

滿天星覺得他應該爲這樣的美女而認眞的服務，白鳳應該要有人侍候的……

滿天星忽然指指外面，他正經得走了樣似的對白鳳道：「白姑娘，外面天黑了，我出去先爲你的坐騎找些草料，妳想吃甚麼，吸，那面小桌上有酒有菜，自己動手。」

白鳳笑笑，道：「何不一起吃呀！」

滿天星道：「我……不餓……」

白鳳主動的伸手拉住滿天星，道：「不，我們一起吃，我怎好一個人吃呀！」

這表情，這笑靨，眞是滿天星心中的女人吶！

滿天星心中帶着些許感動，也是受寵若驚！

而白鳳却又道：「你是個不令女孩子討厭的男子，你比那個石敬山順眼得多了。」

滿天星幾乎要落淚了。

他只有不住口的稱羨他的阿星，他很少被別人如此「誇獎」過，他是個不太表現自己的殺手，如今一旦聽到女人當面而眞誠的對他如此「謬讚」，他感動得心也熱了。

而白鳳說的話很自然，叫人看不出她是對滿天星阿諛，她的每一句話好像包含了糖份似的令人有甜甜的感覺，滿天星不拒絕了。

他對白鳳笑了，道：「好，白姑娘，妳是客，妳坐，我把吃的端上桌！」

白鳳道：「不，別把我當客人，你已給了我不少方便，也給了我安全，當我得知兩位兄長仍在人世的時候，我便對你感激了！」

滿天星這時候眞想對白鳳說：「妳的兩位兄長如今平安極了。」但他却又不能，也不敢說出來！

他知道幫主汪玉人一定有一個大計劃，如果被他破壞，汪玉人絕不會再饒過他。

滿天星不再堅持，他坐在凳子上。

他也看着白鳳在小桌上端來酒菜，這些還是阿星走時爲他做的幾

樣可口小菜。

當白鳳把幾樣菜放在桌上，出筷嚐了一口之後，驚訝的道：「好呀！你還會做出這麼好吃的菜呀！」

滿天星道：「不是我做的，妳不是聞到香味嗎？正是走的那位姑娘爲我做的！」

白鳳與滿天星對飲着酒，白鳳笑向滿天星道：「這位姑娘一定對你十分心儀吧？」

滿天星驟然覺得自己實在可憐，如果阿星每天陪在身邊，而且能做個賢德的妻子，那該多好哇，可惜阿星每來不超過兩三天，那種來時歡去時愁的滋味，着實叫人悲哀，也可憐！

滿天星突然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可憐的人了。

白鳳道：「我還不會知道你先生高姓大名？」

「滿天星！」

白鳳笑道：「你剛才說過了，但我以爲那不是你的眞正姓名。」

滿天星道：「我叫滿天星，白姑娘，我眞的叫滿天星，妳應該知道我不是個說謊的人。」

白鳳低頭喃喃：「滿天……滿天星……滿天星斗很難叫人捉摸呀！」

滿天星笑了。

白鳳與滿天星吃過飯，滿天星便對白鳳道：「白姑娘，我出去了，還有妳的馬也得爲牠加把草料了。」

白鳳感激的道：「滿先生，你眞是一位熱心人。」

滿天星一笑，又指指內室，道：「天已經晚了，明日一早妳還得往上海去，妳早些睡吧，我不打擾妳了。」

白鳳道：「滿先生，我睡了你的床，這麼冷的天，你怎麼辦？」

滿天星指指遠處，道：「白姑娘，我今夜睡在小船上，妳放心，我不會受凍的。」

他拉上門便走了，滿天星眞的像個熱心的人一樣，他拉馬到一片草坡上，把馬往樹下一拴，他很愉快的往那條小船走去了！

滿天星如果還像昨日那副瘋言瘋語模樣，只怕早就把白鳳嚇跑了！

* * *

夜已經很深了，但天空的繁星却更明亮。

雖然天空星兒亮，尤其滿天星常看的那顆會閃耀出三色之光的星更亮，但今夜滿天星却並不像往日那樣目不轉睛的看着那顆星。

滿天星的大部份時間却看向小屋，因爲小屋中住着一位姑娘，一位令他迷惘的女子……

滿天星坐在小船頭上想着白鳳，他迷惑地想着這世界上竟還有個像他的阿星一樣的女子……

這世上本就有許多像阿星一樣的女子，就好像也有許多像方中天喜歡的那種火辣辣又抓又咬的女子一樣。

他們在這方面的視野太小了，過份的狹窄了，因爲這世界上有一半是女人，而女人也有各種不同，只不過他們的接觸層面太小了！

如今白鳳的出現，令滿天星看到另一位阿星，他在小船上有着衝動，如果小屋中是他的阿星……

方中天就這樣坐着，直到三更天將盡，他累得靠在小艙門睡着了。

他就不知道爬進小艙中去睡，却偏偏面對小屋而眠，他這樣，當然是想着小屋中的白鳳了……

* * *

滿天星睡得很沉，他還微微打鼾，有一張舊棉被輕輕的蓋在他身上的時候，他只不過動了一下，直到那小舟輕微的一閃晃間。

滿天星醒了，但他不動，他只睜開眼睛，發覺船邊上有人站着，那是要下船而去的樣子。

「白姑娘！」

那人回頭，果然是白鳳。

「你醒了？」

「白姑娘，你怎麼不睡？」

「我怎麼能睡得着？」

「睡覺是爲了明天有更多的事要做。」

白鳳嘆口氣，道：「一個家破人亡而空有那麼大力量却又無法使上的人，這個人怎麼睡得着喲！」

她走回來，站在滿天星面前，又道：「你應該進入小艙中睡覺的，外面太涼了。」

滿天星道：「這是你爲我蓋的被子，妳眞好！」

白鳳道：「天快亮了，我聽你的話，決定去上海永安客棧，所以我來看你。」

滿天星道：「還早呀，五更尚未到。」

他伸出一手，而白鳳也把手送過去。

滿天星握住白鳳嫩手，道：「坐在一起吧，也許我還能提供妳一些妳需要知道的事情。」

白鳳立刻拉起棉被一角，與滿天星併肩坐靠在艙門邊，她不但坐下來，而且也回握滿天星的手。

滿天星那冰涼的身子，立刻有了熱，而白鳳立刻也感受到男性的魅力。

白鳳甚至不自覺的把頭也依靠在滿天星的肩上，她低聲而細嫩的道：「滿先生，我去上海永安客棧以後，我應該怎麼辦？」

滿天星道：「永安客棧的李掌櫃是你必須先見的人。」

白鳳道：「你好像認識李掌櫃？」

滿天星道：「也算我的朋友。」

白鳳道：「這位李掌櫃有甚麼辦法幫我尋找我的兩位兄長？」

滿天星道：「如果李掌櫃不知道，江湖上便無人會再有力量找到令兄了。」

白鳳忽然抱住滿天星，道：「滿先生，你告訴我，你是不是知道我兩個兄長的生死？」

滿天星道：「就我所判斷，令兄仍躲藏在某個地方！」

白鳳道：「何不告訴我直接去那個地方查看？」

滿天星道：「我只是猜測。」

白鳳道：「雖是猜測，値得一試！」

滿天星道：「眞正詳細地方我也不知道！」

白鳳道：「李掌櫃知道？」

滿天星道：「所以我提議你去找李掌櫃。」

白鳳抱緊了滿天星，她雙目比天空的星還亮，亮得幾乎穿透滿天星的心。

滿天星忍不住吻了白鳳，而白鳳也回吻。

滿天星雙臂抱緊白鳳，他漸漸的有些衝動。

白鳳發出囈語，道：「滿……滿先……生……」

滿天星不開口，因爲他吻得很用力，那樣子幾乎想把白鳳吃掉。

白鳳看來似乎沉入迷惘了，突然，滿天星把白鳳抱起來了。

滿天星抱着白鳳躍下船，騰空而往小屋飛奔而去，他的這種身法，立刻引得懷中的白鳳暗自吃驚。

滿天星落在小屋前，他猛的吸了一口氣，而白鳳開口細聲，道：「你原來深藏不露！」

滿天星道：「嚇着妳了？」

白鳳道：「我好高興！」

滿天星道：「妳知道進入屋中以後會怎樣嗎？」

白鳳道：「你……滿先生，我以爲你不是一位乘人之危的人，否則，我昨夜便走了。」

滿天星如遭當頭棒喝，他全身又涼了。

慢慢的放下白鳳，滿天星道：「謝謝！」

白鳳道：「你謝我甚麼？」

滿天星以袖拭去額上冷汗，道：「如果白姑娘不及時提醒我，只怕我已做出對不起姑娘的事了。」

白鳳道：「果眞如此，也不怨你，因爲我引誘你了！」

她一嘆，又道：「如果你在我的引誘之下，能告訴我兩位兄長的下落，我……我便是把身子交給你，我也甘心了……」

滿天星全身緊繃繃，他呆住了。

他能說出白龍白蛟下落嗎？萬一幫主知道，那就是自己惹下了殺身之禍，快活幫的幫規沒人願意冒犯。

但白鳳語出眞誠，那模樣看在滿天星的眼裡，是很有鼓勵作用的……

滿天星深沉的嘆了一口氣，他也想着白龍的話，白龍要邀他投入太湖龍幫，但當時他不會動心，因爲他不會放棄他的阿星！

阿星曾經死過，阿星却又活了，幫主的神通令滿天星又不會放棄阿星。

白鳳看出滿天星在掙扎着，他心中一定有甚麼難以啓齒的事。

白鳳是不會知道快活幫的。

太湖龍幫中只有石敬山知道江湖上有這麼一個組合，而石敬山至少往上海走了十多次之後，才打聽出快活幫的外圍連絡地方！

* * *

白鳳柔順的吻了一下滿天星，她哀怨的道：「滿先生，你如果是我丈夫就好了，也許……」

她重重的盯着吃驚的滿天星，又道：「也許我眞應該嫁給你，我們需要你這樣的高人重振白家在太湖的基業，而今白家的基業就快落入外人之手了。」

她好像要哭了。

那幽怨的眼神，無依的嘆息，孱弱無助的模樣，眞令滿天星難以控制了。

滿天星很想立刻拉着白鳳直奔紹興，去找白龍與白蛟二人，但他突然咬咬牙，指着東北方，道：「妳走，妳快走，去找永安客棧李掌櫃！」

他有些聲色俱厲，却更增添白鳳認定滿天星知道她的兩個兄長躲在甚麼地方的信念。

白鳳不再追問了。

只要聽得兄長還在人間，這就足以令她心中高興一團了，而滿天星既有苦衷，她又何必强人所難？

白鳳拉過馬，她却仍然對滿天星含情一笑，道：「滿先生，我會找你的，因爲……」

滿天星道：「找我？爲甚麼？」

白鳳道：「因爲我忘不了你，我能忘掉一個第一次吻過我的男人嗎？」

滿天星怔住了，他伸手，但白鳳却騎上馬背緩緩的往小道上走了。

她再也沒有回過頭，而滿天星，他却跌坐在門口發起呆來了。

滿天星就是一個愛幻想的人。

* * *

白鳳騎着馬到了上海，上海果然很熱鬧。

那時候上海大街上騎馬的人最

多，馬車也多，而上海還有一條叫四馬路的大街。

白鳳就在四馬路大街上有人告訴她永安客棧要往南去，就在離黃浦江邊不遠處。

白鳳無心看熱鬧，她急急的騎馬來到永安客棧。大門外的場邊，有兩個伙計迎過來，白鳳下馬便問：「我要見你們的李掌櫃！」

「姑娘，妳不住店？」

「給我的馬先上料，也許會住兩天！」

伙計一聽，一人牽馬走，另一人對白鳳道：「姑娘，我們掌櫃在後院，妳跟我來。」

白鳳這時候開始緊張了，她好像掌心沁出汗水。

走進大門裡面是一列二樓房子，穿過中間房子客堂便發現是二道院，那伙計回來對白鳳道：「姑娘，勞你芳駕請稍等，我去請我們掌櫃出來。」

伙計走了幾步，忽又轉身問道：「姑娘，妳貴姓？」

白鳳道：「白！」

伙計匆匆的往一道月門走過去了。

白鳳發現這客棧眞大，也住了不少各方來的客人，單只場子上院子裡停的車馬就有三十多輛。

她在想着這姓李的掌櫃甚麼模樣，又怎會知道幾百里外發生的事情。忽然，月門內走出個中年壯漢，這人馬掛長衫很闊氣，左掌上還旋動着兩隻鋼球嗡嗡响。

這人後面，那伙計指着屋廊下的白鳳，道：「李爺，就是她！」

李掌櫃走出來了，他也十分愉快的看着白鳳，對伙計吩咐：「送點心香茶過來。」

「是！」伙計匆匆的往前面走，李掌櫃已站在白鳳面前了，他的面上堆放着職業性的微笑。

「你是李掌櫃？」

「不錯，姑娘找在下有甚麼指教？」

白鳳道：「來求你爲我辦一件事！」

李掌櫃一笑，道：「我能爲妳辦甚麼事？」

白鳳道：「你能，除了你之外，別無第二人！」

李掌櫃又是一笑，道：「我只是客棧掌櫃呀！」

白鳳道：「你看來是客棧掌櫃。」

李掌櫃不笑了，他改變口氣了。

「受何方高人指點？」

「滿天星！」

李掌櫃面皮抽動，立刻對白鳳點點頭，道：「快隨我屋裡來。」

白鳳也緊張了，只見那伙計已匆忙的把點心與香茶送到屋裡，一切擺好便匆匆離去。

這屋內的佈置相當華貴，但白鳳却無心瀏覽，她也無心吃那美味精緻點心，喝了一口茶便停住了。

李掌櫃道：「伙計告訴我姑娘姓白！」

「不錯，我叫白鳳。」

「聽妳口音，似是蘇州那面的人了。」

「我家在太湖洞庭山下。」

李掌櫃並不驚訝，他好像也料定白鳳會來找他，他的鋼球不旋了。

「太湖龍幫總舵就在洞庭山。」

「家父白長江。」

李掌櫃起身抱拳，道：「龍幫公主到了，眞失禮！」

白鳳道：「家父遭人暗算了！」

李掌櫃道：「我爲姑娘難過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姑娘可是爲了令尊被殺之事方來找我？」

白鳳道：「家父遭三光門派的殺手所殺，龍幫找上杭州灣，雙方血戰一場，不幸我的兩位兄長一去不歸，但也未遭三光門毒手，聽說是受了重傷，不知今在何處？」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我原是以爲二位兄長也戰死三光門了，我是去找三光門人拚命的，但我却遇到一位好心人。」

「你遇到滿天星了？」

「是的，他勸我別去三光門拚命，他叫我來找你。」

李掌櫃道：「滿天星救了妳的命，因爲三光門如果知道妳是龍幫公主，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

他笑笑，又道：「你知道嗎？三光門的人還以爲是你們龍幫爲了報仇而刺殺了他們門主錢唐吶。」

白鳳道：「你知道的果然不少。」

再笑了，李掌櫃道：「白姑娘，妳希望我爲你做甚麼事？」

白鳳道：「我急於找到我兩位兄長！」

李掌櫃道：「如果他們安全，你又何必急於找他們？」

白鳳道：「李掌櫃，你不知道，龍幫就要立新幫主了，我們白家的基業四十春，怎好如此便宜給外人，如果我的兩位兄長在，姓石的門都沒有！」

李掌櫃明白了，他也笑了。

「白姑娘，龍幫何時立新幫主了？」

「我爹百日忌日一過，就立新幫主了！」

李掌櫃道：「好，我答應盡快叫妳見到妳的兩位兄長，只不過……」

白鳳道：「甚麼條件我全答應！」

李掌櫃道：「好，妳今天住在

我這裡，明日一早我給你答覆。」

白鳳精神大了，她幾乎高興得快落下淚了。

* * *

白鳳很興奮，因爲李掌櫃的口氣中似乎說明他有能力叫她看到兩位兄長，這表明兩位兄長仍在人世！

只要兩位兄長還活着，太湖龍幫依然是白家的。

白鳳以爲她眞的不虛此行了。

* * *

五更天的時候白鳳才興奮的勉強睡着，她幾乎一夜沒睡着，却不料這時候房門外有人叩她的房門了。

白鳳一驚而起，道：「誰！」

「開門！」這是李掌櫃聲音。

白鳳急忙下床，匆匆的拉開房門，不由怔住了，一位十分高貴的女人就站在門右面。

李掌櫃低聲對白鳳，道：「白姑娘，我們東家來了，妳有甚麼要求，我們東家會琢磨！」

李掌櫃說完，禮貌的彎腰而退。

那女人走進白鳳房內，白鳳立刻在這女人身上聞到一股醇醇的香味！

那女人，不錯，正是汪玉人，快活幫幫主汪玉人來了，她的表情十分平靜，當先坐在椅子上，對着白鳳笑笑，又拍拍一旁椅子，道：「坐！」

白鳳幾乎沒有反抗的力量，她乖乖的坐在汪玉人的身邊椅子上。

汪玉人雙手扶着白鳳，她仔細的端詳着，口中「嘖嘖」兩聲，道：「看！這麼文靜又標緻的姑娘，却在江湖上東奔西跑的，爲那些可憎的事情忙個不停，多危險吶！」

白鳳這時候才怯懦的道：「請問妳是……」

「我是他們東家！」

「妳貴姓呀！」

「姓汪，白姑娘，你有求於我？」

白鳳道：「我尋找我的哥哥，他們自三光門一戰之後，失踪了。」

汪玉人道：「人死不見屍就是失踪，失踪不一定就是死，白姑娘，我可以幫妳找到妳兩個兄長。」

白鳳道：「謝謝，汪東家。」

汪玉人一笑，道：「只不過價目很高，妳有能力出得起嗎？」

白鳳道：「但求能找到我兩位兄長，甚麼代價不計！」

汪玉人又是愉快的一笑，道：「爽快，比之男人乾脆多了。」

白鳳道：「妳索價多少？」

汪玉人道：「兩個人，每人白銀十萬兩。」

白鳳道：「兩人就是二十萬兩了？」

汪玉人道：「不錯，妳有辦法拿得出來嗎？」

白鳳道：「汪東家，我是找三光門拚命的，我出來沒有帶那麼多銀子。」

汪玉人一笑，道：「這我理解，我已想過了，妳可以寫字據，畫押，我信得過妳就是！」

白鳳道：「那要找到我兩位兄長之後……」

汪玉人道：「一併寫清在字據上，找到你兩位兄長才能付銀子，若找不到，字據自然作廢！」

白鳳點點頭，道：「我同意汪東家的提議！」

汪玉人立刻雙掌互擊，發出「叭叭」响聲，房門很快的又開了，李掌櫃探進，道：「東家！」

「取文房四寶來。」

「是！」

李掌櫃匆匆的就回頭，很快的便把紙墨筆硯取來放在一張方桌上。

李掌櫃親自磨硯，那白鳳便毫不遲疑的把一張字據寫就交在汪玉人的手中。

汪玉人只看了一遍，遂又交在白鳳手中，道：「妳可以在上面畫押了！」

白鳳遂把字據攤在桌面上十分愼重的畫了押。

白鳳笑了。

她這些天就是等的這一天，她想不到來得這麼快！

汪玉人起身拍拍白鳳，道：「妳安心住下來，白姑娘，我有安排！」

白鳳道：「偏勞妳了，汪東家！」

汪玉人走了，白鳳看着汪玉人出月門往外走，李掌櫃緊跟在汪玉人的身後，也不知這二人說了些甚麼。

* * *

汪玉人又騎上她的那匹白馬，緩緩的往西馳着，她神情愉快，面上含笑，一副得意的樣子。

已經馳出市郊外了，汪玉人撥馬到了一片翠竹林內，她在竹林小徑轉了幾個彎，前面忽現一座小紅色屋，房不大，也是一明一暗兩間房。

汪玉人騎馬到了小屋窗前，她用手上小皮鞭在小窗上抽打了幾下。

只聽得小屋內一聲「花啦」响，很快的小屋門開了，荷，「錢如命」丁當祥走出來了。

他與張天艮二人自滿天星住處分開之後，張天艮往紹興奔，丁當祥便趕回他的竹林小屋了。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小余在賭坊詐騙的人原來是太上幫主，他找小余要命，雙方激戰，反被小余要了他的命，其實他是詐死，事前已委任何湘英爲幫主，小余雖然奪了他的命，但白雲、燕翎、小胡仍在何湘英手中，大力神偷襲搶得燕翎在手，要脅以白雲交換，何湘英拒絕，誘小余和幫內的特技人比武功，小余將一人擊殺，引起特技人羣攻，秦純純出面解了圍，乘機將燕救出，小余配合將他們殺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客

伺機偸襲報復　眞情感動芳心

「白道如何？黑道又如何？鄺某一向不委屈自己，當愛則愛，當恨則恨，不會聽命於人！」鄺海道。

清虛道：「你愛過誰？告訴我你愛過誰？」

「你少管閑事！」

「我不願管，却又不能坐視，你眞要殺了小梁？」

「誰叫他多事！」

「小梁才是眞正敢恨敢愛的人，這種人才能爲愛犧牲，義無反顧，他面對你這死神，可有一絲畏懼？你要是殺了這年輕人，你不以爲自己是冷血？」

「清虛，你忘了我們被擒被白雲用酷刑的事了？」

「沒有忘，白雲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就算他不是奉太上幫主之命，他自己身爲幫主，也不能同情敵人。況且，我們的仇已經報了，而且連利息也收回來了，爲甚麼不能就此打住？」

「不能就是不能！」

「老鄺，我既然看到了，就不許你傷害這兩個人。」

「你知道這丫頭的來歷嗎？」

「知道一點，她可能是遲先覺的女兒。」

「知道了你還要袒護她？」

「知道了更要袒護她，因爲她既爲該幫太上幫主之女，却未幫該幫作壞事，迫害武林同道！」

鄺海道：「清虛，我不會放過這丫頭的。」

「我也非管這件事不可，老鄺，我不希望咱們爲了此事翻臉，我們二人合則兩利，分則必然敗亡。」

「姓鄺的不怕，弄得這個樣子，生不如死。」

這才是他變得偏激的主要原因。

兩人慢慢走近，清虛道：「小梁，把人帶走吧！」

小梁搖晃着走近秦純純。

清虛道：「她被制的穴道是『維道穴』。」

「謝謝前輩……」他解了秦純純的穴道，她一時激動，竟吻了他一下，這一吻，唇上竟沾上了鮮血。

她剛才聽到小梁的言論：不能帶走她，絕不一人獨去。

這使她萬分感動。

這不是虛假，因爲小梁連連被擊中，已受嚴重內傷。

要不是清虛適時到達，小梁可能會被打死。

因而秦純純對小梁已是死心塌地了。

她吻了他之後，突然又撲向鄺海，道：「道長，我來幫你對付這個老瘋子。」立即掄劍攻上。

清虛道：「姑娘快走吧，我不會和妳聯手的。」

清虛不出手，她就無法取勝。

的確，清虛只是看不慣他的作爲

，二人並非有仇。

鄺海掄鞭狂掃，秦純純立刻退出。

鄺海要追擊，清虛馬上擋住，兩人打了起來。

秦純純扶着小梁離開現場，道：「小梁，我背你。」

「不，我還能走。」

「不行，你再奔行，內傷必然更重。」

小梁道：「純純，妳背不動我。」

「誰說的？你能背得動我，我也能背得動你。」

小梁實在走不動了，只好讓她背着奔行。

小梁道：「余大俠一定急死了！」

「那是當然。」

「所以要儘快回去。」

「現在不回去，我們去找羅雅堂。」

「純純，余大俠找不到我會急死的。」

「那也沒有辦法，我估計，他們外出找你，還未回去。」

小梁一想也對，此刻回去找不到人，還不如直接去找羅大國手治療內傷，他雖負傷，心情却很好。

小梁非但不英俊，可以說是個頗醜的人。

秦純純居然會愛上他，眞是前世修來的。

此刻清虛和鄺海打鬥激烈。

他們上次被殘之後，却被「白骨居士」救過，且授以技藝。

以前他們原有的武功也差不多。

目前二人要想分出勝負來，非一百五十招以上不可。

二人拚了四十招時，攻勢慢了下來。

他們都知道不能再拚，但誰也不想先停手。

這樣又拖了五十招，都有點累了。

就在這時來了三個人，都蒙了面。

二人立刻收手各退一步。

這三人雖然蒙了面，由於他們手中的兵刃很惹眼，立刻認出，一個八成是「丐仙」桑十三，紫竹杖是他的招牌。

「插翅狻猊」上官昱的翠玉劍柄，武林中也無第二柄。

至於「金鞭客」李孟秋的金鞭，武林中也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尤其這三人一同出現，更易猜出。

上官昱和李孟秋被魏薇誣栽，當衆出醜，身敗名裂，都被吸收進入了「青苗幫」中。

「丐仙」未婚，並非被誣，但他是上官昱的好友，也一併被邀入幫，作了該幫一級一品的大人物。

鄺海道：「三位不必藏頭露尾，你們的兵器已洩了你們的身份，還是取下面罩講話吧！」

三人並未除下面罩，持竹杖的道：「鄺海，你們不可能在武林中獨來獨往，總要納入正軌，跟我們走吧！」

鄺海道：「桑十三，以前我不知道你是個軟骨頭。」

持杖之人道：「鄺海，收斂點吧，你這脾氣是會吃虧的！」

「老子這條老命都不在乎，你們有本事自管把我帶走。」

用金鞭的道：「鄺海，不久武林即有一次大風暴，你們要放聰明些，總要找個避風港。」

清虛道：「三位能亮出身份，談話就方便些。」

三人還是不亮身份。

鄺海道：「想把我們拖下水，門兒也沒有。」

使竹杖的道：「擒起你看看你走不走？」

於是三對二的搏鬥又開始了。

鄺海和清虛的身價略高於三人。

只不過二人已拚了一百五十餘招，這就很吃虧了。

不足百招，二人已堪堪不敵。

又二十招之後，鄺海和清虛先後失招被制住了穴道。

這在二人來說，一生中只有這麼一兩次。

但二人一言不發，似乎只有等待命運的安排了。

事實上並非如此。

他們都聽到極細微的聲音，那是叫他們忍耐。

五人一走，余懷芝帶着白雲及胡來趕到。

他們撲了空，自然不知道小梁受傷，秦純純背着他去找羅雅堂以及鄺海及清虛被擒的事了。

三人找到快天亮了才返回客棧。

大約是早膳稍過時刻，羅雅堂的徒弟才來通知小余，說是小梁重傷，在羅雅堂處治療。

於是小余等人來到羅雅堂處。

聽了小梁的陳述，小余道：「鄺海怎麼會變成這樣？」

燕翎道：「好好的一個人被殘成那樣，却也不能全怪他。」

胡來道：「是的，燕姑娘，的確也不能全怪家師，只不過是把白雲殘成這樣子，不該沒完沒了而已！」

羅雅堂道：「你們可知道鄺海和清虛現在何處？」

小余道：「可能仍在附近。」

羅雅堂道：「他們已落入『青苗幫』之手了。」

胡來大驚，道：「前輩，這消息可靠嗎？」

羅雅堂道：「當然。我的消息最靈通。」

「他們會不會殺死家師？」

「不會，他們會藉重他們。」

小余道：「羅前輩，『青苗幫』的兩個幫主一死一殘，且聲言要解散，他們還拉人幹甚麼？」

羅雅堂道：「那就是不想解散，且要擴大。」

小余道：「誰有此雄心？就憑那些一級一品的人物？」

羅雅堂道：「當然是有原因的。」

「前輩不能說出原因嗎？」

羅雅堂笑笑道：「你小余不是聰明絕頂的人嗎？」

「我怎敢以聰明絕頂自居，莫非遲先生未死？」

「你以為他那麼容易的死掉？」

「前輩怎知他未死？」

「因為他到我這兒來求過藥。」

眾人不由一驚，小余道：「何時來過？」

「也就在你們對決之後約兩三天左右。」

「他來求藥，求甚麼藥？」

「治療內傷之藥。」

「這麼說，那一次他的確受了內傷？」

「的確受了傷，只不過，在和你動手之前，已受了輕傷。」

小余道：「以他的高絕身手，誰能把他擊傷？」

羅雅堂道：「我問過他，他只是說了一句『狗婆娘』。」

「是個女的？」

「大概是的，我也想不出哪個女人能擊傷他。」

小余道：「我也想不出來。」

只聞院中有人道：「我知道！」

竟是秦純純自外面回來。

過去因小余愛吃海鮮，小梁每到一個地方就去張羅海鮮。

日久天長，他當然也嗜好海鮮了。

秦純純和他已有兩次夫妻之實，對他很體貼，就外出買海鮮。

原因是羅雅堂也喜歡海鮮。

秦純純入屋，有點訕訕地，不大好意思。

過去她追小余有點過火。

現在她卻以為實在也不必如此，小余固然好，但嫁給小梁這個楞小子夫唱婦隨，倒也不錯。

她放下海鮮，道：「這是小梁叫我去買的，他說余大俠愛吃，他也愛吃，羅大國手也愛吃。」

「謝謝秦姑娘，妳託燕翎轉達的話我已知道。」

羅雅堂道：「轉達的甚麼話呀？」

小余道：「秦姑娘說，一旦再遇上遲先生，要我留他的生路。」

羅雅堂道：「這話是何時說的？」

「也是遲先生死了以後才說的。」

「這不是已經証明遲先生仍然活在世上嗎？」

小余點點頭，道：「晚輩也一直有個預感，遲先生必然沒有死，果然被我猜中了。」

燕翎道：「余大哥是說過這話。」

小余道：「秦姑娘，妳剛剛說過妳知道那個女人是誰？」

「當然。」

燕翎道：「是誰呀？」

這工夫秦純純坐在燕翎身邊，在目前，她們非但已不是情敵，已經是好朋友了，她道：「是我娘。」

眾人不由一怔，羅雅堂道：「看我，我該早就猜到的。」

秦純純道：「前輩認識我娘？」

羅雅堂道：「當年老夫還追過妳娘，只是未成功而已。」

眾人不由大笑。

秦純純道：「各位別笑，我娘說過，羅前輩昔年和她認識最早，且有點後悔沒有嫁給羅前輩。」

羅雅堂道：「你們聽到了沒有，我可沒有吹牛。」

小余道：「羅前輩談談秦伯母好嗎？」

羅雅堂道：「倒退二十五年以前，提起『小龍女』胡天雪這位大美人來，可眞是無人不知，也無人不羨慕，她是那麼美好聰明，但追的人卻不多。」

秦純純道：「為甚麼？」

「因為太美了，一些年輕人都以為配不上她而裹足不前，只有我傻兮兮地窮追，結果還是敗在遲先覺手下。」

小余道：「秦姑娘既未跟遲先生姓，也未從母姓。」

「對，這件事有點曲折，胡天雪嫁了遲先覺，不久就發現他心地不好，曾有劫掠之醜行，也曾在豫南作下掠奪殺死一家七口之事。但是，武林中卻傳頌着一句話謊言——他一生未殺過人。」

小余道：「一個武林高手，能一生不殺一個人，那的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謊言再美，也有被揭穿的一天。」

「胡天雪察知他的惡行，找他算帳，且聲言要向武林同道公開，遲先覺似乎動了殺機。」

「羅伯伯，」秦純純道：「這些事我不知道。」

「這事妳娘不會告訴妳的。」

「但我娘說過，我爹是個隱惡揚善之輩，不可信賴，我娘不許我叫他爹，剛才是說溜了嘴。」

小余道：「那妳為何還敢在他身邊？」

「我並非在他身邊，只是偶爾見他一面，過去我總以為他也許並不是很壞，他畢竟是我的父親嘛！」

羅雅堂道：「對，他是妳的生身之父，但那次他要殺妳娘，卻被『塞外之鷹』秦寒心所救。」

小余道：「『塞外之鷹』秦寒心很有名氣。」

羅雅堂道：「的確，在當時來說，他比遲先覺還出名。」

「前輩。」秦純純道：「那次我爹眞要殺我娘？」

「我不敢這麼說，妳娘事後也不敢確定，但她以為當時遲先覺的眼神中，閃爍着殺機。」羅雅堂道：「由于秦

寒心的出現，遲先覺自然沒有表現出來。」

燕翎道：「以後呢？」

「胡天雪和秦寒心交往漸密，生下秦純純後和秦寒心結縭。」

小余道：「遲先生變邪，會不會是因為失去妻子之故？」

羅雅堂道：「只怕不是，因為在他失去胡天雪之前，就已經不走正路了，只是知道的人不多。」

燕翎道：「純純，妳是如何和遲先生搭上的？」

秦純純道：「有一次遇上兩個下五門的賊子欺負我，是遲先生救了我，事後我以為，那可能是他的人，由他安排的。」

羅雅堂道：「人性如此，這種把戲他是最拿手的。」

秦純純道：「事後他說出身份，以及和我的關係，處處呵護我，交代何湘英保護我，還經常給我錢。」

「原來如此！」小余道：「秦姑娘經常穿旗裝，不知是甚麼原因？」

「我的繼父秦寒心是『鑲黃旗』人，我自幼就是在旗人的家庭中長大，穿旗裝習慣了，一時改不過來，所以偶爾還會穿旗裝。」

小余道：「妳是說，令堂前些日子擊傷了遲先生？」

「對！他罵我娘是賤女人。」

「令堂的武功比遲先生還高？」

「由于我娘也學了繼父秦寒心的絕學，集兩家之長，大概至少也不會低于遲先生吧！」

羅雅堂道：「當時算是施襲。」

小余道：「這麼說那墓園中是一座假墓了？」

秦純純道：「那八成是的。」

羅雅堂道：「由此可見，『青苗幫』非但不會解散，必然大肆擴張，獨霸武林，只不過，我猜想除了何湘英及另外極少數的一級一品人物，別人都不知道他還活着。」

秦純純道：「正是如此。」

小余道：「妳也知道嗎？」

「我是在他假死之後數日才知道的。」

秦純純又道：「羅前輩，一些武林大豪被魏薇誣諂之後，投靠『青苗幫』，這事是否有點玄？」

「有甚麼玄？」羅雅堂道：「那叫着逼上梁山。」

但背後羅雅堂却和小余耳語，談的仍是這件事。

只不過他說的和對秦純純說的不一樣。

秦純純目前和小梁很熱，似已不可能倒向遲先生那邊，但為了小心，有些重大秘密還是不能告訴她。

當然，就連小梁、胡來及燕翎也未說。

那是個很大的秘密。

也許和將來消滅「青苗幫」有關，稍後小余和羅商量救酈海及清虛。

* * *

「夜鶯」佟芳，是以輕功名噪一時的高手。

他早已歸隱，如今已七十出頭了。

老妻剛死不久，晚景頗為淒涼。

佟芳無子無女，却有家財萬貫，良田千頃。

他有一個愛徒，只有十七歲，武功已有根底，只是文事方面很差，要在武林中成大器，必須文武雙全才行。

因此，佟芳徵求一位文武雙全的人前來作塾師。

這天有一位二十五六歲，英俊儒雅的文士前來應徵。

佟芳親自接待。貴客入廳。

僕人上了茶點退出，佟芳打量這位年輕人，予人的印象極佳，至少看來是十分順眼的。

「先生貴姓？」

「晚輩魏偉。」

「魏老弟文事武功方面都很有根基吧？」

「晚輩冒昧前來應徵，只是抱着試試的心理。」

「應該沒有問題吧？」

「只怕獻醜！」

佟芳捻鬚問道：「魏老弟對諸葛武侯的看法如何？」

「時勢造英雄，後人過份神化了他。」

佟芳點點頭，道：「願聞高見。」

魏偉侃侃而談，道：「諸葛亮是個人才，他以前、後出師表展露了文事才華，但綜其一生，也頗有矛盾之處。」

「怎見得？」

「當他在隆中高卧時，自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但最後還是否定了自己主張。」

佟芳連連點頭，表示回答中肯，也頗淵博道：「照魏先生的說法，諸葛先生是熱中名利的人？」

魏偉道：「在追求名利之下而能為社稷效力，何樂不為？只是自古以來，以功名籠絡天下人才的君主却不多。」

「先生是說，被籠絡而重用的人也不多？」

「不錯。」

「少數被重用的可以舉例嗎？」

「當然。如商湯聘伊尹於莘野；殷高宗起傅說於版築之間；周文王訪姜尚於渭水之濱，以及劉玄德三顧茅廬等等。」

佟芳大為讚賞，道：「先生如此年紀，倒是博聞强記，滿腹經綸，可喜可賀，如心向仕途，也許……」

魏偉喟然道：「人生數十寒暑，何必辛苦如斯，黃庚的『百年身世成何事，回首西山又落暉』，不是道盡了人生苦短了嗎？」

「魏先生，佟某決定請先生留下調

理劣徒。」

「謝謝佟大俠賜長廊一角，俾作寒士聊避風雨。」

「先生客氣，來人哪！」

「老爺子有何吩咐。」總管張斌來到門外。

「叫小徒唐英來一下。」

「是……」

不一會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佟芳叫唐英當場拜師磕了頭，而且交代要敬師重道。

然後擺酒，由總管張斌和唐英作陪。

酒後又談了一會，張斌去清出一個小院落及整理房間。

魏偉已有七八分酒意，醉態可掬地道：「東家，在下可要去休息了！東家能來談談，至表歡迎。」

說完一笑嫣然，佟芳心頭一跳。

本來他就隱隱看出，這位西席有時有女兒態吧？

只不過世上也有許多長得秀氣的男人看來很像女人。

魏先生細皮白肉，顧盼之間，時露陰柔之氣。

他可以確定，這位西席是位女郎。

既然相信她是女人，就更加注意她的行動了。

例如她邁門檻是先用右脚，鬢毛低而長。

走路時腰肢及臀部的扭動絕對不像男人。

佟芳喪偶年餘，淒涼寂寞。

一旦仔細觀察，就會越看越欣賞這位西席了。

他親自送魏偉於小院門口，道：「魏先生，不早了！希望你能睡得很安穩。」

「謝謝東翁。不進來坐坐嗎？」

說話間眉目含情，目光像有倒鬚的鉤子。

中年人正是重慾的年紀。

也許最重要的是，他欣賞魏先生的多才多藝，他相信魏生生的身手也不會太差。

更重要的是，她是極有女人味的男人。

佟芳道：「這麼晚了，方便嗎？」

「有甚麼不方便的？在下信任東翁……」

「那我就進去坐坐。」

屋子已經拾奪得几淨窗明，一塵不染。

小斷獻上茶點退出院外。

魏偉當然就是魏薇。她來此應徵，自然也別具用心。

此刻魏薇已寬了外衣，裡面是粉紅色的小襖。

領上扣子有三個解開，微露酥胸。

她坐在床沿上，雙手抱膝，對面就是佟芳。

他可以飽覽她那惹火的坐姿，嗅着他身上的肉香。

佟芳的手中有杯茶，微微震動，茶水差點溢出。

魏薇對于勾引男人，那可是老手了。

她知道何時下鈎，用甚麼餌。

她當然也知道，對佟芳這種肚中有墨水的人，開始該如何，絕對不能大開大放，那會嚇壞他。

佟芳道：「際此良夜，如不作詩遣興，實在可惜。」

「是的，東翁雅興之下，必有絕句。」

佟芳吟道：

鴛枕鸞衾顏色鮮，
雙燃紅燭照神仙。
可知此是前緣矣，
無所用其客氣焉。
這般這般何便爾，
如此如此竟公然。
明朝相視還相笑。
心照大家都不宣。

佟芳吟罷道：「不雅且不敬，罪過罪過……」

「不妨，文人狂狷，自古已然。」

魏薇吟道：

二五新娘六五郎，
蒼蒼白白對紅粧。
鴛鴦被裡成雙夜，
一樹梨花壓海棠。

這當然是因襲古人的名句，但用得正是時候。

佟芳鼓掌叫絕。

當然，這也是一種强烈的暗示。

一樹梨花是指白頭的佟芳，海棠是指年輕的魏薇。

佟芳已被鈎上，不免有所行動。

魏薇撩開了他的手，佟芳道：「在席間，在下就看出魏先生可能是一位紅粉秀才，果然不錯。」

魏薇道：「不知身爲女兒，是否仍被錄用？」

「當然！」

「能在府上任教，也算沒有白白十年寒窗苦讀。」

佟芳握住她的手，道：「芳名不是叫魏偉吧？」

「不是，我叫魏倚紅。」

「世家千金？」

「這倒不見得，家父母是東北木蘭的武林世家子弟，但他們一生未履中原，現已過世了。」

「果然不是藉藉無名之輩。」

「佟大俠不要這樣……」口說「不要這樣」却又把身子半倚在床上，頗有「篷門今始爲君開」之勢。

佟芳的手放在她的衣襟上，在解她的扣子。

她又撩開了他的手，道：「佟大俠，在此不方便。」

「妳說，哪裡方便？」

「貴莊外東南方有一小型別墅，可是佟大俠的私產？」

「正是。」

「那兒是不是比較……」

「好好，咱們就到那兒去。」

＊　＊　＊

小別墅門上有「雨雪小築」字樣的匾額。

這兒有一老僕看門，又送上茶點退出。

魏薇再脫一件褻衣，裡面只有大紅色肚兜了。

下面只有一條很短的內褲。

古代女子很少如此裸露，除非在洞房中。

即使是洞房中面對夫婿，大概也很少如此的。

她的腿是佟芳畢生見過的最美的一雙，和那隱現深邃的乳溝相輝映，佟芳已撲了上來。

就在這時，門窗幾乎同時打開。

佟芳大吃一驚望去，竟有四五人之多，探頭觀望。

這些人居然都認識，且是武林名人。

那是「金鞭客」李孟秋，「插翅狻猊」上官昱，「丐仙」桑十三及「神偷」蓋文。

現在這些人都是本來面目，未曾蒙面。

這些人當場看到這景況，佟芳似乎已無地自容。

一世英名，斷送在這女人手中。

他此刻一驚之下，竟忘了放開魏薇。

魏薇此刻也許驚得呆了，也沒有推開佟芳。

這局面簡直尷尬透了。

「嗤」地一聲，蓋文笑了一聲。

接着所有的人都大笑起來。

此刻魏薇才推開佟芳，道：「眞是個老不修，喝了點酒，就藉酒裝瘋，毛手毛脚了。」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桑十三道：「魏薇，在妳來說，是不是求之不得？」

「你配不配？」

桑十三道：「佟大俠，老年喪偶，晚景淒涼，這也難怪，你是不是也要選擇一下，不能飢不擇食呀！」

佟芳木然地楞在那兒。

他以爲這不可能是巧合。

似乎有點邪門，或者是預先安排的。

上官昱道：「這是個爛桃，很會勾引男人，也離不開男人，有一夜沒有男人她就無法安眠。」

衆人大笑。佟芳幾乎想自殺，道：「幾位同道深夜來此何爲？」

李孟秋道：「我們只是好奇，見你們紅顏白髮携手來此，還以爲是秉燭夜遊呢？那知是到這兒來換一張床表演摔跤！」

此話說得十分刻薄而露骨。

魏薇厲聲道：「李孟秋，你留點口德好不好？你老婆的屁股不也被我摸過，哈……」

李孟秋老臉一紅，魏薇道：「你老婆雪白的屁股上不也有個月牙疤痕，你憑甚麼笑別人？」

李孟秋幾乎想進屋動手，但他並未衝進來。

魏薇又指着桑十三道：「你號稱一生未娶是不是？」

桑十三道：「老夫一生獨身難道是假的？」

「你雖一生未娶，却並不表示你一生未碰過女人！」

「我……我碰過妳來？」

「你想碰我，我還嫌你骯髒哩！你有沒有和直隸境內一家妓院老鴇子有一腿？有沒有？」

桑十三大聲道：「你不要胡扯！」

「臉都紅哩，還瞪着眼說謊！那女人四十五歲，只比你少七八歲，長得還挺媚，當然也很騷！他不但和你有一腿，還倒貼你！」

桑十三氣得臉紅脖子粗，正要反駁，魏薇道：「不必惱羞成怒，我認識呂翠紅。她叫呂翠紅。」

桑十三道：「沒有人相信妳的話。」

「翠紅姐說，你這人雖然已過不惑之年，上了床還眞行！八成學過『房中術』『幹老接新枝』甚麼的。」

「呸！妳這個下流女人！」

魏薇又指着「神偷」蓋文道：「你笑甚麼？」

蓋文道：「老子笑也不行？」

「你也有資格笑？」

「老夫愛笑就笑，妳他娘的也管得着！」

魏薇道：「你以爲你是好貨？」

「我？」蓋文指指自己的鼻尖道：「妳又要誣栽？」

「我是不是誣栽，你心裡一定清楚。」

蓋文道：「各位，別信她的。」

魏薇道：「你有個師弟叫李春來是不是？」

蓋文面色微變，吶吶道：「有又如何？」

魏薇道：「李春來長得很英俊斯文是不是？」

「是……是的……」

「你們常在一起是不是？」

「放屁，妳這女人太……」

「太怎麼樣？是不是太騷了？比你還騷嗎？」魏薇道：「有人說你們每月最少在一起一次……」

蓋文忍無可忍，衝了進來。

此刻魏薇早已邊談邊穿上了衣衫，她並不想接招，自後窗穿了出去，其餘諸人也都穿窗追出。

只有佟芳坐在床沿上發楞。

剛才燃起的慾火早已被蓋文等人的冷水潑滅。

他是否以爲這事很蹊蹺？

或者不像是偶發事件，好像已預先安排的。

只不過想不出個所以然來，是不

是這樣的?

一世英名付之東流了?

他大力敲着自己的頭，道：「我眞是越老越糊塗了，這女人分明不是個正經女人，居然被她騙了……」

他連連頓足嘆息，喃喃地道：「君子而善詐，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如小人之自新……」

的確如此，正是所謂：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

一生平安渡過，老來丟此大人。

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一個長長的人影站在門外。

「誰?」他還以爲是蓋文等人去而復返了呢。

「在下是『青苗幫』的使者……」

「在下已退隱，不知使者有何貴幹?」

「奉太上幫主之命，請佟大俠共襄盛舉!」

佟芳心情惡劣道：「在下已退隱，不再重履江湖。」

「既爲武林中人，退不退隱都是一樣。」

「此話是甚麼意思?」

「武林中人管武林中事，任何人也不能例外!」

「尊駕要强人所難?」

「不是强人所難，而是前來幫助佟大俠。」

「幫我甚麼?」

「佟大俠似乎被人耍了，而又有四個一流高手的目擊者，他們必會到處宣傳你大俠和魏薇的事。」

「你怎麼知道此事?」

「在下路過附近，正好遇上蓋文等人，在暗中聽到他們交談不久前在此發生的一段……」

「你知道了又如何?」

「只有本人能使他們守口如瓶!」

「你僅是一位使者，有這麼大的權力?」

「不錯，希望佟大俠能相信!」

「在下說過，已經退隱兩三年了，不想再幹刀頭舔血的營生。」

「佟大俠一定也記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話吧?」

「怎麼?硬要逼上梁山?」

「這多難聽，爲佟大俠的名譽及今後的出路着想，最好入幫，今後不會再有人賺你要你了。」

「不幹就是不幹!」

「佟大俠不怕身敗名裂嗎?」

「這種事幾乎每個男人一生中都會有的。」

「只不過佟大俠這件事却與衆不同罷了。」

「有甚麼不同?佟某倒楣，遇上了一個騷貨……」

「要是佟大俠不動心，試問她再騷又能如何?」

「你要怎麼樣?」

「本使者要問佟大俠，你入不入伙?」

「除非你那兩手比我高明。」

「這就很簡單了，佟大俠請出手吧!」

佟芳綽號「夜鶯」，暗示輕功自成一家。

佟芳也知道，此人大剌剌地挑戰，自非易與之輩。

要擊敗此人，要以輕功爲主。

他略一籌思，立刻想好了主意，試攻兩招，突然向對方頭頂上射出，這一手當然出人意料。

使者仰頭望去，似乎摸不透佟芳這一着是何用意?

佟芳的身子是頭下腳上，足尖在樑上一點，似要撲下，一般來說，下面的人不閃就必有破解之道。

只不過使者既不像躲，也不像攻。

這就使佟芳猶豫不決了。

不論是閃或攻，佟芳都有辦法應付。

只有不閃也不攻，他拿不定主意。

最後他還是要有所選擇，攻出了凌厲的一招。

這是一式「蒼龍入海」，配上他的輕力，非同小可。

過去必要時使用此招，失敗的例子極少。

只有一次以此招對付小余的二師叔皇甫桐却失敗了。

絕對沒有想到，使者根本不閃也不攻。

等他攻到時才一翻腕扭轉半步，差點扭住佟芳的脈門。佟芳駭然暴退三大步。

的確，他和人家差了一截。

一招不到，就差點被制，這人是甚麼來路?

「尊駕只怕不是一位使者?」

「是甚麼都無所謂。」

「可能是貴幫的太上幫主吧?」

「不敢當，佟大俠作了抉擇沒有?」

「在下決定入幫!但幫主是不是眞有辦法使那些人守口如瓶，一句一字也不洩漏出去?」

「當然!人格擔保。」

「在下決定入幫，不知在下的職位是……」

「以佟大俠的身份，當然是一級一品了。」

談了一會，使者離去。另一個人却神秘地出現了。

來人居然是「飛刀王」王飛。

佟芳調戲他的妻子(魏薇等於他妻子一樣)，他是不知道還是故作不聞不見，而現在他却向佟芳作心照不宣的招呼，道：「佟兄，你作得好!」

佟芳道：「兄弟無狀……」

「你不要介意!」

「她是你未來的夫人，我扮演這老不修……」

「大家心裡有數就行了，反正是爲

了一個目標。」

佟芳慨然道：「武林之衆要以這方式應付大敵，說起來也是吾輩的悲哀了!」

王飛道：「這倒不必介意!」

稍後，在別墅外，王飛找到了魏薇。

兩人互相擁抱着，良久，魏薇才道：「飛哥，你是知道我很不願意再演這種戲了!」

「阿薇，這是最後一次委屈妳，以後不會有了。」

「飛哥，你眞的不介意嗎?」

「眞的，因爲妳是以吞了砒霜藥老虎的心情作這些事的，更証明了妳的偉大和犧牲的精神!」

＊　＊　＊

這是這家賭場主人的起居室。共三大間。

而且這三間屋子自成院落。花木扶疏，十分幽靜小巧。

一個中年人端坐在這三間屋明間客廳中。

他一袋一袋地抽着水煙，似乎在等人。

這工夫院門開啓，小廝挑着盞氣死風燈，小廝未進院，一個三十來歲的美婦閉上門走進來。

當她看到正間迎門位子上的中年人時，發出一聲輕「噫」!

只不過「噫」了一聲之後她鎭定下來。

她是一個見過世面的女人，她能看出中年人的眼神中，閃過一絲某種色彩，這色彩有如火星。

那種色彩閃過之後，就全是殺機了。

「尊駕是……」

「何必顧左右而言他?」

「眞的不知尊駕是誰。」

「是誰請你在此主持這家賭場的?」

「『青苗幫』幫主。」

「那就是了!」

「尊駕是『青苗幫』幫主?」

「當然。」

「不是說幫主很年輕嗎?」

「閑話少說!還是談點正事吧!」

「好，幫主請說。」

「本幫委任鳳姑娘主持此賭場，並未多所節制，可以說由妳全權作主，但是，妳却胳膊彎向外，幫小余弄鬼，使本賭場損失慘重……」

鳳九娘一楞，道：「幫主何出此言?」

中年人道：「妳休想狡賴，那次最後我和小余猜點子，就是妳站在我的後側以眼神告訴他的。」

鳳九娘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中年人道：「不過我仍然給妳兩條路，讓妳有所選擇，我一向不趕盡殺絕。」

「是哪兩條路?」

「一條路是自斷右手且廢了妳武功，另一條是……」他的眼神又閃爍着剛才一閃而沒的色彩。

就這麼一閃，鳳九娘就知道了。

她是個情場上的老手，知道甚麼眼神代表動心?

人類的眼睛最不能隱藏秘密，也就是最容易洩漏秘密的部位。

「我希望……」鳳九娘的腰臀扭擺了一下。

頗似一招「夜戰八方」，道：「我希望還有第三條路。」

「沒有第三條!」

「有。」鳳九娘比魏薇還好看些。

「沒有!」

「應該有的。」鳳九娘走近，一屁股坐在中年人懷中，「格格」媚笑着，使她渾身的肌肉，凡是能動的部位都在動了。

她使自己變成一種最易燃的火種。

一下子就能點燃一塊木柴，即使不太乾的也能點燃起來。

他輕輕一推，鳳九娘站了起來，他道：「要尊重點……」聲音中有抖動的音色。

鳳九娘又是一屁股坐下，道：「我要你馬上和我結縭成親。」

「馬上成親」四字，等於烈火又澆了一些油。

火更烈、更猛。

因爲她一臂勾住了他的脖子，身子在他懷中扭動。

沒有人能抗拒這種烈火的燎烤，中年人的手終於逐漸摟緊。

這一會，眞是銷魂要命的時機。

的確，如你要一個人的性命，沒有比此刻更好的了。

鳳九娘兩手中食二指一用力，正好是對方腰上的「京門穴」，這是三十六大死穴之一。

此刻的施襲，有幾人能倖免。

「噗」地一聲，中年人應指而倒。

但鳳九娘站起揪住他的胸衣，使他仍坐在椅上。

她笑得好開心，道：「武林中人無不希望能生擒你，這是一件至大的功勞，想不到我居然辦到了。」

她的確很興奮，作夢都不會有這奇蹟。

就以余懷芝來說，他就會十分佩服她。

她打量這個「青苗幫」的太上幫主，道：「你素日岸然道貌，高高在上，事實上你也和販夫走卒一樣的卑微。」

的確，再偉大的人物，此刻也一文不值了。

「我要把你交給小余，如果他能像你剛才一樣抱我一下，那才是我平生最大的願望哩……」

她正要去點他另外幾個穴道，把「京門穴」解開，因爲那是要穴，也是死穴，時間一久就危險。

她不想立刻殺死他。

但是，絕對，絕對沒有想到，他忽然扣住了她的脈門。

鳳九娘心頭大駭。

她幾乎沒有作盞茶工夫的主宰者，就作了階下囚。

中年人這才睜開了眼，鳳九娘站着一籌莫展。

這還是中年人手上未用力，稍一用力她就要倒下。

「妳如果眞能抓住我，那眞是大功一件！」中年人笑笑，道：「妳的雄心眞不小……」

鳳九姑道：「我以爲具有我這種雄心的人大有人在。」

「只可惜妳還嫩，把我估得太低了。」

「我只求速死！」

「我會成全妳。如果妳還想活，我也成全妳。」

「你會讓我活着出去胡說八道？」

「妳是一個在聲色場中打滾的浪女，妳的話有幾個人會相信，再說，妳要是被弄了，妳會告訴別人？」

「你會那麼卑鄙嗎？」

「妳怎麼又把我看得高尚了？」

「不是高尚，只要是人，都必須具備起碼的人格。」

「我應該具備，而且我要的是經過別人所許可的。」

「誰許可的？」

「妳。」

「你少自我陶醉！」

「妳剛才坐在我的懷中，說得清清楚楚要和我結縭對不？」

「那不過是賺你！」

「世上的夫妻，有幾對不是賺來的？」

「這是邪說！」

「男女之間相識，都是互相隱瞞自己的缺點，却又各自炫耀自己的優點，直到騙到手進了洞房爲止，這不是騙來的嗎？」

的確，要說世上的夫妻，大多是以欺騙手法造成的，也無不可。

就像「漆黑的頭髮，沒有麻子，脚不大、周正。」的媒人之言一樣，標點移位，意義全變了。

如這樣移位「漆黑的頭髮沒有，麻子，脚不大周正。」是不是變成一個嫫母了？

「剛才妳表演得極爲傳神，可見妳也並非完全不動心。」

「你胡說！」

「如妳一點也不進入情況，就不會那麼逼眞。」

「原來你也是一個老色狠。」

「我是不承認這一點的，我得到的是我應該得到的東西。」

「遲先覺，我以爲你不會那樣。」

「爲甚麼？」

「你畢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但妳必須承認我也是個凡夫俗子。」

「好吧！我可不能不透露一點，我有『唐瘡』……」

「妳有『唐瘡』我也不能退縮，不然就辜負了妳這一番美意了。」

鳳九娘實在不是個爛女人，到目前爲止還是個大閨女。

她實際的年紀也不過二十八歲。

她故意把自己打扮得老些，只是一種消極心態。

她被點了穴道，放在床上。

鳳九娘內心很難過，這個人是余懷芝有多好？

這一切都是多餘的想法了，她道：「你也不先洗個澡。」

「應該，應該！妳要不要也洗個澡，我來代勞。」

「不必，你未來以前我已經洗過了。」

「好，我去洗個澡，這畢竟是一件大事，不能馬馬虎虎，妳先等我一下，一會就好了！」

鳳九娘叫他去洗澡，也不過是多拖一點時間而已。

時間是十分寶貴的。

她希望在拖的時間內，能有救星。

這想法當然是很不可靠的。

這兒是一家大賭場的後院，賭場中有保鏢的，一般閑雜人等根本不敢進來，也不能進來。

無論如何，能拖一會總是好的。

估計遲先覺差不多快洗好了，屋中忽然閃入一條人影，眞正是形同鬼魅，落地無聲，分明是個女人。

鳳九娘又被遲先覺點了兩處穴道，所以她連試也未試。

她深信在他洗澡這段時間內，她連一個穴道也衝不開。

這女人一進屋，就向她打了個手勢。

鳳九娘不能出聲，却相信這中年婦人是友非敵。

屋中有燈，但不太亮，她看出婦人約四十左右，昔年必然風華絕代，身背長劍，身著旗裝。

她從未交這樣一個朋友，也未見過這美婦。

只不過鳳九娘深信這女人和遲先覺有仇。

外面有步履聲，美婦閃於門後。

遲先覺入屋，道：「今夜是妳我的大日子，自昔年和我妻分手之後，妳就是與我第一個有緣的人了。」

他上前去解了鳳九娘一個穴道。

他要讓鳳九娘能動也能說話。

只是渾身無力，不能用武抗拒而已。

鳳九娘道：「你的妻子是甚麼人？」

「她是個很好的女人！至少她很美，武功也很高，只不過以後又改嫁了『塞外之鷹』秦寒心就有點……」

語音未畢，腦後生風。

（未完．廿六）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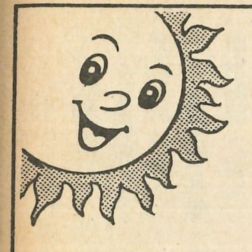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